

著名學文界世

雙城記

迭更司原著
張由紀譯





雙城記

A Tale of Two Cities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者
代 售 者
經 售 處

C. Dickens

張 由 紀

達 文 書 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328號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64

導引

在中古時代，歐洲人民的渴望自由，真如我國民族，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渴望平等一樣。

隔着大海的英、法兩國，就是本書雙城的對象吧！出身貧窮的迭更斯，以苦幹硬幹的精神，在文壇上獲得盛譽；以生花之筆，動人之詞，寫盡社會不平；本書的所以迄今施譽全球，為人爭誦，豈屬偶然！可惜迭更斯不生於今日，不生於亞洲，要不然，他一定會把亞洲隔着大海的雙城，怎樣地其中的一個民族，受盡壓迫，受盡惆悵，怎樣地要爭氣，要平等，以及一切的一切，會給迭更斯，以寓意的筆調，寫牠一個痛快，讓後世人紛紛競讀！

歐洲中古的庶民與農工，在封建制度下，因貴族的專橫，貴族的特權，轉輾巔沛流離，受盡蒼生之苦，其時，人民爭取自由的意向，已牢牢地潛伏着了。志士史德慈（*Andros of Szwartz*）會努力於打破現狀，卒以當局運用充裕財力，挾其政府雄軍，把史氏領袖的少數軍隊打敗了，但是，自由之潮，卻肇其端了。在路易時代之所謂「朕即國家」，受到絕大的搖動，路易六世，雖能順從民意，但懦弱無能，不會權宜制變，而盧梭的「民約論」已登之為天經地義，在這種革命的白熱化中，在國家經濟頻於破產的危境中，也顧不得什麼了，所謂「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隨着而起，歷史上革命的慘劇，到一七八九年告一段落，白斯帝兒（*Bastille*）劫獄的一幕，最易引人入勝了。

迭更斯所作之雙城記，影響革命潮流，可謂匪淺，他以鳴不平者，時思報復；被壓迫者，時求自由，完全在本書中充分地描寫出來了，幸讀者們細細地去體念吧！

遠東的雙城，將來或許也免不掉有一番因爭平等的慘劇呢！我現在且把本書第一段幾個警句，來做本小引的尾語吧！我認為我們在這個時代，真如迭更斯所說的：「……是最適當的時間，亦是最惡劣的時間；是智巧的時期，也是愚拙的時期；是求信的時代，也是失信時代；是光明的節令，也是黑暗節令；是如多所望的春

天，也是如多悲哀的冬日……」這幾句話，更望青年讀者去打量！

嘉桐先生來索序文，只得信手亂塗如上，還望海內先進賜教。是爲序。

張由紀於民國統一之廿五年中日外交緊張的十月，序於南京行政院衛生署。

目次

第一卷 生活的回憶

第一章 時期……………一

第二章 郵車……………三

第三章 黑夜的憧憬……………九

第四章 預備……………一四

第五章 酒家……………二五

第六章 靴匠……………三六

第二卷 黃金的線索……………四八

第一章 五年後……………四八

第二章 觀望……………五四

第三章 失望……………六〇

第四章 祝賀……………七四

第五章 縱飲……………八一

第六章 萬人鼎沸……………八七

第七章 法都之顯爵……………九九

第八章 鄉間之顯爵

第九章 喬剛的頭

第十章 二個諾言

第十一章 伴侶之像

第十二章 賦伴

第十三章 失意的伴侶

第十四章 忠實的商人

第十五章 絨結

第十六章 依然絨結

第十七章 一夕

第十八章 九天

第十九章 一個意見

第二十章 懇求

第二十一章 足步的回聲

第二十二章 浪濤依然

第二十三章 烽火

第二十四章 怪石

第三卷 劫後餘灰

第一章 祕密中

一〇六

一一二

一二四

三二二

三二四

三六六

四二二

四四二

四七八

五八八

六八八

七九

八三

九〇

九七

一〇一

一一一

一二一

一三四

第二章	磨石	二四五
第三章	幻影	二五〇
第四章	風潮平息	二五五
第五章	鋸木者	二六〇
第六章	勝利	二六六
第七章	扣門	二七二
第八章	機謀	二七八
第九章	計隨	二九一
第十章	影象之實望	三〇三
第十一章	黑夜	三一八
第十二章	昏黑	三二二
第十三章	五十二	三三二
第十四章	絨結告竣	三四五
第十五章	足音絕響	三五七

第一卷 生活的回憶

第一章 時期

際此吉時良辰，又係凶貞惡日，是智慧的時期，卻又是愚蠢的時期，是足以取信的時期，而又是難於置信的時期，這個時候，是『光明』亦是『黑暗』，有春日的希冀，又有冬天的失望，我們有一切，我們也沒有一切，我們可以上升天堂，亦可以下臨地獄——簡括的說，這個時期，是很像當代的時期，因為有些好批評的作者，堅持着這可算是一個真美善的時期，也可算是一個奸邪淫惡的時期，只要擇其兩者中之尤者以憑比較好了。

英國皇殿上，有一位下頷很大的皇帝，和一位面貌平庸的皇后；而在法國的皇殿上，也有一位牙牀很大的皇帝，和一位容貌姣翠的皇后。這兩國中的公卿大臣，把事情看了透澈得像水晶一般了；他們只是保持着他們的權貴和雲華，對於一般平泛的事情，認為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安貼了。

一七七五耶穌紀元的那年，是一個風調雨順的年頭，英國發生了這樣的一個預言：南郭德夫人將屆二十五週壽辰，她衛隊中一個能卜預言的士卒，宣稱道，她有神明降身了，一切的一切，務須安排妥當，因為要吞食倫敦和魏司脫明史大禮堂等了，甚至可克蘭妖誣的魔術，也傳播了十餘年。自這個天機洩漏以後，連以前幾年中的魔鬼，也把他們的妖術玩弄了。（這是天然的缺乏創造力的。）最近有幾種人間事故的消息，是從僑居美國的英國臣民的議院中，傳入了英皇與英帝國百姓的耳鼓，說也奇怪，這種消息，比了人類中的任何俗務交往，不論是那些信仰而惑於可克蘭妖誣的人們，都認為這消息更屬重要啊。

法國呢，她對於這一類妖誣的事情，向來不很予以置信的，她的國勢，雖云下落，發行些紙幣銷費銷費，倒

也平穩地過得去。在基督敎牧師的指導下，法國只自己享受着，除此之外，只有對付人的事了。像判令一個青年的雙手被割，舌頭銼去，身體的被火活活地燒死，因為這個青年，在五六十碼的距離中間，看見了那些鄙俗的和尙在頂拜摩禮的時候，他在雨天中並沒有向他們跪下致敬禮。這好像是很足夠的了。在法國與哪威國的叢林中，樹木蔥鬱，那遇害者被執死刑的時候，牠早以給伐木的人記牢着，這位伐木的人，那是命運之神似的，把樹斫下了，鋸而製爲木材了，製成一種可以移動的木架，木架的中間，放了一只袋和一把刀，牠們在歷史上，是很可嚇人的。這好像也很够的了。在巴黎鄰近而荒蕪的地方，有幾間農民所居的簡陋的房舍，那一天，這些房舍是用以暫避風雨的了，粗笨的車輛上，四處都是黏滿了泥漿，有些豬仔，還是近去以鼻相嗅，有的時候，牠還做着象養家禽的處所，這輛車子，那死胚的農夫，是法國革命時用了裝戴一般貴族駛赴刑場上用的啊。但是那個伐木的工人，和那個農夫，雖然做工做得很苦悶，很不安適，他們只可默默地，無聲無嗅地做着他們的工，他們這樣的臨足屏息從事工作的當兒，並沒有一個人聽得見他們發出一些怨言，如果他們有些其他的感覺，那末他們便要被疑爲反宗教和反帝國的叛徒了。

在英國，發表維持國家威信的命令和保護的法律，是很少的。武裝盜匪，在首都通衢中公然的搶劫，幾乎無夜無之；一般家庭，都相率地互相公開的告誡着，不要上城去，如欲前去，非把家內什物傢具遷入雜貨棧房置存穩妥不可。黑夜裏在大道中充作匪徒的人們，在白天裏他們便是城市中的體面商人，他如果被同事的商人認了出來，被他們窮加盤詰的時候，他便要冒充着匪黨的首領，向他們的腦袋狙擊，然後他就昂頭揚長而去。一輛郵局裏的車輛，被七個盜匪搶劫了，其中的三個盜匪，被保鏢的用鎗打死了，但那個保鏢的又爲其餘的四個盜匪中的一個打死，因爲他是彈盡而亡的，後來那輛郵車，便安然的被劫去了。那個壯嚴的倫敦市市長，被一個盜匪威脅着，不得已他在士漢格地方，交出他的財物，這個盜匪，竟公然地在市長許多侍從的面前，把市長所有財物，搶劫一空。倫敦監獄裏的犯人，常常要和監獄裏的典獄官發生互扭互打的事情，法官有時裝配了圓形的彈子，納入短銃，向那般犯人轟擊；一般竊賊，常常從皇家招待室裏，去偷竊貴族官員項頸上

所懸的金鋼鑽鏡的十字架；荷鎗實彈的士兵，有時到了聖極兒司去搜查違禁物品的時候，那些暴徒便要開鎗向他們轟擊，於是士兵們也要向他們開鎗，上面這許多事故，沒有那一個不以為這些事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這種混亂的時期裏，那執行絞刑的官吏，忙得手足無措，但總覺得忙也徒然，而忙的情調更是惡劣而緊張了，他總是忙得搜捕罪犯；現在，他處絞了大批的犯人了；現在，在星期六絞死了一個從星期二捉來的竊賊了；現在，在新監獄門前活剝剝燒死了許多民衆；現在，在魏司脫明史大禮堂的門口，焚滅了無數宣傳的小冊子；今天，把一個殺人犯的生命剝奪了；明天，把一個偷竊某農人兒子六辨士的小竊犧牲了。

這樣紛雜的事情，數千類於這種的事情，在這可愛可親一七七五耶穌降生後的今年，交相齊集了。在這個環境中間，那在工作的伐木者和農夫，是全不注意到的，那二位下領很大的皇帝，和那二位一個面貌平庸一個面貌姣翠的皇后，運用了他們高壓的神權，很覺得十分麻煩了。在這一七七五年執行諭旨的當兒，那些紼紼衆生，哀哀小民，——這時期中的可憐者——走上了前面安排好的道路了。

第二章 郵車

十一月梢的星期五晚上，杜佛路上行人中的第一個人，是和這本書裏的歷史很有關係的。談到他，這杜佛路是在杜佛郵車的那面，他是蹣跚地向蘇德山上進行，他和其餘的旅客一樣，在郵車的旁邊，向山上淤泥中前進，在這種環境下，他們並不是信任步行的，只因爲這個山頭，這些馬匹，這種淤泥，這輛郵車，都是很持重，這匹馬已經有三次不能勝任而中止進行了。有一次牠駕了車子經過一條馬路的時候，牠們突然猖獗起來，好像要把那郵車拖奔到百拉克以司地方去了。但是聯合了駕車的能力，驅馬的鞭策，駕車的馬夫，警備的衛隊，事情就很可辦了，因爲他們一起都深究和熟讀過戰爭的方策，可以用一種方法去抗禦強項，猛獸是亦不能以理智來對付的。現在這些馬匹必竟是馴服了，恢復牠們原有的工作。

馬匹們的頭低垂了，尾巴顫慄了，牠們祇得在泥濘的道上蹣跚前進，車輛的輪軸，時有傾覆於道之虞，

牠們較大的骨節，好像要裂為粉碎的樣子。這時馭車者常常得聞令馬匹休息了，並且令牠們站得穩了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向馬呼喊着，「喔！……哨！……慢走」的聲音，那領頭的一隻馬，把牠的頭猛力的搖動了，十足像非常倔強的馬，好像牠在反抗着，這郵車是不能拉到山巔上去似的。在任何時候，要是那隻爲首的馬發出嘶吼的聲音，旅客們都爲之驚懼，這種的惶恐，或爲那些神經過敏的旅客所免不掉的，他們的心中，當不免要不寧了。

山裏的各處山谷中，大霧彌漫着，並且蔓延到了山頂，這次的煙霧，像兇暴的妖魔一般，無處弗屆，什麼事物，都辨不出來了。牠是一種富有黏性而又濃厚的冷霧，牠經過了空氣，起着波浪，相襲地把四週滿佈着，牠好像驚濤駭浪的大海所激成的波浪相彷彿。這種霧太濃厚了，把一切東西都籠罩得看不見，只有馬車上的燈光燃燒着，照照數碼之遙罷了；那些勞苦從事的馬匹，所呼吸的氣息，也混入了這個小小範圍的集團中，好像把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冶而爲一了。

二個旅客，除了另外的一位，沿着郵車，向山頂邁進了。他們一夥，共有三人，都把外衣，遮沒了他們的額骨，聳過了他們的耳朵，他們的腳上，穿的是長統靴子。他們三個人中間，沒有那一個能夠明白說出所看見的是什麼東西，其餘的人，也有這種同感。從心目中想像着，每個人好像藏匿在無數的外衣內，也好像從身體上的兩只眼睛裏所觀的，得以看見他的二個同夥。在從前的時候，對於萍水相逢的旅客，不會一見便信而彌篤，或是毫不迴避嫌疑的。因爲在旅途中遇見的人們，或許就是大盜，或許就是狼狽爲奸的狐羣狗黨。至於談到後者，在驛站裏，在酒店裏，都有他們所營植的私黨，從有產的地主，以至飼馬的僕役，也在爲匪通報，這也是難免不疑的事。所以那杜佛郵車上的守衛兵，自己暗暗地想着：在這一七七五年十一月梢星期五的晚上，這輛郵車會滯留在這個蘇德山上，他自己會握着一根特別的手杖，站在郵車的後面，蹬着腳，把他的眼睛和手腕注射和接觸到他面前車子上所放置的軍火箱子，箱子裏有一枝裝好了子彈的短銃，這一枝短銃，是放上六枝或八枝實彈的馬鎗上面的，牠們的下層，又是裝置些匕首和短刀。

杜佛郵車所處的境地，是非常悲哀的，那衛兵卻猜疑着旅客們，而旅客們中間，也互相猜疑着，同時，他們也猜疑到那衛兵，大家都在彼此的猜忌了；獨有那個馬車夫，沒有顧慮到這層，他只是顧慮着他的馬匹，因為他對於這些畜牲，他曾發過天良，對了新約和舊約二部聖經，宣過了誓，那些馬匹是不配長途跋涉的啊。

「唷……喔……」馬夫喊着說：「那末，現在再拉一下罷，你就可以抵達山頂了；你真可惡，我在這裏夠麻煩了！」傑華」

「喂！」衛兵接應着。

「你可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傑華！」

「是呀，現在是十一點十分鐘了。」

「我的乖乖！」那煩悶的馬車夫高聲地說着：「不要再在蘇德山上滯留了！咄咄！同你一起向前進罷！」那隻倔強的馬，受了鞭笞之後，牠打定了主意，不肯爲重鞭所屈服啊，牠堅決地慢慢的匍匐着前進，其餘的三隻馬，也學着牠的榜樣。杜佛郵車，這一次又努力着向前進行了，那穿着長統靴的旅客們，也緊隨着這輛郵車的旁邊，緩步的前進了。郵車停止的時候，旅客們也隨着同時止步，他們是形影相隨的了。如果三個旅客中的無論那一個，他有些膽量在這樣黑暗濃霧中間，稍爲向前走了一些路，他們就以爲他是一個大盜，就要把他立刻用鎗殺死的。

以最後的奮鬪，這郵車終於抵達山巔了。馬匹也得停了步再行喘息，衛兵下了車，把車輪制住了免得向下溜，於是他開了車門，讓旅客們走進去。

「呸！傑華！」那馬車夫注視了他坐的車廂下，發出這一種警告式的音調。

「湯姆，你說些什麼？」

他們兩個人靜着在那裏聽。

「傑華，我說的一隻馬緩步的走來了。」

「湯姆，我說一隻馬飛奔而來了，」那個衛兵，放去了車門的門軸，悠然地返回到他的原處，而答覆的說了：「各位先生們，請你們大家小心些罷！」

這樣慌忙地說着，他就把他的短銃裝上了子彈，扳轉了機鈕，預備着抵抗了。

這個與本文史料上有關係的旅客，是站在車廂的踏板上，他的半個身體在車裏，半個身體卻是露在外面；他們是在他下面的路上。馬車夫的頭回轉過來觀望了，那衛兵也回了頭去看看，甚至那隻倔強的馬也把牠的雙耳豎了起來，也把頭回過了觀望着，但牠到並沒什麼反抗的動作做出來。

這種由轆轤的車聲所致的靜默，加上了那晚上的萬籟無聲，其景像，真是極幽默極極寂寞啊。馬匹們喘息的微動，會形動得而影響到車廂的震抖，這一車廂，好像是處在一種狂態不寧的環境中，旅客們心房的跳動，是響得清晰可聽，但是，無論怎麼樣，旅客們屏息而嘯出的聲屑，聞之亦很瞭然，他們壓制了呼吸，反而增加了他們脈搏急切跳躍的速度了。

一陣飛馬疾馳的聲音，很迅速地開達山頂了。

「沙——喔！」那衛兵高揚了嗓子盡量地唱着。「唷，那裏呀！止步……我要開鎗了！」

腳步的聲音，驟然地不響了，同時，只聽得馬蹄的潑水聲和人們的動作聲，在這個濃霧中，有一個人在那裏高喊着：「那是杜佛的郵車麼？」

「牠關你什麼事？」那衛兵答復着。「你管牠做甚！」

「牠是杜佛的郵車麼？」

「你爲什麼要問牠呢？」

「如果是的話，我要找一個旅客。」

「那一個旅客呢？」

「他是傑威斯·羅雷先生。」

在這一剎兒的時光中間，那就顯示着本文內有關係的旅客的姓名了。那個衛兵及馬車夫，和其餘的旅客們，都把很信任似的態度，對他以目而視。

『你不要走動啊！』那衛兵在重霧中對了所來聲音的方向說着。『因為，倘然我弄錯了，那是在你仍活着的時候，是不能校正的啊！』那一位名叫羅雷先生的趕緊些直捷爽快的答覆罷。』

『那是什麼一回事！』那個旅客用了很溫柔的言語慢怔怔地啓問着。『誰要找我？他是仇黎麼？』

（『倘然他是仇黎的話，那我是喜歡他的音調的。』那衛兵悻悻地自語着。『仇黎的聲音，比我的粗暴得多呢。』）

『是啊，羅雷先生。』

『什麼事呢？』

『你有一件公文送到那邊去了。T公司。』

『衛兵，那遞送的人，我認識的。』羅雷先生說的時候，他是在下了車子走上道路上去，——其餘的二個旅客，老實不客氣地把他的背後，手腳很快的推了一下，隨即他們便向車廂中攢了進去，把車門緊緊地關閉着，車上的窗子，也上了起來。『他是就要來的，他沒有做錯什麼。』

『我希望，沒有錯處，但是我不能深信無疑呀！』那衛兵聲色俱厲的講着。『喂！你呢？』

『好呀！你便怎樣。』仇黎說着，他的音調，比了以前更粗暴了。

『你可是注意了我嗎？你走近一步呀！假如你的馬鞍上有了手鎗袋，不要讓我看見你的手放近牠。因為牠是極易使我誤會的，一旦我誤會了，那便鑄成大錯，所以現在讓我來看守你罷。』

那隻馬和騎馬者的形影，很遲緩地穿過了重霧，走到了那旅客所站着的郵車旁邊。這個騎馬的人俯着身子，兩目炯炯地注視着衛兵，而把一捲小小的紙包交給與那個旅客。那匹馬的顏色是棕色的，騎馬者的身上和那隻馬的身上，從馬蹄以迄於騎馬者的帽子上，完全是被泥漿罩住了。

「衛兵！」那個旅客擺出了商業信用的口氣說着。

那謹慎小心的衛兵把他的右手按了銃柄，左手握了鎗管，兩眼注視着騎馬的人，簡括地答道：「大先生。」

「那不必驚懼，我係德兒勝銀行裏的人。倫敦的德兒勝銀行，你也一定知道的。我現在因了公務將到巴黎去，我現在賞給你一塊洋錢去喝老酒罷，那件公文我也可以念給你聽呀。」

「假如你說的話是真的，那末請你快些讀罷，大先生。」

他把公文的紙捲散了開來，在郵車上燈火的旁邊，他便誦讀了——起先他自己念着，後來他卻高聲的朗讀了：「（請你在杜佛地方等候大小姐。）衛兵，你看呀，這是寫得一些也不長，仇黎，你說我的答復是，生命的回憶呀。」

仇黎登上馬鞍了。「那也是一個駭人聽聞的答復呀！」他絕言厲色地說着。

「把這個信息帶回去罷，他們就可以曉得我已經收到了，我也不另寫覆文了，你好好的去罷，再會，祝你晚安。」

這一個旅客，說完了那幾句話，便開了郵車上的門，走進了車廂裏；一些也用不着那二個同伴的旅客，幫他走入車廂，而他們只是手忙腳亂鬼鬼祟祟把他們的金錶與錢袋，密藏在他們的靴統當中，假裝着睡眠了。

他們這種舉動，並沒有含其他的作用，只是爲了如果發生任何動作，他們便可以避免危險的。

那輛郵車，繞着勢將下墜的層層重霧裏，向前進行了。這個衛兵，把他的短銃放入裝置軍火的箱內，把箱子裏其餘的東西，點驗過了一番，看看他腰間佩的手鎗，檢查檢查他坐墊下的一隻小箱子；這隻小的箱子裏面，放着些鐵匠用的鐵具，一對火炬，和一只火絨盒子。他把一切都準備得很周到，倘然郵車上的燈火，或許偶然被暴雨吹熄了，這也是常遇到的事情，他便可以關上了車上的門，獨自一個人在裏頭，取了火刀火石，離了火絨，燃着一個，那麼所得到五分鐘內的光亮，也覺得很是舒適（如果僥倖的話。）

「湯姆」在車頂上輕輕地說着。

「什麼傑華。」

「你可聽得這消息嗎？」

「我聽得的，傑華。」

「你可明白這消息的意義嗎，湯姆？」

「那到一些也不知道，傑華。」

「那到也是一件巧事，」衛兵自言自語道，「我自己也是一樣的不知道呀。」

在黑暗的大霧中，只有仇黎孤單的獨自一個人在那裏了。當其時，他就下了馬背，不單是要把他疲憊的馬休息休息，而他也要把他面孔上的泥漿拂去了一些，他並且還要搖去些他帽邊上濕透了帽子的水，上面的水，或許可以容積一個加倫了。他站立在馬的身旁，他把那很濕的手臂，帶住了馬韁，他等到那輛郵車去的遠了，再也不能聽得出車輪的軋軋聲了，他方才在這寂靜的深夜裏，轉身下山而去。

「自從酒店廟登程馳此以後，老馬呀，如非我抵達了平地，我不能相信你的四條腿兒，」這個有勇毅的傳信者，看好了他的牝馬說着，「（生命的回憶。）那不是一件駭人的怪消息，牠的一切，於你沒有關係罷，仇黎！我說啊，仇黎！你將奇怪得可憐了，倘使生命的回憶，變成了傳誦的流行話，仇黎！」

第三章 黑夜的幢影

這是一樁很玄妙的事情去追想啊，人們的心境裏，都天賦着深奇奧妙的祕密。當我在晚上走進了城市裏去的時候，引起了一種嚴重的思慮，就是那些在黑暗中，比連的許多屋宇裏，充罩着祕密，屋宇中的每間房子裏，也籠罩着牠的祕密，每一個成千整萬人們所震盪的心房，也是在幻想，心頭的近處，也有一種祕密。這種祕密，覺得是很恐佈的，我們可以把死神去比喻牠，我所愛讀的書本，我是不能再瀏覽了，我希望着得空去讀

閱，亦屬徒然。我也不能再看那光線透視着的無底深淵了，深淵裏所貯藏着的寶物，我曾經已看見過的。我讀完了一頁，我就預擬着把那本書擲了過去，使牠永久的置之高閣。光線遍照在水上的時候，我也就預擬着要把牠永遠地封鎖在寒霜裏，而我只是在岸上茫然地站着。我的知己是去世了，我的鄰居也已物化，我心靈上的愛人，也已香消玉殞的了，這是一個不解之緣，這一種孤獨而永久的神祕，我將負之以迄於死了。在這城市裏，我所經過的每一處塚地，是否那長眠地下的人，比了那些紼紼衆生，內心不可度測，是否長眠的人對於我作如是觀，或是我對那些紼紼衆生作如是觀。

講到這裏，那騎在馬背上送信的使者，他的那副懷然不可犯的天賦遺傳性，卻真像一個元首之皇上所具有的一樣，也真像倫敦的大腹賈所具有的一樣了。三個盛居如顛撲敝舊而佔郵車中很小地位的旅客，互相地猜忌着，他們好像完全坐在每個人的車輛裏，漠不相關，如處異國。

那個送信者，騎在馬上，懶洋洋地前進着，他常常下了馬，走到酒店裏喝着酒休息；但是他的使命，表示着有一種不可爲外人道也的態度，所以他便把他的帽戴得低及眉際，他的一副雙眼，到很配他這樣的裝扮，表面上帶着些黑色，顏色黑得並不深，距離亦是相近——好像他的雙眼，如果生得太開了，他的祕密，便恐怕要被發覺似的。他觀來似乎心懷叵測，他戴了一隻痰盂式的三角形舊帽，圍了一條很長大的圍巾，他的喉嚨和面頰，都淹沒了，這條圍巾，長得垂及雙膝。在喝酒的時候，他用了左手約略地把圍巾展開，他以右手舉杯暢飲，等到酒喝完了，他便將圍巾重行圍住了。

『不興，仇黎，不興！』這送信者騎在馬上一路的再三說着。『你不配做仇黎，仇黎，你是一個忠實的商人，這是不配做你的行業的回憶啊！——不得了，倘使我並想不到他曾經喝過酒！』

他所傳的消息，把他的腦筋交縱得紊亂以致於發昏了，他常常脫了帽子，不住的把頭抓着。除了他禿髮的頭頂，他有黏而黑的頭髮披垂在頭頂的四週圍，差不多要下垂到他闊而大的鼻頭上去了。他頭上的頭髮，不很像頭髮了，好比鐵匠的工作，把牆壁頂上，釘下了鐵釘似的，一般做拿手跳背戲的演員們，如果要在他的

頭上跳過去，他們便要認他爲世界上最危險的一個人了。

那時他騎了馬慢慢地回去了，他就從他的箱子裏拿了那個消息，便在近於酒店廟的德兒勝銀行門口，交給守夜班的門房，這個門房就把那消息遞送給銀行內部的高級人員，這時幢幢的黑影，如同這消息所生的黑影，也如同他的牝馬，在路上所發生難堪的黑影一樣，黑影是多極了，她在路上看見了每一座影子，便要發怔的。

這時，那輛郵車，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載了三個陰險莫測的同車旅客，靴靴的響着，波盪着，亂撞着。這深夜晚間的種種黑影，在他們睡眼朦朧和幻像百出的境地中，對於他們，也暴露出他們自己的幢景。

在郵車裏，腦海中所盤旋着的是德兒勝銀行。那銀行裏的旅客把一隻手穿過了皮帶向下垂着，這個皮帶，是用以防止與隔壁的旅客相撞的，牠也是用以防止身體有時被車子劇烈振動得撞到車子的角裏去用的——坐在那裏打瞌睡，眼睛是半開半現的，車上的小小窗子，和車上的黯淡的燈光，透視過去，照着他們的睡眠，對面旅客的大包裏，宛然是銀行，在那裏作大批的買賣交易。馬蹄得得的聲音，好像銀幣互擊之聲，好比德兒勝銀行裏，在五分鐘內所收付國內外一切匯票而匯兌現洋的三倍付款的聲音。德兒勝銀行的地下保險室裏，好像開了門似的，所儲藏的金銀寶物和祕密文件，都是旅客所知道的。（並不是曉得一些，他是全曉得的。）好像他拿了鑰匙，進了保險室，燃着微光的蠟燭，看看寶物都很安全，放得很是堅固，完善和鎮靜，恰巧與他上次檢察寶物的時候一樣。

但是，德兒勝銀行幾乎常常的纏繞着他的腦海，而這輛郵車，（在紊雜的想像中，如服了安神藥後的痛苦）也常常的與他同處着，在這夜裏，那其他的如潮湧湧之感，也不絕如縷地奔騰着。一路上，他好似從墳墓中，在發掘些人們來。

現在，無數量的面貌形像，在他的面前都顯現出來了。那些面形，是否是長埋地下人們的面形，在這黑夜的許多幢影裏，顯示得不甚清楚，但是那些面貌，都有着四五十歲的光景，所不同的，祇是他們所表示的情緒。

和死色沉沉，陰靈慘狀而已。驕慢，忽略，輕視，固執，屈服，悲哀，這種種的感觸相交繼至；沉悶而死灰色的面頰，和憔悴的兩手與形體，也顯示了各不相同的神氣。但是面龐必竟是一個啊，每個頭顱上的頭髮，怎的年未老而作銀白色了。這睡眠惺忪的旅客，向這幽魂，作了數千萬次的詢問：

「埋葬了多少時候了？」

「已是一十八載了。」這個答覆差不多是相同。

「你已經放棄過了，給人發掘出來的希望嗎？」

「很久了。」

「你可知道，人家在回憶你的生命嗎？」

「他們如此這般地告訴我了。」

「我希你善自求生罷！」

「我不忍說了。」

「我將領她來給你，看你願蒞臨一觀她的芳容嗎？」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都是不同的，並且也都是矛盾的。有的時候，這殘零斷續的答覆是：「且等候着罷！倘我看了她太早的話，這將置我於死地。」在有些置答的時候，他不禁淚如雨下，同時，他說着：「帶我到她身邊去罷。」有的時候，他就要呆若木雞，而神志很迷離的說：「我不曉得她，我不懂呀！」

在這樣地迷離恍惚，忽幻像百出的對話以後，這個旅客在幻境中，便想發掘，再三的要發掘——現在，拿了鐵鏟，現在，拿了大的鑰匙，現在，用了雙手——去發掘這個可憐的人出來。他最後，終究把他掘了出來。這個人的面孔上和頭髮上，全是拖掛着些泥土，一會兒，他便驟然地化為灰塵了。這一個旅客，那時便恍然驚醒，放下了車輛上的窗子，撫摸着他面頰上的雨露，是否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在雨露中，在一線燈光和震動的郵車裏，甚至張開了雙目，路旁的短籬，跳躍地向車後退卻，這黑夜中

車外的幢影和車內的幢影混在一塊兒了。那在酒店廟旁之真實的德兒勝銀行房宇，那以前真實的營業那真實的保險室，那在他後面的真實的專差，那真實答覆的音訊，一切都在目前，在這種種的幢景中，那鬼魅似的面貌又發現了，那時他又預先啓口的說着：

「葬了有多少時候了？」

「近乎一十八載了。」

「我希望你善自求生罷。」

「我不忍說了。」

掘啊——掘啊——直掘到一個不可耐的動作，從二位旅客中的一個旅客，向他諄諄地勸告着，要把車子上的窗門吊起來，把他的手，穩穩地穿入了皮帶，窺看着那熟睡旅客的狀態，他注視得出神了，他的心境忽又回復轉想到銀行與墳墓了。

「葬了多少時候了？」

「差不多一十八載了。」

「你已經放棄過了給人發掘出來的希望嗎？」

「很久了。」

言猶在耳啊——好像他生平講得一樣清脆入耳——那時，疲乏的旅客，給黎明的曙光所驚醒，他們才知道窗內外黑夜的幢影，都消滅得盡盡了。

他放下了車上的窗，瞭望着東昇的旭日。他看見一畝已經耕耘過的田，有一個耕犁，牠是昨夜脫羈的馬兒所遺留下來的，他又看見別一處寂靜的叢樹枝葉上，仍舊有那鮮紅和金黃的色澤。雖然氣候是寒冷，地上是潮濕，而那蔚藍的蒼穹，卻是萬里無雲的，太陽是帶來了光明，和平，與美麗。

「一十八載了。」這個旅客看好了太陽說着：「偉大的天日之創造者！活活地埋葬了一十八載呢！」

第四章 預備

在午前，那郵車已很成就的抵達了杜佛，皇家喬治旅館的茶房頭，按照他平日的習慣，去開那郵車上的門。他開車門的時候，他是維勤維敬的，因為在冬季裏從倫敦到杜佛旅行，沒有危險發生，對於那冒險旅客的成功，是值得致敬而禱祝的。

那個時候，只有一位旅客，足可慶賀，其餘的二位，已是下了車，分道揚鑣地各向他們的目的地去了。車廂內的惡味，因了潮濕，腐草，而發生了一陣觸鼻難聞的氣味，牠這種缺點，幾乎使這輛郵車，成了一所犬舍。車中的旅客，羅雷先生從腐草裏爬了出來，戴了破舊的帽子，兩條腿兒，全塗着污泥，十足像二隻龐大的狗子。

「茶房，明天有沒有小郵車開到葛蘭史地方去嗎？」

「先生，有的，那麼，先生，如其水路也很平穩，差不多在下午二點鐘就要開的。先生，你需要牀鋪麼？」

「我到了晚間才要睡覺的；我要一間有鋪的房間，和一個理髮匠。」

「先生，你用早餐嗎？先生，是呀，請到那一邊去用罷，這是康可客廳，把行李和開水拿到廳上來，把這位大先生的靴子脫下罷。」（先生，你可以找得到一具燃煤的火爐，去叫一個理髮匠，快快喊他到廳上來。）

這間廳裏的房間，常為郵車中的旅客們所預定的，他們從頭至腳穿着得很是呆重，現在雖然只有一個人，形形色色的人跑了出去，但在這旅館中的房間裏，到也奇趣橫生。所以有些別的茶房，侍役，婢僕和房東的女兒，也偶然地走到廳上，和咖啡間的走道上去逛着。有一位年屆知命的老紳士，穿了一套很整潔的銅色衣服，衣服雖似年久，但他是置藏得很當心的，衣服上面，領袖口是方的，衣袋上面，放着一塊小小的薄布，他就是這樣地走去用早餐了。

那天上午，咖啡室裏並沒有別的閒雜人，只有那位身穿古銅色衣服的紳士。早餐的桌子，放在火爐前，等着早餐，融融爐火，射照着他的身上，他端坐得很是嚴肅，好像坐着給畫師畫人像似的。

人家看了他，他是一個秩序井然有條不紊的人，每一隻膝蓋上放了他的一隻手，他背心袋裏所發出的很大的滴滴錶走聲，如教士們喃喃和諧之誦經聲，聲浪之遼遠與沉長，卻與爐中融融的火光相爭勝。他的腿部很健美，頗引以自滿，而他那雙很好的細藤所織成之古銅色的襪子，也覺得頗為舒適；他一雙靴子和鈕扣，也是很為玲瓏緊俏的，他裝了一個怪樣纖小光滑而鬆曲的麻製的假髮，緊黏於他頭頂之上，這個假髮，粗看起來，好像頭髮做的，但看上去猶如極細的絲質或草類所裝成的。他的襯衫，雖不如他襪子的精美，卻是非常潔白，白得像鄰近海岸邊擊碎的浪花，也好像映射在日光裏海上的帆影。他的面龐，是習慣使然的壯嚴而肅穆。在一個奇特假髮下的一雙潮潤的眼睛，閃閃有光，要是他在德兒勝銀行中，一定是備嘗艱苦，才有這種沉毅而老於世故的熊度。他的面貌，雖然有着皺紋，現着憂色，而他的兩頰上，仍顯着健康而飽滿的精神。但是，這德兒勝銀行裏的那個忠實而抱獨生的書記，是常常專心於當心別人的職務，恐怕，他是以他人之憂為憂，如同他以他人之衣為衣一樣，易得而亦易失。

問道：坐得像畫人像似的羅雷先生，睡入甜鄉了，送來的早餐，把他驚醒了，他就把椅子移以就餐，便對那茶房

『我請你代一位年青的婦人，預備着一所房間，因為她今天在無論什麼時候，就要來的。來的時候，她或者要問起傑威斯·羅雷先生，或者她祇問德兒勝銀行裏的一個紳士，那時請你關照我一聲。』

『先生，曉得了。先生，倫敦的德兒勝銀行嗎？』

『是呀。』

『先生，很好呀，我們時常覺得非常榮幸，以招待往返倫敦、巴黎間，而如先生等之旅客。先生，德兒勝銀行和公司大廈裏來的旅行者，是頂多的。』

『是呀！我來自法國公司，也可說來自英國公司。』

『先生，我想，你不是出門旅行慣的。』

『近年來，不常出門了，自從我們——自從我——從法國來此以後，已有十五個年頭了。』
『先生，當真嗎？先生，那是比我到此當差之前了。先生，那又是在我們民衆到此之先了。先生，那時的喬治皇上，還是受人管束的啦。』

『我也相信是這樣呀。』

『但是，先生，我到寧願賭個東道，豫德兒勝和公司大廈一個公司，是很繁榮的，已榮盛了五千年，不要說十五年之前啊。』

『你或說牠已有三倍，也可說牠已有一百五十年了，但是不可和事實真相，距離得太遠。』
『先生，那是很的確的。』

這個茶房，從餐桌邊慢慢地向後退步的時候，他的嘴兒和眼兒，都在蠕動着，他把右手取起了桌子上的覆布，放到左手的手臂上，其態度殊為安適，他站着，對那個飲酒進餐的客人打量着，正似一個天象臺或一個瞭望臺的看守者，他是仿照着各時代，待者們相沿的習俗呀。

羅雷先生用罷了早餐，他便走到海灘上去散步了。那狹小而彎曲的杜佛鄉鎮，是逼處在海濱之旁，這鄉鎮的首部，迤邐地探出於石巖之間，形同一隻海駝鳥。這海岸是荒僻而多砂石，汪汪海水，很兇暴似的激成無所不為和無所不毀的急浪。驚濤駭浪的聲音，震聞全鎮，嘯及山巖，瘋狂似的沿着海岸去了。在屋宇間的空氣，是充滿了強烈的魚腥味，人們便要想到，幾尾病魚，被浪花激打到岸上了，或者幾個病人被激推到海裏去了。這鎮上有小小的漁業，捕魚大都在夜裏，尤以潮漲之時為多。小本經營的商人，是沒有什麼生意的，但有時也可以賺得一筆大財。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呀，就是沒有那一個鄰居，敢抵敵得過一個燃點路燈的人。

太陽的光綫，已是慢慢地向西移動而為下午了。這時的天氣，一會兒清晰得可以把法國的海岸辨別出來，一會兒卻又氣霧彌漫，那時的羅雷先生，其思想中，卻也是凝雲滿佈着。天色入暮了，羅雷先生坐在咖啡室裏的火爐前，和等候早膳時一樣地等候晚餐，他的腦海裏，是忙着想些掘呀，掘呀，掘呀，眼睛是凝視了爐中爐

煌燃燒的煤火。

餐後，他飲了一瓶紅色的葡萄酒，這次的酒，對於火焰中的一個發掘者，是沒有害處的，到反而可以使他略事休息。羅雷先生闌珊了好久，接着，他就笑容可掬地倒好了滿杯的酒，正好像一個精神飽滿的老年人把一瓶酒倒盡了似的，這個時候，那窄狹的街上，發出了軋軋的車輪聲，向旅館裏的天井內進行着。

他便將一杯酒放了下來，沒有喝。『她是小姐！』他說着。

不到幾分鐘，一個侍者進來稟告了，他說剛從倫敦來的一位馬奶德小姐要與德兒勝銀行裏的紳士相見。

『這樣的快嗎？』

馬奶德女士已經在路上，進過些茶點了，現在她是不需要進餐了，她是很急切地要想立刻去拜會德兒勝銀行裏的紳士，倘然這次拜會，他是樂從而方便的。

那銀行裏的紳士，閒着無事，縱情地豪飲着，把蠟色的假髮，好好地安整到耳邊，他便跟着那個侍者，走到馬奶德女士的房間裏去。這是一個很寬大而黑暗的房間，佈置得有如喪事的式樣，有黑色馬鬃織成的東西，陳設着黑而重的桌子，這些東西，都會經油污過了。兩枝高大的蠟燭，點在屋子中央的檯上，每一方面，都被暗淡的光反照着，好像埋葬在黑色紫檀木的墳墓之深處，要不是須從墳墓中掘了出來，那簡直是無光明之可言了。

這樣的暗淡無光，是不易透視過去的，所以羅雷先生，由破舊的土耳其地氈上取道走近去，這個時候，他以爲馬奶德小姐是在一間隔壁的房子裏，後來，他走過了兩枝燃燒着蠟燭的檯子旁，他方才看見迎接他的人，是站在燭檯與桌子之間。她的芳齡還沒有到十七歲，穿了騎馬的服裝，手裏捏住了旅行草帽的帽邊。羅雷先生凝視了那一位，修短合度，體態輕盈，身段苗條的人物，有滿頭金黃色的美髮，有一雙秋水般的碧眼，而對他具有一種致問式的注視，她的前額，而有一種弛緊（記得很是年輕而光滑）的狀態表示着，並不是一種

錯亂或怪異，或驚奇，或僅係致遭注意的嬌豔，雖然包含着這四種的表情——當他的雙目注視在這些事情上的時候，忽然有一個生動的幢景在他的面前掠過去，好像是一個小孩子罷，他把他的雙臂撲抱着他，正是要越過英國海峽，而是一個天氣很冷，大下冰雹和海浪滔天的時候。

這個幢景，忽然間消逝了，好像她後面薄玻璃上所呼吸去的熱氣，在這種形態中，宛比黑奴愛神在醫院裏的賽會，有幾個是沒有頭顱的，其餘的是肢體不全的，攜了黑色的籃子，放了死海中所產的水菓，供獻給女神之前——於是他就對了馬奶德女士恭致敬禮。

「先生，請坐呀，」是一個說得清脆悅耳的少女聲調，帶了一些外國口音，但也不很多。

「女士，請你讓我吻你的手。」羅雷先生用了年少時的態度講着，他又很壯嚴地鞠了一個躬，他便坐下來了。

「我收到一封從銀行裏所發的信札，先生是昨天，牠是對寫着些消息——或一些發現——」

「女士，這字是不很重要，不論那兩個字就可以的。」

「……關於我可憐父親的小小財產，我是從沒有看見過我父親，——去世了很久了。」

羅雷先生坐在椅子中，稍為把身移動了些，他忽然地又看見愛神們養着會，好像用了黑色籃子，他們就可以幫助任何人了。

「——如屬必要，我須到巴黎去，好去和銀行裏的人接洽一切，頂好特地到巴黎去一趟。」

「我自己。」

「先生，我很願意聽你發表意見。」

馬奶德女士對羅雷先生，以俏態的態度，（用當代婦女們所用的禮節，）向之行禮，因為感覺到他是年邁而老練，他對她也還過了一禮。

「先生，銀行裏的來信，我答覆過了，那般明事的人和那般仁慈的人勸導我說，我須到巴黎去，是必要的，」

而我呢，是一個無父的孤兒，我又是沒有朋友，伴我前去，所以我將萬分感謝，如那位可敬的紳士，慨然允許，在旅途中，將我保護。這位紳士已離倫敦了，但是我想，早有一個送信者前去咨照，請他在這裏等我。」

「我是很快樂，」羅雷先生說，「我也很榮幸地接受這種囑託，我當很快樂來實行這個使命啊。」

「先生，我真是感激你，我萬分的感謝你。銀行裏的人對我說過，這位紳士會同我講解些瑣屑的生意經絡，那末我須準備着去發現那些事情的可驚之真相。我已好好地準備着了，要曉得那些事情究竟是怎樣，那我當然感覺到強烈而迫切的興趣呀。」

「那是當然呀，」羅雷先生說，「是了，——我——」

停了一刻，他又重行把麻質的假髮放近了耳邊，說道：「怎樣的開始講起，到覺得有些困難了。」

他還沒有打開話箱，但是，他是猶豫不決着，他的目光，卻與她的目光相接觸了。她的前額掀動着，表現了一種單純的情感——但這是很豔麗而精緻，不僅是單純——她把纖纖玉手，舉了起來，好似在無意中瞥見了人影。」

「先生，你對於我，是一位不相熟的客人嗎？」

「我不是嗎？」羅雷先生張開了雙手，伸了出去，臉上現着雄辯似的笑容。

介於她秀麗的蛾眉和小小女性的鼻子間，一線顰紋，真是細膩而甜蜜得可愛，她站立着，但注視了好像坐着的椅子，頻頻地深思。他看了她的櫻唇微動，她又舉起了視線，羅雷先生繼續地講着：

「在你所處的國境裏，我敢冒昧地說，我不能再拿更妙的稱呼，來稱呼你這樣像一個年輕的英國女子，馬奶德小姐啊。」

「先生，悉聽尊便罷。」

「馬奶德女士，我是一個商人。我有公務，須得自己前去辦理。在你誠意的接受中，請你不必太注意我的

事，你只要當我是一隻傳話機好了——真的，我就是這樣呀，你如允許的話，女士，我願講一段關於一個顧客的故事給你聽聽。」

「故事嗎？」

看上去，他是故意地把她重複的言語弄錯了。那時，雷羅先生急切地講着：「是呀，顧客我們銀行裏，對於一般與我們通來往的人們，往往就稱他們是顧客的。他是一位法國紳士，具有科學的頭腦，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物——他是一位醫師呀。」

「他不是在波威地方嗎？」

「是呀，爲什麼不是在波威呢，像你的父親馬奶德先生，也是波威地方的耆紳，也像你的父親馬奶德先生，是名滿巴黎的耆紳。我在那裏認識了他，我也覺得榮幸非凡，我們的關係，是屬於商務上而且是屬於信託上的。那個時候，我是在法國公司裏辦事，已經在那裏——喔，足有二十年了。」

「在那個時候——先生，我可以請問嗎，在什麼時候呢？」

「女士，我說到的，是二十年之前了。他結了婚——和一位英國女子——那時我是經紀人之一。他的事務，像法國紳士和法國家庭的事務一樣，也全是在德兒勝銀行的手裏。同時，我也是那幾十個顧客中的一種經紀人。女士，這不過僅係商業上的關係罷了，並沒有多大的友誼關係，也沒有特殊的利益，更沒有情感可言。我在經營商業的生命中，我這樣地由此而彼的過從着，正如我營商的時候與各顧客往還的過從一樣。總而言之，我是沒有情感的，我不過是一具機器罷了，去做着事。」

「先生，但是，這是我父親的故事，我方才想到——他那奇特而粗糙的額角，使雷羅先生很是注目——我是無親的孤兒，我的母親只比我的父親多活了兩年，那只有你可以帶我到英國去，我很確定就是你呀。」

雷羅先生執着她驚疑的小手，那隻小手，正是恭恭敬敬地放到他的唇上。於是他又一直扶着這位女士坐入她的椅子內，他的左手，又握住椅子的靠背，他又用了他的右手，時時的按摸他的下頷，把假髮安放到耳

邊他站着，仰視了坐在椅子中間的她，而她也坐着仰視站着的他，這個時候，他正是指點着他所說的一切。『馬奶德女士，這是我呀。你總該知道，方才我講的一切，是真實的了。至於講到我沒有情感，那我和同伴所有的關係，完全僅係商務的事情，也正如你和我相別後，你所回想到的那樣。不，你是德兒勝銀行裏的被保護者，我是一向爲着德兒勝銀行裏的閒事，忙碌得粟碌不寧。阿根兒的情感，我是沒有閒空顧得到，我也沒有機會去顧到。女士，我的生命虛度了，只是爲了些金錢，有如一隻計算金錢的出納機在推動着。』

說了一大批形容他日常公務，淋漓盡緻的話以後，羅雷先生又用了雙手，去端整着他頭上所裝的假髮（這是多事呀，是不需要的了，因爲他的假髮，不能再掠得和以前的頭髮一樣光滑了），他又回復了講話的態度。

『女士，至於（你已經注意到了），這是你引以爲憾的是你父親的故事呀。現在，這是不同了。倘你的父親沒有死，當時他從事於——請你不要驚慌！不要害怕！』

馬奶德女士非常驚懼了，她的雙手，握住了羅雷先生的手腕。

『請你安心些，』羅雷先生，以安慰的態度說着，把他的左手從椅背舉了起來，放到馬奶德女士的手指上，因爲她的手指，很戰慄地擊着他。『請平心靜氣罷——一段生意經的事呀，我剛才所說的。』

她的面容，使他極感不安，因爲他講得停止着，猶豫着，一會兒又重新講了。『我剛才所說的，倘使馬奶德先生沒有死，倘使他驟然地，悄然地失蹤了，倘使他飄然他去了，倘使到了一處不難猜測而可怖的地方，雖則沒有方法去追究他，倘使他在同伴中，有了一個仇人，這仇人就得到運用他的特權，我記得在我們年少的時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們，在渡越海峽而至法國的時候，認爲竊竊私語，是一椿可差的事情，比方說，這一種特權，是去填寫法國皇上所賜與寵幸君臣隨意逮捕人民的文書，任意下人於獄而施以刑期不一的禁錮，倘使他的妻子曾經稟禱皇上，皇后，朝臣，錄士，去訪探些消息，也是寂寂無聞，徒然無益——那麼你父親的歷史恐怕也就是這不幸紳士的歷史，他是波威地方的醫師呢。』

「先生，請你再說得更明白些。」

「我要講的，我要講下去，你能忍耐麼？」

「不論什麼東西，我都能忍耐，但是你方才的猶豫不定，我卻有些不難煩。」

「你說得從容自若，而你——是很從容的，這是多麼好呀！雖然他的態度，比了他的語言，並不覺得很滿意。」一件商業上的事情呀，當牠一件商業上的事好了——這種商務，必定要做完畢牠。現在倘然這個醫生的妻子，雖係一個很有勇氣而有精神的女子，但在她生產那小孩子之前，她也遭受極深刻的苦痛。」

「先生，這個小孩子是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一件——一件商業上的事情呀——請你不要驚慌。女士，在那個小孩子出身之前，倘使她可憐的母親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她決計不會使她初生的女孩子，去繼續她所親自受到的煩苦，而使她曉得她的父親已經逝世了——不要——不要跪下來，我們是大家靠天過日，你為什麼要跪在我面前呢？」

「要明白這事的真相啊，親愛的，誠摯的，慈悲的先生，我要明白這事情的真相呀！」

「一件商業上的事情罷了，你擾亂我了，倘然我被你擾亂了，我怎麼能够辦理我的事務呢？請你讓我的腦筋清靜些罷。假如說，你現在能不能說出九個辨士的九倍是多少，或者說二十個金及尼是合多少先令，那麼就够得住有勇敢的筋兒。對於你的心境是否昏亂，那我也就覺的安心了。」

這番申說，她是沒有直接的答覆。羅雷先生雖以手相扶，她只是坐着不動，他那雙跳盪不已的手，比以前還要厲害，這時她便向羅雷先生重申前說的話了。

「這是對了，這是真正的勇敢呀！這是正式的事了！你眼前就有事，你有有用的事了。馬奶德女士，你的母親將這事咐囑你的，當時她臨終彌留的時候——我相信她是很傷心——她未嘗不設法找尋你的父親，她拋棄了你，那時你只有兩歲，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豔美而愉快，你也不曉得環着你四週的陰雲慘霧，飄泊無定，也不曉得你的父親是否在牢獄之中抑鬱而死，或在牢獄之中，度着他哭訴無門的可悲歲月。」

當羅雷先生講着的時候，她便俯首下望，望到她滿頭的金色頭髮上，似有十分憐惜之意；他使觸景生情的，好像那金黃之髮，忽已變爲蒼白了。

「你知道你的雙親是沒有大宗的財產，他們所有的，已屬於你的母親和你自己的名下了。對於金錢方面或其他的財產，現在是沒有新的發現，但是——」

他覺得他的手，捏得緊緊地，他就停止了。她額間的顰痕所顯示而特別引人注意的表情，現在是動也不動，只是深深地表現着悲哀與恐懼。

「但是，他已經被發現了，他是仍在人世啊。恐怕變化太大了，差不多亦有可能的危險啊；雖然我們要希望情形好些，他依然地活着呢。你的父親，是被一個住在巴黎的老人家接到他的家裏的，我們到過那裏的，倘使我可能的話，我——我去指認他，你——你去恢復他的生命，愛情，義務，休養與安適罷。」

她的嬌體顫慄了，引得羅雷先生也打着兢。她說的時候，用着很低弱，很清晰，很恐怖的聲調，她宛似在夢囈。

「要我去看他的鬼嗎？那是他的鬼啊，並不是他自己！」

羅雷先生把他放在手臂上的手扶摸了一下。「那邊，那邊！現在你看啊，你看啊！現在，那好好歹歹的，你都知道了。你好好地奔向那可憐而又墮落的紳士那邊去罷，你經過了水陸的跋涉，你便可立刻到他的身旁了。」

她從又打起了相同的聲調，低低地打着耳語說道：「我是很自在，我也很快樂，但是他的鬼兒，卻沒有迷着我！」

「另外還有一件事，」羅雷先生用了勁兒的說着，好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要使得她注意。「他用了假名姓，也被人發現而找出來了，至於他本人的名姓，早已藏着不用了。現在，如加詢問，亦屬徒然而無益，現在，如欲去追究，他是否見棄於人，或是否有意錮禁，也是徒然而無益的。無論怎樣地去追究詢問，都是有害而

無益，因為有危險的啊。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如何，頂好不要把這一件事提起，還是去遷移他——現在不管他怎樣——遷出法國國境，即使我是一個英國人，很安逸的了，而且又是德兒勝銀行裏的人，對於法國的債權人是很重要的，也不敢提及此事。我身邊所攜帶的紙條，沒有一個字敢公開的涉及此事。這完全是一件秘密的事情。我的印信文書，帳目簿據，和一切的備忘錄，都很清楚的包括在一行字句裏，『生命的回憶』因為『生命的回憶』也可用作別語。但是，這是一樁什麼樣的事呢！她並沒注意到一個字兒啊！馬奶德女士！

馬奶德女士，坐在椅上，並不靠着椅背，其態度極為閒靜，她是坐在他的手掌下，差不多失了她的知覺，她是張着鳳眼，凝視着羅雷先生，她那最後的表情，看起來，好似深深地印刻在她的額際。她緊握住着他的手臂，不敢讓他脫身，誠恐他要傷害她，所以她坐得一些也不彈動，高聲喊着求救。

一個粗俗的婦人，在她的狂怒中看起來，這婦人混身是紅色的，似有滿頭的紅髮，穿了特別緊小的衣服，頭上戴了很古怪的女帽，好像英國軍人所戴的大帽，極為適合，或像一塊巨大的牛乳餅，那時旅館裏的僕人都走了進來，便把他從那個可憐的少女中解圍了，同時，把他的一隻堅強的手，放置到他的胸脯前，囑他飛奔到近牆的地方去。

（『我想，真的，這是一個男子！』就是羅雷先生寂靜無聲時的反感，同時，他又從牆壁邊走了過來。）

『什麼，看了你！』這個人物，對了旅館中的僕人講着，『你站在這裏望着我，管些什麼，你爲什麼不去拿東西？我是沒有什麼好看的，我是沒有什麼好看的啊！你爲什麼不去拿東西？我須告訴你，倘使你不拿些食鹽，冷水，醋酸，快些去拿啊，我須要。』

施服了急救藥劑，便輕輕地把那病人放到沙發椅上，很小心而很溫柔的服侍她，叫她『我的寶貝！』和我的烏兒！』把她金黃色的頭髮很留神而很驕慢地替她播散在她的肩上。

『穿着古銅色的你！』她很傲慢地向着羅雷先生講着，『你能講你應該對她所要講的話嗎？而不致於嚇得她要死，你看她啊，她的美麗的面容是慘白了，她的手兒發冷了，你想這是一個銀行家麼？』

羅雷先生對於這樣一個很難答復的問題，志忑不寧，他只能向遠處望望，他心中頗為憐惜與謙讓，這時那強硬的女人，將旅館裏的僕役，叱令他去，而以「走漏消息」的罪名，處以奇罰，因為，倘使他們不在那裏，這些事那就不會提到的，他看好了，她漸漸地蘇醒而恢復常態了，扶慰着她，把她垂下的頭放在肩上去。

「我希望她現在是好一些了，」羅雷先生說道。

「不見得對那穿古銅色衣服的人感謝罷，倘使她好了些，我親愛的美人！」

「我希望，」羅雷先生停了一會殘弱的同情與謙遜之喘息說道：「你伴了馬奶德女士一同到法國去好麼？」

「這到是差不多咧！」那個態度強硬的女子講：「倘使我是生定了的要跋涉重洋，那你不是要認爲上帝將賜給我居在荒島上的命運嗎？」

這是另外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傑威斯·羅雷先生祇有收回成命，而深予考慮了。

第五章 酒家

一大桶的酒，跌到街上，被打破了。這個意外事，只因要從車子中，拿出一桶酒來，牠就滾了出去，酒桶撞便擊碎了。這酒桶跌落在一家酒店前面的石塊上，酒桶像胡桃似的打破了。

近段的民衆們，延攔了他們的業務，或是停止了他們的懶性，都跑到這個地方來飲酒了。那崎嶇不平的石子街，各處都是不平的，我仍以爲那街道好像是註定的，而有意要使走路的人們跛了足，桶內流出的酒，彙集成小小的池潭，每一個流着的小潭外，全是圍着些擁擠不堪的民衆，民衆數目的衆寡，是依酒潭的大小而定。有許多人跪在地上，用雙手捧着水潭裏的酒而吮吸着，有些人幫助那彎着背子的婦女們，吮吸着將欲從她們手指縫裏流出來的酒，別的人們，男男女女，用了泥塊或破碎陶器的片子，在泥潭中掬起流集着的酒喝，有幾人用了婦女們頭上的裹頭布，醜了酒液，擠到小孩子的口中去；有的人在水潭邊，築起了小壩，以阻止潭

內的酒向外面流；有些人，受了立在高窗子邊上觀衆的指導，去阻止小溝內的酒不要流到一個新的方向去；有的人們，便拿了被酒浸透的酒桶碎片咀嚼着，甚而至於口中含了被酒所浸濕過的碎小東西，也覺得津津有味。街上是沒有排水的溝洞，把酒排洩他去。但是，民衆們非特把酒盡量的取去，並且那地上的淤泥卻把一大部份的酒汲乾了，好像街上有了專食腐物的動物似的，倘然不論何人，看見了這種情形，那麼他一定很相信，這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

一陣狂笑與歡呼的尖銳聲音——全是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的聲音——一直在街上嘈雜着，迄一幕搶酒的遊戲完畢，方才停止。這一種遊嬉，有些粗暴，但是卻很好玩的。在這種遊嬉裏，有一種特別而共同的友誼存在着，我們用了一種傾向，觀察上去，就可以看到每一個人聯合着其他的人，使得他們放浪形骸，或互抱爲歡，或飲酒祝福，或是握手爲禮，甚至集合了十幾個人攜手而狂舞了。當時，地上的酒已乾了，這地面上，滿處都印着了手指痕，好像曾經被鐵鈹鈹過似的模型。這種表演終止了，驟然地終止了，正似他們驟然地開始。那些放下鋸子而看着鬧熱的木匠，也開始工作了；那些婦女們，所放在門檻上的小火盆，也拿了起來了。這種小的火盆，她們因爲要把凍冷的手足，就之取煖，或替她們的小孩子取煖的；那些赤着臂，髮兒結着髻，而面無人色的人們，也回到他們門冬裏藏身的地窖裏。這慘淡的景象，顯露得比陽光還要自然呢。

酒是紅色的，染遍了近在巴黎區聖安東郊外的狹小街道上，紅色的酒，就在這裏泛濫了，染遍了無數人的手，也染遍了無數人的臉，也染遍了無數人所赤着的足，也染遍了無數人的木屐。那鋸木者的手，也把紅的影兒，印到了木板上，那哺乳婦人的額角上，也染沾着紅的顏色，她拿了她破舊的衣服去拭揩着，那知那破衣上所染着的紅色，又把她的額角染紅了。許多人很貪嘴的嚼着那破碎酒桶的木板，而他們的嘴邊上，卻還留下來了如猛虎食後的血蹟，一個身子很長，而善於喜諷的人，在頭上也沾染了不少紅色的痕跡，一隻污穢不堪的夜帽，高高地向上頂着，他拿了淤泥似的酒渣，在牆壁上塗成了一個字——血。

到了這樣的一個時期了，那時紅色的酒，塗遍了街道的石子上，弄得無有一處，不是染着了紅色。

現在聖安東地方，處在風雲中了，只有那聖者的眉宇中，現着一些暫時的光明，這樣的黑暗，很是嚴重，是寒冷，是污俗，是病癘，是無辜，是需求，一切都要在聖者面前追求着——去追求着一切，但是，後者的需求，是最要緊的。民衆們的榜樣，卻是無處不是戰戰兢兢，他們在磨坊中，度着可怖的磨折，再三的磨折，那當然不是在無稽的磨坊裏，把年老的人磨練得而爲青年人。他們在旁人家裏的門戶中，穿門入戶，在旁人家的窗洞裏，瞻前顧後，在窗櫺裏，盪着的衣衫形影中，飄飄地搖曳着。這種磨難，使人們勞其筋骨，耗其精神，使少年人頻添白髮，使孩子們鳩形鵠面，使坟墓中，鬼哭神號。他們的面容上，那些成人的面容上，現着有如田畝中耕耘着的溝隴之痕，新鮮地顯出了一種記號，『饑餓』。這種情形，幾於遍地皆是。爲了饑餓，迫得他們爬上了高大的房屋，把破舊的衣服，晒曝於竹竿與繩子之上；爲了饑餓，使他們補綴着乾草，破布，木屑，和碎紙；饑餓，是頻頻地顯示在木匠所鋸的碎小木片上，饑餓，逼迫着他們，離別了長久沒有出煙的煙囪，走到了污穢的街道上來，他們在毫無常物的垃圾堆中，尋覓食物。饑餓二字，竟在烘麵包的廚子所用的食物架上，也彫刻着了；在少數而粗劣的麵包上，也彫刻着了；在臘腸店裏，在銷售零物舖裏，爲了饑餓，而出售些風乾過的骨頭，和在小鍋中炒過的果殼。饑餓，迫着他們很吝嗇地把那烘過的小片山芋，納入祇值一文錢的薄粥內，烹煮的時候，那是很猶豫地捨不得多放幾點油。

在饑荒時所需的住所，那是不論什麼多配的一條彎曲着的羊腸小道上，充滿了觸鼻難聞的惡臭，那一條交義着的狹窄而曲小的道路上，全被一般衣衫襤褸和戴着夜帽的人們佔據着，也充滿了從破舊衣服上和帽子上所發出的惡味，其餘所可看得見的東西，都現着不豫之色，看起來糟糕極了。在這種白熱化的空氣中，民衆們仍舊存着野獸般的思想轉而奔走呼號。他們雖然是憂鬱，是削瘦，他們還是瞋着了火堆似的雙目；他們還緊緊地咬住了他們灰白的嘴唇，他們的額角上，還聳起了那如斷頭台之繩索的縐紋，甘心地受着痛苦與磨難。他們的商標，（差不多像商店裏的商標一樣）總是一個物質上急切需要的明證。屠夫與賣肉者，既有些很瘦小的肌肉了，烘麵包的，祇有些粗劣而乾枯的麵包。酒店裏的人，是形形色色，喝着老酒，他們都在

異口同聲的怨謗着酒量不足和酒力薄弱；除了器具和兵器之外，沒有一樣東西，有着繁榮的景像。只有鋸匠的刀和斧，是銳利而光亮的，鐵匠的錐子，其分量是很重的，儲藏軍火的倉庫裏，全是充滿了殺人的意味。崎嶇不平的街上，滿是泥潭與污水，一些沒有走路的痕跡，只有大門，可以任意的穿越。路上的溝渠，經過堵塞之後，轉向街道的中央流下了——在流過的時候，祇在傾盆大雨之後，溝中的水，便不斷地流了，因為溝渠的潰決，水便可流到房屋裏去。在每一個廣大距離的中間，街道上懸着一盞暗淡無光的燈，這盞燈，是掛在一根竿子上的繩索上的；到了夜間，那個看燈者把燈放下來，點亮了牠，那一個個很微弱很慘淡的黑燈心，所發出來的光線，只是在竿子上面飄搖着，好像在汪洋大海中，快要熄滅的樣子。真的啊，這一盞半明半滅的燈，是在汪洋大海之中，而一葉孤舟與船上的舟子，卻正是在驚濤駭浪之中。

因為，到了這樣的一個時期了，那時，這地方瘦餓的饑民，爲了空間與饑餓，將要看守住那個點燈的人，以便把隱瞞着的意志，去改進他的方法，就是用了燈上的繩索與車溜，以爲縊人的用度，把這淒慘的燈光，探照在他們黑暗的情境中。但是，這時期還沒有成熟，陣陣的朔風，吹向了法國，吹動了饑民身上襤褸的衣衫，也是徒然無用，因爲一般貴族，粉飾太平，對於這種民生疾苦，並不有動於中而介懷着。

這片酒家，是開在街道的轉角處，牠的外表，比了任何酒店都好些。這酒家的主人翁，穿了黃色馬甲，綠色的長褲，站立在他的酒店門口，看着人們爭飲他所損失的酒。『那不是我的事情，』他說。最後，他把他的兩隻肩膀聳動着。『這是街市上的民衆們做的事，讓他們去拿別的一桶酒來罷。』

那裏，他的眼光，忽然看見那長樑子的滑稽家，在牆壁上塗抹，他就越過了街，叫喊着這個人：

『說呀，賈施伯，你在那裏幹嗎？』

這個人，鄭重其事的，以手指着那個滑稽的牆壁，頗有滑稽家的風度。他似失去了真面目，完全的失卻了，這也是滑稽家的一種常態。

『現在，幹些什麼？你是一個瘋人院的人麼？』酒店內的主人，越過了街道時說着，他的手裏，是拿了一把

路上的泥，有意地把這個字塗抹了。『你爲什麼要在道衢上寫字啊？是不是——請你告訴我，你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寫這樣的字嗎？』

他勸說了一番，他便把他很清潔的手（也許是出於故意，也許是出於偶然）放在那滑稽家的胸前。這位滑稽大家把那酒店主人的手推開了，他便將身子一躍地走向他處去了，帶着奇形怪狀的跳舞態度，他的一隻手，拿了從腳下脫下的一隻沾滿着紅色酒的鞋子，高高地向上舉起着。這一種情形之下，不要說這個滑稽家是不雅觀，那些好惡作劇的人，往往是如此的。

『把鞋子穿好罷，把鞋子穿好罷。』旁的人說着。『喚些酒來，喚些酒來。』他這樣的說畢了。他又把他那塗着污泥的手，向滑稽家的衣服上拍了幾下，這是好像——很是從容不迫地，也好像故意地爲着他，弄髒了手，特地跨過了街道，向酒店裏走進去。

這酒店裏的主人，是一個禿着頭的人，年齡在三十左右，真是精強力壯；他的性情，似甚暴躁而激烈；他雖然在這樣寒冷的天氣中，他卻沒有穿外衣，他的肩膀上，還是背着背帶；他那襯衫的衣袖，向上捲了起來，把他棕色的手臂，勒到肘下，露出了一大段。他的頭上，沒有什麼，只有那黏着的黑而捲的短髮。他是一個很沉毅的人，目力銳敏，而兩目相間，很是合度。一般地看來，他的脾氣是很好的，但是也露了些慘酷殘忍的式樣；顯然的他是一個剛復果斷的人；這一種人，是人家不大希望要去和他相遇的，他敢躍越狹窄的河峽，那是沒有那個人可以轉移他的意旨的。

他的妻子，段發夫人，當他走進店內的時候，她是坐在店中帳櫃的後面。段發夫人是一個體格健美的婦女；她的年齡，和她的丈夫相仿，她的眼睛，很是尖銳而留神，好像不大要看到別的東西上面去；她的手指上，滿載着重量的指環；她有莊穆的面貌，強健的體格，和端嚴鄭重的態度。講到段發夫人，她另有一種特長之處，現在不妨預爲表說：她所主張而認識的東西，她總認爲沒有錯誤的。段發夫人很容易感受到寒冷的，所以她穿的是重裘，在頸間披的是鮮明的肩巾，但她並沒有把她的大耳環被肩巾圍起來遮掩着。她的面前，放着她絨

結的女紅，但是她把牠放了下來，拿着牙籤，貼着她的牙齒。當她的丈夫進店的時候，段發夫人是這樣地把左手，撐着她的右掌，一些也不作事，祇是咳着嗽，咳了一聲嗽。她這樣地把牙籤與烏黑的蛾眉，隔開了一些距離，便想起了一件要對丈夫所說的話，她就叮囑他去照顧店中的業務與顧客，因為他舉步出門的時候，就剛剛來了些新的顧客呀。

酒店主人，聽了以後，所以他便舉目四矚，望得一個年長的紳士和一個少婦，坐在店中的一角。別的部位，也在那裏。二個人是在玩弄紙牌；二個人是在玩弄骨牌；三個人是站在牆角間，把一些快吃完的酒，延長了時間吮喝着。他走近了屋角的後面，他就注意到那位年長的紳士，望了那少婦說着：『我們自家人啊。』

『在這裏做些什麼鬼？』段發先生自念自語地講着：『我真不明白啊。』

但是，他裝着沒有看見這二個客人，他就和那站在帳櫃邊飲酒的三人黨譚着話。

『牠怎樣了傑克？』三個人中的一個人，對段發先生講。『是否這流出的酒喝乾了？』

『那是涓滴無遺啊，傑克。』段發先生回答着說。

段發夫人於互道姓名之後，她就拿了牙籤，貼着牙齒，重又輕輕地咳嗆了一聲，她又掀起了另一路皺紋間的眉毛。

『並不是常有的事啊。』這三個人中的第二個人對段發先生說着，『這許多可憐的動物，能嘗到酒的味道，不然的說，這些動物，只可以嚐到黑色麵包和餓死的滋味，這是對不對麼，傑克？』

『那是對的啊，傑克。』段發先生回答着說。

段發夫人與第二位互道姓名之後，仍舊拿着牙籤，貼着牙齒，態度很是嫻靜，她又輕輕地咳了一聲嗽，再掀起了另一路皺紋間的眉毛。

現在三個人中的第三個人，放下了喝乾的酒杯，撮着嘴，嘗着酒味的說道。

『啊，糟糕極了！這是很苦的味道啊，而那些可憐的動物，還是納在嘴裏吃着，他們真是過着苦命啊！傑克，』

我說得對麼傑克？」

「你說得很對啊，傑克。」這是段發先生的答語。
段發夫人與第三個人互道姓名之後，她便放去了牙籤，掀着眉毛，坐在椅子中，輕輕地把身子搖動了一些。

「真的啊，不要多講了！」她的丈夫低聲的說着。「諸位先生——我的妻子！」

這三個顧客，脫下了帽子，對着段發夫人三致敬禮。她把頭微微地俯了下來，以示接受他們的盛意，並且對了他們很快的望了一眼。她又不知不覺地向店內瞭望了一週，便很快樂似的拿起了所結的絨線，安心地做着女紅，她的精神，完全灌注在她的工作上面了。

「諸位先生！」她的丈夫放出很銳利的目光，看了他的妻子說着：「說你們的安。有一間在五層樓上的房間，佈置得很像一個獨身者所住的樣子，那是你們要去參觀的，我如走出了之後，人家就要來詢問你們的樓梯的門，是對着靠左手的天井裏。」他說的時候，還把手指了說的，「靠近我辦公處的窗門口，但是我現在記得，你們中間的一個人，曾經到過那裏的，他就可以指點你們那條路啊，諸位先生，再會罷！」

他們付訖了酒錢，離開酒店而去了。段發先生的眼光，很注視着他的妻子在結絨線，這時，那年長的一位紳士，從店中的一角，走了過來，去請問一個訊。

「那是很好，先生。」段發先生說了，便慢慢地同着這年長的紳士走到門口。

他們兩人的會譚，為時甚暫，但是，所譚即決的。在開始談話的時候，段發先生差不多異常驚駭，並且非常注意，沒有一分鐘，他便領首而去了。那年長的紳士，招呼了那位少婦，便一同走了出來。段發夫人，正是手指頻動，目不轉睛的，結着她的絨線，卻一些也沒有看見別的事情。

傑威斯·羅雷先生和馬奶德小姐，緩步出了酒店的門，段發先生也同着他們走到門口的甬道上，這條甬道，是方才段發先生對着別的同伴指示過的。牠是對着一個又臭又黑的天井開着，是一條公共進出的甬

道，通達許多人民所住的公寓裏的。在這個晦黑而係磚砌的進出道中，是通達到那磚砌而幽暗的樓梯旁的，段發先生便把他的一隻膝，跪在他老東家的女兒面前，握了她的手，放到他的嘴唇邊，行禮。這是一件很溫柔的動作，但是他並沒有溫柔地行動着；在幾秒鐘裏，他便忽然發生了一種很奇異的特變。在他的面貌上，卻沒有慈仁的表現，也沒有開誠佈公的態度，但是卻變成了一個祕密、忿恨、和含有危險的人了。

「樓是很高呀！上去是有些困難，開頭要好好兒慢慢地走呢。」段發先生用了這樣嚴厲的聲音，向羅雷先生說着，因為他們正是向着樓梯上面走去。

「他獨自一個人嗎？」那後者耳語着。

「他獨自一個人呀！上帝保佑他，上帝須得在他身邊保佑他！」其餘的一個，用了同樣的低聲說着。

「那末，他是常常的一個人兒嗎？」

「是的。」

「出於他的自願嗎？」

「爲着他自己的需要啊，他們知道了我以後，要求着我把他帶走，那時，我初次和他見面，他便由我保護了，他是小心翼翼地——他當時是如此的，現在也是如此的。」

「他大大的變了！」

「大變了！」

酒店的主人停了手，不在牆壁上敲了，口中也停止了喃喃的咀咒聲。他沒有半句直接的回答，好像是有力量的。羅雷先生同着他的兩個同伴，一步一步向樓上走去的時候，他是心事重重，愁思百結。

這樣的一座梯子和梯子上的附屬物件，都處在巴黎區很古舊很擁擠的一處地方，在現在，那是不興的了；但是在那個時期，對於那些不堪的景像，真也是簡陋。這樣一所高大的建築中，全是像鴿籠式的小房間，就是說，那些許許多多無數的小房間，都由這一座公用的扶梯進出着——房間的前面，堆着很滿垃圾。

有的人，竟將垃圾從窗口拋了出去。那一羣無約束無用度的垃圾，這樣地陳列着，把空氣都弄得混濁不清了。這些骯髒的廢物，是不會把他們貧窮的寒酸氣搬走了的。兩種惡味，併在一起，使人莫不掩鼻。黝黑樓梯的斜面，滿堆了惡臭而味毒的污物，經過着這樣的空氣中，便是一條走的路。羅雷先生，抑制了他的思潮起伏，抑制了他年少時，易於激怒的躁性，他就定着神，休息了兩回，每一次的休息，他是在那暗黑的鐵欄旁，他可以去吸些較為清潔的空氣，這空氣還沒有和那混濁的空氣混合着，好像他從那不潔的空氣中逃出來似的。而其餘惡濁的和有病菌似的水蒸氣，好似鑽了進去，而與原有的惡味，互相合併了，經過了鐵鏽的欄干，和穿過了濁味，就可以瞭望到昆連着的鄰居，日光所及到的地方，只看那較近和較低的二個北丹教堂的尖頂，在那裏似乎表發現着生命蓬勃和健全與清潔的朝氣。

末了，他們達到了樓梯的頂階上了，便又停着，作第三次的休息。但是上面還有一層樓梯，牠是斜削着，而其長度，是與前者相反的，從這上面走去，就可以到達頂樓上了。酒店主人，有時稍為走在羅雷先生的前面，有時卻常常走在他的身邊，好像他是很怕那少婦向他提出問語，他在這裏，就轉了一個身，很小心地摸着他的肩，上所搭的一件衣服袋裏，於是他便把袋裏的鑰匙，取了出來。

「我的朋友啊，這扇門，現在是鎖着的嗎？」羅雷先生很驚地的說着。

「啊，是的。」是段發先生沉悶的答語。

「你想，這是否須要而使一個不幸的紳士休居嗎？」

「我想，是必須要去旋轉鑰匙。」段發先生皺皺重眉，附着他的耳際，作着耳語，和他低低地講。

「爲什麼呢？因爲他自從鎖了起來，已經活着很長久的時間了，那末，他或許要受驚的——發狂——會

把他自己撕得粉身碎骨——而死——

「是可能的麼？」羅雷先生高聲喊道。

「是可能的呀！」段發先生苦喪着臉再三地說。「是呀！我們生長在這美麗的花花世界裏，一樁事可能

了，一切事都無往而非不可能啊，不只是可能，並且就可辦到——辦好，你看！——每天，蒼穹之下，惡魔萬歲，我們一塊兒去罷。」

他們的對話，是側耳而談的，聲音之低，竟無一語可以傳達到少婦之耳際。但這時，她處於這種極度的情緒下，她戰慄了，她的玉貌，現着緊張的神色，總之，這樣的恐怖與驚惶，那是羅雷先生自己就覺察着，他應得要說幾句安慰的言語，才可以撫慰她的芳心。

「膽大些，親愛的女士啊，膽大些！這是要務啊！惡劣的環境，一刻兒就沒有了；祇要經過了這一重門，惡劣的環境便消散了。這樣一來，你所給他的一切好處，一切信仰，一切愉快，便從此開始了。請我們這裏的好朋友，到那兒去相幫你罷。朋友段發那是很好的。現在，來好了，這是要務，要務！」

他們便輕輕地慢慢地走上了。這座梯子短得很，他們走不多時，便立刻走到頂上去了。他們很驚疑似的，猝然看見了三個人，這三個人俯着頭一起聚在門口邊，這三個人並且還注射到那間有門的房間，他們不是從牆縫裏看，或是在牆洞裏看。這三個人聽到了腳步聲近來了，便旋着身子，站了起來，並且露出身子給人家看了，這三人原來就是曾在酒店裏喝過酒，而係三人同一姓名的。

「我卻忘了，你們幾個不速之客是在這兒啊。」段發先生解釋着。「請你們去罷，好朋友，我們這裏有事呢。」

這三個人從容不迫靜悄悄地，一溜煙的走下去了。

這一層樓上，看起來是沒有別的門了，酒店主人，逕自走到門口，他們只存着三個人，羅雷先生就低低地向段發打着耳語，言語中似有怒意：

「你請馬奶德先生出來。」

「我領他給那挑選的少數的人看，仍用你所看過的方法。」

「使得麼？」

「那我以為是使得的。」

「誰是少數的人啊！你怎樣挑選出來的？」

「我把他們作為真實的人而選擇的，用我的名字——傑克就是我的名字——這情形是對他們似乎有益的。够了，你是英國人，這是一件另外的事，請你在那兒等一刻罷。」

他用了警告式的姿勢，叫他們向後退幾步，他就俯下了身子，在一個牆壁間的小洞裏透窺過去。不多時，他便擡起了頭，在門上敲了二三下——顯然地，他並沒有別的用意，祇是做些響聲罷了。他抱定了同樣的意志，便取了鑰匙三回四回的，穿入門洞，他然後才放進鎖閃，用力的把鑰匙轉動。

那扇門慢慢地向裏面推開了，他向房間裏望了一望，說着幾句話。一種柔弱的聲音酬答了他的言語，兩方面只真能說出一個單音的音調。

他回轉了頭，向背後望着，就招呼他們走進去的。羅雷先生與那女兒手挽手的扶着她，因為他覺得，她是昏迷了。

「一——一——一件要務啊！」他急促地講，他的兩頰上，耀着如無其事的樣子。「請進來，請進來啊！」

「我很害怕哪，」她發抖着說。

「你說什麼？究竟是什麼？」

「我意思間是說他，是說我的父親哪，」

他是在極度的嚴重狀態中了，他看了她的情形，看了指導員的招呼，他便把雙手放到頸間，搖着他的肩膀，他又把她稍為擡起了一些，再急忙地送她到房間裏去。他便把她放到房門的裏面，扶了她，而她是投着他的懷裏。

段發先生拿出了鑰匙，將門關上，在門內加了扇，再把鑰匙從鎖眼裏拿了出來，捏在手中。他做的一切，都有層次的，並且在做的時候，還引吭高歌呢。最後，他在房間裏，向窗子踱着步口相等的步子，到了窗畔，他便止

步，然後再向後轉。

這所擱樓，是以貯藏柴料或雜具而造的，牠是黝黑無光；因為那凸出於屋外的天窗，事實上是屋頂上的一扇小門，上面有一個小型起重機，可以從街上吊起貨物；窗上沒有裝配玻璃，窗子是開着兩扇，好像法國式的建築。一扇窗子是緊緊地閉着，以阻止窗外冷氣的侵入。還有一扇，祇開着一線細縫，這種稀少的光線，經過細縫射入，當然是很困難的，起初走入這間房間，是不容易辨別事物的；如果等了一刻成了習慣，那就能够慢慢的認清各種東西了；也就能够在這缺陷中，做他精緻的工作了。但是這樣的工作，卻在簡陋的擱樓中開始了；因為那酒店主人，把他的背靠着門，他的臉朝着窗，正是站了凝視着一個白髮蕭蕭的老翁，坐在一隻低矮的板凳上面，俯着身子，很忙地做着靴子呢。

第六章 靴匠

『請你今天的安好啊，』段發先生俯視了那彎着背趕製靴子的白髮老翁說。

這時候，他擡起了頭，用了很微弱而昏沉的聲音答謝那個敬禮，好像他們是距離得很遠似的：

『請你今天的安好！』

『我看，你仍舊是在認真的做苦工啊！』

靜寂了好久，一會兒，他的頭重又擡了起來，答道：『是啊……我正是做着工呢。』這個時候，在他的頭沒有垂落下去之前，他便舉起他回着的雙眼，望了一望那個發問的人。

那種微弱而昏沉的音調，聞之可憐而復可怖。他的音調，並不祇是體質的虛乏，但卻係受了禁錮和粗劣食料的關係。他處在那怪可怖的種種情形裏，是孤獨，是被棄。那微弱的聲音，好像發出了好久，才反回過來的回聲。他完全失卻了人類聲音的音調，與應聲，好像一種曾經很艷美的顏色，變成了暗淡無光的色澤了。這種聲音，是如此深沉與低抑，好像牠是從地下所發出的。這種聲音，是如此顯示出他一種失望與失羣的動物，好

像一個備嘗艱苦的旅客，在極度的疲憊中，走在人煙絕跡的地方，於他倒身垂斃之前，因憶及故鄉或知友而所發出的一種聲調。

幾分鐘的孤寂，已經消磨過了；他的一副凹眼，又向上望了一望；望得不覺有什麼興趣，也沒有什麼可怪，但只是機械式的呆呆地望着，他知道，以前那維一的客人所站立的地方，並非全是空虛的。

『我需要』段發先生說着，他並沒有移開他凝視靴匠的目光。

『在此地多得些光線，你能再爲忍耐一歇麼？』

靴匠停了手，不做工了，呆呆地聽着，望了他身畔一邊的地板，同時，他又向那一面的地板瞟了一眼；於是，他擡了頭對着那發言人說話了。

『你剛才說的什麼？』

『你能再忍受這種微光嗎？』

『那我一定可以忍耐些，倘使你放些光線進來，（稍爲在第二句言語上，加重了些語氣。）』

半開着的窗門，再向前推開了些，暫時的，形成了一個三角式的角度，較足的光線，射進了這個攔樓，現出了那個靴匠，他是有一只尙未完工的靴子留在一塊皮上，他在工作的時候，還在氣喘着，他的腳旁，他的凳上，存着幾件普通的工具和幾塊大小不一的皮。他的白色鬚髯，剪得高低不一，但卻不甚長，他的面孔是向裏回的，但目光卻甚尖銳。他面上的空凹，與削瘦，在黯昧的眉睫間，絲雜的白髮下，使人家看了他的眼睛，很是碩大，雖然事實上並不怎樣大，但是，他的兩目，卻天然地像是很大，看來卻又不然了，他那黃色而破舊的襯衫，露出在喉間，顯示着他已年老，紋多，飽經風霜了。他的破舊，篷布做成的外衣，和大而且寬的襪子，還有鶉衣百結的衣，是已經好久，沒有與日光或新鮮空氣直接地接觸了，一切都破敝得像黃色的羊皮紙，很不容易說明牠的原料，究竟是什麼。

他把他的手，放到眼睛上，遮了亮光，削瘦的骨

頭，可以透明得看得出來。那時他坐着，眼睛呆視着，嘆了一

口氣。他如果不先向他左右兩旁看去，他是不會看到他前面的事物的，他只看到那個東西，好像他失卻了一種去辨別聲音是從那一處地方來的習慣。他如果不先用他那種方式思慮一下，他也永久呆着不開口，他幾乎忘卻怎樣去說話。

『你今天要把這一雙靴子做完工嗎？』段發先生問，他拉着羅雷先生略略地向前走近些。

『你說些什麼？』

『你今天要把這一雙靴子做完工麼？』

『我不能說，我的意思是如此，我假定是這樣，我也不曉得。』

但是，這一個問題提醒了他，他便彎着身子，又從事於工作了。

羅雷先生離開了那女子，叫她站在門口，他便靜悄悄地向前走去了。那個時候，他站立在段發先生的旁邊，約有幾分鐘，那個靴匠，才把他的頭擡了起來，看着，他看見了別人的身影，並不顯着驚奇，只提他那疲勞的手指，在他看觀的當兒，卻與他的嘴唇相觸了（他的嘴唇和他的指甲，都係灰白色。）他又把手放了下去，再做工作，他又曲着腰做他的靴子了。他的形態與動作，是在一霎那間全部表示着。

你知道嗎？你有一位來拜訪你的客人。』段發先生講。

『你說些什麼？』

『這裏是一位客人。』

這靴匠又擡頭向上望了一望，手中卻沒有停止他的工作。

『來呀！』段發先生說，『這裏是一位先生，他看見了，他便懂得一雙做得很好的靴子的，你剛才所做的

那雙靴子，現在請你給他看呀。先生，請拿呀。』

『請你對先生說，這是那一種靴子，並且還要說那靴子製造者的名字。』

在靴匠答覆之前，他用了比他平常更大的嘆息聲說：

「你所問我的什麼東西，我到忘記了，你說些什麼！」

「我說，可否請你將這靴子的種類，爲此先生一告！」

「這是一雙女子的靴子，這是一雙年輕女子旅行的靴子。這種式樣，很是摩登的，在我手裏，我從沒有看見過這一種式樣。」他看了一看靴子，似乎有些傲慢的神氣。

「製造者的名字是什麼呢？」段發先生說。

他現在做完了工，沒有事了，他便把右手的指節，放到他左手的掌心中去，接着，他又把左手的指節，放到他右手的掌中，接着，他又把一隻手伸到他有鬚的面頰上，他就如此這般地很有規律的動作着，也沒有片刻的間斷。他一種回想過去的抽象工作，使得他常常沉緬於此，當他說的時候，好像是回想到許多柔弱的人，或忽暈倒，或則希望暴露些真情，以便推測驟失知覺的人。

「你是不是要問我的名字嗎？」

「當然我要問你呀。」

「第一百五十號，北塔地方。」

「是完全了麼？」

「第一百五十號，北塔地方。」

他並不是用的長吁短嘆聲，卻是用了疲乏的聲音說的。他又彎曲着身子，從事工作了，一直到那寂靜的空氣，爲言語所打破。

「你是不是是一個專門做靴爲業的人麼？」羅雷先生說，他是很注意地看着他。

他一雙內凹的眼睛，移視到段發先生的身上，好像他把那個問題，有向他轉問的意思。但是這也是沒有結果，他又移動了目光，到達那起先發問的人身上了。

「我的本業，不是製靴的，不是的，我的本業，不是以靴爲業的呀。我——我在這裏學會的，我自學自習，我

請准……」

他等了幾分鐘，沒有講下去了，他講到重要的關節，他還指天畫地擺着姿勢。他的眼光慢慢地回了過去，他又講着，從新講着這一點，好像一個從夢中初醒的人，追憶昨夜夢中的幻像似的。

「我請准自學自習的，我也經過着很長的困難時間，自茲而後，我才學會做靴的。」

他伸出了手，去索取那雙靴的時候，羅雷先生便說，他仍舊很留神的看着他的面貌：

「馬奶德先生，你一點也記不得我了麼？」

一隻靴子，跌落在地上了，他呆呆地坐着，凝視了那個發問的人。

「馬奶德先生，」羅雷先生拿了他的手，放到段發先生的手臂上；「這一個人，你一點都想不起了嗎？請你看他呀，請你看他呀，馬奶德先生，是不是一些也沒有老銀行家，沒有舊事，沒有老僕，沒有已往的時間，從你的腦海中想得起來麼？」

禁錮多年的囚人坐着，呆呆地看，依了次序式輪流着看羅雷先生和段發先生，有幾種額間已經消散的，而是那種活潑的智紋，漸漸地使得那些智紋，經過了那所籠罩着他的重重的疑雲，他們被迷罩着了，他們是昏沉了，他們是絕跡了，但是他們依然地存在啊。這也是的確的表示在那美貌女子的面貌上，她沿着牆，爬了過去，要爬到她可以看到他的地位去，那麼她立穩了，看着那年老的靴匠，她因為驚駭的緣故，她的雙手舉起來了，幾乎舉起着去掩住她的眼睛，而不敢去看望他的面目，但是現在她的手，伸近了他，因而戰慄了，很熱切地放在他形同鬼魅的臉上，而使他的臉，緊偎在她溫暖酥胸之上，愛他生命與希望的來歸——很真實的情感，重復地表演着（雖在更爲激烈的狀態中）在她芳容之上，那真像一個流動的光線從他的身上，流注在她的身上。

黑黯又在這個地方覆蓋着了。他注視了那二個人，但不很十分注意了，他那淒然的眼睛，看看地面上，又像以前一樣看看他的左右兩邊，到後來，深深地長嘆了一聲，他便拾取了地上的靴，又重新開始他的工作了。

『你能認識他麼？』先生一段發先生輕聲地問着。

『當然的；一會兒起先我想這是很沒有希望的了，但是在這一霎那，我已無疑地看見了一個我以前認識了的臉孔。聲音輕些，讓我們來回索回索罷，不要作聲呀！』

她沿着欄樓的牆壁，移動到了她所坐的一張椅子上。他簡直失去了看見人影兒的知覺，那個人影兒可以伸出了他的手和他相接觸，在他俯着身子，埋頭做工的時候。

也沒有說一句話兒，也沒有有一些聲息，她立在他的旁邊卻是寂靜無聲；而他呢，仍是做着他的工作。

到後來，他偶然要想把他手裏的工具，掉換一柄割皮的刀了。他就將身轉向倒一邊，但這一邊卻又不是她所站立的地方。他把切皮的刀拿好了，他又從事於工作，這時，他的眼睛，卻看見了她的衣襟。他就舉起雙目，去見着她的面貌。那兩個旁觀者，要想走上前去，但她把手一揮，就阻止了他們的前進。她不怕他拿了皮刀去打她，雖然他們二個人是有戒心。

他擺着很兇惡的面相看了她，不多一刻兒，他的嘴唇，才掀動了幾句話，雖然那幾句話的聲音，聽不出來。在他的迫促的喘息中，工作時的呼吸中，他漸漸地聽得說：

『這是甚麼？』

她的芳容上，淚雨滂沱了。她的手放在兩片嘴唇上，爲着他，而相吻着，然後，她把手放到她的胸前，好像她把一個頹廢的腦袋，放在胸前一樣。

『你不是一個囚犯的女兒麼？』

她嘆息着說：『不是的。』

『你是誰呀？』

她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他還不信任她聲音的聲調，他退後了些，她把一隻手放到他的手臂上。她這樣的舉動，使他吃了一個大驚嚇，渾身都看得出來他是受着驚，他把切皮的刀，輕輕地放下了，同時，他卻注視着

她。

她那捲着很長的黃金色的頭髮，驟然地向兩旁沖了下來，垂在她的頸額上。他漸漸地伸了手，把刀拿了起來，朝她看了一回；在這種的動作間，他卻遲疑着，於是長嘆一聲，旋即從事於製靴了。

但是不很長久呀，她將手從他的手臂上拿去了，而放到他的肩膀上。他向了刀，很壞疑地看了二三次，好像證實那把刀，是在那裏，他才放下工作，把手放到他的頸間，拿了一根黑色的繩子，上面是繫着一個壘捲着的袋子。他放在膝蓋上，很小心地開着袋子，裏面只是藏着些頭髮；他的手指上，繞着一兩根金色的頭髮，較爲長些，這是他往日所藏的。

他手裏又取了她的頭髮，細細地湊近了些看看。「牠是一樣的呀！怎麼能够一樣的呢！什麼時候變爲一樣的？牠怎樣會變成這樣的呢？」

他額角上的表情是集中了，他現在覺察着，這幾根頭髮，也是在她的頭髮裏的，他轉過了她的身子，對着亮光，細細地向她看了。

「在我被召的那一晚，她的頭偎靠在我肩上過的——她怕我出外，雖然，我是並沒有什麼可怕——我被傳而到達北塔的時候，他們便在我的衣袖上發現這些頭髮。」你願意給幾根頭髮給我帶去麼？頭髮雖然不能夠幫我身體的出亡，但是他們卻能够在精神上幫助我。」這幾句就是我所講的話。我記憶得很清楚啊。」

在的確的要想說話之前，他的嘴唇，調動好幾次，豫備着要想說話。但是，正在他想到了要說的話的時候，那幾句言語，確然講得很遲緩，卻是在他嘴裏講得很聯貫。

「這是怎樣的呀——這是你麼？」

這兩個旁觀者，又逢着再度的驚懼了，因爲他在驟然而驚的一霎那，朝對了她講話了。但是她處在他的擁抱中，卻是端坐得很是恬靜的。她只是輕輕地說着：「我請你們二位先生，不要走近我們，不要作聲，也不要

移動」

「聽啊！他高聲的喊，『那是誰的聲音呢？』」

他吶喊的時候，他的手放開了她，同時，他摸到他的白髮上，他的頭髮，被他抓得蓬亂了，像瘋癲似了。他的思想驅散了，好像一切東西，除了製靴一事之外，都從他的腦海裏驅散了，於是他重又捲了他那個小小的袋，想把牠再藏在懷裏；但是，他卻依然地對她看好了，很淒然的頻頻地搖着他的頭。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你的年紀太輕了，你太嬌嫩了。這是不可能的呀！你看，這是一個囚犯呢。這些，並不是她所認識的手，這個，並不是她所認識的臉孔，這個，也不是她曾經所聽過的聲音。不是呀，不是呀。她是——而他是——在北塔之前，度着他漫漫長歲——多年以前的事了。你叫什麼名字，我溫柔的安琪兒呀！」

他的女兒，跪在他的面前，雙手捧在胸口頭，爲他祝禱，祝福他軟弱的聲音和態度。

「啊，先生，在別的時候，你一定可以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的母親是誰，知道我的父親是誰，你也一定可以知道我是怎麼會不曉得我父母的含辛茹苦之歷史。但是我不能够在這個時候告訴你，而我也不能够在這個地方告訴你。一切的一切，我可以在這裏在這時從頭至尾告訴你聽的，就是我要懇求你按撫我，並且要祝福我。吻我罷，吻我罷！我親愛的，我親愛的！」

他冷而白的頭，和她明明的髮，渾在一塊兒了。她的頭髮，既溫和又光亮，好像自由的光，照耀着他。

「倘你聽得了我的聲音——我不曉得是如此的，但是，我希望是如此——倘你聽到了我的聲音，有相符的聲調，那相符的聲調，是曾經在你的耳鼓中，唱着甜蜜的音樂，爲之而痛哭，爲此而痛哭罷！倘你撫摸撫摸我頭上的白髮，撫摸到那些東西，而使我回憶到一個可愛的頭，曾偎貼在你的胸懷裏，那個時候，你是正值青春，正是自在，爲之而痛哭，爲此而痛哭罷！倘然，我暗示前面的一個家庭給你，那個家庭裏，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的責任，把我所有的一切的忠實事務，忠心地朝向你，我歸返到一個已經荒蕪而模糊的家庭裏去，那

你一顆可憐的心苗，當很沮喪，爲之而痛哭，爲此而痛哭罷！」

她緊抱着他的頭頸，將他放近了胸搖動着，宛似搖一個小孩一樣。

「倘使，我最親愛的，我告訴了你，那麼你的悲哀，可以終止，我特地到此處來迎接你的，我們到英國去較爲安逸，我使你想着你有用的生命凋零了，我們的祖國，對你是很不利的，爲此而痛哭罷，爲此而痛哭罷。倘使，我把我的名字，把我父親仍舊活着的話，把我的母親已經逝世的話，告訴了你，你曉得我將跪於我可敬可愛父親之前，求他寬恕，因爲母親沒有整日的蘇醒，整夜的痛哭，因爲我可愛而可憐的母親，把父親的痛苦向我藏匿着，所以爲此而痛哭，爲此而痛哭呀！於是，爲她而哭爲我而哭了。仁厚的先生們，感謝上帝的恩！我覺得他神聖的眼淚，流在我的面上，他的泣噉，打動了我的心頭。啊，現在！謝謝上帝的保佑我們，我們當謝謝上帝。」

他沉淪在她的兩臂中間了，他的臉兒，貼到了她的胸口，一種觸景生情的景色，也是一種經過着的很怖很大的磨難，所以那兩個旁觀者，掩着面孔，不忍卒觀。

那個時候，這久經沉寂的一角小樓，又靜寂了好久，他喘息的胸脯，和顫動的身體，浸淫在將起風波的靜境中——人類的天真，在其他寂靜的境地裏，爲風波所喚起的生命，必竟是打破了——他們慢慢地走了過來，將父女倆從地板上攙扶了起來。他又漸漸地跌倒在地板上了，迷離恍惚的趟在那裏，他一些氣力也沒有。她也只好順勢而下，因爲他的頭，是靠在她的手臂上；她那下垂的捲髮，像帷幕似的遮掩了光線了。

「倘使沒有擾亂他。」她講的時候，她舉了手對着羅雷先生指點着；這時，適爲羅雷先生俯着腰，把他的鼻子擦了幾下，「我們可以立刻預備着一切離別巴黎了，那末，只可以從這一扇門裏，才可以把他帶出去呀。」

「但是，考慮一下吧。他是否適宜行旅呢？」羅雷先生問。

「我想，對於此層，比了他逗留在都市中，怪可怖的，卻是適合得很呀。」

「這是的確的。」段發先生說着，他是曲了膝，一面看一面聽啊。「其尤甚者，不論什麼理由，馬奶德先生

是最好離開法國。現在我去租一輛車子和幾匹驛馬好麼？」

「這是當然的事呀。」羅雷先生講着，一會兒他想到擦鼻的事態上去了；「倘使此事須得要辦的，我最好是必定要做的呀。」

「那到很對不起了。」馬奶德女士督促地說，「讓我們留在這兒。你看他的態度變得這個樣兒，你現在和我在一起，不必恐懼我呀。你爲何這樣呢？倘然你把門鎖了起來，那麼我可以免人打擾，你回來的時候，我不疑心，你會找到他，正如你靜悄悄地離開他一樣。無論怎樣，我必須看護他，除非你回來的話，於是，我們就可立刻遷移。」

羅雷先生和段發先生，對於這個提議，都很贊成，並且贊成要任何一個留在這裏。但是，那時沒有車輛和馬匹可以找尋着，而旅行的護照也沒有；時光過得很快，天將垂暮了，那麼他們要趕緊地分頭工作，那許多必需做的事情，他們趕快的去做了。

那時，卻是夜色蒼茫了，他女兒的頭，臥在堅硬的地板上，很靠近她父親的身旁，她是謹慎地看着他。夜色愈見深沉了，他們二個人，處在肅靜無聲的境地中，直至牆隙中，透進了一道光芒。

羅雷先生和段發先生，已經將登程的事都預備好了，除旅行中應用之衣服與被單外，他們還帶些麵包、肉、酒、和熱的咖啡。段發先生放下了所帶的乾糧，把攜來的燈，放到那靴匠所坐的板櫈上（在這擱樓中，除一小榻外，了無常物），他便協同羅雷先生把這年老的靴匠攙扶起來。

在他疑雲滿佈的容貌上，幾乎沒有那一種人類的理智，可以了解他心中的祕密。所遭遇的事，是否他已知道，所對他講的一番話，他是否都能憶得，他現在之所以能够自由，他是否也已知，凡此種種問題，也沒有靈敏的人，可以爲之解答。他們屢次要想和他談話，但是他的思想很混亂，他的答覆很遲緩，他們見他神志昏迷得怖人，他們也祇得抱着一種附順的態度去安慰他了。他覺得恍恍惚惚，頓失常態似的，時常將手拍着他自己的頭，這一種態度，他以前是沒有的；但是，他聽得他女兒的聲音，他便有一種快活的神氣，她說話的時

候，他往往轉側了身體傾聽着。

他過慣了常期壓制而服從的生活，他吃着或喝着所給他吃，給他喝的東西，穿些所給他穿的外衣和毯子等物件。他預備要攙他女兒所要來攙扶他的手臂，他拿了他的手攙了——攙住了——她的手了。

他們一起都走出了欄樓，開始下樓了；段發先生提了燈先在前面走，而羅雷先生卻走在一羣人的後面。他們沒有走完全部扶梯的幾級，他就站定了，他向屋頂瞭望了一回，又向牆壁的四週望了一次。

『你記得這個地方麼？父親，你記得你到這裏來的時候麼？』

『你說些什麼？』

但是，在她重複地說着這個問題之前，他便自言自語地答着，好像她已經把那個問題重複地說過了。

『記得麼？我不記得了。很久以前是這樣的呀。』

無論如何他是不能回憶，他怎麼會從牢監裏被領到那間房子裏去的，而這件事對於他們，卻是明如指掌的。他們祇聽得他自言自語的說：『第一百零五號，在北塔地方。』那麼他環顧左右，他又是明顯地見着那很堅固的牢牆，把他禁錮得很長久了。等到他們走到了天井裏，他的態度改變了，好像希望中有一頂吊橋在那裏。那時，他卻看見街道中，有一輛馬車等候他，他推開了他女兒的手，又拿自己的手，拍着自己的頭。

大門前，人也沒有，在許多窗洞中也瞧不出人來，在街上，也沒有一個偶然經過的走路人。這街道上，正是處於一種不是自然的靜僻和不是自然的冷落。那時祇有一個人，可以給人看得見，那就是段發夫人啊——她斜倚在大門口，專心的結絨線，沒有關心到別的事情。

那囚徒走入了車廂，他的女兒也跟隨着進去了。在羅雷先生踏上了車上的踏腳板時，他驀地裏被他很慘然的，問起那製靴的工具和一雙沒有完工的靴子。段發夫人立刻對着她丈夫說，她願意走去把那些東西拿回來，她便一路走着，一路結着絨線，走過了燈光，穿越了天井，她很快的把那許多東西拿了下來，放到車廂裏。——她又立刻斜倚在大門口，專心地結着絨線，沒有關心到別的事情。

段發先生坐在御者一面的車廂上，發言道：『到法國邊界去！』那御者揚着鞭兒，在燈光搖曳中，這輛馬車便格格擺搖而前進了。

在上面的燈光照耀下——在繁盛廣坦的街道上，那燈光便搖動得變亮些，在冷落而崎嶇的街道上，燈光就得變得更暗些——經過了燈燭輝煌的店鋪，快樂的人羣中，光彩奪目的咖啡店和戲館的大門前，後來才到達一個城口。那些軍人，在看守所中，手裏提了查夜的燈火。『旅客們，你們的通行證呢？』『請看這裏啊，長官先生！』段發先生下了車，把他撇在一邊的說：『這就是通行證，車內先生們的通行證，連白髮的老人也在內的，他們託囑我帶領他的，帶在……』他忽然的不說了，軍人們用燈來照了一照，有一個穿制服的軍人，對了車中的白髮旅客，細細到到絲毫不苟的看了一回，然後說着：『好的，向前開罷！』『再會罷！』段發先生接着說。這輛馬車，馳入了一簇短的樹林中，而路上的燈光，漸形稀少而暗淡了，牠只是在一羣星光下馳奔着。在那種不加移動而是雋永的弧形光線下，有許多星，很遠遠地離開着這小小的地球，以至一般學者，昭示於我們說過，那是很可疑的，牠們的光亮，是否曾被發見過，牠好像彈丸之地，而其中的任何事物，都受盡着痛苦，或受盡着支配。晚間的幢影是遼遠，是晦黑。他們幾個人，都飽嘗了寒霜與顛盪不已的時刻，直到黎明才得休止。他們又再度的對着羅雷先生的耳鼓，打着耳語——他們坐在這久離人世而經發掘出來的老人對面，同時他們還狐疑着他所永久失卻的腦力，並且還奇怪着怎樣才可以去恢復原狀——陳遠的詢問：

『我希望你小心地去回憶生命罷！』

而那陳遠的答語是：

『我卻不能說呀。』

第二卷 黃金的線索

第一章 五年後

即是在一七八〇年，那在廟店旁的德兒勝銀行，依然是不改舊觀，屹立於原處。那個地方是很狹小，是很黑暗，是很粗俗，是很欠缺。這一步說，這個老式的地方，是合乎道德性的，那公司裏的股東們反而誇耀着牠的狹小，牠的黑暗，牠的粗俗，和牠的不寬敞，對於這幾種特點，他們甚至引以為榮，而且他們公然地自認，以為沒有這樣簡陋的建築，則他們的信譽，不能如此卓著。這不是被動的信任，這卻是一個自動的武器，閃耀在商戰之場。德兒勝銀行（銀行裏的人說）不需要餘屋以為活動，聽兒勝銀行，不需要任何光線，德兒勝銀行，也不需要任何裝飾。霍克公司或許是需要的，士拿克公司也或許是需要的，但是德兒勝銀行，祇要靠天吃飯，感謝上帝啊！

不論德兒勝銀行裏的那一個股東，如果提起了重建德兒勝銀行的問題，那麼他的兒子，就不得有承繼其產業之權。因此一點，德兒勝銀行的情形，很與國情相彷彿，因為這個國家，不願把改進國家法律與習俗之權，賦予其承繼的子孫，雖然那些法律與習俗，已是經過長期熱烈的反對，但是，祇要追令其臣民，對於舊法令予以尊敬。

德兒勝銀行，在這個缺陷中，卻是一個適逢時會的勝利者。你們只要把笨重的門，輕輕地推開着，你們便可以踏進銀行裏的第二步階限，便可以看得見那淒然的小小商店，牠只陳設着二張小小的帳櫃，那年老龍鍾的人，拿了你們的支票，只是抖動着，好像有陣風，把那張支票吹得沙沙地發着聲，而搖動着一樣。那年老的人，湊近到暗淡無光的窗門口，細審着支票上的簽名式，在這窗門口，往往有從佛里街上吹來的陣陣黃沙，窗門

口因爲鐵柵的本身和廟店的屋影，更覺得是黑暗了。倘使你們爲些公務或私事，需到德兒勝銀行裏去的話，那麼你們將覺得，你們的身子，如居牢獄，就可以回憶到你們一生所有的惡劣行爲，除非那銀行裏的人與你接談，那你們才可以在一霎那間，稍爲辨別得出一些慘淡的曙光。你們的金錢，如果要從那些被蟲蛀殘了的抽屜中拿出來，或是放進去，在一開一關間，總有一些細小的東西，會飛撲到你們的鼻孔中而沖到喉孔間去的。你們的鈔票，也會發出一種奇臭，好像那些鈔票，又要恢復到牠們製造時的破布原料一樣了。你們的碟子，如果藏到了鄰近的污水池裏，那惡濁臭水的交流，會在一二天內，把碟子上的磁光，剝奪殆盡。你們的票據單契，是藏在宛如廚房中的碗具箱似的保險庫裏，一股蒸發的油氣，充滿了銀行內的空氣中。你們那儲藏家庭文件的輕便手提箱，拿上了樓，放到那間毫富的房室裏，這一所房間，有一張大棹子，但從沒有人用過餐，即使在一七八〇年，你們的老情人或你們的小孩在第一次寫書信給你們的時候，他們只寫些在這房間窗子裏所看見的一些恐怖的新事物，這些事物是聳出在廟店的屋頂上，而現着綿綿不盡的暴行與兇相，這些兇暴之狀，有如非洲的二個大漠沙，阿比西尼亞，和阿撒德一樣。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確置之死地的一事，是各種商務與職業上的一種流行的藥劑，但與德兒勝銀行卻沒有什麼絲毫的關係。死，是補救一切的天然的藥物，國家的立法，又何獨不然呢？所以私鑄錢幣者，治以死罪；混用僞劣鈔票者，也治以死罪；非法的私拆信件者，也治以死罪；竊盜四十先令六辨士的盜銀小竊，也治以死罪；在德兒勝銀行門前，牽了他人的馬，意圖遁逃者，也治以死罪；製造輕質先令者，治以死罪；其揚言聲稱紙幣的價值，祇值四分之一三而罪無可縮者，亦嚴予處死。

並不是沒有一些較好的防止方法——那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實，確是適得其反——但是，要肅清（至於講到這個現世界）每種特殊情形的困難，而沒有其他相關的事，需得顧慮。所以在當代的德兒勝銀行，像偉大商業上的地方，或其同時代的一切一樣，把許多生命，加以犧牲，倘然把銀行前殺下的人頭陳列在廟店前，而不是私自運出，他們或許可以把地板上一些微光，用一種更爲重要的方式，將牠驅出。

那些高年的僱員，包圍在德兒勝銀行中的各種黑暗的櫥櫃裏，操營業務，很是鄭重。當他們介紹了一位青年到德兒勝銀行裏去做事的時候，他們便得把他藏匿到別的地方，以待彼之年邁。他們要把他當作一塊牛油，放在一處黑暗的地方，非要把他的身上，滿沾了德兒勝銀行的風味；或是非要把他的身上，蓋上了一烙藍印不可。於是，他才可以與人家相見，而方可儼然地翻閱巨大的帳冊，並可與衆人躋其地位，永久的服務於德兒勝銀行之內了。

在德兒勝銀行以外的人，——如不傳令入內，是走不進去的——他是管理雜務的人，他或作侍者，或作使者，而爲德兒勝銀行裏的活招牌。他在營業的時間中，他是不離職守的，如果啣有使命，須得外出，那麼他即促令其子，以作代表，是一個髮如刺蝟年有十二齡的孩子，他的面貌，活像他的老子。民衆們都知道德兒勝銀行於穩固的狀態中，很能寬容那個操理雜務的人。這銀行裏常常可以容忍這一類的人，如時勢所需，那銀行即令其就職。他的姓是叫葛倫奇，他在少年時，每爲人排斥暗昧的事情，所以在東方的恩恩田教堂內，他得到了仇黎的別號。

這情境是在掛刀巷葛倫奇先生所住的私人居所內：在一個風很大的三月裏的早上，七點三十分鐘的時候，就是耶穌紀元後一七八〇年的一年。（葛倫奇先生常常說着我主耶穌爲聖杜米拿：在一種印象之下，很顯明的知道，耶穌紀元初一個女子所發明的一種著名的遊嬉，以後就把她的名字，而命名爲那遊嬉的名詞了。）

葛倫奇先生所居房子的隣畔，不是清潔的，那所房子，只有二間，連一間裝有一扇玻璃窗的廁所，也計算在內。這二間房子，佈置得很無秩序。在那一個風很大的三月裏的清早，他所居的一間舖有一張牀的房間，已經洗滌過了；一切碗盞和碟子，都陳設着，預備早餐，一張呆笨的棹子上，攤了一塊很潔白的檯布。

葛倫奇先生在家中，像戲劇中的丑角似的，態度到很鎮靜，在五彩的錦被下休息着。起先的時候，他睡得很熟，但是漸漸地在牀上翻身蠕動，慢慢地將身子延到被褥上面，他那鋒利如釘的頭髮，好像要把他的襯衫

撕成一條一條的帶子。在他這樣地動作時，他含了憤怒的音調，大聲地說：

『倘使她不做禱告，我寧受罪！』

一個外貌端正而勤摯的婦人，跪在屋角裏，已經把雙膝站起來了。她是很急促地顯出她的身子，渾身戰慄了，她便是一個所要述敘的人啊。

『什麼！』葛倫奇先生說着，他伸出了身子，到牀底下去找他的一隻鞋子。『你是，你是又在禱告麼？』

他在第二次深致敬禮，祝頌早安後，他便把他的一隻鞋子，拋在那婦女的面前，好像以作第三次的敬禮似的。那是一隻泥污了的鞋子，這就可以介紹給我們明白，葛倫奇先生家庭裏經濟情形的一般了，他每天自銀行行務公畢之後，便將鞋子洗濯滌淨，然後再返回家裏，但到了明日早上，那同樣的鞋子，卻塗滿着污泥了。

『什麼！』葛倫奇先生因為拋不中而改變了他的語氣說：『你站起來幹甚麼，可惡得很。』

『我祇做着我的禱告呀。』

『你在做禱告了麼？那你是一個好婦人了！你爲什麼跪着禱告而咀咒我呢？』

『我並不是禱告而咀咒你，我是爲了你而禱告祝福的。』

『你不見得如此罷，倘然你是如此的話，我不會讓你這樣隨便。現在，你的母親是一位好婦人呀，喂，年輕的仇黎，去禱告而咀咒你父親的榮華罷。你有一位很能盡責任的母親，你有呀，我的兒子。你有一位崇拜宗教的母親，你有呀，我的孩子。去叫她跪下來，叫她禱告說，把麵包和牛酪或許可以從她獨子的嘴裏攫取出來。』

葛倫奇主人（穿好了襯衫）以此認爲不祥，所以他轉身對了母親，請求她免除要攫取他個人食物的一切禱告。

『你以爲是怎樣啊，你這虛僞的女流，』葛倫奇先生帶着不知不覺而係自相矛盾的意思說着，『你所禱告的，有些什麼價值呢？你把禱告的價值說些出來罷！』

『我禱告裏的話，全是發於心之至誠，仇黎。那些禱告的價值，沒有旁的東西，可以勝過牠的了。』

「沒有再勝過牠的價值了。」葛倫奇先生反覆的說着。「牠們是沒有什麼價值。我告訴你，不幹牠怎麼樣兒，不要再替我祝禱，我是擔當不起的。你替我暗中祝禱，我也不致於倒霉的。倘使你必需蹲伏了身子去做禱祝，你去爲你的丈夫和兒子禱祝罷，不要去反對他們呀。倘使我有了一位不順從的妻子，而那個孩子也有了，有了一位不仁順的母親，那麼，我或可在上禮拜裏賺些錢，而不致受人的愚弄，而這樣的倒霉了。那了得麼！」葛倫奇先生說，他現在差不多穿好衣服了。「倘使我不是的話，那在上禮拜中，因太虔誠而受人的欺詐，弄得這樣的倒霉，好像一個忠厚的商人，受着了惡劣魔鬼的纏繞，小仇黎呀，我的好孩子，你自己穿衣服罷，在我洗刷鞋子的時候，你須得把眼睛看好了你的母親，倘然你看見了有什麼跪伏的情事，你須立刻關照我一聲。因爲，我告訴你了。」這時，他又對他的妻子講，「我不願再這樣地詛咒了，我是很柔弱，像一輛破舊的郵車，我很疲憊，像服麻醉藥，我面上的縐紋，已是這樣子了，我也不要知道什麼。倘使我不是不爲着那些我所忍受的，或他人所忍受的痛苦，而我袋中的金錢，又不能增加，那我又不得不問：可惡的，你現在說些什麼呢？」

說了這一套的老話，反而增加着嘆息不已。「啊！得了！你也是很信宗教的呀。你當不致於反對你丈夫和你兒子的利益，你要不要這樣呢？你太不像樣了！」他憤憤地加以諷刺，好比火星相擊，火星四射的一樣。葛倫奇先生從事於洗刷鞋子的工作了，他也預備着他商業上的職務。正當這個時候，他那生着柔軟頭髮的兒子，他那副像父親生得很近的眼睛的兒子，眼巴巴地望好了他的母親。在每一個餘空的階段間，他只是極力地打擾着那可憐的婦人，他會疾奔而出他的臥室，去盥洗了，還發着一種迫了喉嚨的叫聲：「母親，你又要下跪而禱告了麼！——喂，父親。」似這樣的起了一個虛驚，他便驟然地衝了進去，冷笑了一陣。

那個時候，葛倫奇先生卻沒有發脾氣，他便去用他的早餐了。他很厭恨他老婆在餐前做禱告，他厭恨得有如不共戴天之仇。

「現在，你可惡的東西！你又站起來幹些甚麼？你又弄甚麼鬼了。」
他的老婆解釋道，牠祇須「默邀神佑。」

「你也不必如此罷！」葛倫奇先生以目四顧的說着，好像他更希望要看那麵包，照其老婆之所請而失蹤。「我不願走到外面去，而爲人祈福。我也不願把我的食品，由人家的祈福而失蹤，鎮靜些罷！」

分外的眼紅，而目光炯炯，好像他因赴通夜的歡宴，而通宵達旦未經合眼一樣。仇黎·葛倫奇非但覺得吃不下早餐，而反覺得早餐的討厭。他對着早餐大施咆哮，好像動物院裏的一隻四足的獸類。快到九點鐘了，他方把怒容漸斂，露着恭敬而有正事的外貌，他不再顯相了，他只顧着當天的職務，悻悻地而去了。

雖然他自己現着那種商業上的善態，要叫他「一個忠實的商人」是不很可能的。他的商品，是包括着一張木凳，這張木凳，是以斷背椅子的木料所改製的，每天早上，小仇黎老是拿了牠，跟在父親的身旁，把牠帶到近酒店廟的銀行裏的窗子下放好。在這個地方，另外放了一把乾稻草，牠是由路上經過的車輻上所搜集下來的，那是用以預防這操理銀行雜務者受着寒濕的腳的，這就是他一天內所應按排妥貼的事情。

他的這種職業，葛倫奇先生的大名，在佛里街上與酒店廟一處是很出名的——他的臉相是不好看的。他在八點三刻鐘的時候站定了，他在高興的時候，就要把手摸摸他那頂三角式的帽子，其時，那一般銀行裏的老年職員，都魚貫而入了。在一個三月裏括風的早晨，仇黎只是端站着，小仇黎也同時立在他的身邊。那時的大風，還沒有吹括到酒店廟，去打擾那個小孩，而蒙受到身體上與精神上不堪言喻的損害，因爲小孩子的身體是太嬌弱一些啊。他們父子倆是一樣的，靜悄悄地看好了佛里街上晨間的車輛，他們的頭靠得很接近，好像他們倆的眼睛生得近鼻的一樣，他們倆個的狀態，活與一對獼猴的狀態相埒。即是一些偶然的舉止行動，他們也不會把相似處所改變了的。那時的老仇黎吩咐着小仇黎吐出他口中所含的稻草，小仇黎只是目不轉睛的看好了他，好像他看好了佛里街上別的東西一樣。

有一個銀行裏內室的值差者，把頭顱探出了門，便說道：

「待者，裏面叫你！」

「喂！父親！有一件要早辦的事情了！」

小仇黎這樣地對着父親說了一番暫別的話，他便坐在那張木凳上，嚼些他父親嚼過的稻草，以享受其承繼的權利，他還默念着：

「常常是滿染了鐵鏽！他的手指，也常常染滿了鐵鏽！」小仇黎自言自語地說着，「我的父親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鐵鏽呢？他並沒有碰到鐵鏽的東西啊！」

第二章 觀望

「無疑的，你是知道倫敦老拜萊法庭的！」一個老年的書記對了仇黎說。

「是，是的，」仇黎說時，態度很是強硬，「我的確知道老拜萊的。」

「既然如此，那末，你得認識羅雷了呀。」

「老先生，我認識羅雷先生的，我比曉得老拜萊還明白些。」仇黎說着，他在所提起的法庭內，並不是不像一個支吾的證人，「一個忠實的商人，更其要知道老拜萊。」

「那是好極啦，你去找那證人所走進去的門，你去叫那守門的人，把這件公文交與羅雷先生，那時羅雷先生會叫你進去的。」

「老先生，到法庭裏去麼？」

「到法庭裏去呀。」

葛倫奇先生的雙眼，似乎擠得更近鼻了些，去交換着詢問，「你以為這是什麼呢？」

「老先生，我將在法庭中等候麼？」他問着那會談的結果。

「我現在來告訴你，這個守門的會把那件公文交給羅雷先生，並且做了一個手勢，以促其注意，同時他會指示你看他所站立的地方，那個時候，你只要站在那裏等，等到他來問你。」

「老先生，就是這些事了麼？」

「就只有這一些了。他需要一個傳遞消息者在手頭邊。這就是你所要在那裏報告他的呀。」

那時，那古色古香的書記，從容不迫地摺攏了公文，簽署了名字了。葛倫奇先生默默地把他打量了一番，直等到書記先生用了吸墨水紙，把字跡吸乾了，問：

「我想，今天早晨，他們要審理偽造文書罪了麼？」

「叛國罪！」

「這是要將身子斬爲四段的罪。」仇黎說，「真野蠻極了！」

「這是國家的法律。」那古派的書記說着，他把所戴的眼鏡，撥動了些，而現着驚奇的態度，「這是國家的法律。」

「我以爲殺人是一種嚴苛的法律，殺人是太苛克了，老先生，殺他是很困難的。」

「並非如此。」那古派的書記說，「論到法律，倒要好好的講話呢。我的好朋友，我給你一個忠告，法鏡高懸，法庭上自有處置之權。」

「老先生，那太糟了，與我的言論有什麼相干呢？」仇黎說，「像我這樣的謀生之道，請你批評罷。」

「好了，好了。」那古派的書記說，「我們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去維持我們的生活，有的人固然是很糟，有的人也是枯索無味的。這裏有一封信，你拿了就去罷。」

仇黎拿了那封信，他心坎裏表示着比外表的動作還要誠敬些，「你也是一個年老力衰的人了！」鞠了一個躬，他便把所要去的目的地，關照了他的兒子，他便逕自他去了。

從前，刑場是在倫敦鐵盆地方的，所以在新監牢獄前的街上，還沒有得到惡劣的聲名，而以後卻是不如此的了。但是，牢獄是一個罪惡的地方，凡放蕩淫佚與奸詐狡猾之徒，都蒼萃於此，而無所不爲，疾疫病癘，亦隨之而生，傳入法庭內的犯罪者，有時竟從法庭旁罪犯所站立候審的地方，而直衝到高級法官之前，把法官推出其座位。那身穿法衣頭戴黑帽的法官，往往如判決犯人一樣，自定其死刑，而反比這罪犯行先謝世，這類情

形，已數見不鮮了。進而言之，這老拜萊法庭是一個著名死人的園地，在這個地方，那悽慘的罪犯，不斷的由囚車從法庭裏裝載出來，很混亂的送着他們歸返陰間；經過了二里有半的街，而使一般馴善的民衆，見之而惋惜，如果還有些馴良的民衆的話，在開始馳赴法場的時候，聲勢之嚇赤，有如此，其善用苛刑之希望，又如此。那是一種很著名的枷，一種聰明的老式刑具，受到這種刑罰的人，他竟不能看見那刑具的如何長度，同類的，又有一種老式的鞭樁刑具，令人望之而生畏；同類的，又有一種古代相傳的聰明制度，那便是公開的賄賂；此項賄賂，往往令人流爲貪佞的罪犯，滔滔者，幾乎天下皆是了。總而言之，此時的老拜萊法庭，是一個選擇處世箴言最明顯的處所，所以『唯有公理』的箴言，最爲簡捷而了當的，苟非包括可怖的結果，以爲昔之所有，皆爲善政。

那個傳遞消息的人，在那怪討厭的環境裏，推開了一羣擁擠不堪的羣衆，他是用盡了人類中所有的一切技能，才得推開的，他然後方尋到他所要找尋的門，才能够拿出那一封信，從一個小洞裏遞了進去。因爲那時的民衆們，要出了錢，才可以到老拜萊去旁聽，好像到佩德蘭瘋人院中去參觀一樣——祇覺得到前者是更可玩一些。所以，老拜萊的門戶，看守得很是嚴緊——的確，除了這社會上所需要的門戶，闢爲犯罪者所進出的門，那不是大開方便之門了呢？

在極度遲緩的時間裏，那扇門便慢吞吞地從門軸間開了一些，才得允許了仇黎·葛倫奇先生擠到法院裏去。

「現在是進行着些什麼了？」他在耳邊問着他所看見近身的人。

「還沒有什麼。」

「這是一件叛國案件。」

「唉！這是一件殺四刀的罪麼？」

「啊！那個人回答着，帶着欣然的樣子，」他就被拖到囚車裏去，把他處絞，然後再把他放下來，就在他

本人面前把他開刀宰割，再把他內部的東西取出來，在他所看的親眼裏，用火燃燒，然後，再把他的頭砍下來，這樣，他就被分宰爲四段了。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判決書啊。」

「倘然他所犯的罪是證實了，你的意思是怎樣呢？」仇黎按照了法條，推想着的問。

「唉！他們一定證實他是有罪的。」另外一個人說，「你心中害怕麼？」

葛倫奇先生的目光，轉而移注到那守門者的身上了，他看見那守門者讓拿了一件公文的羅雷先生走進門來。羅雷先生坐在一張棹子邊，混雜於許多戴着假髮的紳士們中間，離得另外一個裝假髮的紳士不很遠，他是一個罪犯的辯護律師，他的面前，公牘纒纒，並且也面對着一個近身而是裝着假髮的紳士。這位紳士的手，是插在衣袋裏面，當葛倫奇先生時常朝他顧盼的時候，那位紳士的面目，好像是完全注視在法院裏的天花板。仇黎咳了幾聲嗽，摸了一摸下頷，用手做了些記號，他就給羅雷先生注意到了。那時的羅雷先生便站了起來，去找尋着他。於是羅雷先生便又頷首示意，返身下坐了。

「他與這個案件有什麼關係？」那剛才和他講話的一個人問他。

「我曉得了，那是忘八。」仇黎說。

「那麼，你來幹甚麼，倘然有人來問你？」

「我知道了，那也是忘八。」仇黎說。

法官升堂了，法庭裏的混亂與議論，也隨着而終止了。瞬息間，那站立罪犯的地方，便爲衆目睽睽的人們所注視。站立在那裏的二個罪犯，被傳而出，又一囚徒，被傳而進，帶入鐵柵內。

現在每一個人，除了那裝假髮而看天花板的紳士，都注視了那罪犯。這地方人們的喘息，都集中於他一身，像在海中，或像狂風，或像烈火。那般現着緊張臉孔的人們，因法庭裏屋柱的障礙，都引領而瞻望，坐在壁角落裏的人，也巔起了腳跟瞻望着，冀得一見他的丰采以爲快似的；站在後面的觀衆，卻是只能看見他的一根頭髮，也是擁擠着要去看他一個明白；站在法庭內地板上的觀衆，把雙手插到前面人們的肩膀上，想將身子

挺得高了些，而不顧人們的一切，他們祇須看他一眼，於願亦是已足。——有的翹足而立，有的登檻而視，有的是無所棲祇得望洋而興嘆，他們只是要看他全身的各部份。在後者的中間，很顯然的像新門監獄的活牆壁，仇黎呢，也站立在中間，看好了那個罪犯，噴出了一陣酒氣，因為他進來的時候，他是已經喝過酒的，他所噴出來的酒氣，也和旁的人們所吃的啤酒氣兒混合了，或者是一種濃烈的酒味，茶與咖啡及其他一切的氣味，都吹襲於在他後面巨大窗子之上，變成了很污濁的雨露。

萬目所睽的一個目的物，是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少年，穿得很是華麗，面貌亦甚嬌好，他有被日光所焦灼的面頰，黑色的眼睛，他的態度，乃係一個少年紳士，他穿的是黑色而樸素的衣服，看起來或係深灰色的，他的頭髮，黑而且長，在他的頸後，是用了一根帶子結住的，那是一種怪相，而非是一種入時的裝飾，他心坎裏的一些動作，會在他身體上任何一部分的外表面表示出來的，所以他那因環境所使的慘白面色，把兩頰上變成了棕色顏色，因此而表示着他的靈魂，比了太陽光線，還要強烈，他也很似鎮靜的，對了法官，行了一個鞠躬禮，再靜靜地站立着。

爲了那一個人，因而所注視所屏息的一種趣味，並不是爲着一種人道主義，倘使他是處於一個較輕而可怖的判決的危險中——倘使有了一個機會，把那苛刑的條文停止了效力，——他就得要喪失被人們這樣地引爲重視的了。在這種情境內，他的命運是註定了，要在人家眼前，把他的身子很出醜的被分裂了；永不磨滅的生命，將在觸目驚心中被宰割而解體了。那般觀衆，無論怎樣地運用了自棄心理的技巧與權勢，來作一種興趣上的解釋，但是，歸根結底的講，他們的興趣，只是根本的殘忍而已。

法庭裏是沉寂了，查理·達南已於昨日呈進了一件刑事控訴狀，請求宣告無罪，訴狀上爲之力詆（糾纏不休）的是：他對於我們和平的明事的，尊敬的皇儲及我皇上，並不是一個叛國違害者，因為他曾經數度，及屢用機謀，已經爲法國國皇路易援助攻打我們皇上的和平，明事，和尊敬等；就是說，他常在本國和平的，曠達的和尊敬的國境，往來奔走。同時，而在法國路易氏國境內往來奔走，他並且很刁惡的，虛偽的，叛亂的，包藏

禍心，而把我國和平的，明事的，和尊敬的軍力，對法皇路易之面前洩漏，說着的是關於預備從加拿大運到北美洲，宣佈到這兒，仇黎的頭聳得很高，那是因為法律上的名稱，使得他如此的，他了解了其中的真意，很是揚揚自得，從這許多曲折之語，再四的申說之後，查理·南達就靜候宣判，各陪審官皆宣誓就位，而其辯護律師，也預備發表意見了。

這個被告，將爲人人心中所知道（他曉得他將被告），他將被處絞，將被處斬，將被分斬，然而他心中卻不畏縮退避，也不忐忑不安，他卻是態度自若，他很是鎮靜，很爲注意，很有勇氣的傾聽訴訟程序的進行，立在一塊木板的前面，一隻手放於其上，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態度，他們沒有把散滿了的樹葉掃清，法庭上滿佈着葉兒，就把醋灑了些上去，以爲預防傳染獄中瘴疫之用。

罪犯的頭上，懸有一面小小的鏡兒，他的身上，可以映射些光線，無數兇惡與刁險的羣衆，都反映在鏡頭裏面，他們都從那鏡面與地面的中間距離裏經過，這鬼氣森然的可惡地方，將爲鬼怪所憑藉了，倘使把玻璃中會映出的惡影反射出來，那就是像汪洋大海中所露出了已死的人一樣了，幾種對於醜陋而可恥行爲的已往思想，已經保持着，或使那些犯罪者的思想，予以感動，姑勿論一個地位的變遷，在他向上看望的時候，他覺得面上有了一些光明，他看望鏡中的影兒，便把右手將樹葉撥開了。

偶然地，他的頭轉向了法庭的那一面，就是在他左手一面，照他兩目的並行線望過去，在那一邊的法官席上，有二個人，他立即就注視了他們，他就立即勃然變色，因此，法庭裏衆人們的眼光，不注視着他，卻注視着他們了。

觀衆們所看見的兩個人，一個是年約二十許的妙齡女郎，還有的一個，是一位老年紳士，顯然的是她的父親；這位老年人的面貌，很爲莊嚴，看了他銀色的白髮，便可分曉，他的面貌，帶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密度，而不是栩栩有生氣的樣兒，卻是一種沉思熟慮屢加推敲的樣子，他那種表現着的態度，看起來，他好像已是年齡高邁了，但是，一經紊擾或經打斷——比如像現在吧，他是正在和他的女兒講着話——這時候，他便像一個

漂亮的人物，似還沒有到壯年的時期呀。

他的女兒，坐在他的旁邊，一隻纖手，挽住了他的手臂。她坐得和他近得很，因為她看了那可怖的景象，和那可憐罪犯的意思；她的前額間，重顰深鎖了，表示了她深深的感觸和恐怖。那時，她別無所觀，只是看到了那被告未來的危殆。這是一件明顯的事啊，因為那些旁聽者對於法庭，本來沒有什麼憐惜測隱之心的，而她們也流露了很偉大的權力和天然性，忽被那女子的動作和情感所轉移了；他們便竊竊私語，「他們倆是誰呀？」

那遞訊的仇黎，以自己的態度，而自行加以觀察，他並且是在吮去他手指上鐵鏽的痕跡，伸長了頭頸，以探聽他們二個人到底是誰。那些羣衆，都把這一個疑問，向他鄰近的人去探詢，但是那鄰近的人，又回頭問了過去，最後，又逢到問着仇黎了：

「證人啊。」

「那一方面的證人？」

「抗告方面的。」

「抗告那一面呢？」

「罪犯方面的。」

這個法官，把眼光向法庭的四週瀏覽了一回，就靠着椅背，很詳細地看那一個生命在他掌握中的人，那時，檢察官先生，旋轉着身子，起來把斧鉞和釘子放上了絞刑的架上。

第三章 失望

檢察官先生，關於站在他面前的被告，應行援例向陪審官員報告，他說，他年齡雖小，對於叛國殃民的行爲，卻是斷輪老手，此等大罪，理應將其生命，予以剝奪。他是國家的公敵，私通消息，不是今日始，也不是昨日始。

或去歲與前年始了。這是無庸諱言的。這犯人己非一日了。他慣常是往返於英法兩國之間。他負了一種秘密而不可告人的使命。所以。倘然此項使命確係叛國行爲（幸非如此）那真的狡計和罪惡。或尙不克發現。但是。彼蒼者天。能深入人心。而使無恐懼者。無懼他人吐罵者。得將犯罪者詭計多端的天性。予以調查而去。使之而生危懼。然後再稟明於國務大臣之前。或奏報於樞密院中。能如此。在彼羣中。即可產生愛國的人士了。所以。一言以蔽之曰。他的地位。可謂光明磊落的。他曾與此犯一度爲友。但是在利害關頭的時候。他便能立刻審察其毒計。而能決定將此賣國者。予以犧牲。因爲他於我皇社稷之前。實有不能再行容忍的了。倘然。各位神像。能如古代希臘與羅馬的神像然。對於有功於國家者。降其諭旨。那末國家中。就有了光榮的公民了。倘我國的神像。不如希臘與羅馬一樣。那就不會受人的敬慕。道德文章。元爲各詩人所關懷者（在許多關節裏。他認爲那法庭上各陪審官員。都能每字背誦。與詩人們的原作一字無誤。所以那些陪審官員的面目上。都呈示着祇知犯罪的事實。而不知章節中的文字）似乎有傳染性的。最顯著的。便是光榮的道德。叫做愛國主義。或者。就是尊愛祖國。那偉大潔白無瑕。可指摘的檢察官。說到他。他雖是卑躬屈己的。與那犯人的僕役通消息。以求得一神聖的取決。去考察他主人的抽屜和皮夾內。並將公文文件。予以藏匿。所以。他（檢察官先生）預備着要從那位僕人口中。聽得些失望的消息。但是一般的講。他是偏於他的（檢察官先生的）弟兄與姊妹。並且他的尊重他。比他尊重他的（檢察官先生的）父母親。還要尊敬些。那麼他便吩咐那陪審官。很誠意似的去從事同樣的職務。那二個人所陳述的證據。加之。他把所發見的證據。提了出來。就證明了那被告把我國皇家軍隊的名冊供給敵國。還有軍事的實況。和從事準備的事實。海陸兩軍的詳狀。也供給於敵國。這是沒有可疑的餘地了。那被告屢次將我國的軍機秘密洩漏於敵國。這許多的物證。不能證明是係被告的手筆。其餘的證物。也是一樣。這是的確的。那到反有利於公訴的進行。這反真是顯出了那被告的詭計多端。這些證據。都可以證明五年以前的事實。這也可以顯明地證明那被告。早已從事於賣國的行動了。那是在英美兩國交戰前的幾個星期內。所以。那陪審官。忠於國家的陪審官（他知道他們是如此的）也是責任重大的陪審官（好像他們

也知道，應該這樣的。）一定要從正面去查被告所犯之罪，方可定讞。然後，不論所願與否，方可置之死地。所以，他們不能高枕無憂；他們也不能容忍他們妻子的意思，而任其高枕無憂；他們也不能容忍他們兒女的睡態，而任其高枕無憂。總而言之，不論他們自己或他們，再不能讓他們高枕無憂；除非等到那被告的頭砍了下來。那個頭，檢察官於報告終結時所請求的，他請求時，他想出了他所能寫出的種種動人聽聞的言語，環視了左右，很誠懇地，很嚴肅地發誓說，他已經詳加考慮，最善莫如把這罪犯處以死刑，而令其歸天。

當檢察官發表了意見後，法庭上又復人聲嘈雜了，好像一大羣大而且藍的蒼蠅集在那犯人的身上，預待着他未來的命運。聲音沉靜了，那個無可彈劾的愛國者，站立於證人席內。

那時，一位幫辦檢察官先生，依了檢察官的榜樣，向那愛國者問了幾個問題：約翰·白莎是那位紳士的名字，這事實是他良心上所應陳述的，與檢察官所說的相同——或許有了些缺陷，那也是很細微呀。他既盡了他所應盡的職任，他便退出證人欄內。那時，那裝有假髮的紳士的前面，放了許多文件，他坐在離開羅雷先生的地方不遠，請求着去問他幾個問題。另外那坐在對面的一個裝假髮的紳士，仍舊呆呆地望着法庭裏的天花板。

他曾經做過一個間牒麼？沒有，他含有鄙夷的態度。他以什麼為生活的呢？他依靠着產業，他的產業在什麼地方？他不能確切地記憶他的產業是在什麼地方。那是什麼產業？與別人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是繼承的麼？是的，他繼承的。從那一個人繼承的？從遠親。很遠的麼？很遠。坐過監麼？那是沒有。也沒有負債而入獄麼？我看這是沒有什麼關係。沒有負債而入獄麼？——出獄過了一次。沒有麼？是的。有幾次？三次或二次。沒有五六次麼？或許有的。甚麼職業？上等。被人踢過過麼？那是沒有。或許也有的。時常的麼？不是。被人在樓底下踢過麼？那是沒有。有一次，他在樓頂上被人家踢過了一腳，那時，他便從樓上跌下了。因擲骰子詐財而被踢的麼？似乎是的。對的一個喝醉酒的說，他自己也參加在內的。你說不是真的，你可罰個誓麼？當然。專以賭博詐錢為生的麼？

淺的麼？那犯人因被追而入郵車，入客寓等地的麼？不他的確看見那個犯人身攜名單的麼？的確是一定的。對於名單的內容曉不曉得？不曉得。他自己獲得的麼？你說說，看不對的，由這種證物要得到別的東西麼？不是。不是。是因政府的重償而設此陷阱吧？啊，那更不是。或爲其他的事情麼？也不是。你可發個誓麼？儘可發誓。沒有別的動機，而全係純粹的愛國主義麼？沒有別的作用。

這誠厚的僕人，樂居·克蘭，對於此等案件，大大的發了一個誓。四年前，他是那犯人的——一個忠實僕役。他曾在客雷斯郵車裏，請求過那犯人，是否他需要一個在手頭操理雜務的人。後來，他就雇用了他。他的所以請予雇用，並不是因求其好施——也沒有想到這一層。他對於那犯人，開始着疑心了。後來，他就暗中留心着那犯人的行動。在旅行中，因整理他的衣服物件時，他屢次看見那犯人的衣袋裏，都是藏着這些同樣的名單。他也曾經在被告的抽屜裏，拿出來那些名單過。起先的時候，他沒有放過抽屜裏。他也看見那犯人把一束同樣的名單，交給與法國的紳士們，或是在客雷斯地方，或是在巴韋地方。他愛他的祖國，所以他不得不把這些秘密檢發。他自己從沒有被人家疑心過，去偷過一處銀行裏銀製的茶匙，而他卻曾經被人誣蔑過；他看了一隻辣芥的罐頭，但那不過是一隻鍍銀的罷了。他認識了那個最後的證人，已有七八年了；那不過是一樁適逢其會的事罷了。他不稱其是係一件偶逢的奇事，祇係愛國的狂熱，是他維一的動機。他是一個真實的不列顛人，也希望人人都像他一樣。

喧嘩之聲，擾然復起，檢察官先生傳訊傑威斯·羅雷先生了。

『傑威斯·羅雷先生，你是德兒勝銀行裏的書記麼？』

『我是的。』

『在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內某一個星期五的晚上，你因商業上的事務關係，乘了郵車從倫敦到杜佛去，這是有沒有？』

『這是有。』

「郵車中還有別的旅客麼？」

「二位。」

「在深夜間，他們二個旅客，在路上下車麼？」

「他們是中途下車的。」

「羅雷先生，你看看這個犯人，他也是二位旅客中的一份子麼？」

「我不能說一定是他。」

「那麼他與二個旅客中的不論那一個相像麼？」

「那二個旅客，身着重衣，而當時的夜色，非常昏黑，我們都很沉默，即是如此，我亦不能說定。」

「羅雷先生，你再向這個犯人看看呢。假定他像那時的二個旅客一樣，穿了重厚的衣服，他的身材體態，

而竟不像這二個旅客中的一個麼？」

「不像。」

「你可不可以發個誓，羅雷先生，他不是旅客中的一個麼？」

「不。」

「所以，你至少可以說，他或許是其中的一個呢！」

「是的，我祇記得他們都是像我一樣——驚駭萬狀，恐為盜劫，而現在這犯人卻沒有驚懼之態呀！」

「羅雷先生，你會見過一個佯為膽怯的人麼？」

「我當然看見過。」

「羅雷先生，你再向這犯人看看罷，你把以前據你所知的說來。」

「我曾見過。」

「什麼時候？」

「我從法國回來了沒幾天之後，在客雷斯地方我和這犯人同坐在一隻郵船上面的。」

「他在什麼時辰上船的？」

「在過了半夜子時。」

「在一個更深夜靜，死黑的夜裏，他是就在那個特殊的深夜時間裏，唯一的一個上船的旅客嗎？」

「碰巧，祇有他一個。」

「碰巧，也不要緊呀，羅雷先生他是更深夜闌時唯一的旅客麼？」

「他是的。」

「羅雷先生，你是一個單身的旅行者麼？你有沒有其他的同伴？」

「有二個同伴，一位是紳士，一位是女子。他們也在這裏呀！」

「他們也在此地麼？你和這犯人講過話沒有？」

「沒有談什麼。那天是狂風暴雨，旅程很危險，我躺在沙發上，動也不動。」

「馬奶德女士！」

這位年輕女子，又爲萬目所注視，他們的視線，又集中於她的一身了。那時，她便從坐位上站了起來。她的父親，也同時立了起來，把他女兒的纖手，從他的手臂間，散了開來。

「馬奶德女士，你看看這個犯人看。」

她目覩了這樣的可憐，這樣的誠摯少年和動人的美貌，她對於這個被告，更覺得比目覩了成羣的觀衆，更是淒慘。她站起了，好像立在生死交界的墳墓處；她並不是因着好奇而凝視他，祇因於暫時間，要設法激之而令其鎮靜。他的右手，很快的撥開面前的樹葉，撥成幻想的花叢；而他能力所能控制的氣息，掀動了他的嘴唇，而那嘴唇上的紅色，衝入了他的心坎。庭上的喧嘩聲，又高高地四起了。

「馬奶德女士，你以前看見過這犯人麼？」

「看見過的，先生。」

「什麼地方呢？」

「在一隻小的郵船上面，就是方才所講到的，也在那個時候。」

「你便是剛才所說的一個少女麼？」

「啊，很不幸的，那是我呀！」

她情感中所發的悲聲，灌進了法官的耳中，減少了甜美的聲調，那法官卻絕言厲色的說道：「你只要回答我所問你的問題，不要把他們那些事參雜在內。」

「馬奶德女士，你渡過海峽時，曾與這犯人談過話麼？」

「是的，先生。」

「你想想看，談些什麼？」

很是沉靜，她斷續地說：

「那時，這位紳士上了船——」

「你說的是犯人的事麼？」法官皺了眉說。

「是的，上帝啊！」

「那末，你把這犯人的事說說看。」

「那被告上船時，他便注意到我的父親，」她的美目，流盼到立在她身邊的父親，「他的身體，很是柔弱，因甚疲乏。我父親這樣的困乏，我怕他不堪爲風吹括，我在甲板上，替他安置了一張牀舖，放在近船艙的踏步旁，我就坐在甲板上，看護我的父親。這夜間並沒有旁的旅客，祇有我們四個。這犯人很是和藹可親，他請我允許他幫助我，怎樣的使我父親不致感受風寒，比我的方法還更好。我不曉得怎樣可以佈置得好一些，也不曉得出了港將轉變什麼風，他代我安排一切。他對於我的父親，表示着十分的熱誠和厚意；而且我也知道，他的

確感覺到的，這便是我們開始談話時的情形。」

「你且慢些講，待我再來問你，他是隻身一人登舟的麼？」

「不是。」

「有幾個人同他在一起？」

「二個法國人。」

「他們談論些什麼？」

「他們二個法國人談論得一直等到郵船將快要開駛的最後的時間，而他們也許乘着划子登陸了。」

「他們有沒有文件互相授受，像這樣的一種文件？」

「有幾種文件，他們是相互授受着，但我不曉得是那一類的文件。」

「像這樣的式樣麼？」

「或者是有些可能，但是我真不曉得，雖然他們站立得很近而和我談話，他們立在船艙的踏步上面，在掛在那裏的燈光下談話，那是一盞光線很弱的燈，他們說得很輕，我聽不出他們說些什麼，祇有看見他們在文件上觀看。」

「現在，那犯人說些什麼話，馬奶德女士？」

「這犯人是開誠佈公的——在我無可求助之情境中——他對於我的父親，是很溫和而善意的，我希望，」說時淚如雨下，「我或可報答他的好意，不要將他加害。」

嗚嚕之聲，擾然又作了。

「馬奶德女士，倘然此犯人不能完全了解你所陳述的證言，而此項證言，是你的責任上所應該說的——這是你不能避免陳述的——你是必須要陳述的——不問你是否願，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祇是一個人，請你說下去吧。」

「他對我說，他的旅行，是有鄭重而難辦的要務，這或使民衆們驚恐，因此，他於旅行時，改變了真姓名。他說，他的任務，務使在幾天內，使他到法國去，而或許，在按定的時期內，長期往來於英法兩國之間。」

「他談起過美國的事情麼？馬奶德女士，請你詳細地說吧。」

「他也曾經對我解釋過，說過這項紛爭的如何起始，他又說着，至於根據他的見解，英國方面，是一個愚笨而錯誤的政策，他又繼續地帶着滑稽的態度說，或者喬治·華盛頓在歷史上所獲的光榮，好似喬治·第三一樣。但是，他這樣的說法，是沒有什麼害處的，他且講且笑，以便消磨船上的時間罷了。」

在這一幕重要而興味很濃的表演裏，她有感觸很深的面貌，她面部的表情，是衆目所環視着的，而他們那些觀衆，也於不知不覺間，模仿了她的表情。她陳述證言時，前額的皺痕，似爲痛苦而發生了迫切的與緊張的情緒；那時，這法官就把他陳述的口供記錄了下來，等着兩造律師的辯論。法庭內各旁聽者的額上，宛似那一個證人的鏡子照射了她，而有和她相似她表示。那時的法官，對了記錄，睜視着那一段說到喬治·華盛頓間接的重要證言。

這時，那檢察官先生即起立聲稱他請求庭上於必要時，或爲鄭重起見，須按照法庭程序，得應傳問這少女的父親，馬奶德博士。所以，他就依次地被傳訊了。

「馬奶德博士，你向那個犯人看看吧，你曾經和他見過一面麼？」

「見過一面的，在三年或是三年半之前，他曾到過我倫敦的寓所裏來訪問我。」

「你能認明他曾經是你同舟的旅客麼，也曾和你的女兒談過話麼？」

「先生，我記不得了。」

「是不是你有特別的原因，使你都不能記憶麼？」

他用了很低的聲調說，「這是有的。」

「是不是你在祖國，遭受了乖運，未經審判，也未經控告，而受着長期的監禁麼？馬奶德博士。」

他回答着一種慘怖的聲調，而令聞者，聆之動容，『一個長期的監禁啊！』

『你從剛才所說的監禁裏，新近才得釋放出來的麼？』

『他們告訴我，說是這樣的。』

『你對於被禁的事情，你還能記憶一些影像麼？』

『不能了。當其時我的腦筋有時是很混亂，——我也甚而至於不能說在什麼時候——我在被監禁的時期內，我即從事於製靴的工作，我一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發見我卻住在倫敦而和我可愛的女兒處於一塊。她也漸漸地和我親熱，那時可敬的上帝，恢復了我的理智；但是，我也不能說明怎樣使她和我很親熱。已往之事，我卻不能記得了。』

檢察官坐下了，於是父女二人也同時坐下。

現在，這個案件中，發生一個單純的情境，好了，現在目前所要解決的問題，要證明這犯人曾經偕同幾個來路不明的黨羽，於五年前的一個十一月裏某星期五晚上，從杜佛郵車上下了車，好似欲隱其祕密似的，一些也不逗留，就從那個地方，步行了幾十英里，到一個駐紮軍隊之處，於一個造船廠所，便去刺探消息；有一個證人傳來訊問了，他證明這犯人是在那同樣的時間內，在軍營造船廠的鎖上一所咖啡店中，等候別的羽黨。那罪犯的辯護律師，向這個證人，窮加叩詰，但也沒有什麼結果，所可證明的，除他所說的一次外，祇能證明他並沒有在別的地方看見過那犯人。那時，那裝假髮的紳士，他時常注視着法庭內的天花板，在一張小小的字紙上，寫了一二個字，把牠團攏了起來，擲在他的手中。一會兒，他又把擠攏字紙放了開來，看了一看，那律師很注意地，也很奇怪地望着這犯人。

『你再說說看，你能確定那是這個犯人麼？』

那證人很能確定。

『你曾經看見過別人的相貌，和這一個犯人相像麼？』

『不是十分相像』證人說，好似他是誤認的。

『向那位紳士留心些看看呀，他是我的文友。』指着手擲字紙的人，『再向那犯人細心地看看吧！你怎樣說？不是他們倆很相像麼？』

我文友姑有一種似醉非醉的風度，磊落的態度，他們倆的相似處，卻令人驚異，倘使把二個人比較一下，不特對於這一個證人，但法庭內無論何人，卻都要奇怪。那時，庭上被人請求，要將我文友的假髮除去，以便把顯似處比較一下，就可明瞭了。施曲拉浮先生（被告的辯護律師）請求庭上是否將審理卡爾登先生（我文友的名字）的叛國罪，但是，施曲拉浮先生回答庭上說，不但是，他將詢此證人，令其說出，是否與之曾有一面之緣，或有二度的會面，倘然驟然相見，他是否信任，如果曾與謀面，或數度會面，他是否信任。這樣爭論的結果，便將那證人的證言，宛如磁皿之被擊破，而使其證言，攻擊無地。

葛倫奇先生聽罷了各項證言之後，把閒着的時間，吮咀着他手指上所染的鐵鏽。他現在必定要等待施曲拉浮先生在陪審官處，將犯人的案件，加以整理，使該案件好像穿了一襲緊衣，而將那愛國者，白莎氏，如何地屢為聞牒及國奸的事情，昭示於大眾之前，此輩聞牒，與國奸，乃係一種殺人不怕血腥氣的人，自從那萬人吐罵的猶太人猶達氏以來，他是世界上一個罪大惡極的徒棍——看起來，他是很像的。他那忠誠的僕人，克蘭氏，怎麼樣會是他的朋友與夥伴呢？克蘭氏是怎樣的以虎視眈眈的目光，凝視那作偽證而罰誓的人，他又移注於那犯人的身上，以為他是一個惡人，因為他是一個隸於法國國籍的人，關於法國內許多人家的家務，是需要他渡峽（英國海峽）辦理的——雖然，那些事務，都是些為人作嫁的，他們都是他所接近及親近的人，他們只是禁止他聲張，即有生命之虞，亦不得宣佈。那些證言，怎樣的會逼着那女子和盤托出。她陳述時，那面部的憂戚之容，亦為衆目所共覩，但亦無傷大雅，她祇包含着——一種天真上懇懇和禮儀，此亦即於青年紳士與妙齡女郎間，敲首時所常有的現象——除了闡述關於喬治·華盛頓一類的話以外，此項述敘，頗覺費辭，但不能作重要的事態觀，祇可視為一種神怪之戲言而已。國家的弱點，是怎樣的摧殘為國事

而憂思恐懼的民衆公論，所以檢察官先生，乃將之辦理不遺餘力；但是卻又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祇是那些惡劣而不名譽的證據，往往使案件變為畸形，而國內的各種審理案件中，類此者，真是遍地皆是呢。但是法庭上，從中措辭（以一種莊嚴如真的面貌）說，他不能處於法官的地位，而受此隱語。

施曲拉浮先生又提出了幾個證人，葛倫奇先生是第二個出席的人，那時檢察官先生把施曲拉浮先生所問陪審官證實的一番證言，又反覆地加以詢問，以表示白莎和克蘭是怎樣的比他所想像的好數百倍，而那犯人是怎樣的壞數百倍。最後，庭上即自行把全部證言，在正面與反面中，詳為探質。總而言之，那法官無非要使此犯人形成其墳墓而已。

現在，那陪審官退而深予考慮，此時，法庭上噓噓之喧嘩聲，擾然又起了。

卡爾登先生坐着看法庭上的天花板，即是在此種緊張空氣之中，他並沒有更動他的坐位，也沒有移動他的視線。那時，他的文友，施曲拉浮先生把文件堆在他的面前，和他坐在鄰近的人打着耳語，時時的很迫切地看了陪審官；那時，一般觀衆，略略地轉動了一回，一刻兒他們又重新聚集了；甚而至於那法官也從坐位上立了起來，在臺上踱來踱去，他並不是不注意到觀衆們懷疑的情緒，他反正卻也是方寸不寧；那一個靠着椅背坐的人，暢開了外衣，他把那寬大的假髮，好好的向頭上放妥，好像牠是因為移動了而把牠弄好的；他的手是放在衣袋裏，他的一雙眼睛，竟日地望着那天花板。有幾種事情，尤其是品行上的不端，不但使他有卑俚之貌，但也改少他與那犯人相像的程度（他臨時迫切，更加加強了，當那個時候，他們二人互相比較起來），許多觀衆，都在注視他，他們大家都議論着，他們不能想到會這樣的相似。葛倫奇先生，向他鄰近的人看了一回，便說道：「我敢以半個金傑尼的錢幣來賭一個東道，他決非從事於法律學者的人，也不類似這一種人，他是麼？」

但是那位卡爾登先生，比了他外表所表示的，更為關切這案件的情形；因為，現在，馬奶德女士的頭，俯在她父親的懷裏，卡爾登先生第一個看見，他高聲的說：「長官！請看這位少女，去幫助那位老紳士，把她領到外

面去。你看見麼？她將傾跌下來了！」

她走動的時候，法庭上充滿了惻隱之心，而也很憐惜她年邁之父親。對於她父親這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很大的痛苦，回憶他被禁時的情況，他顯出了內心的激昂，當他傳問之時，他滿懷抑鬱之貌，使他更形年邁，他面上的抑鬱之象，宛似滿佈的疑雲。當其步出法庭時，那陪審官又就席而坐，休息了一會，便由陪審官官長發言了。

他們沒有獲得同意，而希望退席。法官（或有喬治·華盛頓在腦海中）顯得很驚異似的，又為他們不能全體一致，他表示着他的希望，陪審官員退席之後，應暫時的防止不可與人交接，而法官自己也退席了。此次審訊，費時一天，法庭上的燈，已經上光了。法庭內忽然地謠傳說，那些陪審官又將入席而復行其職務了。庭上的觀衆，略略地散出去休息，那犯人也提到罪犯所等的地方，他便坐了下來。

羅雷先生，於馬奶德女士和她父親走出法庭時，也一同出了法庭，現在卻又重新進來了，他揮着手，去招呼了仇黎，他在人數稀少之時，便可與他近身了。

「仇黎，倘使你要去吃些東西，你去吧。但是，你不得離此太遠。如果陪審官進庭之後，你須得前來旁聽，不可以落在人家的後面，因為我要你把那件判決書帶回到銀行裏去呢。你是傳遞音訊最快的一個人，那是我所深知的，你便可一早的比我先到達酒店廟那裏了。」

仇黎深深地俯頭示謙，他是遵照其吩咐而示謙遜的，因為他又收受了一個先令。卡爾登先生一回兒走了來，拍了一拍羅雷先生的手臂。

「那少女是怎樣的了？」

「她是很覺憂慮，但是她的父親卻在安慰着她，而她也感到早一些離開法庭為妙。」

「我便這樣地告訴那犯人了，那恐怕不很適宜，如你這樣的一個銀行家，在大庭廣衆之間，而與這犯人相談論，你也明白的啊。」

羅雷先生的面色赤然而紅了，好像他的內心，是在交戰着。那時，卡爾登先生跑出了法庭上律師所坐的地方；在那個出法庭路上的方面，仇黎就這樣地跟隨了他，所有的視線，耳力，頭部，也都追隨了他。

『達南先生！』

那犯人直趨而前。

麼？

『你當然很迫切地希望着要曉得這個證人，馬奶德女士。她說得很好，你見她陳述時面色的多愁多憂

麼？』我覺得很過意不去而覺心中不安，費神她來作證。請你把我的意思告訴他，並且代我表示謝忱。』

『是的，我可以的。我一定這樣說，倘你叫我如此。』

卡爾登先生的態度很是不謹慎，好像是傲慢無禮。他把半個身子對着那犯人站着，把他的手臂橫倚在楞柵上。

『我是這樣請求的，接受我誠意的感謝吧。』

『甚麼？』卡爾登先生，仍舊把半個身子對着了犯人而說，『你希望麼，達南先生？』

『那更不興。』

『這是最聰明而最相似的事而希望着，但是我想他的退席，是與你有利的。』

仇黎緩步而出了法庭，也沒有聽到別的話，但是離開了他們——衆人的形象雖相似，而衆人的態度則不同——一個一個比肩而立，都照映在懸在上面的鏡子裏。

一個半的鐘頭是很不容易消磨過去，因為受着饑餓，雖然吃了些羊肉包子和酒。那粗陋的送信的人，很不安逸地坐在長橙上面，吃了些物品之後，他便昏昏然而入睡鄉了，那時，如潮擁般的人們，人聲鼎沸，登在一座到法庭去的扶梯上面，他也一個兒跟隨了他們。

『仇黎！仇黎！』羅雷先生在門口邊預先的叫喊着，那時，他走到門口。

「在這裏，先生！只是不容易回轉身子。我在這兒，先生！」

羅雷先生，在人羣中，把一宗文件，交結了仇黎，「快些，你拿着了麼？」

「是的，先生。」

很快的寫在文卷上二個字「釋放。」

「倘使你送了那個訊息，又是「生命的回憶」；仇黎在轉身的時候，他自言自語的講着：「這個時候，我或許也能曉得你所有的意思了。」

他沒有機會，可以說他，思想中所要說的話，一直到他走出了老拜萊地方；因為那一羣人，也洶洶然如潮也似的湧出，差不多要把他的二隻腿都要擠落下來了，那巨大擾攘之聲，流到了街道之上，好像一羣混亂的蒼蠅，洶洶然找尋另外一個臭腐的屍屍。

第四章 祝賀

從這法庭內慘深無光的走道上，逗遛在後面的人，已經竟日的在那裏煎熬過的，也第次的退了出來。那時馬奶德博士，他的女兒，綠茜·馬奶德女士，羅雷先生，辯護士，他的律師，施曲拉浮先生，包圍的立在查理·達南先生的身邊——他是剛剛開釋——都祝賀他免得一死。

在這種幽暗的燈光裏，去看那馬奶德博士面貌上的機智，直爽的舉止，那是非常困難的。他是巴黎都市中會蝸居於一個小小閣樓中的靴匠。但沒有一個人可以看了他的面貌，看了再看，雖則那是一個觀察的機會，但沒有觀察到他那悲悼的餘緒，和沉毅細弱的言語，這種抽象，是對他最適當地籠罩着他，而並沒有其他的顯明的理由。那時，那外表的事故，關於他長時期的熱望，是將要——好像在審理此案之時——表示他精神上最深刻的印象，也是這事情的性質，容易使他所激發到的，想到慘怖的環境，對於不明瞭此等不甚相穩的故事，真真好似法國白斯帝爾牢獄的影兒，被一個夏日中的太陽光，照射着他的身上，雖然，在事實上，白斯

帝爾監獄，是距此於三百英里之外。

只有他的女兒，有權滅其心中的愁緒。她是黃金的連索，把他過去離別的悲痛與現在的哀慘維繫着了；她的鶯聲燕語，她的月貌花容，她溫馨的玉手，是時常使他感受到有益的影響。但是並不見得絕對的常感受到的，因為她能將有幾種事情，使他回憶，到了此時，她的權力，那就要消失了，但那只是絕無僅有的事，這是她所深信的。

達南先生很誠懇地把馬奶德女士的纖手，接了一個吻，他便轉身朝對着他所深感的施曲拉浮先生。施曲拉浮先生的年齡，約是三十而立的樣子，而他的外貌，比他的年齡，看起來還要蒼老得多，出二十歲的腔調，他是身材雄壯，聲音宏亮，面色紅潤，而好高談闊論，絕無畏縮含羞之態，每見有人議論風生之時（聲譽上與實際上）每每參與其間，此可見其為善於健談之明證，亦可見其為終身好勝之心理。

他頭上依舊放着假髮，身上也穿着制服，於是，他說了他對於方才的當事人，自己打慮着，他在衆人面前，打趣了羅雷先生，「我很覺得快活，使你蒙得一個榮幸，而宣告無罪，達南先生，這是很可恥的訴訟，完全不名譽的，其能倖免者，寥若晨星呢。」

「你使我終生感君恩澤——在二種意義中，」他的當事人，握了他的手說。

「我是盡我的能力而做的，達南先生，我所能做到的，我相信，別的人也能够做得到一樣好。」

那好像等着別的人說話一樣，「善莫甚焉」羅雷先生說，或也不是漠然無關於心的，但是，對於這很有趣味的打趣，要想把牠說收回來。

「你是這樣的想麼？」施曲拉浮先生說，「唉！你是竟日地在那裏，而你應該知道的，你也是一個有關係的人。」

「就是爲此啊！」羅雷先生提出了說，「關於他，那是該辯護律師對於法律情形所曉得的，他就擠着肩，向人羣裏穿了進去，正像他以前從人羣裏擠出來一樣——維其如此，我須申訴馬奶德博士，以便解散此項談

敘，而讓吾等回家。綠茜女士也不快樂，達南先生度着一天恐怖的光陰，我們也都覺憊困了。」

「羅雷先生，說你自己的話。」施曲拉浮先生說：「我於夜間還有公事，你說你自己的話。」

「說我自己的話。」羅雷先生回答着：「我說達南先生，說綠茜女士，那末——綠茜女士，你是否以為我將把我們的話一股腦兒說出來麼？」他把那個問題指明了問她，而望了一望她的父親。

他的面貌驟然地嚴肅了，很奇怪的望了達南，細心地看着他額際的縐紋，逐漸地變了，表示着不願意與不信任，並不是沒有混雜着的驚狀。有了這樣奇特的表情，她的思想也消散了。

「父親呀，」綠茜說着，她並且把玉手放到她父親的手上。他慢慢地把他的幻想拋開了，側身朝對着綠茜。

「我們要回去麼，父親！」

他長吁了一聲，他回答說：「好的。」

那釋放罪犯的友人在這種印象之下，悄然而去了——都是爲了他——他或不能於今晚開釋。那走道上的燈光，行將全部熄滅了，鐵門也發出相擊之聲而同時關閉了，這慘淡的地方，行將爲人所拋棄，須至明天早晨，那絞刑架上的食物，桎梏，鞭撻，烙鐵，再爲人們所佔有。綠茜女士，走在她父親與達南先生之間，已抵達了一塊空曠的場所。喚來的一輛馬車，她便借其父親步進了那車內。

施曲拉浮先生在走道上與之相別後，他即反身逕入律師的更衣室中去了。

另外有一個沒有和彼等同去的，也沒有和彼等交談過的人，是背靠着黑影森森的牆壁邊，靜悄悄地緩步而出，看着那輛車子的遠揚而去。他便走到羅雷先生與達南先生所站立的石階上。

「那末，羅雷先生！那有關係的人們，你可現在說給達南先生聽了！」

「沒有一個人曉得卡爾登先生會在是日被傳質訊的，事前並沒有一個人已經知悉。他又沒有被解過衣，他的狀態是依然如故。」

倘使你曉得該事的本身，有何衝突之處，你將引以爲樂，因爲該事，可以分爲內心純正，與外表的示範呢。
達南先生。」

羅雷先生的面孔一紅，熱誠的說：「先生，你已經把那件事提及過了。我們是事務上有關係的人士，我們在一個銀行中服務，我們自己並不是主人翁。我們當顧慮到我們的銀行，而欲比顧慮我們自己還要較勝。」
「我曉得的，我曉得的。」卡爾登先生無心地接着講，「不要動氣啊，羅雷先生，你和別人是一樣的一個好人，那是毫無疑義的，我敢說。」

「也是的確，先生。」羅雷先生繼續了講，不幹他的帳，「我實在不曉得你怎樣辦理該事，請你年長者，把我所說的話兒，寬恕了吧！我真不曉得，此乃有關尊事。」

「尊事對不住，我是沒有阿根兒的事。」卡爾登先生說。

「如無茲事，殊足抱愧，先生。」

「我也這樣想。」

「倘係與你有關，」羅雷先生繼續地講，「你或維職自勸了。」

「蒼天愛你，不是吧！我將不，」卡爾登先生說。

「那麼，先生，」羅雷先生高聲的說，他簡直毫無顧忌，漠然而言：「與事有關，亦屬好事，亦屬可敬。先生，而此事宜深爲檢點，萬不可喋喋多言；達南先生，是一個年少而慷慨的人，他曉得在此情形中，寬恕人家，達南先生，祝你晚安啊，上帝將賜福於你。先生，我希望你自今日起，將必發達而保持愉快的生活——請上轎吧！」

羅雷先生或許如律師然，帶了些怒意，他便匆忙地坐上了轎子，擡到了德兒勝銀行裏。卡爾登滿身盡是酒味，並不像很是清醒的樣子，現着笑容，對了達南先生說：

「這是一個奇緣，而使我二人相聚。對於你必定是係一奇巧之一夕，我和你站立於此，而兩人的形影，卻呈示在街石之上。」

『我卻仍難想到，』查理·達南先生說，『再能生存於此世界之中。』

『對於此點，我並不覺得奇突，只是沒有長久之前，你卻是離死地不遠，你說的話太無力了。』

『我現在方才想得，我是太覺無力。』

『那末，你何以不進些飲食呢？我可自己去進餐，那些愚蠢的人，會在那兒細細地打量，以爲你不知屬陽世抑係陰世——讓我導你到一個最近此處的飯店裏去進餐吧。』

他們便攜手同行，越了魯門山，便抵佛里街，穿過了一道遊廊，就走入一個食堂。到了裏面，他們就被領導到一間巧小的房間裏，查理·達南先生，因欲恢復其體力，便用了些清潔的食品，飲了些甘美的啤酒；卡爾登和他坐同棹的對面，他的面前，另外放了一瓶酒，他顯露出一種似傲非傲的態度。

『你曉得麼，你又是塵世中之人了，達南先生。』

『我說到了時候與地方，我很怕我的神經錯亂；但是我慢慢地把心理改變了。』

『這一定是大爲滿意的事啊！』

他很悽惻的說了這一番話，又滿斟了一杯酒，酒杯是很大的。

『以我之見，我所有的大希望，就是不要想起我是屬於此類的。這裏面對於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的——除此杯中物之外，而我亦無需乎此。所以我們對於此點，並不十分相似的。確的，我現在開始想，不論在那一點，我們不是十分相似的。』

他經過了整日紛擾，他覺得他在那裏模糊不明的行爲，如在夢中；查理·達南卻不知所然的自答，到後來，他卻默然無言，而不予置答了。

『現在，你的餐食已經告罄了，』現在卡爾登說，『你何以不舉觴爲賀，達南先生，你何以不暢而祝福呢？』

『賀什麼？祝什麼？』

『怎麼，就在你的口邊，那應當要，一定要，我可罰誓，就在那裏啊。』

『那末，馬奶德女士呢？』

『那末，馬奶德女士呢？』

卡爾登在舉觴祝福時，便向了他的同伴看了一個滿面，他又把他的酒杯，向背後擲了過去，撞到牆頭上，那一隻酒杯，就打成粉碎了，他又按了鈴，吩咐再拿一隻酒杯來。

『那是一位妙齡女郎，在黑暗中，駕着一輛車子呀，達南先生！』他說時，是在斟滿了那新取來的一隻酒杯。

輕眉一皺，短語一番，『是呀』就是答語。

『那一個妙齡女郎，是誠令人可憐而復可泣！能不有動於中乎！以畢生生命，致力於此等同情與憐惜之目的，是否有其價值，達南先生！』

達南先生又是默然不答。

『她自得到你的消息後，她是極度的興高采烈，該項消息，乃係我傳遞給她的，雖則，她是沒有表示過她是愉快，但是據我之猜想，她是一定如此的。』

這幻象便提醒了達南，那面現不悅的同伴，自願幫助他此時的窘況，他就把談鋒移轉到了別一點，並且向他致謝了。

『我並不要你謝我，也不要你感激我，』是粗心的繼續語，『第一，這是沒有關係的；第二，何以如此，我亦不知。達南先生，我可請教你一個問題。』

『很歡迎的，這是你給我恩澤上的一種小小的酬報。』

『你以為我特別的與你相像麼？』

『真的很像，卡爾登先生。』達南先生覺得茫無頭緒地說着，『我沒有向自己問過這類的疑問。』

「但是現在你卻可以把這類疑問，自己問問好了。」

「你做過像你所做過的事情，但是，我不以為那是你做的。」

「我不以為那是我所爲的。」卡爾登說，「我方才有了一個你所了解的好意思了。」

「無論怎麼樣，」達南先生繼續地說，同時他站起來按着鈴子，「我希望，在這裏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來阻止我的會鈔，而我們的道別，在兩方面也不會有傷情感的。」

卡爾登接連下去說，「生命是沒有什麼的。」達南按着鈴。

「你要完全會鈔麼？」卡爾登說，在他肯定的答語裏：「那麼，再拿一瓶同樣的酒來；酒保，你到十點鐘的時候，來叫醒我好了。」

付過了帳，查理·達南便起身站立，對他道了晚安。卡爾登沒有答道晚安，也就立了起來，酒勢洶洶地說，「最後的一句話，達南先生，你以為我是喝醉了麼？」

「我以為你是喝得太多了，卡爾登先生。」

「我說過的話，我都明白的呀。」

「那麼，你也曉得何以故了。我是一個失卻了希望的可憐蟲；先生，我也不關懷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而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也不關懷着我呢。」

「太覺言重了，你或太用聰明了。」

「也許是如此，達南先生，也許是不如此，無論如何，不要使你清醒的面貌，有驕矜之色；你不曉得將來的結局如何呀，祝你晚安！」

他獨個兒逗遛在這裏，他拿了一枝燭兒，走到壁上所懸的一面鏡子前，把他自己全部的身體，緻細地看
着鏡中打量了一番。

「你是特別的像人麼？」他對了他自己的影子，自言自語地問着：「你爲什麼要像你相似的一個人」

麼！你的內心，沒有什麼相像；你知道麼？你安靜些吧！你自己會這樣的變化了麼！一個充分的理由爲愛一個人，他所顯示於你的，也隨他而消滅，到了那時，你竟何在了呢？替他換一個地位吧！那末，你將被那些碧眼的人們以所有的怒容之貌，看了你而像他麼，而被他們垂惜麼？請你走下來，爲我而解釋吧！你怨恨這一人。」

他又轉身而飲瓶內的美酒，以爲撫慰；在沒有幾分鐘內，便一飲而盡，他便伏案而入睡鄉了。他的頭髮披散於棹子之上，那長流的燭淚，落於他的身上了。

第五章 縱飲

那些都是沉醉着的日子，一般人們都在酗酒而狂飲着。這也因時勢而使然，一個人可以把一宗美酒，在一個晚上，立飲而盡，對於他的聲名，卻無任何關係，而他也不失爲紳士的風度，那是以爲言過其實而含有滑稽的成分。卽以此嗜酒之性癖而言，那精究法律學的學者，當然不是由於精究其他學者的人，也不是施曲拉浮先生的法律業務，於其同行後，已臻發達，而在法律界中之人，不能善飲呢。

老拜萊地方的恩物，英國裁判所的癩癩，施曲拉浮先生的晉身，猶如登雲梯然，每登一級，卽將其下級砍去，而形成騎虎難下之勢。裁判所與老拜萊每必須召其愛者，尤其是要召之而赴英國最高法院的法官面前，施曲拉浮先生的廬山真面，每每在一羣裝有假髮者之間，爲人所共見；他的頭，好像一株大的向日葵，傾側在美麗花園的花叢中。

他在律師界中，也是很出名的，施曲拉浮先生是一個銳敏的，疎縱的人，而他又是一個有勇敢有準備的人，他在辯論中能提出各項重要之意見，此種意見，乃爲律師界中或不可少的工具。但是一個顯明的進步是這樣的，彼所經辦的案件愈多，則所經辦之案件，愈見精練；他雖在深夜中，常與薛特尼·卡爾登曲膝對燈而狂飲，但明日則有條不紊，所理之事，易如反掌。

薛特尼·卡爾登是人類中最玩世而最無後望的人，他是一施曲拉浮之莫逆。他二個人，於春秋二季舉

行庭訊時所飲的酒量，直可以載皇帝之一龍舟。施曲拉浮如遇卡爾登不克在坐時，他決不輕辦案件，那時他即以手納入衣袋，以目凝視着天花板了；他們同赴法庭，甚而至於得延長他們夜間的歡飲，人家在白天裏看見他的謠傳着說，他是在白天裏偷偷摸摸地方走到他的居所，好像一隻精力耗盡的貓兒一樣。在這些很感興趣的事件中，最後地，我們所要敘述的，就是薛特尼·卡爾登雖然不是像獅子相似的，他卻是一隻驚人的豺狼，他幫助施曲拉浮辦理案件，也在這一個能力範圍之內。

『十點鐘了，先生。』這酒店裏的酒保叫喊着，這酒保是已經關照過要在那個時候去叫醒他的。

『十點鐘了，先生。』

『什麼事？』

『已是十點鐘了，先生。』

『你說些什麼，夜間的十點鐘了麼？』

『是的，先生，尊駕關照我叫你的。』

『啊，我想着了，好的，那是好的。』

他在神志昏迷要想重行入睡的時候，那個酒保祇得把火光繼續地很熟練似的照耀他了五分鐘，他方才站起來，戴上了帽子，跑了出去。他轉向了官殿而去，他在皇家散步園和造紙廠地方走了兩趟，他就反身而入施曲拉浮的寓所中去了。

施曲拉浮的書記，對於他們的會談，是不加問問的，他已經返家了。那時，施曲拉浮親自去開了門；他拖了拖鞋，穿了睡衣，很舒服地袒開了胸膊，他是兩目炯炯，這是似他們性情的人所常有的事，他是從所注視的霞菲雷半身像上而移注下視，在這種虛偽的技巧中，在每一個飲酒時代的半截中，就可以想像得到的。

『你是太遲緩了些，記得麼？』施曲拉浮說。

『和平常的時候差不多，或許遲了一刻鐘了。』

他們走到一間不甚明亮的房間裏去了，房內放了不少成行的書籍和卷宗，裏面也有溫暖的火爐，一個瓶子，燉在壁爐上，在許多放着亂紙的中間，露出了一張棹子，上面陳列着許多的酒類，還有白蘭地，果醬糖和檸檬。

「我曉得你已經喝過酒了，薛特尼。」

「兩瓶了，今天晚上，我想我和今天的當事人一同暢飲，不飲，也看了他喝——這是二而一者呢！」

「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薛特尼，你到適逢其會，你怎樣想到的，什麼時候心血來潮的？」

「我以為他是一個翩翩的美少年，我也以為我也是與他相同的一個青年，倘使我是僥倖的話。」

施曲拉浮捧腹大笑。

「你有你自己的運兒啊，薛特尼，你去做事吧，你去做事吧！」

很是沉默，豺狼似的卡爾登解鬆了衣服，走到隔壁的一間房裏去，帶了一大罇的冷水，一隻面盆，一二條手巾。他把手巾放到水裏，又拿了出來擠乾了放在他的頭部，望去很覺可怖。他坐在棹子旁邊說道：「我現在預備好了！」

「今天夜裏，沒有什麼多大的要事須得辦理，曉得不曉得。」施曲拉浮先生說話時很為瀟灑，同時他便在瀏覽公文。

「有多少？」

「其中祇有二件。」

「先把那一件壞的給我看看。」

「你拿去，薛特尼，焚燬了牠吧！」

那獅子似的施曲拉浮，倚在酒棹旁的沙發上，那豺狼似的卡爾登坐在那一端的寫字檯旁邊，手裏拿了酒瓶和酒杯，二個人任意地，走到酒棹旁，但是他們有不同的態度。施曲拉浮時常把他的兩隻手，插在他的腰

帶間，望着了火光，偶然對着簡便的文件，打着眉眼，而卡爾登也皺了他的眉頭，很有思想的面貌頻頻沉思着，他的眼睛，甚至不克注意到他手中的酒杯了，——在酒杯舉到唇邊之前，那酒杯往往會錯誤了方向。他二三次的不易把目前癥結多端的事情，予以解決，卡爾登不得不立了起來，重絞了一把手巾。他屢次地到鑪邊和面盆去取水，他是有把頭弄潮的怪癖，覆面之巾，其重有如戴了難以形容的盔甲；他愈是這樣做作，愈是令人忍俊不禁。

後來，那豺狼取得了一宗食品，便走到獅子前，獻了給他。那獅子很小心地接受了，選擇了幾種，同時，那豺狼也代他說着那一種是好，他並且幫他選了幾樣。選擇食物的事情，討論完畢後，那獅子又把他的手插在腰際，側首沉思了。於是，那豺狼鼓着餘勇，樽酒自飲，復把冷的手巾裹了頭部，他便提議着取第二道菜；這也是和獅子同樣地商議的，他們散席之時，已是朝上的三點鐘了。

「現在我們辦妥了，薛特尼，滿斟一杯酒吧！」施曲拉浮先生說。

那豺狼把頭上的手巾拿去了，因為手巾已經熱了，他將身子搖搖，打了一個呵欠，慢慢地回答着說：

「你是很精明，薛特尼，對於今天公訴方面所提出的證人，每一個問題都說明了。」

「我常常是精明的，我不是呢！」

「我不來和你爭辯，甚麼事，激動了你粗暴的脾氣呢？你再喝些酒，使你的脾氣平伏些。」

那豺狼帶了乞憐之聲又說着。

「老許羅司堡學校裏的老薛特尼·卡爾登，施曲拉浮說，他向他顛了一顛頭，同時，他是把他現在的和過去的一切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老而上下搖動的薛特尼，一會兒搖上，一會兒搖下；忽然地精神很好，忽然地精神頹唐。」

「咳！」嘆了一口氣，他回答着說：「是了！同是一個薛特尼，便有同樣的一個命運，我是爲人作嫁，很少爲己而謀呀。」

「何不自謀呢？」

「維天而知了。我性情如此啊，我認爲。」

他坐下來了，兩隻手放入衣袋，伸出了兩隻腳，望着火爐。

「卡爾登！」他的朋友現了喜色，打趣着他說，好像這火爐是一隻爐子，在裏面煉煨一個可愛的東西，那是爲了老許羅司堡學校老薛特尼所投入的，「你的路道是常常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路。你不用腦力與宗旨你看我吧！」

「啊，討厭！」薛特尼的脾氣好了些，輕輕地陪着笑臉說，「你不要太學道學了！」

「怎麼樣辦，我就怎樣辦好麼？」施曲拉浮說，「怎樣辦，我便辦我所應辦的好麼？」

「我認爲，一部份你是支薪給我而幫助你的。但是這無補於我的高聲或態度；你所要辦的，你自個兒去辦吧，你是常常搶着在前方的，我是往往落在後方的。」

「我理應到前方去的；我不是出生就在那裏的，是麼！」

「舉行禮儀時，我沒有在場；但是我的意見便是你的。」卡爾登說。說到這兒，他便笑起來了，他們倆也都笑起來了。

「在許羅司堡之前，在許羅司堡之時，在許羅司堡之後，」卡爾登跟隨着說，「你是註定在前方，我是註定了在後方。即使當我們在巴黎時候的學生時代，攻讀法文與法國法律，還有研究着零零碎碎無益的學問，你呢，是常常走到別的地方去；我呢，卻常常——沒有地方。」

「這是那一個的過失呢？」

「憑我良心而言，我不必定說，這不是你的過失。你常常是驅使我，破壞我，慫恿我，壓迫我，以迄無境止的程度，而令余生命中，得不到機會，祇獲得晦氣與休止。雖然，這是很挖苦的事情，去說一個人過去的歷史，尤其是在天將黎明之時，在我去之前，請你和我談談幾種別的事故吧。」

「好！那麼，聽我講些那美麗的證人吧。」施曲拉浮拿着一隻玻璃杯說，「你以為談的是一樁愉快的事故麼？」

顯然地不是呀，因為他仍無生趣。

「美麗的證人。」他俯視了玻璃杯自言自語地說着，「今晨與今晚，我曾有許多證人，那一位是你的美麗證人呢？」

「那一個曼妙如畫的博士的女兒，馬奶德女士。」

「她是美麗的麼？」

「她是不美麗麼？」

「不是不美麗。」

「怎麼說啊，那是咄咄怪事，她是全法庭中被人所矚目而被人所羨慕的人！」

「哈，是全法庭所羨慕的人！誰使老拜萊法官傳質她的，她是一個金髮的洋囡囡！」

「你曉得麼，薛特尼？」施曲拉浮說着，他是把尖銳的目光望好了他，把他的手慢慢地向他紅潤的面前橫過去，「你曉得麼，我在這個時候，真的想，你對於那金髮女郎也有憐惜之意麼？也很急切地要曉得那金髮的美人將有怎樣的遭遇麼？」

「很急快地要曉得她的遭遇將怎樣！假使一個女郎，不問他可愛與不可愛，在一個男子前的一二碼之間，暈倒了，而亦毋需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得清楚的。我對你說，但是我不以為是美麗的。現在，我不要再飲了，我要去睡覺了。」

那時，他的主人手中攥了一枝蠟燭，照了他下着扶梯，從暗淡不明的窗子上望出去，天氣是很為寒冷。他出了屋子，天氣更冷得可怕，上面的天色也很呆滯，河流也很黯黑，全部的景象，宛在毫無生氣的沙漠地方。飛騰的塵埃，如螺旋似的繞着了飛奔起來，在沒有卯風之前，好似沙漠地帶的飛沙，遠遠地撲將過來，那第一個

前進着的風浪，好像是在開始着要把這座城池壓倒了似的。

他的心中悽慘無狀，一個人呆呆地站立在平臺上，一會兒，他看了在他面前的一個熱誠希望的，自省的，忍耐的幻象。在這幻景中一座美麗城市裏，有着通氣的廊廓，愛和美注視在他的身上，花園內結着生命成熟的果子，還有流水般的希望，在他面前搖曳着。一會兒，這一切的景象都煙消雲散了。他便跑到一個樓上很高的一所房間內，把身向牀上一撲，這頂牀是好久未經整理的，他也沒有把衣服卸脫，而牀上的枕頭猶溫，因為那枕頭上落下不少無用的熱淚呢。

很悲切地，很悲切地，那太陽慢慢地升起來了；太陽的上升，比了那多才多感的人，再也沒有更悽慘的形狀了，不能取得他們直接的領導，不能取得自助和自樂，而感覺到他的災悔，而任其消燬。

第六章 萬人鼎沸

在沙河司寬地方的一角，那於很清靜，便是馬奶德醫生的住宅。在某一個天氣晴朗星期日的午後，那時審問叛國大罪的風潮，足足鬧了四個多月，這案件引起了民衆們的興趣及記憶，即是在遠的地方，傑威斯羅雷先生從他住在的克樓根惠爾地方，走到映在日光中的街道上，去和那博士用膳。經過好幾次業務上之關係，羅雷先生便成爲這醫生的摯友，所以在這沙河的一角，便是他平生快樂的地方。

在某一個天氣很好的星期日，羅雷先生於日方過午之時，走到沙河地方去，因為他有三個習慣上的理由：第一個，因為在天氣晴朗的星期日，在午膳之前，他常常同了馬奶德和綠茜二個人跑出去；第二個，因為在天氣不甚好的時候，他便走到馬奶德的家裏，一如他們家族內的知友談天說地，看看書史，有時便觀賞窗外的野景，以消磨這一天的光陰；第三個，因為他偶或發生懷疑的問題，要求解釋時，他便走到馬奶德先生家裏去解決。

比了馬奶德的住處，更爲清靜的一角，在倫敦地方卻是找不出來的。沒有別的路，可以通到馬奶德的住

所，他居所的前面有一排窗子，臨了街上的樹蔭，那邊的空氣很是清潔。那邊祇有少數的房屋，在牛津路的北端，在荒野田地之間。綠的叢林，很繁榮的生長着，野的花兒開放着，枳類的花，散佈着牠們的香氣。所以在沙河鄉村裏四周的空氣是很流通的，比之在教區裏民衆所得的空氣好，而且還有許向陽的地方，有已經紅熟的桃子生在樹上。

夏間的太陽，在一天的晨間，很光輝的照在這一角之上，但是，那街道上的熱度漸漸的增高，而這一角卻在樹蔭之下了，雖不是很遠的在樹蔭之中，你仍可望見牠的美景。這是一個風涼的地方，是幽靜而逸趣橫生，是一個有奇異回聲的地方，也是爲雜鬧街道上一個避囂的港口。

那個景狀宛如水中的一葉孤舟。馬奶德醫生擁有二層大的房子，在這一角宅子裏，當其時有人傳說，每日有人工作其間，但是，不是常可聞其聲息的，故於深夜之間，無人敢入。在後面的一個宅子，與一個小園庭可通，在這小園庭之內，有一株楓楊樹，滿佈着綠色的樹葉，據說教堂裏的風琴可以把牠來製造的，白銀是把牠來鑿花的，而黃金也可以之練成幾個奇怪的長人，而他有金色的手臂，伸在大廳前的牆上——好像他曾打緊過自己，對於觀察的人有同樣的恐懼。或是傳說着住在樓上的單身人，祇有很少的生意，或是傳說着一個車飾匠，在樓底下設有一個帳房間，但是卻沒有人看見過或聽見過。時常的，一個遲慢的工人，穿了他的衣服，進了這大廳，或是一個客人在那邊窺竊，或隔開了天井可以聽見叮璫的聲音，或是相擊的聲音，也從這黃金色的長人發出來。雖然，這種種的事，毋需證明的，就是那些躲藏在屋邊楓楊樹上的小雀兒，和角中的回聲不斷地發出來，從星期日的早上，到星期六的晚上。

在這兒馬奶德醫生招收病人了，以便續享他昔日的榮譽，他名譽的恢復，招致着人們的竊竊私語，並且又散佈着浮言，而談論他的已往的故事。馬奶德科學上的學問，謹慎小心，和很精細的施行他的手術，請教他的人很多，而他所得的收入也很豐富。

這許多事情，傑威斯·羅雷先生都曉得，想到而注意的，那時他在一個星期日的午後，他到這美麗房屋

一角，打動了門鈴。

『馬奶德先生在家麼？』

希望他在家中。

『綠茜女士在家麼？』

希望她在家中。

『普樂絲小姐在家麼？』

或者是在家中的，這個侍女雖能確定伊的在家，但不能預料普樂絲小姐的意思，是否認爲事實上允許其入內。

『因爲我是很熟的，』羅雷先生說，『我欲上樓了。』

雖是這醫生的女兒很不曉得在她所生的國內之事，她似天賦着這個能力，以極少之努力，而求得極大的知識，這是一種很有用而亦很可贊許的天性。所以她的器用物件很是簡單，卻是佈置得井井有條，也有其餘不少的裝飾品，而牠們的價值不甚昂貴，但也富麗堂皇，很是美觀。房間中的陳設，從大的東西到小的東西，配就的顏色，因節儉而支配的變化，一望而知爲玲瓏巧智的人所陳置的。所以羅雷先生立着四顧，好像房內椅子和棹子，問他一個問題，這樣的安放着，你是否覺得滿意而贊成嗎？

這一層樓上，共有三個房間，通這三個房間的門是開着，使空氣流通，羅雷先生帶了笑容，看到佈置相似的房间，從這一間走到那一間。第一間是綠茜小姐最精緻的房間，內中放着綠茜小姐蒙養的鳥，美麗的花，書史冊籍，寫字檯，工作檯，還有水綠色的箱子；第二個房間是醫生的會客堂，也兼作膳食堂的；第三個房間，照在楓楊樹內影裏，是馬奶德的臥室，在牠壁角落裏放着已是不用的靴匠的板櫪，和一副工具，這好像仍是在巴黎聖安東地方鄉間一家酒店五層樓上慘黑小閣樓內所有的東西。

『我很奇怪，』羅雷先生看了嘆了一口氣，『他保留着他所受痛苦之紀念物。』

「爲什麼對着那個奇怪呢？」驟然的問他，使他一呆。這是普樂絲小姐說的，她是熱心的婦人，手段很高，他和她初逢之時，在杜佛聖喬治旅館之中，自此以後，便成相識。

「我當這樣的想——」羅雷先生開始說。

「呸！你當這樣的想！」普樂絲小姐說，那時羅雷先生便不講下去。

「你好麼？」這婦人很快的說，而並沒有含着惡意。

「我到很好，我謝你。」羅雷先生很溫柔地回答着說，「你好麼？」

「沒有暢快的事。」普樂絲小姐說。

「真的麼？」

「咳！真的！」普樂絲小姐又說，「我的花金龜兒很紊亂。」（按此指馬奶德小姐。）

「真的麼？」

「請你說得明白些罷，除了祇說「真的」，你要使我急得悶死了。」

普樂絲小姐說，她的態度（與她的身材不稱）是很急促。

「那麼真的麼？」羅雷先生補充了說着。

「真的，是太不興了。」普樂絲小姐回答着說，「但是更好些，是的，我是很混亂了。」

「你允許我問這一個原因麼？」

「我不希望有數十個人，他們對於這花金龜兒是沒有價值的來探望她。」普樂絲小姐說。

「數十個人爲了這個意思來麼？」

「有幾百個人。」普樂絲小姐說。

這是這個婦人的特點（好像以前的人們和以後的人們和她一樣）不論是甚麼時候，問到她的本意，

她總是言過其實。

『乖乖』羅雷先生說，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言語。

『我曾和這可人兒同居——或這可人兒和我住在一塊兒，叫我留心她；而她卻不是一定如此，你或可以宣你的信誓，倘然我力足以保護她——自她十歲以後，這是真真不容易的事兒。』普樂絲小姐說。

羅雷先生頻頻搖他的頭，他也不曉得怎樣的很不容易，搖他的頭，好似一個最好的解決，對於不論甚麼事都很適合的。

『所見到的各種形形色色，人們都一些兒不配這掌上的珍珠。』普樂絲小姐說，『當你開始時。』

『我曉得的，普樂絲小姐。』

『你不曉得麼？他是救他父親生命的。』

『啊，倘然提及了這——』羅雷先生說。

『這也沒有終結麼？我認爲，在你開始說的時候，我說，這是很困難的；我並不是訪覓馬奶德醫生有些過失，除了他是有可憐兒的女兒，而這女兒對他沒有甚麼譴責，在任何環境之下，不希望無論何人要這樣。但是，這是真的，有二倍三倍的困難，有成羣結隊的人來拜望她，在他之後（對於他，我寬宥，）要從我奪去這花金龜兒的愛情。』

羅雷先生曉得普樂絲小姐是很猜忌的，從此以後，他也曉得，她是處於僻異之中，她是一個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在女性中可以找出的——她們爲誠摯的愛情，甘爲奴隸，黃金的時期，她們已是過去的了，絕妙姿容，她們是沒有的了，才智技能，她們也沒有機會去護得了，希望的光輝，卻沒有射上她們可憐的生命之路上了。他曉得世界上沒有別的事，祇有一棵忠貞的心，這樣的服務而沒有其他的物慾存於其中，他的腦海中存着知恩必答的心理——我們多少要有些等別——他以爲普樂絲小姐，比了那些具有天然與技巧，而與德兒勝銀行有往來的銀行中，婦女們更有價值，更似天上的安琪兒一樣。

『這將永不是，而亦決不會的。祇有一個男人值得爲花金龜兒的。』普樂絲小姐說，『而這男人是我的兄

弟沙樂門，倘是他一生沒有錯誤。」

說到這兒，由羅雷先生又詢問着普樂絲小姐個人之歷史：她的兄弟沙樂門是沒有希望的無賴，他奪她所有的一切財產，以作投機生意之抵押品，從此將她永久的拋棄，毫無良心之責備。普樂絲小姐忠誠的信任，講到了沙樂門（輕說一個小的錯誤），而羅雷先生以為情事重大，對她的意見有所考慮。

「我們現在是祇有二個人在一塊兒，而都是與有關係的人，」他說，那時他們回到會客室裏去坐定了，「我來問你——這醫生和綠茜小姐談話之時，還沒有說及他製靴的時期麼？」

「卻沒有。」

「而仍保守這板櫬和這許多工具在他的身畔麼？」

「咳！」普樂絲小姐搖着頭說，「但是我不敢說，他內心中不是毫無所感的。」

「你是否相信他感慨得很深的麼？」

「我也這樣想。」普樂絲小姐說。

「你不是推測——」羅雷先生開始又講，而普樂絲小姐截斷其詞。

「沒有甚麼推測，也沒有甚麼幻想。」

「我問你，你以為——你有時推測得太遠麼？」

「時常的。」普樂絲小姐說。

「你不是這樣推想，」羅雷先生繼續下去說，「這馬奶德醫生他有他自己的宗旨，保守着這宗旨多年，關於他這樣的被壓迫，或者，甚至於對他行施壓迫人的姓名也保留着。」他說的時候，笑了一笑，眼皮皺了一皺，好像對她很溫柔。

「我並不推想別的，所有的了解，只是花金龜兒告訴我的。」

「而那是——」

『她想，他是有的。』

『現在因為我問了這許多問題，請你不要動氣，我祇是一個有關係而愚直的人，他也是一個有關係的人。』

『愚笨麼？』普樂絲小姐問，態度雍雍。

更希望他，歉遜的形容詞，不要用，羅雷先生回答着說，『不，不，當然不是的。回講到這事情——不是顯的麼？馬奶德先生沒有疑問的，他是並沒有犯甚麼罪，那是我們都好保證的，而他永不提及這問題麼？我將不甚關心了，雖是多年以前他和我是有關係的，而現在和我，是很知己，我將對他伶俐的女兒商量，他是很鍾愛他的女兒的，信任我，普樂絲小姐！我以一種好奇心與你不要討論這問題，而出於一片至誠與你討論的。』那麼盡我所知，壞的也是好的，你或可告我。』普樂絲小姐說，燕語鶯聲，道歉似的，『他對這全部問題是很害怖的。』

『害怖嗎？』

『這是很顯而易見的，我或許要想到，幹麼他要這樣。這是很可怖的回憶，不祇是使他神志昏迷。他不覺得怎樣失掉他的知覺，他也不覺得怎樣能够恢復，他也不曉得他將不再失卻他的良知。那不能單使這問題痛快的，我想。』

那是一件比羅雷先生所追求的還要深刻的警語，『的確的。』他說，『去回憶這件恐懼的事。但是，我腦海中有一個疑問，普樂絲小姐，倘然永久的保守着他痛苦的祕密，是與他有利的。也是的確的，就是因為這個懷疑與不安，而導我以現在的信任。』

『也沒有辦法。』普樂絲小姐搖着頭說，『提起了這個心事，他更覺不堪，最好不要提及。總而言之，不要提及的爲妙，不論在甚麼情形之下。有的時候他在萬籟無聲之夜，起身下牀，我們就可聽得他在房間裏踱來步去。這花金龜兒曉得他那個時候，他的思想是忐忑不安，渡來步去，宛似在他的牢獄之中。她便跑了進去，他

們兩個人一同的踱來步去，直要等到他走不動。但是他卻沒有說過半句話，說到他心中的不寧，而她也曉得最好是不去問他。他們倆在靜境裏，一同的步去踱來，或是走來走去，以待他發覺她的愛和她的特伴。」

雖是普樂絲小姐的否認說她是自己的猜測，而這純然乏味慘惻的景狀，是宛在目前的，在他們倆踱來步去的時候，只是反覆地想着此項措辭，這是足以證明，她是有這件事的。

這一角的地方，已經說及的了，有很怪異的回聲，往往發出重重的回聲，腳步的回聲，這乏弱無力的足步，來來往往，而使這怪異的回聲也永無休歇。

「他們在這裏了！」普樂絲小姐說，打破了沉寂，而又開始談論：「現在我們立刻將有數百的人們了！」似這怪異的一角，牠富有傳聲性質的，這是這地的特點；那時，羅雷先生立在窗邊，要看馬奶德和他的女兒，他們的足步聲，他聽得的，他幻想，以為他倆將勿走近。不但這回聲將漸次的消滅，雖這足步聲是不可聞了；但是，別的足步聲的回聲，也永不能聽見，而也將漸次的消滅，這時的足步聲漸漸而近。雖然，馬奶德醫生和他的女兒，到後來發現了，普樂絲小姐時候在門口迎接他們。

普樂絲小姐很是快活的樣子，雖似發狂，似面紅，似容光煥發，她登樓的時候，便把她可愛的帽兒脫去，用她的手帕子揮拍帽上的灰塵，也把她的外衣折疊收藏，撫摩她豐柔的美髮，很志高氣揚似的，好像按着自己的頭髮一樣，如果她也是婦女中最美麗的一個。她的愛（綠茜小姐）也有快樂的態度，擁抱了她，感謝她，因為普樂絲小姐是這樣的關切，而不辭勞瘁的——這一說反使普樂絲小姐中心不安，精神上很有刺激，後來回到自己的房間內，竟放聲痛哭了。馬奶德醫生也有一種快樂的態度，望着她們兩個人，而對普樂絲小姐說她怎樣地加害綠茜，說的時候聲浪響亮，目光注視，好像普樂絲小姐對着綠茜的態度，一樣嚴重。羅雷先生也有快活的樣子，摸他的假髮，感謝他獨身未娶者之神，而使他晚年之中得見快樂家庭中之光輝。但是，沒有數百的人們來看這一個景狀，而羅雷先生為實踐普樂絲小姐的預言起見，看見了，亦屬徒然。

午膳的時候了，而卻仍沒有成百的民衆來，為佈置房中簡約的設備，故普樂絲小姐便管理樓下的一層，

她所爲之事，堪稱奇偉。她的膳食很是潔而簡，烹調得很得宜，味道極爲適口，一半是英吉利式，一半是法蘭西式，真是無與倫比的了。普樂絲小姐的友誼是很重實際的，她會徧歷沙河及鄰省的地方，訪尋貧苦的法蘭西人，而他們願受幾個先令或半個金幣，而授伊以烹調祕訣。從這許多法蘭西遺下之高盧民族間，她得到很奇的祕術，所以人家婦女們和女孩子們以爲她是治家及烹飪的先師；她有時拿了一隻家禽，一隻兔兒，或是園子裏的蔬菜，換些她所要的東西。

在星期日的日子，普樂絲小姐同馬奶德先生一同午膳；但在別的日子，她很執拗似的，在甚麼時候進食，人家也不甚明瞭，有的時候，在樓的底下；有的時候，在她自己的樓上，布置着藍顏色的房間裏，這一個房間，除卻了花金龜兒，別的人是不許進內的。有時候普樂絲小姐面帶了笑貌，慇懃備至的使綠茜小姐快樂，所以她們同飲同食，覺得也很愉快的。

那一天，天氣悶熱，日漸西斜，綠茜小姐提議着將酒席移置於楓楊樹蔭之下，享受新鮮的空氣。家庭之事，都隨她的意思的。他們就把酒席移到楓楊樹之下，而她取來了酒，尤其是爲了羅雷先生的利益。她有時坐於羅雷先生之旁，專爲斟酒；他們歡談於楓蔭之下，而普樂絲小姐時時舉觴勸酒。他們這樣的談笑，這奇異房屋的一角，也如側耳靜聽似的聽着他們說話，在他們頭上的楓葉，也對他們簌簌地俯着頭兒，和他們打着耳語似的。

那數百的民衆，仍舊的卻沒有來。達南先生卻來到了楓蔭之下了，但只是他一個人來的。

馬奶德先生和綠茜小姐很誠意的招接他。但是普樂絲小姐驟然的覺得很不舒服，身子換顫，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她的顫抖，是她常常發的小恙，而她時常稱之謂「震顫」。

馬奶德醫生這時精神優美，看來年紀尤其很輕。他和綠茜小姐並肩的坐着，他們兩人同樣的面貌，很易看出來的，她斜倚於他的肩膀，他的手安放在椅子的靠背上，在這種光景裏他二人的面貌，更易看出相似的地方。

他終日高談闊論，無所不談，精神很是奮發的。『請你，馬奶德先生，』當他們坐在楓蔭之下，達南先生說，他繼續着那時所討論的題目講，偶然講到在倫敦舊的建築物——『你曾見過許多的古塔麼？』

『綠茜和我到過那邊的，但這也出於偶然的。我們見過許多的高塔，那是很有興趣的。』

『你或也記得那邊我也去過的，』達南先生說，笑了一笑，雖是覺得面部上轟然的一紅，『在別的情形之下，而不是與平常的一樣。我在那裏的時候，他們對我說是一個奇怪的東西。』

『那是甚麼？』綠茜問。

有過幾次的改革了，許多的工人到了一個古堡，這古堡的年代是很深遠的了，而也不能記憶的了，堡內牆壁上的石板，由許多的囚徒鐫刻着——時日，姓名，怨言，和禱告。內中一塊基石下的一角，被一個或是已經被執行的囚徒所刻的，那或是他最後之工作。這字用很破舊的工具來刻的，刻的很惚忙似的，手腕的抖動也可以推想出來的。起始這三個字是HHC；但是留心的考察一下子，末後的一個字母是G字。對於這三個字也沒有甚麼記載和傳說，而許多囚徒之中的名性中，也沒有這三個字，許多無效的猜想，卻費過了，要推想這究竟是誰的名字。到後來，這三個字母不是名性的記號，而完全是一個（GHU）掘字。很注意勘察地上的地板，在所刻字的下面，泥內埋有一塊石子，或者一塊磚瓦，或別樣所砌的東西，一堆紙頭的灰，混合在一個小皮囊的灰裏面。這囚徒所寫的甚麼，永不能曉得，但是這囚徒曾經是寫過的，也曾藏匿而免獄官的發現了。

『父親呀，』綠茜大聲的說，『你身子覺而不舒服麼？』

他驟然的震驚，他的手放在他的頭上，他的態度使他們很是驚駭。

『不，我親愛的，不是不舒適呀。很大的雨點洒落下來，使得我驚動，我們還是到裏頭去罷。』

他立刻恢復他的狀態。大的雨點真的在落下來。但是他對於剛才對他所說的發現，一個都不提及，那他們進了房內，羅雷先生那一雙有經驗的目光，很是留神的偵察着，或想是偵察的，望了他的面部，當他對了查理·達南，同樣地像在法庭內走道上，向他們偵察的一樣。

他很快的恢復了原狀，但是無論如何，羅雷先生一雙經驗豐富的眼睛，很現有懷疑之色。那時處內長大金人似的楓樹，也不能比羅雷先生爲靜寂，羅雷先生仍站在楓樹之下，詳細的觀察他們，而他不能證明或堅信那落下來了的雨點，會把馬奶德先生受警的。（他或許會是如此。）

茶點的時候到了，普樂絲小姐預備着茶，她的身子又顫了一顫，而仍沒有數百的人們來。卡爾登先生卻緩步地來了，他來了，祇是二個人。

這天晚上的氣候，極爲悶熱，雖是在他們坐的地方把窗都開着，仍是熱得不得了。他們進了些茶點之後，他們一同移坐窗邊，望到外面將夜的光色。綠茜小姐坐在她父親的身畔，達南坐在綠茜之邊，卡爾登卻將身子倚在窗子上面。這白色而長的窗帷，爲很大的時令風捲到房間的角上，甚而至於使牠碰到天花板，飄飄蕩蕩如鬼魅的羽翼。

『雨點是仍舊的落下來，很粗的，重的，而稀少的，』馬奶德醫生說。『雨點落得很慢呀！』他們講得聲音很低，像一般人們在守望的時候一樣，也像一般人們在暗室中守着天上閃閃的電光一樣。

那時街道上面很是混亂，人們都四散奔逃，以便在傾盆大雨之前，覓一藏身之所；這奇異的一角，有無數來來往往的足步聲反應着，但沒有真實的足步在那兒。

『幾萬的人們，而卻沒有所見！』達南先生在他們靜聽了一會兒的時候說。

『這不是印象很深的麼，達南先生？』綠茜小姐問，『有的時候，我夜裏頭一個人坐着，以迄我精神恍惚——但是今夜思想的幻影，使得我不寒而慄，一切都是這樣的昏黑——』

『我們也一同恐怖罷。不曉得你可說給我聽這個緣由麼？』

『對於你是沒有甚麼的。這一種的幻想，使我有這樣的感想，我想起來也祇是我個人自己覺得，而也不能與別的人說明。有的時候，靜悄悄地，我獨自一人，坐在這兒，我靜靜地去聽明白那來去不斷足步的回聲，那

些回聲，是漸漸地來向我們的生命中。」

『倘然這是如此的，我們總有一天看見無數的人們來，』薛特尼·卡爾登插嘴的說，擺着很易致怒的態度。

足步的聲音絡繹不絕，足步的聲音更其加速了。這奇異的一隅，發出了回聲，從回聲中再發出回聲來，有的聲音，似乎在窗櫺之下，有的回聲，似乎在房間之中，有的，是來的聲音，有的，是去的聲音，有的回聲，突然而止，有的回聲，卻停留片刻，都是從遠的街道上所傳來的聲音，但是卻一個人都瞧不見。

『是不是這許多的足步聲，都爲我們而來的麼？馬奶德女士，或是我們將他們分配呢？』

『我卻不曉得，達南先生！我對你說這是一個愚笨的幻想，但是你仍問我，我形隻影單的時候，我便把自己抑制着，而我又想到這無數人們的足步聲，他們將爲我的生命而來，和爲我的父親而來。』

『我以爲那些足聲是我的！』卡爾登說。『我也沒有疑問，也沒有甚麼盟約。有一大羣的人，向我們狂奔而來了，馬奶德女士，我是看見他們的——從閃閃電光之中。』他增加了最後的一句話，那時一閃很亮的電光，照出他在窗邊蹣跚着。

『而我也聽見他們的！』他繼續下去說，打過了一個霹靂之後。『這裏他們是來了，很快的，很怕的，也很激烈的。』

那時他所形容的雨，傾盆而下了，也使得他停止了說話，因爲說話的聲音也聽不清楚。這一陣很可記憶的雷電閃閃，狂風暴雨，貫注而下，那雷火，霹靂，大雨，也沒有一會兒停止着，直等到了夜半的月亮慢慢地露了出來的時候。

聖保羅禮拜堂的大鐘，鳴了一下，在清新的空新之中，傳聞得很清楚，這時羅雷先生由仇黎的保護，攜了一盞燈，帶了回信到克樓根惠爾地方去。在沙河與克樓根惠爾之間的路上，極爲荒僻，羅雷先生很注意路上打劫之人，他時常叫仇黎伴他同時行走，雖是走這一條路，在平時早二個鐘點走，那比較的很爲安穩。

「這是甚麼的一夜！很是夜深了，仇黎。」羅雷先生說，「似將使已死的人從墳墓中爬出來。」
「這樣的一夜，我自己也沒有經歷過，主人——我也沒有希望着會這樣——那怎樣是好？」仇黎回答說。

「再會吧，卡爾登先生，」那個有事務的人說，「再會吧，達南先生。我們將永不能在一塊兒過狂風暴雨之夜！」

或者的，或者的，你看那無數的人們，也像狂風暴雨似的，狂奔而來。

第七章 法都之顯爵

公爵是朝廷內公卿中很有權勢的一種人物，是在巴黎的大旅館內，舉行每一個兩星期一次的盛宴。那公爵是在他的內室中，這是他聖所內的聖所，那些神聖中之最神聖的一羣崇拜者，卻在這一塊房間的外部。那公爵是預備着吃他的巧克力糖，那公爵可以很安適的享用許多東西，由幾個頭腦鎮靜的人觀察，他或可更快的把法蘭西國家都吞下去；那公爵所用的巧克力早點心，除了廚子以外，如沒有四個能幹的人助其治理餐食，且有不能下咽之勢。

的確了，是需要四個人呀，這四個人的服裝，燦然奪目，中間的一個領袖，將不能保守他的地位，如果他衣袋內沒有二隻金表之數，比賽富有，好尚清潔，而在貴族之旁，支配可口的巧克力早點到公爵的唇邊。第一個僕從帶了巧克力糖食的瓶子，到公爵神聖的面前；第二個僕人，拌磨巧克力糖食，他是派定了使用一只小小的器具去攪的；第三個僕人，放下了可愛的茶巾；第四個僕人（有二個金表）把糖倒了出來。那公爵於使用巧克力時不能將他的僕從裏頭，裁撤一個，以保持其維我獨尊之地位。那便是對於他貴族的徽章上，是一件很重大的污辱，倘於早點之時，那有三個人而侍奉，簡慢了，如祇有二個僕人，他或竟將死了。

那公爵於昨天的晚上，赴了一個小小的宴會，那裏表演着喜劇和優美的音樂。那公爵同了嬌豔的女伴，

差不多夜夜恭出赴宴。那公爵很是崇尚禮儀，很是多感多情，這喜劇和優美悅耳的音樂，比了很麻煩的國事，比之法蘭西軍國大事所影響他的還要來得重要。法蘭西國快樂的環境，也是專制國家所常有的現狀。——也好像英吉利國（舉例的說）在深悔恨的日子，英國皇室與法皇私訂盟約之時。

公爵對於公衆事業有一個真實的政見，對於國事，任其自然，取不干涉主義；對於特別重要的公衆事業，他也有一個真實的政見，那是一定要按照他的意見做——祇用他自己的權威，祇想搜括財寶。對於安樂的玩意兒，不論是普通的或特別的，他也有一個真實的政見，以爲世界上的一切，都爲他們而所設的。他常所引用之按語（祇於原文中換去一個代名詞，沒有大的出入）便是：『天下萬物，維我取之。』

但是，公爵也慢慢地發覺了這混亂的紛擾，波及他的事情，同時及這私人方面與公衆方面的事情，他所以對於這二類事情，強迫他與收稅官相聯絡。至於國家的公款，貴族卻是茫無頭緒，一定要委託對於這事與有能力的人去幹；至於私人的財政，經了多年的窮侈極奢，漸漸的入於貧乏之境。所以公爵送他們的姊妹到修道院裏去，等到她們自願還俗之時，他祇能穿粗草的衣服，或竟將她贈送與一個收稅官，好似一個獎賞，而這收稅官是很貧苦的。這收稅官如握了上面有金蘋果的手杖，現在也是外面房間內的賓客，在人類之間擅作威福——常常希望仰着公爵們的鼻息，至於公爵的妻子也有驕傲不可一世的態度，而賤視他的。

收稅官也是一個侈奢的人了。他馬廐裏，豢養着三十四匹駿馬，大廳內侍候着二十四個男僕人，他的妻子，有六個使女侍候她。他好似一個佯爲無所事事的人，但他祇知盡其能力，從事搜括，這收稅官——不幹，他婚姻的關係，能扶助社會上的道德——在那天旅館內許多貴族上賓之中，他至少是表示着最大的真實。

因爲，這許多的房間，看起來雖是很富麗堂皇，布置着精巧的裝飾，費了許多的時光和極精緻的手工，方得如此設備，實在講起來，是不良的狀況；試想無衣無食的饑饉民衆（也離此不甚遙遠，不過在諾透達尖塔地方，貧富間極端之懸殊，即可了然而見）——貴族們的豪華，將爲極不安適之事——倘使在貴族們的家中，各個人兒都爲着那鶉衣百結，衣衫襤褸的民衆，軍官們毫無軍事上之知識，海軍中的軍官連軍艦都不知道；文

臣不識政事之大體，貪財之教士，卑鄙之處達於極點，目光銳利，言詞淫穢，荒唐之極，種種的品行，都不配他們的職位；而不良的品質，他們都有的；他們接近的或不接近的，都服從貴族的意旨，也是濫竽充數，混入在公務人員之間，搜括民脂民膏，難以縷指，不可數計。民衆們不是立刻和貴族們聯絡，那麼真實的事情，也不能聯絡，或是民衆們想生存在一個光明的大道，那是不能的。醫士們因給奉公爵們調補藥品，發了一批大財；因為他們恐怕理想中的疾病，實是他們沒有甚麼疾病的，在公爵的招待室裏面，醫士診治到請他診治的公爵，醫士們便時時面露笑容。謀士們發明種種的方法，以彌補國事的缺點，而沒有方法可以從事阻止小小罪惡的發現，如相集那些謀士們如羣集在公爵之客廳中，則必盡其吹螺癩狂之能事。那些不可信的哲學家，似有改造世界之命運，以不可解之言詞，淆惑入心，而和不可信之科學家，實驗變化礦質，於公爵們集會之時，以爲奇觀。翩翩公子，在這炫耀之時——自此以後——由他們怠忽的結果，對於人們天然的真義，在公爵們旅邸之中，而爲窮侈極奢之表率。這種閱閱，有許多著名之事，傳布名都巴黎之間，而暗探則混集於崇拜公爵者人們之間——幾將佔其中之大半數——在女性之中，也不容易發現出來一個人來，她的態度與舉止，的確是一位莊重的夫人，或係一家之主母的，確的，這婦女們除了產生她們的孽種到世界上來——母親二個字稱她們，簡直是很不適合的——而母親二個字那時也很時髦的。鄉村的婦女，抱着所謂不時髦的小孩子而撫養之，而年將六旬之祖母，尙是妖妖冶冶的打扮，像二十歲的少年相仿，去赴夜宴。

赴公爵的宴會，虛偽的病態，破毀了人類的真性。在最外的一間房間之內，差不多有五六個例外的人，這些超然物外的人，在近幾年中，有些疑心，以爲一般的事情，大有江河日下之勢。這五六個人內的半數，有一個較好些的方法，要修改他們的錯誤，他們很有異想的組織，成爲宗教的另一支派，他們內部計議着，他們是否要決裂，要忿怒，要大聲疾呼，要把當場的傀儡轉其地位，而爲公爵莫定，一個未來的光明柱石，以指迷津。除了那些回教徒之外，另有三個人組織一派，宣傳他們的胡言亂語，講到『信實的中心』，以爲人類係從信實的中心所來的——此主張，不必詳爲推論——但卻沒有到周圍的外表上來，而不許多出這一個外表，或仍可

回轉中心，誠心齋戒，可以見鬼。在他們之間，談論鬼神之事，時有所聞，——似乎對於世界上有不少的利益，然而永不能實現的。

但是，那安富尊榮是，所有在大旅館中的貴族們伴侶，都裝飾得富麗堂皇的。倘然一個人人生，自生至死，惟一的使命，是考究服裝，則他們的措置，是將永久不磨而不是錯誤的。像此種把頭髮捲曲而施以膏潤，面貌修飾得美好而整潔，看起來是花花公子，兢兢不已地奔逐於聲色之間。個儻少年，宦裔之後，裝了下垂之珍飾，他們輕輕地動他們的身子，絛子上之寶物，發出叮噠之聲，這黃金的束縛物，搖動得好似小鈴，半因金光燦爛，半因絲綢花緞，以及潔白的襯衫，在空中不住的發光，不知聖安東地方民眾們忍受饑饉之痛苦。

服裝是永久不消散的護身符，使各能保持他們的富麗。每人赴跳舞會時，都是這樣的。從重樓深殿的皇宮裏，貴族們的府第裏，朝庭之上，公堂之內，法院公堂，以及社會上之全體（祇除饑民不在其內），普通的劊子手，也參與這奇裝的舞蹈大會；那劊子手也依樣的修飾；鬆了頭髮，面傅脂粉，穿了金邊鑲嵌的衣服，跳舞的鞋子，白色的絲襪。在絞罪架，和行刑輪刑具——利斧是一個利器——劊子手好比教主之地位，在他省內同業之中，稱他亞利恩先生為華服中之主席。在耶穌紀元後一千七百八十年，於法蘭西貴族們招待賓客之時，使人有可能的疑心，那便是一個劊子手，鬆曲了頭髮，施以膏潤。金邊的衣服，跳舞鞋子，白色的絲襪，混在貴族之中。

那公爵這樣很舒齊地享受他四個人服侍了他的晨餐，便吩咐四個人去，把他的那扇神聖中之神聖的大門開啓，他便大搖大擺的踱了出來。那時便有多少人們的服從，阿諛奉承，奴隸心理，卑鄙不堪的謙恭啊！那時人們的身體上或精神上，都向他鞠躬致敬，沒有一事一物是天然的——這或是一個別的緣故，那些崇拜公爵賓客，不覺得煩擾。

這兒說了一個可字，那兒便露着笑貌，一個奴隸就打着快樂的耳語，另外一個人，便舉手為歡。貴族則怡然自得，穿過了這一個房間，到較遠的地方。到了那邊，貴族又回了轉來，於適當時候，他即被他的僕從包圍起

來，沒有人可以看得見他，而又用他的早點。

這樣的情境，慢慢地結束了，那時的釵光寶氣，衣香鬢影很是混亂，寶貴的小金鈴兒，叮鈴鈴地搖動而發聲，漸漸下樓去了。但卻祇有一個人，落在人羣的後面，他的小帽兒放到脅下，手裏頭拿了鼻煙壺，很遲慢的走出來。

「我願你，」這個人講，站立在他出路的最後一扇門邊，回轉了身子對了一個僕役，「受禍於魔鬼！」說了這一句話，他拿手指將他的鼻煙壺不住的搖動，好像他揮拍鞋子上的灰塵，那麼他便靜悄悄他步下樓梯。

這一個人年將六旬了，衣服很是富麗，態度很傲慢，他的面貌，好比帶了假面具似的，他的面貌灰色而有光輝，眉目極為清秀，貌極莊嚴，他的鼻子，是在鼻空邊有些凹進去的。這兩個內凹的鼻孔，把他的面貌，唯一的顯得很安靜。有時他面上有變色之時，這兩個鼻空，或是伸張，或是展開，輕輕的動，好似心脈的跳躍；那時他的面貌，便顯有陰謀似的，而很殘忍的樣子，以他面上的全部表情而言，很留神的觀察，使他面貌上有這一種的形像，是由於他嘴邊的幾條紋路之故，他眼眶邊的縐紋，平而細的緣故，實在說他的面貌，這是很美觀的而也很令人注目的。

這主人翁走下了樓梯，到了天井之中，登了馬車，驅車去了。在休憩室裏沒有幾個人和他談論；他立的地方較爲後了幾步，那公爵的態度，或似爲熱忱些。在這種環境之下，那公爵似覺得得意地看在他馬頭前擁擠的民衆，這民衆們幾不免爲馬匹所踏斃，他的御者驅策他的馬，好比衝鋒上陣似的，他的態度很是疏忽而不小，雖是在這怨聲載道的時期，不敢伸訴痛苦的城內，而對這不滿意的事，怨恨之聲也有所聞。在這狹小而沒有人行道的街上，這可怕的公爵，往往飛奔疾馳，在野蠻的舉動內，殘害無辜的平民，但是祇有少數的人能注意到，或已發生過危險之後，在這時，或在那時，這平常的民衆，自己留心他們的性命，脫離他們的危險。於這個時期之內，野蠻的舉動，而毫無體恤民衆痛苦之心，那公爵的馬車，在狹小的街道上疾馳而過，車

前的婦女們發出尖銳的救命聲，男子們各相擠軋，搶了他們的小孩子而逃避。後來這車輛耀武揚威的到了街邊的一個水潭邊，這車上車輪的一個，陷於小潭而車子一震，街上便發生了無數的喧擾之聲，這馬匹也退了幾步。

但是這車輛發生了後者的意外，這車輛或許可以依然前進的，把後面受了傷的人不管，他們爲甚麼不是呢？但是這驚恐萬狀的僕從，忽忽忙忙地下了車子，有十餘個人管住了馬韁。

『出了甚麼亂子了！』公爵說，態度很安靜的望了外面。

一個身軀高大的人，帶了小帽，他幫助把許多馬足拔了起出，放在水邊，他混身弄得都是泥水，高聲的嗷呼，好似一隻野獸。

『請大人恕罪，公爵先生！』一個衣服破舊富有服從心的人說，『這是一個小孩子。』

『爲什麼他發出很討厭的聲音？這是他的孩子麼？』

『請大人寬恕我，公爵先生——這是很可憐的——是的。』

這水潭漸漸的離開了；街道略爲寬暢，約有十碼或十二碼見方的地方了。這一個高大的人，從地上忽然的立了起來，又將車子驅動，公爵先生的手放在他腰間劍柄之上。

『被害了！』這人尖聲的說，情感很激昂，伸出了二隻手，捧了他的頭，注視了他。『死的了！』

民衆們慢慢地走近而圍繞着，都看着公爵先生。許多人看他的眼睛卻沒有露着別的意思，祇是很留神而熱切；各人面部上沒有露着看得出的惡意和怒容。第一個呼聲之後，這許多的民衆，卻也寂不作聲，他們也好久的保持了沉寂。這一個有服從心的聲音，是很低弱的。公爵先生將許多的人們環視了一周，好像這許多的民衆，祇是出洞的鼠子似的。

他把錢袋取了出來。

『這是對我一件異乎尋常的事，』他說，『你們民衆怎樣不能自己當心和照顧你們的小孩子。你們中

的一個或那一個遮攔了路呀。我也不曉得你們怎樣地把我的馬匹損壞了。看給他那個吧。」

他把一枚金錢拋了出來，等他的僕人拾去，許多人的頭都伸長了。看這一枚金錢落下來。身材長大的人又大聲的呼號，他的聲音宛然非人世間的聲音，『死的了！』

那時他給來得很快的一個人抓住了，路上的人便讓開了路。看見了他，這一個可憐的人，垂着頭，震顫的痛哭，指了水沼。那邊有許多女人斜了身子，看着那一動也不動的包裹，心中都大為感動；她們也是同男子們一樣地靜寂無聲。

『我統統都曉得，我統統都曉得。』最後來的一個人說：『做一個勇敢的人，我的賈司伯！你的小寶貝這樣的死，比這樣的活着，是覺得更好一些。這是死在瞬息之間而毫無痛苦的。你想多活着一個鐘點而有些快樂麼？』

『你在那兒，你是一個哲學家！』公爵先生含笑而說。『他們叫你甚麼？』

『他們叫我段發。』

『做甚麼生意的？』

『公爵先生，賣酒的。』

『把這個拾起來，哲學家，賣酒的。』公爵說，拋過去又是一個金幣，『隨你的意去用罷！那邊的馬，都沒有出毛病麼？』

這貴族也沒有第二次垂顧那些聚集的民衆，靠上了坐位，又吩咐將車前進，帶有紳士的風度，好似他出於意外的碰壞了普通的東西，他的賠償已足以抵擋其值。他正在得意揚揚之時，他驟然的驚覺，那時一個金幣，拋進車來而落於車內板上。

『停步！』公爵先生說，『勒住馬呀！誰擲的？』

他望到方才賣酒的段發所立的地方，但那傷心的父親，愁容滿面立在那邊的路上，在他的旁邊，站立着

一個黑色而強壯的女人，手裏頭在結絨繩。

『你們都是畜牲！』公爵說，但是說得不甚高聲，也沒有改變他的面色，祇是他的鼻子微動。『我都願把你們碾死，送你們的小命。倘然我曉得那一個人拋擲我的車子，倘然這個匪徒仍在這兒，一定將他放在車輪下，將他碾死。』

他們的態度很是惶恐，從他們的經驗曉得，怎樣的一個人膽敢如此的不顧法律，所以沒有一些響聲，沒有一隻手或一隻眼睛敢動。在這許多人中是沒有敢動的。但是這結絨繩的女人，很鎮靜的望着公爵的面貌。這不能使他的尊榮所注意到，他賤視人家的眼光，經過了她，望到其餘哀哀無告的小民；他又靠上坐位，吩咐着說，『向前進！』

他的車輛向前去了，而別的车辆，也驅馳得很快而絡繹不絕，國家的謀臣，收稅的長官，醫士，律師，教主，音樂隊，喜劇團，全體去赴化裝舞蹈大會的人，車水馬龍，不斷的經過。那可憐膽小如鼠的民衆，爬出了如洞的小房子，繼續地看了幾個鐘點，軍人和警士，有時也在他們與觀衆之間經過，有時阻止旁人，而閒人都在他們的後面逃避。這可憐的父親早已拿他的包裹安藏好了，許多婦女們看顧這包裹放在水沼之下，坐在水沼邊，看滾動的泉水，幻想着跳舞會中之盛舉，那時一個女人，立在邊上，仍是結絨繩，結她堅定的命運。泉中的水不住地流着，河中的水很急的流動，這一日也將垂暮了，城中無數的生命也援例的從活而至死，而韶光愴，不復久留，那可憐如鼠的小民，羣宿在黑暗而小的房屋裏去了，而這貴族中舉行的跳舞大會，那又燈燭輝煌，開始夜宴，按照着平時的程序而進行着。

第八章 鄉間之顯爵

一個美麗的風景，這地方生長着穀類，但卻不甚多。幾塊生長小麥的地方，幾塊生長瘦的荳類的地方，幾塊生長蔬菜類的地方，都是很瘦的食物，而沒有好的麥生長着。這都是毫無生氣，好似種植植物的男人們和

女人們，傾向着不願意把園藝類使之繁榮的狀態——大有荒蕪凋萎景象之處。

公爵先生的旅行車輛（這車輛或是輕一些）由四匹馬挽着，二個御者，躑躅而上一個斜形的小山。公爵先生的態度神氣，真是不可一世，無可疵議，很配他的閱閱門楣；他面部的愧色，不是從內部中所發現的，是偶然由於一個外界的感觸，而他不能行使權力的——那便是行將西沉的紅日。

在這輛車子到了小山頂上的時候，那西沉的日光，很美麗的映射在車上，車內的主人為陽光所射着，顯出深紅的顏色，『日將墜矣，』公爵先生望了他的手說。

實在那時的太陽很低，不久便沉下去了。這時，車輛慢慢地下山去了，車輪上的壓車軸，也裝配定當，那時來了一陣的灰塵，含有灰燼的餘味，紅色的光亮，很快的消滅了；太陽是與公爵先生一同的下山了，紅光也沒有了，車輪上的壓車軸，也取去了。

但是，在這廣闊無垠的窮鄉僻壤，於山麓之邊，有一個小小的村落，那邊便是一片大的平壤，一個教堂的尖塔，一個風輪，可以狩獵的一個森林，在山巖之上，有一個堡壘，用為牢獄。夜色也漸漸的深了，環繞着這黑色的目的物，而公爵先生，也帶了一種安閒而歸家的神氣。

這村落有可憐的街道，有可憐的釀酒所，有可憐的製革廠，有可憐的餐室，有可憐而為驛馬休息之用的馬廄，有可憐的泉水，和種種普通而可憐的設備。而這村落也是住着可憐的民衆。居住在這地方的民衆，都極可憐。許多的人，坐在門檻上，剝食蒜類和類似的食物，以為晚餐；許多的人，在水邊洗他們的衣服及碗盞器具。世界上被壓迫的民衆，都很可憐，他們不需要窮苦的顯明記號。國家的賦斂，禮拜堂內所徵收之賦稅，本地的和普通的賦稅，都是在鄉村中張貼着三令五申的皇皇佈告，飭令照付，直要到那玄奧的結果，把這村莊羅掘俱窮，只剩下沒有把牠吞下。

那邊可以找到幾個小孩子，而卻沒有犬類。至於男人們和女人們，在這種情景內，他們只可在世上各自謀生——生命是沒有值得什麼的，在這小小的村莊內的，磨折之下，或是禁錮而死亡在山巖上的牢獄之中。

在前面通報者的呼叫聲，御夫的鞭策聲，那條馬鞭，彎曲似一條長蛇，昂首於空中；他來的時候，好似有極兇猛之女神相隨。公爵先生驅車近驛站之門，門是近泉水的，鄉間的民衆停了他們的工作，來看他，而他也看着他們，看到他們的一羣裏，而他卻不認識這許多久經磨折，備嘗辛苦之人們，法蘭西人如此的瘦弱，幾爲英人的迷信了，而這是一百年以前之實事。

公爵先生移動了目光，看到他前面蹲伏而有服從心的人們，也好像他朝廷中貴族之前——在他面前蹲伏之人中所有的不同之點，祇是忍受痛苦，而不是乞憐。——那時有一個灰白色的修路者，也來加入了這人叢之中。

「把那一個人帶將過來！」公爵先生對驛夫說。

這個人是帶過來了，他手裏拿了小帽子，別的許多人包圍而看打聽消息，好似在巴黎泉水邊人們的態度。

「我帶你一路同去！」

「大人先生，這是真的罷。我覺得很榮幸，和你一路同去。」

「到小山上來，也要到山頂上去麼？」

「大人先生，這是真的麼？」

「你呆看甚麼！」

「大人先生，我看這一個人。」

他將身子略爲俯下來，拿了他破舊的帽子，指點了這車子的下面，其餘的人也將身子俯了下來，望着車

下。

「什麼人，畜牲，在那兒看些甚麼！」

「請大人恕罪，大人先生！他被靴上的帶子牽住——壓車軸。」

『是誰』這個旅行的人問。

『大人先生，是一個人。』

『請魔鬼把這些幌子帶去吧。你曉得這是那一個？你在這個地方，許多的人你都認識的，他是誰呢？』

『請大人開恩，大人先生，他不是這鄉間的人，我生平從沒有看見過這一個。』

『被繩子絆住麼？將窒悶死麼？』

『求大人的洪恩，這是很奇怪的。他的頭這樣的懸着——似這樣的。』

他便轉身走到馬車之旁，側了背，面部向了天，把他的頭垂了下去，他重又立好了，手中摸他的帽子，鞠了

一個躬。

『他像甚麼呢？』

『大人先生，他比了麵粉匠還要白些。他混身遮了灰塵，白得像鬼，長得像鬼。』

這一幕情境，使得一羣的人很有感觸；但是許多人的眼睛，卻沒有互相顧視，都望着了公爵先生，或者是

觀察他良心上是否有一個鬼的幻像。

『真的，你卻做得很好。』公爵先生說，欣然的覺得這樣卑賤之民，不要擾他，『看這一個賊攀我的車子，

你們看見了不說，咄！把他拖開去，克勃爾先生。』

克勃爾先生是郵務長官，也是兼收餉稅的官吏；他是很順從公爵先生的吩咐，來詳細地考察，一把抓住

了那被偵查者的衣服，他的態度，卻是官腔十足。

『咄！走開去！』克勃爾先生說。

『倘然他想今晚在這村莊上過宿，把這一個陌生人監視吧，留心地檢查一下，他的業務，是否忠實，克勃

爾！』

『大人先生，我覺得異常榮幸，得到你的命令。』

「他已是逃開了麼，朋友——那個混蛋在那裏。」

這一個在車子下面的人，和還有五六個別的人，拿了藍色小帽子的人指明了一條繩子。另外的五六個人，很快的將他拖了出來，擡了氣，送到公爵先生之前。

「那一個人逃了麼，杜爾脫，在我們加上車軸壓的時候。」

「大人先生，他從山邊跌下來，他的頭先下來，好像一個人跳到水中去一樣的。」

「留心些，克勃爾，前進罷！」

這五六個人，仍被車輪上的繩子絆住，像一羣羊。這車輪旋轉得很快，也許他們幸運的去救護他們皮肉和骨頭；他們祇有很少的機會去救，他們或也沒有這樣的運氣。

那時發出高大的呼聲，那一輛車子向上傾斜，爲斜峭的山壁所阻止而難於前進了。慢慢的進了幾步，那車子便於夏季清香空氣之夜中，向前搖搖而進。幾個御夫的身上爲空中無數的游絲所羈絆，而之以代爲皮衣，便很悄悄地把馬鞭的尖頭拌住了；扈從是在馬邊跟了走；驛夫前導的聲音是可以聽得見的，在黑暗行程中，邁步而前進了。

在小山上的最尖峯旁邊，有一塊小小的坟地，上面有一個十字架，和一個大而新的耶穌造像；這個造像是木製的，做得很不好，或許是由沒有經驗學識鄉間的彫刻家所造的；但是，他研究過生命之造像的——或許他自己的生命——因爲這很可怕而瘦弱。

對於這種痛苦最大的痛苦記號，早已每况愈下了；但尙未至極點，那時，一個婦女跪在地上，當時這車子經過她的前面，她將頭轉了過來，很快的將身子站立起來，走到車門的旁邊。

「便是尊駕麼，大人先生，先生大人，這兒有一個請願的狀子。」

他發出了一種很不耐煩似的驚異聲，但是他卻面不改色，公爵先生便向車外望了出去。

「現在便怎樣呢？這是甚麼常常是狀子！」

「大人先生求上帝的愛我的丈夫，一個植樹的人。」

「你的丈夫是甚麼，植樹的人，你們這般人老是相同的，他不能納稅麼？」

「他已付清了，大人先生，他是死的了。」

「那麼，他已是下世的了！我能給你恢復他麼？」

「啊，吓，不能的，大人先生！但是他長眠在那邊一堆枯草之下呀。」

「唔。」

「大人先生，那邊有很多的一堆一堆的枯草。」

「那又怎樣？」

她看起來是一個老年的婦人，卻尚在青春。她的態度是出於一種深情的憂愁，他屢次的用了很大的力氣，拍着她所露出筋絡的手，又拿一只手放在車門之上——放得很輕的，似欲懷抱之狀，好似出乎人類中的至性，希望着可以有所感動她的請求。

「大人先生，請聽我說！大人先生，請聽我的訴願！我的丈夫由饑饉而死的；無數的民衆由饑饉而死的；還有無數的民衆將由饑饉而死。」

「那又怎樣呢？我都能養他們麼？」

「大人先生，慈悲的上帝曉得；我也不是這樣請求的。我的請求是一塊的石子，或一片的木板，上面寫了我丈夫的名字，放在他所在的地方。倘非如此，這地很容易忘記，那麼將永不能尋覓我丈夫的蹤跡，那時我爲同樣而死之後，我將被放在另外一堆枯草之下了。大人先生，死的人很多，死的人數增加得異常的快，饑饉很

是凶險。大人先生！大人先生！」

一個僕人把這個婦女從車門邊推了開去，這一輛車子顛簸着前進了。幾個御者鞭策得很快，這個女子是被棄在後面，而這位大人先生重又被人保護，於路上趕得極速，離他的邸第，祇有二里路了。

夏夜間的陣陣香風，周繞着他的左右，而那時，無偏私的雨點洒落下來，落在塵埃滿身者，衣衫襤褸者和工作勞疲者的身上，在離泉水很不遠的地方；而這修路者手中依舊拿了他所祇有的藍色小帽子，仍是演着鬼的形象，他們所能忍受之時，漸漸的他們不能再為支撐了，他們一個個的跌落下去，有些兒光亮搖盪於小方盒之內的，也慢慢的變成黑暗了。那時天上的繁星滿佈，以前為天上的黑雲遮着，現在卻露出來了。

公爵先生遠遠的望見在樹蔭之下有一座大廈的黑影，而那個大廈的影子，卻變換了一個火炬高照的光明城堡，他的馬車也停止了，堡壘的大門也開啓了。

「查理先生，我所盼望的人，是否已從英吉利來？」
「大人先生，卻沒有。」

第九章 喬剛的頭

這是一個堅固的建築，公爵先生的堡壘前面有一個石砌的天井，兩面的石級，在大門前相會在平檯之上。這完全是石砌的，有石刻的欄杆，石的甃類，石刻的花，刻的石人，石獅子的頭，而佈置在不同的方向，這好像是喬剛的頭，曾為點綴着在二百年之前。（喬剛為古時希臘三女祠之一，相傳其髮皆為青蛇，人見之即化為石塊云。）

擎火炬的人前進了，公爵先生便在闊而不高的踏步之上，從車子裏走了出來，這很足以驚動這冷靜的夜色，而引了遠處叢林中屋頂上的一隻貓頭鷹大叫的聲音。在手擎火炬者舉步的時候，一切都靜寂，那時又有另外一個攜火炬的人在門口照着，火光極亮，如置身房間中了，而不像在漠漠夜色曠野之間了。除了夜鷹驚啼之聲，別的響聲卻是沒有，祇有泉水潺潺之聲湍激於石潭之內，這是一個夜色深沉的夜裏，所以他們也同時屏息，默不作聲，僅有一種沉長而低弱的微喘或嘆息，一會兒卻又無聲響了。

進門後，大門便發出巨聲而關上了。公爵先生經過了大廳，廳內映看長矛，刀類，和其餘狩獵時所用武器。

的光芒，馬上所用的短棍和馬鞭，那是更覺光輝，許多的農民在這下面送掉性命，或是他們覺得這傢伙的利害，在權顯貴族們大發雷霆之時。

搬過了寬大的房間，因為這些房間都是很黑暗的，而且是爲了天黑，已是緊閉了。公爵先生和他的擊火炬者，望前過去，向迴廊邊的梯子上走上去。門也開啓了，進了他私人所用的三間房間裏去。一個是他的臥房，二個別的房間，高大而深邃的房間，地板上是冷凜凜的，沒有置放地氈，預備火爐爲冬季燒木柴而取煖之用，其餘華貴的設備，很適合一個公爵的地位，尤其是這一個奢華的國家而在這一個奢華的時期。過去的路易式樣，祇是一個，在這系統之內久不更變——路易第十四——在佈置的奢華器具中很顯明，但於法蘭西歷史之上，有種種的傳說。

預備二個人進晚膳的棹子，安放好在第三個房間之中；這是一間圓形的房間，也是這堡壘中四個高出圓形房間之一。這小而高的房間，窗子都開着，也都裝有百葉窗，所以夜間的黑色，祇顯着一條平行線的黑光，而牠的顏色似石子一樣的。

「我的姪子，」公爵先生說，看着預備晚餐；「他們說他卻沒有來。」
也不是他，但是他爲大人先生所般般盼望的。

「啊！他或許於今天晚上要來；不論甚麼樣，把這個膳食不要動，我要等一刻鐘的時光。」
十五分鐘是過了，大人先生預備好了，便坐了下來。他獨自一個人用他奢侈的異味。他的椅子對着窗子，他喝了些湯，手中拿了酒杯放到唇邊喝波多酒，他又將酒杯放了下來。

「那是甚麼？」他很和顏悅色的問，很留神地依着一條平行線而望出去。
「大人先生，那個麼？」

「在百葉窗的外面，把這百葉窗開了。」
那時百葉窗開了。

「唔。」

「大人先生，這是沒有甚麼別的東西。只是夜間的樹木和黑色而已。」

那說話的僕人把百葉窗開了，望到黑色的空中，立着向四周看，也是等候命令。

「好的。」這鎮定的主人說，「把窗子關了起來。」

又將窗子關了起來，大人先生繼續他的晚膳，他已用了一半了，那他又拿了酒杯停止了，聽窗外車輪之聲。這車輪之聲很快而來，來至這堡壘之前。

「去問是誰來了。」

那是大人先生的姪子。他在今天下午，落後了那大人先生數十餘里之遙。他路程趕得很快，但卻不能和大人先生在路上相遇。他趕到了驛站之門，他曉得大人先生的車子是走在前面。

人家後來對他說（大人先生說）這夜膳是在那兒恭候他，他是將很受歡迎的。沒有好久，他來了。他便是在英國人盡所知的查理達南先生。那位大人先生很客氣地招待他，但是他們並不行握手禮。

「大人昨天離開巴黎的麼？」他對大人先生說的時候，他便走到棹邊就位而坐。

「昨天，你呢？」

「我是直接來的。」

「從倫敦麼？」

「是的。」

「許多的時候，你才來。」那公爵笑了一笑說。

「卻不是如此，我是直接來的。」

「請你原諒，我意思問不是說你在路上許多時候，卻是這樣長的行程，是需要這麼許多時間。」

「我曾逗遛的。」——說到這兒，姪兒頓了一頓——「因有許多專務。」

『那是當然的，』叔父潤色而說。

那時一個侍者走到他們面前，他們便停止了談話，等到他們用過了咖啡，他們又祇是二個人。姪子便望着叔父，目光相集，便看得他叔父擺出了一副呈祥面色，於是他又開始談話了。

『我現回來，先生，你所預定的，從事於我所去從事的工作。這使我有極大而出於意料的危險；但這卻是神聖的目的，所以如果這意外將致我於死，我也希望願爲忍受的。』

『不要說死，』叔父說，『那是不需要說，致死。』

『我卻有些狐疑，大人，』姪子回答着說，『是否，倘然我臨到了生死關頭，你或許便很關心地阻扯我不要前去了。』

他那深鼻子邊的凹紋，他嚴厲面部上那直而長的皺紋，看起來以爲那番言語是不祥之朕兆；而他的叔父便在談笑之中，加以申明，那種很顯著的屬於貴族血統的風度，是不可否認的。

『真的，大人，』姪子接着說，『我一切都知道的，你或給我一個疑心的印象在我四周可疑的環境。』

『不是的，不是的，』叔父說，現着快活的樣子。

『但是，不論這是甚麼樣，』姪子看了叔父再說，似有不信任之意，『我曉得你的外交政策，是用盡方法來阻礙我的一切，而也沒有所躊躇的。』

『我的朋友，我以前就這樣地告訴了你的，』叔父說，有很好的態度，『請你回想我，多時以前告訴你這是如此的。』

『我是記得的。』

『謝謝你，』公爵先生說——很是甜美似的。

他的餘音嫋嫋，縈繞於空氣之中，宛似甜美樂聲之餘韻。

『實實在在，大人，』姪子又接着說，『我信得有一次那是你不好的命運，而是我的幸運，使我得能從法

蘭西的一個牢獄中出來。」

「我到不能十分明瞭呀，」叔父吃咖啡時回。

「我堅信，倘然你不以朝廷爲可恥，倘然你在多年以

給我，而糊裏糊塗令我送入堡壘。」

「那是可能的，」叔父說，態度卻極爲安閒。「因鑒於我們族中之

個地步，請你寬恕我罷！」

「我見到這一層，我覺得快慰的，前天的款待，也是很平常，而也覺得冷淡。」那女

「我或不會快活地說呀，我的朋友！」叔父回答着說，很是卑躬屈己地謙恭着。「我到也

得一安靜的環境，以便有所深思熟慮的機會，那所影響於命運的利益，比你自己所影響的更爲偉大。

現在去討論這個問題，卻是沒有用了；我是，好像你所說的，在沒有利益的環境中呀！這些小的修改工具，這

對於權勢和家族榮譽的溫和助力，這些對你解脫煩擾的須微恩澤，都祇能得到從旨趣和請求。無數的人追

求着，祇有少數的人（從比較上說）得到恩澤。往常是不是如此的？但是法蘭西諸如此類之事，情況日形惡

劣。我們的近祖，他們對於普通民衆有生殺之權。從這一個房間之中，無數的賤民從此帶出去執行絞刑，隔壁

的一間（我的臥房）一個人，我們所曉得的，是被刺斃，因爲他傲然自以爲其女兒之嬌弱不可侵犯之故

——他的女兒，我們失卻了許多的特權，而新的哲學，就是時常說起了我們當時的地位，或者（我將不要說

得太透切，說這將要，祇說或者）使我們真真的不便，種種都是不興，很不興！」

公爵先生，輕輕地取了一小撮的鼻煙，頻頻地搖着頭；他是很感到愁悶，這國家內有他一個人，而有這樣

的革新。

「我們這樣地把我們的家世，談今說古了，」姪子很慘然地說，「我相信我們的名字，更爲人家所賤視，

比之法蘭西國內其餘望族的名姓。」

竟『憎惡貴族的心理是一種平民不願意的貢獻』

『的聲調，』我所能看到的一種面貌，那是在此一國內環視着『心。』

『草大，在這種良善狀況之中，我們的家族保
戒的鼻煙。

』，而很覺得頹廢似的，那面似
的大名還要利害。

』與這屋

「我們的家族，我們榮耀的家族，牠的榮譽，在這樣不同的方針中，對於我們二人關係極大。即是在我父親的時代，我們做了無數的錯誤，損害每個人類，他們是介於吾等和我們快樂之間，不論那是甚麼的一回事。爲何我要說到我父親的時代呢？那時的事情卻和你相等的。我能從我父親同胎所生之兄弟，從同位繼承遺產之人，從近的繼承人而離開嗎？」

「那是死亡的緣故。」公爵先生說。

「而他使得我。」姪子回答說，「趨向在這一種制度之下，這制度對於我卻很爲恐佈的，卻負有重大的責任，但是卻沒有實權的；但追求執行我母親嘴邊的最後請求，順從我母親最後所看的一眼，這是使得我求憐或乞救；在徒然追求和援助與力量的中間，而卻我蒙着極大之痛楚。」

「你向我求助罷，我的姪兒。」公爵先生用食指碰他的胸部說，——現在他們是站在火爐旁——「你將老是徒然地追求了，信着我的話罷。」

在他白色面上的每一條直的紋路，很是殘忍，機巧，漸漸的相接近，那時他立起來，很留神的看他的姪子，手裏頭拿了一個鼻煙壺。他又指他的胸部，雖是他的手指宛似利刃的尖端，用了牠，在一個狡計之中，穿越他的身子，又說着：

「我的朋友，我寧犧牲我的生命，要永久的保持着我所生活的制度。」

那時他說了這一句話，他又取了些氣味刺鼻的鼻煙，然後便把他的鼻煙壺放到衣袋內去。

「最好做一個有理性的人類。」那時他又說，按着棹子上面一個鈴之後，「而接受你自然的命運。但是你卻失望了，查理先生，我曉得。」

「財產和法蘭西令我失望，」姪兒很慘然的說，「我放棄吧。」

「你把那兩種都放棄麼？法蘭西倒可以的；而財產呢？沒有價值再提及了；但是，這不見得罷。」

「在我所講的言語中，我沒有意思去要求了。倘然牠將從你手中給我，明天——」

「我的虛榮心是靠不住了。」

「——或是二十年之後——」

「承你的盛意，」公爵先生說，「仍舊我贊成這個意旨。」

「——我須放棄牠，我或可作飄流的生活的。小小的放棄吧了，何足爲惜，祇是那無邊的慘惻和頹喪而已！」

「嚇！」公爵先生說，矚目周覽他佈置得奢華的房間。

「在眼前的，這是十分滿足而華美，在此處，以大體而論，在蒼穹之下，在光天之下，這是一類廢的殘塔，不當的管理，詐欺，債務，抵押，壓迫，饑饉，裸體，與災殃。」

「嚇！」公爵先生重又說，很有滿意的態度。

「倘然那不是我的事，那便須在幾個有資格的人手裏，慢慢地（倘這是有可能性的，）從拖負的重量裏，解放起來，那麼這可憐而不能解脫的，或久經磨折與痛苦的民衆，或者，在另一個時代，可以減少些痛苦，但這不是爲我的緣故，對於這一層，民衆們深爲結怨，在各地皆是如此的。」

「那麼，你呢？」叔父說，「請你原諒我的好奇心，你是否，在你的新思想之下，很快樂的保存你的生命麼？」

「我一定要這樣地求生存命，似其餘的國人，甚至於被貴族們在他後面壓迫，總有一天有發動——工作。」

「舉一個例吧，在英國？」

「是的，這家族的榮譽，大人，在這一國家內，是很安全。家族的名姓，把我在別處受了苦。所以我不能再容忍了。」

按動了臺上的鈴，隔壁臥室內的燈，都點得很亮。現在是燈燭輝煌，照射在房間相通之處。公爵先生望了

那一面，靜聽僕人退出來的足步之聲。

「英吉利對於你是很有引誘力，你怎樣的於不知不覺之中，使你在那兒很繁榮。」那時他很留心的觀察，轉過了他和悅的面孔，對了他的姪子，笑了一笑。

「我已經說過了，我在那兒的繁榮，我是很曉得，我很感激你的深恩，大人其餘的，只是我的避難處。」
「這許多驕傲的英國人說，這是一個避難的地方。你曉得一個同國之人，他也避居該處的，是一個醫生！」

「是的。」

「同了一個女兒的麼？」

「是的。」

「是的。」公爵先生說：「你是疲憊了，再會，請你晚安！」

當他的頭深深地很恭敬的俯落下去的時候，他的笑容裏含有一種祕密，他說了這幾句奇怪的話兒，那幾句話，大大的引動了他姪兒的眼簾，並且也打動了他姪兒的耳鼓。同時，在他眼邊的那瘦而直的紋路，那薄而直的嘴唇，鼻邊的紋路，都曲了轉來，帶着譏視的態度，也好比笑裏藏刀似的。

「是的，」公爵先生重複的說：「一個醫生和一個女兒，是的，這樣的便開始了新的哲學！你是很疲憊的了，再會罷！」

這好像是去問堡壘外面列着石人的面貌的結果，和問他的面貌一樣。姪兒看着他，也是沒有用的，他進了內室的門了。

「再會罷！」叔父說：「我很快樂的，要在明天早上會見你，早些安止罷！拿了燈，領導這位我的姪子先生，到那邊的臥室裏去，你照着我的姪子上牀。」他又講着，同時他又把小鈴按動，呼喚這僕人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

這僕人奔來奔去，公爵先生穿了睡衣，在他臥房之中踱來步去，慢慢地預備睡臥；這一夜的天氣是很熱的，在他房間之中，他發出輕動的聲音，但他足上輕軟的拖鞋，踏在地板上，卻沒有聲音的；他的動作，宛比很有經驗的猛虎，看起來像一個有魔術的公爵，恬惡不悛。在故事之中，他有時期的變成一隻猛虎的樣子，或是剛剛終止，或是剛剛開始。

在他佈置奢華的房內，從這一角走到那角，回想到今天路上所遇的事事物物；在紅日將下山時，行上山頂，落日的景狀，慢慢的下山，這工廠，山巖上的牢獄，山谷中小小的村落，泉水邊的農民，手中拿着藍色小帽子的修路工人，指着馬車下面的繩子。這泉水以爲巴黎的泉水，這小的包裹放在踏步之上，許多婦人俯下了身子，身子很長的人伸起手，大聲的說，『死的了！』

『我現在覺得很涼，』公爵先生說，『我登牀安臥罷。』

所以，他祇留着一盞燈，他把薄紗的帳幔將身圍着，在他行將入夢之時，他聽着一聲長嘆，衝破了夜間的沉寂。

牆外石人的面貌，呆呆的望着這個黑夜，足足有三個沉悶的鐘點；在三個沉悶的鐘點之中，馬廐裏的馬匹，在草架邊嘶叫，野犬也在狂吠，而夜鷹也發了一種聲音，頗有相似一般詩翁所描寫的一種夜鷹悲啼聲的狀態。但是他們對於這些動物的怪僻風俗，很不容易說，是那一個人使之而然的。

在三個沉悶的鐘點之中，堡壘外面石獅和人類的容貌，在黑暗裏呆呆的望着。死氣沉沉的黑暗，罩在景物之上，死氣沉沉的黑暗，把牠自己的靜默，加上於路上灰塵靜默之上。那坟墓區域間無數小堆的瘦弱野草，是不可以辨別出來的；十字架上的造像，或已傾跌下來，那是可以模糊而辨別出來的。在村莊之中，那收稅之長官和納稅之民衆，都在夢中。他們的夢境，或者是赴盛大之宴會，那是饑寒之民所常有的夢，夢中很覺得安逸舒服，似這被驅策的奴隸，和受駕馭的畜類，那些瘦弱的居民，都在熟睡之中。

鄉村裏的泉水，看不見而聽不見的暗暗地流着，在這堡壘的泉水，看不見而聽不見的暗暗地滴落下來

——都是流淌出去，像春宵的韶光——經過了三個黑暗中的鐘點。那麼，那兩方面帶灰黑色的流水，鬼鬼祟祟的出些微光，那堡外石頭的面貌，也漸漸的張開了眼睛。

漸漸地光明些，直等到太陽的光亮照在恬靜的樹梢之上，牠的光明滿佈於小山之巔。在紅光之中，堡邊的泉水看起來變成赤色的鮮血，石人的面貌也現着紅潤之色，鳥的歌聲很是高大。公爵先生臥房裏，那一扇常受風雨催打之窗櫺，有一隻小小的鳥兒，用盡他的能力，唱着牠甜美的歌曲。對於這鳥的歌唱，最近的一個石人好似張大了嘴吧，蕩落了下巴，驚異望着，望之殊令人可怖。

現在，一輪紅日，漸漸地升高了，那座村落之間，有了些動作了。小小的窗兒開啓了，不靈動門的門門移去了，人們在路上行動着——而清早的天氣，極爲涼爽。村莊的居民，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有的人跑到泉水邊去，有的人到田間去，男的和女的耕耘得很忙，男的和女的去看他們可憐的家畜，牽出了骨瘦如柴的牛，到所能找覓到的路旁的牧牛場上去。在禮拜堂和十字架邊，有一二個人跪着，而有所禱告；這一頭瘦弱的牛，也是低下頭來在地上覓草吃。

這堡壘也漸蘇醒了，牠的性質也改變了，牠也漸漸地醒了，當然地醒了。起始，這冷靜的長矛，利刃，和狩獵時所用的器具，都現着昔日的紅色；而爲早上陽光所映射，顯現着牠們都是很鋒利；門和窗子也都開啓了，那馬廄內的馬也在門口所透視進來的光亮中，或新鮮空氣中側轉頭來看牠們肩頭，那裝有鐵欄的窗上，樹葉兒也簌簌的動着，那狗兒都狂吠着，似欲將繩子鬆脫而逃奔。

這種種的細瑣之事，都是每一天早上，日常生活上的慣事。當然的，那不是打動堡壘內大的鐘，也不是梯子上的跑上跑落；也不是在平臺上經過很快的影子，也不是走來走去的足步，也不是裝着很快的馬鞍，馳騁出去。

這一個灰白的修路者，早已忽忽忙忙到村落邊小山上，去工作了，他把一天的糧食攜帶着，（帶得不多）而放在一個包裹之中，他便把牠置在一堆碎石塊之上，他的糧食，連烏鴉也不配去啄牠呢。是否這鳥類，

含了幾粒穀到一個遠的地方，落一粒下來，逢機會佈一粒種，姑不論或是或否，這修路者，好似一生之事業，在一個清靜的早上，從山而下，足上都是污泥，永不停止他的工作，除非他到達泉水之邊。

村莊內的居民，圍集在泉水之邊，露着被壓迫的態度，竊竊低聲的私語，並沒有顯着別的動作，祇是異常驚駭和滿懷的好奇心。領了牛，很快的把身旋了回去，被長的繩纜住，癡呆地望着，或是蹲伏下去反芻，反芻的東西，便是牠們閒遊時所採集的。有幾個人是從城堡中來的。有幾個人是從驛站上來的，許多徵稅的官吏，都是佩了武裝，麇集在狹小街道的另一面，沒有甚麼宗旨，也是爲了沒有事而工作。這一個修路的人，早已混入人叢之中，和他五十個特別的同伴，他手裏頭拿了藍色的小帽子，拍打他自己的胸部。這是一種怎樣的表示，克勃爾先生怎樣地很快的招呼馬上的一個僕人，克勃爾也怎樣地騎了馬飛奔而去（雖是這馬上載了二個人），這些都好像德國文豪麗華諾拉在所著短詩中的一種新印象，這表示堡壘上，一塊石頭上太多的石人之面貌。

這無數的石物重又在夜間，望着城堡上之建築，而又增加一個需要的石人之面；那一個石人的面，差不多等候了二百年了。

牠是倒映在公爵先生的枕上，牠好像一個好的面具，驟然的驚駭，使他發怒，而化爲堅石。奔到家裏，石像胸前有一柄利刀，在刀柄之上，有一張皺邊的紙頭，上面寫着：

『趕他快些到坟墓裏去。這是從傑克所發。』

第十章 二個諾言

許久，十二月的月份忽忽的過去了，查理達南先生在英國好似一個高級的教員，教授法國文字，他是嫻熟於法國的文學的，這一個時期，他或可以當一個大學教授，而在那一個時期，他祇是一個私人的教授。他教授許多有空閒而有興趣的青年，研究世界上所流行的語言，他循循善誘，使得他們逸興遄飛，學識增進。他通

筆如神，也能將法國的文藝譯成精緻的英文。這種藝能在這一個時期，是罕有的；皇子們或有這樣的優點，帝王或是有的，而在教授之中，很不易找出的。他在德兒勝銀行的簿記上，沒有敗落的聲名，而變為廚子或成爲一個木工。一個私人教授的藝術，可使得學徒異常快樂而有益，論到他，是一個縝密切精細的譯述家，他的作品，不是限於字典上的知識的；所以少年的達南先生，很是出名，而爲人所樂道。又有進者，他對於本國的情形，很是熟悉，並且也熟悉國中興趣橫生的情形。他又能堅苦忍耐，永不疎懈，他的事業很是繁榮。

在倫敦，他並不希望着在金色的階級上行走，也不希望着睡臥在玫瑰花叢之中；倘然他有這類虛誇的慾望，那麼他的事業決不能繁盛的。他希望着工作，他找到了工作，而誠心的做，用他的能力去做。緣此之故，便是他繁榮的所在。

他一部份的年紀，是在劍橋大學裏生活的，他是一個修業生，是研究一種經政府所許可之私商學，從事於驅逐運用歐洲語言，以作違禁之商業者，而海關中，乃代以運用希臘與拉丁的語言。其餘的時間，他卻在倫敦。

現在，在是夏季日子的愛登地方，那個時候，在緯度橫斜的地方，卻仍是很爲寒冷的。

世界上的人類們所不可避免的一條路——查理達南的路——是鍾情女子的一條路。

在他生命危險的時期，他鍾情於綠茜·馬奶德了。他永沒有聽見過她這樣一個甜美可愛而富於情感的聲音，他也永沒有看見像她這樣一個和善的美貌，同時，他是處於一個等待人家發掘的坟墓邊。但是他卻對她並沒有提起這一回事，便是在一條塵埃滿佈的長道上，在泉水起伏的那邊，在那遙遠而荒蕪的堡壘旁，所犯的一件暗殺案，——堅固的石子堡壘，祇是變爲夢幻——是在一年以前的事，而卻沒有提及半個字，或向她宣露，以表示他的心跡。

他是有他的理由的，他也甚爲明瞭的。這又是一個夏季的日子，他最近從劍橋大學到了倫敦，他便到沙河地方清幽的一角，心思中要想與馬奶德先生開誠佈公的圖謀一個機會。這是夏季的天氣，他想綠茜小姐

與普樂絲小姐或是不在家中。

他看見馬奶德先生坐在椅子上面看書。那以前使他在痛楚尖銳時所能支撐着的神力，慢慢地恢復了。他現在是很有精神的一個人，他有堅決的意旨，強有力的果斷，活潑的生氣，在他恢復了健康之後，他也不像在初爲復原之時，需要時常柔軟運動了，那種運動，也不易時常看見了，只是越變越少了。

他很研究學術，睡眠的時期極少，雖感受些疲憊而很是快適的，而也很樂意的。現在查理達南走了進來，看見了他，他便將手中的書放開，伸出了他的手。

「查理達南，我很快樂的看見你。三四天的前，我們曾經計算你回來的日子。施曲拉浮先生和薛特尼·卡爾登先生，昨天都在這裏，他們二人都以爲比你所應派來的時候來得遲了。」

「他們對我這樣的介懷，我很感激他們。」他回答着說，對他們好似很冷淡的，而對馬奶德先生則甚誠摯。馬奶德女士——」

「是好的，」馬奶德先生他停了一歇說，「你的回來，使得我們都快樂，她爲了家庭的瑣務到了外面去了，但是就要回來的。」

「馬奶德先生，我曉得她不在家中。我趁了她不在家中的這個機會，請你允許我說給你聽。」那時靜寂了一會兒。

「好的。」醫生說，顯有抑止他自己的樣子。「請你把椅子移到這裏來，說下去。」他便遵命的把椅子移了過來，但口中吶吶，不易說出他的衷曲。

「我覺得很快樂，馬奶德先生，這裏都和我很親熱。」到後來，他開始的說了，「約在一年或半載之前，我希望我從事的宗旨，將不——」

他又停止了，由於馬奶德先生伸出手來阻止他。那時這樣的停了一會兒。他把手縮了回來說：「是不是關於綠茜的麼？」

「她是呀。」

「這是我覺得很困難，不論在甚麼時候說到了她，也是覺得很困難，在你的聲音之中，提起了她，查理達南。」

「這是誠摯慕愛的聲音，真實的崇拜，和深切的愛，馬奶德先生！」他很謙恭地說。

在她父親繼續說下去之前，又是靜寂了一會兒——

「我相信的，我對你也公平，我相信的。」
他抑止他自己的態度，很是顯明的，而這樣地顯明，這是由於不願論到這一個題目的緣故，所以查理達南很是猶豫。

「先生，我能說下去麼？」
又停了一會兒。

「好的，說下去吧。」

「你預料我要所說的話，雖然你不能曉得，我是怎樣的把牠很誠摯地來說，我是怎樣的把牠很誠摯地感覺到，你不曉得我內心中的蘊蓄，希望，恐懼，熱烈，這一切，已久藏於我的心中。親愛的馬奶德先生，我愛你的女兒很深切而公然無私見的。倘然世界是有愛情的，我愛她。你會愛你的自己，讓你的愛給我說明罷。」

醫生將他的頭轉了過去坐着，他的眼睛望着地板，在最後的一句話，他重又很快的伸出了他的手，高聲的說——

「不要說這個，先生！讓牠去吧！我請求你，不要想起那個！」

他的呼號，似爲真的痛苦而呼號，這聲音很久的縈繞於查理達南耳鼓之中。他說的時候，把手伸了出來，看起來宛似對達南有所申訴而嘆息。而達南聽他的說話，寂不作聲。

「我請你原諒。」醫生說，他的聲音很是微細，又停了一回。「我並不疑心，你的確愛綠茜的，你或可對此

滿意了。」

他將身子轉過來對了他，但是並不望着他，也沒有舉起他的目光。他的面頰倚在他的手掌之上，他滿頭的白髮掩住了他的面孔——

「你對綠茜說起過麼？」

「卻沒有。」

「通信時也沒有提起過麼？」

「也沒有。」

「這將是很不公正而佯爲不知，你的否認，是爲了她的父親，而穿插着你的考慮。她的父親當要感謝你的。」

他的手伸了過去；而他的目光卻沒有移動。

「我曉得的，」達南很恭敬的說，「我怎樣會不曉得，馬奶德先生。往往我眼看見你們在一起，在你和馬奶德小姐之間，有了一種非常的愛情，很深刻的，很有因環境養成的情感，那是西洋有和你們相比擬的了，卽是比了普通的父親們，與他兒女間的慈愛。我曉得，馬奶德先生——怎能使我會不曉得——就是一個女兒從一個少年至及笄之年，她的愛情和義務是混合的，她的心裏，就向了你所有的愛和嬌憨的依靠。我曉得，至於在她的孩提時代，她便沒有父親，所以在近幾年裏和性情裏，她一心一德的敬愛你，所以她結聯着以前對你的熱忱，與近情了。我十分的明瞭，倘你因恢復而得見她於世界上另一個生命之外，你很是不願參雜，在她的眼前，比了你所常常對她更爲神聖的品性。我曉得，那時她依靠你的身上，從小嬰孩的手，女孩兒的，以至到了成年的女子，都是一樣，繞着你的頸際。我曉得，在愛你之時，她見得愛她的母親，和愛她相仿的年齡的人，也見到她愛你而如我年齡的人，她愛母親時，她的心中很悲痛，她愛你，經過你可怖的審問，她也愛你可賀的恢復自由。種種我都曉得的，真是夜以繼日，自我曉得你回家之後。」

她的父親，坐着默默無言，他的面部垂得很低。他的氣息，似爲急促；但是他抑止他其餘熱情的流露。「親愛的馬奶德先生，常常曉得這個的，常常的看見她和你，有聖潔的光輝，我會忍耐而再忍耐，一個人的天性應當如此的。我覺得，我現在覺得引動我的愛——甚而至於介於我的——和你的之間，或將感動你已往悲慘之故事。上蒼可爲我作證人，我愛她的。」

「我相信的。」她的父親回答着說，很悽惻似的。「我以前是已經想到的，我相信的。」

「但是不必相信。」達南說，他的耳朵內聽得這悽惻的聲音，有責備的聲調。「倘然我的幸運是這樣的，有一天是這樣的快樂，使他爲我的妻子，我一定要在不論甚麼時候，將使你與她分離，我或將說幾句話，我現在所說的話，捨此以外，我將曉得這是沒有希望的，我也將曉得這是一件卑鄙之事。倘然我有這樣的可能，甚而在遠的時期，留在我的思想之中，藏在我的心腑裏面——倘然會能到那地步——倘然是可能的到那地步——我卻現在不能親近這神聖的手。」

他將手放在他的上面，當時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

「不是的。親愛的馬奶德先生，像你是從法蘭西自願的流落於異鄉；像你，爲紊亂而被逐出來，被壓迫而得到慘苦；像你，自願的居於別處，利用自己的技能，信得將來的快樂；我極願分得你的幸運，分得你的福澤，我有生之日，當忠心於你。不願分得你綠茜的特權，她是你的女兒，你的同伴，你的愛侶；但是勉力而爲之，使她和你更爲親密，尙然事實上是可能的。」

他的手，仍是依依不捨把握住了她父親的手上。他答謝的握手禮，雖只有一刻兒時候，但是不很冷淡的，她的父親將手放在椅子靠手上休息，在他們開始談論之後，他的頭第一回的擡起來，一個交戰的心理，現於他面部之上，這交戰心理的面貌，不是時常所發現的，這是傾向於深切的疑慮與恐怖之間。

「你說得很感慨動人，而很是英雄氣概，查理達南，我將萬分的感謝你，而將開豁我的心胸——或將如此，你有沒有甚麼理由，使得你信任綠茜是愛你的？」

「沒有，現在卻還沒有。」

「這是我們目前取信的問題，以我之見，你可立刻能確定的。」

「一些沒有，我或許在幾個星期內，有這個希望來談談，我或許於明天有這一個希望。（我或許要錯的，或許不錯的。）」

「你向我處求些指導麼？」

「我沒有請求，先生，但是我想這是可能的，你或於你的權力內所有的，倘然你以為正當的，請給我些罷。」

「你向我追求一個諾言麼？」

「我也不請求這個。」

「那是甚麼呢？」

「我很明瞭，沒有你，我是沒有希望的。我很明瞭，倘然馬奶德女士即是現在在她清潔的芳心中，念着我，不要想，我推得太遠——我——不能不保存她愛她父親的心。」

「倘然這是如此的，你曉得這是為何，從另一方面說，卻是包含在裏面的！」

「我也同樣地很明瞭，她的父親的一言，那便對於她的求愛之人，是有利益的，還要比她與世界上的一切都為重要。因此之故，馬南德先生，達南說，很客氣的而很決意的，「我不該說這一句，救我的生命。」

「我也知道的，查理達南，神祕之心，發生於親密的愛情，卻也發生於久別之重逢；在以前的一個原因之中，是紆曲而精緻的，很不容易插入的。於此一層，我的女兒綠茜，對我有這神祕的心理，我卻不能猜想她的心思。」

「我可否問你麼，先生，倘然你想她是——」他很遲疑，她的父親補充的說下去。

「她有別的求愛者麼？」

『這是我意中所欲說的話。』

她的父親在回答之前，考慮了一下子：——

『你會看見過這裏的卡爾登先生。薛特尼先生也時常在這裏的。倘然這是的，二人中一人或是的。』

『或二個人都是的。』達南說。

『我不想他們二個人都是的，我也不想他們二個都不是的。你要向我請求一個諾言。請你告訴我那是甚麼？』

『這是，倘然馬奶德女士，爲着她自己與你在不論甚麼時候相晤，像這樣的一個，我敢冒險而置於你前的信心，你將爲我證實我所說的話，你並且對之又有信仰我希望你，或能對我有利的方策，而不要對我有不利。我將不說別的話，賭甚麼東道，這是我所請求的。這條條件我所請求的，而這你也無疑的，你有權要問的，我當立刻遵守的。』

『我給你這個允許。』醫生說，『並沒有甚麼條件的，我信任你的目的是清潔而懇切的，好似你所說過的，我相信你的意旨是永久的，而不會使我與我親愛者間的維繫物疎鬆的，倘然她告訴我，你是她幸福中所必要的要素，我可將她許你。倘然有——查理達南，倘然有——』

這少年很快樂地拿了他的手，他們的手卻一塊兒緊緊地握着，那時馬奶德先生說：

『——別的幻想，別的理由，別的了解，不論甚麼別的東西，新近的或陳舊的，對於這一個男子，她真真所愛的——這直接的責任，便完全在他的身上——這是爲她的緣故而體諒呢，她是我一切的寶貝，比我自己還重要，比我所受之痛苦還有價值，比之我所受之欺凌還要緊，比我的——啊！這是無聊的說話。』

很奇怪，他便變色而默默無言，很奇怪，他的目光注視而一語不發，那麼達南覺得自己的手漸漸的冷，在他的手中慢慢地放脫，而下垂下去了。

『你對我說了些話，』馬奶德先生說，破顏而笑。『你對我說的是甚麼啊？』

他手足無措而不知所對，直到他回想到了說過一個條件，將腦海中的思想提出這一點，他回答說：『你對我的信仰，我也應該把我全部的信仰轉答於你。我現在的名字，雖祇是將我母親的名字略為更改，不是像你能記憶的是我自己的名字，我願意告訴你，這是甚麼，而怎樣我到英國來。』

『不要說！』波威的醫生說。

『我但願我或能更得你信我之心，而對你不要守祕密。』

『不要說！』

停了一歇，那醫生甚而將他的雙手掩住了耳朵；又停了一歇，將他的雙手掩住了達南的嘴唇。

『那時我問你的時候，你告訴我，不是現在。倘然你的求婚是很滿意，倘然綠茜是或許愛你的，你須得在你結婚一天的早上告訴我，你允許我麼？』

『很願意的。』

『請把你的手給我。她將就要一直回到家裏來了，頂好不要使她曉得今晚我們在一起。去罷！上帝將保佑你！』

那時天色已是黑暗了，查理達南分別了他。一個鐘點以後，天色更黑了，綠茜女士回到家內，她很快的一個人跑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因為普樂絲小姐直接地跑到樓上了——綠茜女士很是驚異，她看見她讀書的椅子內沒有人。

『父親呀！她呼喚着。『親愛的父親呢？』

卻是沒有回答的聲音，但是在他的臥房之中，她聽得很低的打擊之聲，她輕輕地經過了套房，望到他的房間裏頭，很快的跑了回來，很是驚駭，她自己呼喊，她的血忽然的冰冷：『我將怎麼辦呢？我將怎麼辦呢？』

停了一歇，她的遲疑停止了，她又很快的跑了回來，擊他的房門，輕聲的叫他，他聽見了她的叫聲，房間裏打擊之聲也停止了，他便立刻跑了出來見她，他們二個人一同的走來走去，走了許多的時光。

她從牀上下來，看他的睡寐。他睡得很着，而他的一副製靴用的工具，和他尙未竣工的靴子，卻是依然如故。

第十一章 伴侶之像

「薛特尼，」施曲拉浮先生當夜或在早上對了那豺狼說：「倒和了另外的一杯酒，我有幾件事和你說。」

在那一天的晚上，也於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好幾夜以前，薛特尼工作了好久，清理施曲拉浮先生的文件，那便是在開始長期休假之前。清理的工作是完畢了；每件事情都安置定當，直要等到十一月間重霧的天氣，他們又得開發他們的事業。

薛特尼辦理那許多工作，沒有多大的生氣，也沒有多大的清醒。他曾在那一天夜裏，用了許多的溼手巾掩他的頭；在用溼手巾之前，他已喝了許多的酒；他很有頹喪的態度，在過去的六小時之內，他現拿他頭上的手巾取去，放到水盆裏去，他又或拿了出來。

「你是攪和那酒麼？」儀表非凡的施曲拉浮說，他的手放於他腰帶之間，坐在沙發椅子上，面倚住了身子，四周望着。

「那是我。」

「現在，看這裏！我將告訴你幾件事情，那將使你很驚駭的。而這或者使你想我不是十分的精鍊，像你往往所想像我的。我有要去結婚的意思。」

「是你這樣想麼？」

「是的，而不是爲的錢財。你現在卻怎麼說？」

「我也不願意參加意見。她是誰呢？」

「猜猜看。」

「我認識她麼？」

「猜猜看。」

「在清早五點鐘之時，我不願去猜，那是會使我腦筋中激亂迸裂。倘然你一定要叫我猜想，那麼你要請我吃一頓飯。」

「那麼好的，我來告訴你罷。」施曲拉浮先生說，慢慢的坐得很舒服。「薛特尼，我更覺失望，使我給你明悉，因為你是往往無知無覺的朋友。」

「那麼你呢？」薛特尼回答着說，很忙的飲瓶裏的酒，「是這樣的一個有感覺而有詩人的風格。」

「來！」施曲拉浮接下去說，很驕慢的笑，「雖則我不是一定說有風流的性格（我比你精明些），但是我比這一個人，則爲風雅體貼。」

「倘然你這樣說，你是一個運幸兒呀。」

「我並沒有那個意思。我意思中，以爲我是一個人更——更——」

「說得豪壯些，你說到這一點。」卡爾登加入意見說。

「好的！我將慷慨的說。我的意思，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施曲拉浮鼓起一口足氣，在斟酒的時候對他的朋友說：「我是一個居居乎要得人歡心的人，我是一個寧可受苦而要得人歡心的人，我很曉得要怎樣去博人家的歡心，像你在女性社會之中這樣一個人。」

「說下去。」薛特尼·卡爾登說。

「不但在我說下去以前，」施曲拉浮說，他態度很堅決似的搖着頭，我須把這事公開對你說：「你會到過馬奶德醫生的家裏，像我一樣的去得次數很多，或你還比我多。什麼，你在那邊的性癖，我很覺得很羞恥！你的態度是冷談而沉寂的樣子，很卑鄙的，憑我的良心而講，我真是十分爲你很引以爲恥的，薛特尼！」

「如此說來，那是對於在律師界中的一個人很有利益的，他對於不論何事都引以為恥，」薛特尼回答着說；「你應當萬分的感謝我。」

「你不可這樣解說的，」施曲拉浮接下去說，同時而使他的注意，「不是的，薛特尼，這是我的責任來告訴你的——我是為好來當面告訴你的，——你是在這種社會裏的，一個性情執拗而景况不佳的人，你是一個乏味的人。」

薛特尼滿斟了一大杯，飲乾了，格格的笑。

「你看我呀！」施曲拉浮動着身子說；「我不必須求我自己的歡心而祇求你的歡心，而我在此處孤立的環境裏，為何我這樣呢？」

「我卻也沒有見得你是這樣罷！」卡爾登自言自語的講。

「我這樣做，因為這是一種政策；我根據原則而為的，你看我呀！我繼續了。」

「你卻沒有將結婚的意思說下去，」卡爾登回答着說，露着不小心的神氣；「我願你說到這一個題目。至於我呢——你不曉得麼，我是不可教誨的了。」

他現着輕蔑的態度，問着那個問題。

「你是沒有甚麼事，是不可教誨的呀！」是他朋友的回答，說來也沒有安慰的聲調。

「我簡直完全不曉得有甚麼事，」薛特尼·卡爾登說；「那個女子是誰呀？」

「現在，不要讓我宣佈了那名字，而使得你不安，薛特尼。」施曲拉浮先生說，預備着他顯明的友誼，他將佈露這名字，「因為我曉得你的一半的意思不是在你言語之中，倘是完全你的意思，這也不甚重要的。我所以有這一些序言，因為你有一次用了輕狎之語，對我說起那少女的。」

「我是的。」

「當然的，在這些房間之中。」

薛特尼·卡爾登望了他大的酒杯，再望了他溫和的朋友，喝乾了大杯中的酒，重又看他知己的朋友，
『你會說及那個少女，好比一個金髮的洋囡囡，這少女便是馬奶德女士。倘然你是一個富於知感的人，或是很多感觸的人，薛特尼，我或將要厭惡你，你有這一類的旨趣，但是你卻不是的。你是需這許多的智能，所以我覺得很麻煩，那時我想到了你的解說，比我將被他形容我的狀態而有所不耐；這些人是沒有評判的目力，或是我片段的音樂，他卻沒有知音的耳管。』

薛特尼暢飲瓶內的酒，用了大杯子喝，望着了他的朋友。

『現在一切都曉得了，薛特尼！』施曲拉浮先生說，『我也不願甚麼財產，她是一個可愛的人才，我也決意的使我快樂，總之，我想我力足以使我快樂。她將有我一個人，已有富裕的家境，發達得很快的人，一個較有地位的人，這是她的一個好的幸運，而她也配享福的人，你驚異罷！』

卡爾登依舊喝他的酒，接續下去說，『爲什麼我要驚駭呢？』

『你贊成麼？』

卡爾登依舊喝他的酒，接續下去說，『爲什麼我要不贊成呢？』

『好的！』他的朋友，施曲拉浮說，『你對此態度卻很安閒自若，比之我所能想像的，而更少貪利的意思，比我所推想的，雖是無疑的，這時你很曉得，你的老友是很有堅決心的。是的，薛特尼，我很有謀生之道，而也沒有變更的意思，我覺得這一個人的快樂事情，組織一個家庭，那時他傾向于去組織家庭，（他如沒有，他祇能流在外面，）我也覺得馬奶德女士將能佈置得很好，而必能爲我增光，所以我是已經決定我的旨意了。現在，薛特尼老朋友，我要對你說一句話，對於你的將來之事業，你是在惡劣的狀態中，你真的是太不興了。你毫不知道金錢之價值，你的生命很困苦，你將有一天震起，而貧乏似現在，你當需要一個管理你的人。』

他所說的一番花言巧語，使他看起來二倍的偉大，而有四倍的不中聽。

『現在，讓我介紹給你，』施曲拉浮先生接着說，『去會見一面，我有種種的方法看到這一層，你呢，當用

你的方法。結婚，希望有人來照顧你，你沒有享受到婦女界裏的安樂，或你也沒有領略她們的溫柔，或你不善酬酢，那都是無關緊要的。找覓你的伴侶，找覓一個淑順的女子而薄有資產的——一個有女房東地位的人，或是一個有寓所出租的女人——去和她結婚，以備將來你有疾病不適之時，這是你最好的方法。現在你想看，薛特尼！

「我須想的，」薛特尼說。

第十一章 膩件

施曲拉浮先生抱定了他的宗旨，想得到這醫生女兒的鉅大的財產和餽贈，決意在他長時期的假期之中，而於離開都市之前，要想博她的歡心。對於這問題，幾經內心的攻戰，結果，他決定須先從事於先決問題，那麼他們可以把空閒的時間，加以支配，是否他須在一二個星期舉行秋季法庭之前，或於舉行冬季法庭，與耶穌聖誕假期之間，要向她求婚。

至於案件的力量問題，他卻毫無疑慮的，如彼已深知該案件之如何裁決了。和陪審官所爭辯人情風俗的特質——祇有據理力爭——是一件普通的案子，其中毫無弱點。他以為自己的地位是原告，不需要多舉他的證據，而被告的律師陳述他案件的節略，陪審官在審理之中，也沒有考慮。施曲拉浮，似最高法院庭長似的，很滿意而以爲這是很明瞭的案件。

所以，施曲拉浮先生在開始長期假期的時候，他便正式向馬奶德女士提議到華克好兒花園裏去，這是沒有成功；又約她到蘭娜拉去，這也是沒有成功；那麼那不得不親自到沙河地方去，表明他的心事。

所以施曲拉浮先生從酒店廟到沙河，那時，尚在美滿假期之開始中。他預擬到沙河地方去了，但他卻仍在泰普耳白的聖鄧燈（指佛里街）的旁邊，他在街上行走得很快，碰撞了力弱的人，無論那個人看見了他，都見他很是安全與強健。

他走過了德兒勝，他辦理過銀行的事件，所以他曉得羅雷先生是馬奶德先生的知交，使得施曲拉浮要想走進銀行裏去，以便把沙河的美景，說給羅雷先生聽。所以他輕輕地推開了門，走下了二個步階，經過了二個舊式的帳櫃，便到一個黑暗的房間。那時羅雷先生坐着而稽核帳冊裏填註的數目，這房間的窗子上面，有垂直線的鐵欄，也像劃上的數目，在此處之一事一物，祇是數目而已。

「喂！施曲拉浮先生說，『你好麼？我希望你很好。』」

這是施曲拉浮的偉大的癖性，隨便什麼地方或距離，對於他總覺得很大。德兒勝銀行，也覺得太遠大，這在屋角裏距離得很遠的年老書記們，都矇了眼睛望着，好像他要把它們擠到牆壁上去了。這房子，看起來像件來如離了望遠鏡，俯低下來不願意似的，好似施曲拉浮先生的頭為衣服所觸碰。

羅雷先生鄭重的說，他是用了一種為環境所允許的聲調而言：『你好麼？施曲拉浮先生，你好麼？先生，』他們握了手。他的握手，也有一個怪癖的態度，當德兒勝銀行行務發達之時，那般書記們和一個主顧握手時，也常常可以看見這種態度的。他的握手禮有忘卻自己的態度，他的握手是為德兒勝銀行而握的。

「施曲拉浮先生，你需要我做些什麼？」羅雷先生問着，有一種做生意的態度。

「什麼？沒有，謝謝你！這是我私人的拜謁，羅雷先生！我也有個人方面的事情商議。」

「唔，真的！」羅雷先生說，俯低了他的頭而側耳靜聽，他的眼睛望在銀行中的遠處。

「我將，」施曲拉浮先生說，將他的手臂倚在棹上，這棹子雖是雙人坐的棹子，半個棹子給坐還不夠，「我將以結婚一事，就商於你，那是和你親愛的小朋友，馬奶德女士，羅雷先生。」

「啊，」羅雷先生高聲的說，摸他的面頰，很怪異似地看了他的晉謁者。

「啊，先生！」施曲拉浮退後了幾步，重複地說着：「啊，先生！你的意思是什麼？羅雷先生。」

「我的意思，」那有關係的人回答着說，「是當然的，於友誼上和誠感上，對你有很大的榮譽，但是——總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不論甚麼東西，你所能希望的。但是——真的，你曉得，施曲拉浮先生——」羅雷先生

嘆了一口氣，頻頻搖他的頭，很奇怪地望了他，好似在內心中，他強逼他的意旨，『你曉得，這真是過分，對於你太過分了。』

『好的！』施曲拉浮說，拍着棹子用他有力的手，他的眼睛張得很大，深深的一呼吸，『倘然我懂得你的意思，羅雷先生，你將我絞死罷！』

羅雷先生好好地把他頭髮，端正在他兩耳之邊，他並且放好了一枝羽毛的筆。

『好了，先生！』施曲拉浮先生說，望着了他，『我是不配麼？』

『啊，是的，是的，啊，是的，你是很配的！』羅雷先生說，『倘然你說是可取的，你便是可取的。』

『我不是很發達麼？』施曲拉浮問。

『啊！倘然你將來是發達的，你便是發達的。』羅雷先生說。

『便進行呢？』

『倘然你將進行的，你曉得，』羅雷先生說，很快樂的樣兒允許着這話，『沒有人可以疑心這個的。』

『那麼到底你的意思是什麼呢，羅雷先生？』施曲拉浮請求着說，看起來很是垂頭喪氣的。

『那麼，我——現在你到那邊去麼？』羅雷先生問。

『立刻就去！』施曲拉浮說，拿他的拳頭擊着棹子。

『那麼，我想我便不會如此，倘然我是你的話。』

『爲何呢？』施曲拉浮說，『現在我將給你一個悶葫蘆，』用他的食指指了他，似加辯論似的，『你是一

個有關係的人，應當有一個理由，說說你的理由看，爲何你不去呢？』

『因爲，』羅雷先生說，『我不願爲了這一個目的而去，如沒有可信的原因，那是我可以達到成功的目

的。』

『擾着我！』施曲拉浮說，『但是這卻打擊一切。』

羅雷先生望着遠的房子，也望了有怒容的施曲拉浮。

『這裏是一個有關係的人——年老的人——富有經驗的人——服役於銀行中的，』施曲拉浮說，總說他三個重大的理由，要得完全的成功似的，他說：『沒有甚麼理由的！』說的時候，把他的頭擡了起來。施曲拉浮注意到這特點，好似這將不甚注意，如他說的時候，把頭俯了下去。

『我說到了成功，我即是說和這少女的成功，而我說到原因，和許多的理由，使這成功可能；我說的原因和理由，也可以直接對這少女說的。這少女，我親愛的老先生，』羅雷先生說，輕輕的拍着施曲拉浮的手臂。『這少女，這少女超過了一切。』

『那麼你的意思裏告訴我，羅雷先生，』施曲拉浮說，動他的手臂，『這是你所熟籌的成見，而現在所講到的女子，卻是嬌柔的愚物。』

『不是很像這樣的。我的意思是對你說呀，施曲拉浮！』羅雷先生說，面部現着紅色，『我不願從不論那一個人的嘴裏，聽到不鄭重的言語，而說到那位少女，倘然我曉得有這樣的人——這是我希望，我不曉得有的——他的舉措很不文雅，他的脾氣是很苛刻，他在這棹子之邊，將不能抑止他自己說的這種不鄭重的言語，而說及這位少女，即是在德兒勝銀行之中，我決不願說明我腦中的意見。』

在這種迫緊的聲調裏而所需要的激怒，使得施曲拉浮先生的血管，有危險的狀況，那時他有些怒意；羅雷先生的血管，似覺得次序很高，像平常的時候一樣，而也不能抑止，他也有些火冒。

『這是我所告訴你的，先生，』羅雷先生說，『請你不要有所誤會。』

施曲拉浮先生，舐着一枝尺的一端，等了一歇，他立正了，從他齒縫中發出一種聲音來，這或使他牙齒發痛。他打破這寂沉，他說：

『這是對我覺得很新穎，羅雷先生，你任意的勸我，叫我不要到沙河去，而去請求——為我自己，施曲拉浮，皇家律師公會的律師。』

「你請求我幫助你麼，施曲拉浮先生。」

「是的，我是請求的。」

「那是很好，那麼我給你說，你須很準確的記誦着。」

「我所能說的一切是，」施曲拉浮笑了，不耐煩的笑，「這是——哈哈！——打擊了一切，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事情。」

「現在你需明白我，」羅雷先生說。「因為是一個有關係的人，我將不甚公平，如說到這事，因為是一個有關係的人，我對於此事毫無所知。但我為一個年老的人，這老年人曾把馬奶德女士抱於他手臂之上，他是馬奶德女士和她父親所信任的朋友，而他對他們也有很大的愛情，那是我已經說起的。此等信任心不是我所要追求和回想的。現在，你想我或是不對的麼？」

「我卻並不如此！」施曲拉浮尖聲的說。「我不能從事去訪覓第三者而有普通的見識；我祇能為自己追求。有幾處地方，我假定了這層意思，你以為可愛的麵包與牛油，那是沒有意義。這是對我很新奇，但是你卻對的，我敢說。」

「我所意思的，施曲拉浮先生，我須申請明我心跡，而明瞭我的意思，先生！」羅雷先生說，很快的接下去，「我將不要——甚而不在此德兒勝銀行之中——由在世的士紳們，把我來表明心跡。」

「那裏那到對不住了！」施曲拉浮說。

「可以的，謝謝你好的，施曲拉浮先生，我須申說——你如知你的錯誤，這或是對你痛苦的，這或也使馬奶德先生痛苦的；如將你的事情對他說明之後，這或也使馬奶德女士很痛苦的。你曉得這條件，牠是使我在他們家庭中，有榮譽與快樂的。請你卻不可誤犯，不可直說，我將從事搜集我所受到的箴言，讓我試一個新的觀察，和對於這問題的判斷。倘然現在你對此是不滿意的，你卻祇能試驗牠的健全；倘然換一句話說，你或許對此而滿意的話，牠或許就是現在的，牠便可把所能以最好的方法顧及的而去顧及各方面。你將何說呢？」

『你將使我在城市裏幾許時光呢？』

『啊！這祇是幾個鐘點的問題。我於晚上到沙河去，回來到你的寓所。』

『那麼我說好的了。』施曲拉浮說，『我現在那邊不去了，我心上不是這樣的不耐煩，我說好的，我希望你夜間不要失約。再會吧，請你早安。』

那時，施曲拉浮先生回轉了身體很快的出了銀行，他經過銀行中的走道上的時候，震動了空氣，二個掌櫃的在他後面鞠躬了，這卻費卻了二個古派式而是年老書記的殘力。那許多可敬而力衰的老年人在公共的地方，行鞠躬是常常可以看見的，而也被人們所信任的，那時他們因送一個客人出去而所行的鞠躬禮，依舊在空虛的銀行裏，把鞠躬的狀態保持着，而等至他迎接另外一個客人進來。

律師是很精明去推測的，以為銀行家不將他的意見離開得很遠，而那種意見比之道德上的固定，沒有強有力的理由，他卻沒有預備，要去從事於很難的問題，他卻應允了。『那麼現在，』施曲拉浮先生說，搖動他欲加聲明似的食指，大概指酒店廟地方，他又放了下來，『除了我的方法之外，都會把你們大家處於錯誤中了。』

這是在老拜萊地方的一個兵法家的一些技術，在這個裏面，他有很大的救濟。『你不應該使我處於歧途之上，少年的女子。』施曲拉浮先生說，『我是爲了你呀。』

所以，那夜晚上的十點鐘，羅雷先生來拜望的時候，施曲拉浮先生，因辦理案件，而埋頭於許多書籍和散亂文件的中間，看來卻沒有別的意旨，只有他早上所討論的題目。他看見了羅雷先生，甚至表示震驚，他差不多腦中不知所措，而他的思想都爲這一個念頭所佔據了。

『好的！』那一個脾氣很好的密探說，在他半個鐘點的無益的傾向爲他帶消息。『我到沙河去的了。』

『到沙河麼？』施曲拉浮先生說，很冷靜的。『啊，的確麼！我卻想些甚麼呢？』

『我是沒有疑心的。』羅雷先生說，『我是一點也不錯，在我們所有的談話之內，我的意見是可堅信，我

當再申我的勸導。」

「我擔保的對你說，」施曲拉浮先生回答着說，他用很友誼的態度，「爲了你，我覺得很是抱歉，爲了這可憐的父親的緣故，也很覺得抱歉的。我曉得在這家庭之中，這是很慘痛之事，讓我們以後不要提及了。」

「我到你不解你的意思了，」羅雷先生說。

「我不敢說不是的，」施曲拉浮接着下去說，點他的頭，很和平而最後的態度，「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但是這卻是要緊的，」羅雷先生急迫地說。

「不，這不是的；我擔保的給你說，這不是的。猜想起來，這是有意義，但卻又沒有甚麼意義的，想到一個很可以讚美的希望，卻是並沒有甚麼可以讚美的，我是曉得我的錯誤，而是沒有害處的。青年的女子，以前往往犯了同樣的愚笨，她們也在困苦顛沛之中，往往痛悔她的前事。在一個沒有私心的態度之中，我以爲很可惜，這事是將擱起了，因爲以我遠大的眼光看起來，這將是一個不好的事；在一個私心的態度之中，我很快樂的須把這事擱將起來，因爲從遠大的眼光看起來，這是一個不好的事——那不必說，我於此，是沒有甚麼利益的，這也沒有甚麼害處的。我卻沒有對那位少女求過婚，而在我們輩之間，我決不能在追想中確定，我實也不知我自己到如此之地步。羅雷先生，你不能約束這少女的虛榮心；你若不希望這樣做，則你將往往失望了。現在，請你不要再談此事。我對你說，我爲了別人深覺悔恨，但是爲了我自己的緣故，我卻滿意。我也萬分的感謝你，允許我煩你的勞，而也給我忠告；你曉得那少女，比我明白些；你是對的，那是永不可能。」

羅雷先生異常的驚駭，他呆呆地望着了施曲拉浮先生走近門邊，他有一個慷慨、忍耐和善意的態度。『盡你的能力，我親愛的先生，』施曲拉浮說，『請你不必再提起罷。我當再爲申謝，因爲你允許我給你煩勞，再會罷！請你晚安！』

羅雷先生在黑暗中走到了外面來，茫茫然不知所措。施曲拉浮先生倚在他沙發上，注視着天花板。

第十三章 失意的伴侶

倘然薛特尼·卡爾登而在別的地方，他當然地便不在馬奶德先生的家裏，他是常常到那裏去的，他的態度同樣的也與他平時的態度一樣地顛預。當他留神談話時，我說得很文雅；但是他總是缺乏留神的人，因為命運中的黑暗籠罩在他身上，他心中鮮有光明的。

而他也注意到在這房屋屋邊的街道上，也望着沒有知覺的石街。許多的夜間，他神志模糊很不快樂的在那邊蹀躞着；在天色黎明之時，很冷靜的一個兒倚在那邊，仍是倚在那邊，而等到太陽的光線，移動了那美麗建築品的教堂，和大的房子的影子，那或許在安靜的時代，傳進了新穎思想的事物，倘他腦中是忘卻了或失去了。近來，在酒店廟法院裏的疏懈的牀上，他似乎比從前卻已忘卻的了；往往他祇睡很少的時期，他重又爬了起來，沉迷在這個鄰右。

在八月裏的那一天，那時施曲拉浮先生（通知了卡爾登以後，『他曾想他的婚姻大事，』）帶了他的伴侶到埭逢省去，那時街道上的景象，和路上野花的香味，美景良辰，殊足稱賞；不過在他的景况中，暢美的也覺得不快樂，青年的人，變得暮氣沉沉似的，薛特尼的足步依舊在這街上行走着。從他的沒有決心和沒有宗旨裏，他的足似乎有了一個主見，在發現這個主見時，他的足，把他帶到了馬奶德先生的門前。

他由人嚮導而到了樓上，綠茜一個人在做她的女紅。綠茜女士不會很快樂地招待過他的，那時卻招呼他坐了，她心中很麻煩似的，他卻坐在她棹子之邊。但是，看他的面貌，在敘述普通客套話之時，她看他的面色不佳。

『我怕你有些不適吧，卡爾登先生！』

『不是的。但是我的日常生活，馬奶德女士，是不能培養身體的。是什麼呢，所希冀的，被那些遊蕩的人們所盼望的是什麼呢？』

『那不是——請你寬恕我；我開口問你的問題——是一個憐惜之心，要生活得安全些！』
『上蒼知道，這是很慚愧的！』

「那麼爲何不改變呢？」

她溫和地望着了他，她很是駭異，而也很傷心，看見他兩行的熱淚在他眼眶中流出，而在他回答之聲中，也含着眼淚。

「那是覺得太晚了。我的景狀，不能比現在好的了。我將永爲沉淪，更將不堪設想！」

他把手臂倚於她的棹子上面，用他的手，遮了他的眼睛。那棹子也跟着在沉寂中，不住地震動。她也沒有見他安靜些，而她更爲悲惻。他知道她是如此的，沒有看她的面貌，他便說道：

「請你寬恕我，馬奶德女士。我曉得了這消息，我將對你說，你願聽麼？」

「倘然這是對於你有些利益的，卡爾登先生，倘然這是使得你增加些快活的，也將使得我快活。」

「上帝將爲你甜美的情感祝福你！」

他移開了掩在面上的手，停了一歇，靜靜地說：

「聽我的話吧，你不要害怕。聽了我的話，也不要驚疑；我是好像一個少年夭折的人。我一生的事業或是如此的。」

「不，卡爾登先生。我可以確定的，那最好的一步命運會使你安靜，我也可以確定的，你對於你自己或將有很偉大，很偉大的價值。」

「你說說看，馬奶德女士，雖則我曉得很清楚——雖在我悲傷的心裏，我曉得很明白——我將永不忘

記！

她面色是灰白而顫動。他求她的救濟，是抱着他所固定的失望心；所以此次會面，不像其他所可能的會面一樣了。

「倘然是可能的，馬奶德女士，你或能回心轉意，在你面前，在你眼裏愛一個人——自捨自棄，無用而可憐的人，而用於誤用的地方，你所知道的——他雖然是快樂，他或將於此日此時感到，他將使你慘苦，使你憂

愁而悔恨，挫折你，你將蒙羞恥，使你同他沉落。我很曉得，我不能得你的柔情密意，我也不請求什麼了；我仍是感謝的，即是我沒有這份。」

「捨此以外，我能助救你麼，卡爾登先生！我能不回憶你麼——請你再寬恕我！——到較有光明的路，我沒有別的方法報答你的忠信麼？我曉得這是一個大的忠信。」她在略有遲疑之後，很謙遜的說，她也淌下了熱淚。「我曉得你不曾把這事對別的人說及的。我可以不爲你自己而着想麼？卡爾登先生。」

他頻搖他的頭，

「不對那一個人說。不，馬奶德女士，不對那一個人說。倘然你再多聽我所說的幾句語，你所爲我而着想的一切，已可說是完事的了。我希望你要曉得你是我靈魂中最後的夢影；在我頹喪之中，我覺得再沒有這樣的頹喪，但是我看見你和你的父親，而由你所佈置的這樣的家庭，使我憶想到舊時的幻影，然而我願這幻影早於思想中消滅的了。自我得悉你之後，我很爲一個憐憫之心所擾着，我也希望你將不再責備我，而不再聽聞舊時的竊竊耳語，而使我前向。這是我以爲永將沉寂的了。我也有過沒有努力方式的意旨，改悔前非，有新的希冀，消除我的情心和慾望，爲將來而奮鬪。一場幻夢，完全是一場幻夢，結果是化爲烏有，而讓夢者聽其自然；但是我希望你須曉得，那都是我使我如此的。」

「還有別的希望了麼？啊！卡爾登先生，再想想看！再試試看！」

「不，馬奶德女士！統統在內了，我知道我自己是十分的不適配。但我有這個弱點，仍是有這個弱點，希望你要知道你驟然地煽動着似一堆餘燼的我，再爲發火——火，無論如何，這性質和我是不能分開的，催不快什麼，照不着什麼，作不着用度，祇是無聊地焚化了。」

「這是我的乖運，卡爾登先生，使得你比以前還悒悒寡歡，在你認識我之前。」

「不要說這個，馬奶德女士！你或許將有需我之時，倘然，事屬可能的話，你決不是我景狀惡劣的原因。」

「因爲你所形容的你之心境，無論如何，是關於我的潛勢力——這是我的意思，倘然我能說得明瞭些

——我不能用我的潛勢力來救助你麼？我沒有權力去改善麼？總是爲你呢！

『這無上的美意，我現在可能的，馬奶德女士，我到這兒來證實。讓我陳述其餘的關於我生不逢辰的生命，這紀念，我開誠的對你說，將與世俱永；在此處我尚有數事，而你也當悲悼而惋惜的。』

『那我也請求你信任的，我也掬誠相告，或也得光明之事，卡爾登先生。』

『不要請我再相信罷，馬奶德女士。我證明我自己，我也有自知之明。我實在對你不起的；我向末路走得很快，在我回憶這一天的時候，你可否讓我信得，我生命中最後的忠信，是你冰清玉潔胸懷之中，而牠祇存留於這處，是永不能而爲別人所有份的。』

『這或者是對於你的一個安慰，是的。』

『不是最親愛的，所可對你表示的麼？』

『卡爾登先生，』她在深爲嘆息之後，回答着說，『這祕密是你的，不是我的；而我卻允許，尊敬牠。』

『感謝你，並且上帝將保祐你的。』

他膺她的纖手，而向門口邊去了。

『須在不言中，馬奶德女士，我所說的許多說話，不要祇以爲是耳邊之風，我決不再提及此事的。倘我或許是死了，以後一定是有一天的，在我臨終之時，我將以此爲神聖而追憶——而將感謝你而爲你祝福的。』

——而我對你所發之最後的忠告，我的名字，我的過失，和我的慘苦，都是很溫柔的灌注在你的芳心之中。這也足以使得你心中較爲舒快而慰藉麼？』

他對於自己以爲所是的，很是不悅意，很覺慘然地，去想他怎樣所拋棄的，和他每日怎樣的守之於心，而爲之神魂顛倒，所以綠茜·馬奶德女士因爲他的緣故，哭得很慘傷，在他立在她的背後看的時候。

『請你安心些！』他說，『我是沒有價值受這種的感觸的，馬奶德女士。一個或二個鐘點之後，那沒有價值的同伴，和他沒有價值的習性，乃爲我所輕視，但亦爲所屈服的，將使我這樣的眼淚，比了路上匍伏傷心而

哭泣人的眼淚，還要沒有價值。請你保重。但是，在我內心之中，我將常常向你，和我現在的一樣，雖則在表面上，我將常是在你現在所看見的我的態度一樣。這最後的補充，祇是一個我對你說的，只此你要信我說的話。」

『我將如此，卡爾登先生。』

『我最後的補充是這樣：我將可以助你的一個友人，和他，你沒有什麼事和他相同的，而你與他之間有不可分離之距離。說也沒有用處，我曉得的，這是我靈魂上所發的。倘然我的環境是能好一些，或是有別的機會或有能力，可去犧牲的，我將爲了你擁抱那種犧牲，或爲了你所相親的，很虔心而至誠的，像在一件事情之中。這時期是將來的，這時期是不久將來的，那時你或有新的結合——這結合將約束你，更溫柔而堅固，在你這樣裝璜之家庭之中——這親愛的結合，將使你永久的快樂。啊，馬奶德女士，當你看見了你房間上面所掛的一幅你父親快樂的小畫像，同時你也看見你自己光明的美麗，容光煥發，你時常想想看，有一個人，他將犧牲他的生命，以保持你身畔所愛的一條命！』

他說：『前途珍重！』最後的又說了，『上帝保佑你！』他與她分別了。

第十四章 忠實的商人

在裘拉米·葛倫奇先生的眼光裏，坐在他的器具之上，在佛里街的地方，他旁邊是一個頭髮如蠟的孩童，每天之中，在他的面前，有種種不同的動作。他不論在甚麼時候，他可以坐在車輛匆忙的佛里街之前，他看了兩種偉大的遊行儀仗，目也不會眩，耳也不會震聾，一種同太陽一樣是朝西的，一種是朝東的，這二種經過的東西，要在太陽現着紫紅的顏色，要於太陽不見之後，才趨向到平原上來的。

葛倫奇先生口裏頭含着草，坐着而看二條的流川，好像故事中的一個人，想渡河而不得渡，等了幾個世紀而在河邊等水乾涸——祇是仇黎卻沒有希望去候着流乾的，也不有一種熱切希望展望，因爲一小部份

的進款從膽小領港的婦人（大多數多是她們的習慣，和過了中年的婦人）從德兒勝銀行潮漲的一面，而到對過的岸上。在每一個結伴，卻是很短的，葛倫奇先生永不失敗而他沒有一種興味，去表明他一個大的願望，他將有舉觴而爲她祝賀之盛意，因他執行他慈愛的緣因，而贈與他的禮品，他能像方才所觀察的，積蓄他的財物。

光陰是，當一個詩人於公衆的地方坐在櫟子之上，他並且在衆人前，口中吟哦自語，葛倫奇先生，坐在一

個公衆地方的板櫟之上，但是他不是是一個詩人，口中依舊的吟哦着，看着他的左右。他在這種狀態之中，適逢男人們不十分擁擠，滯慢的婦女們也不十分多，所以他普通的事情是不發達，使他心中有一個堅強的疑心，那是葛倫奇夫人一定是有所詛咒了，那時有一大羣人在佛里街上望西走，便打起他的注意，看了這一方面，葛倫奇先生發現類是一個出喪的儀仗經過，而有普遍的反對這喪儀的動作，致起混亂之聲。

『小仇黎，』葛倫奇先生對他的兒子說，『這是一個喪事的儀式。』

『啊吓，父親！』小仇黎高聲的說。

這小孩子用了奇異的態度說出了這高的聲調。他的父親以爲他兒子的高聲呼喊爲不祥之兆，他看守他的機會，打他的兒子的耳光。

『你是甚麼意思，你喝甚麼彩，你要使你的父親什麼樣，你這小孩子，這小孩子太麻煩了！』葛倫奇先生看了他說，『他和他的喝彩聲，不要再給我聽見了，否則，你將得我最多之責備了，你聽見麼？』

『我沒有做甚麼害處的。』小仇黎申辯着說，按摸他的面頰。

『把手放下去，』葛倫奇先生說，『我不會有所說的害處，爬上這一個位置，看這一羣人。』

他的兒子服從了，那一羣人也慢慢地來了，他們都在一輛黑色柩車之旁，悲喊而飲泣，在這一輛喪車之中，祇有一個帶孝的人，服了黑色的掛垂之物，那是對他的尊榮與地位，很重要的。這地位看起來對他是很

不快樂，無論如何有無數的無知之民，增多在這喪車之邊，譏笑着他，對他扮鬼臉，相繼不斷的叫喊出來：「啊！探子呀！是間牒呀！」似有不少的呼聲，這呼聲也很有力的。出喪的儀節，往往對於葛倫奇先生是很感到興味的；往往他聚精會神，發狂似的，當出喪的儀仗經過德兒勝銀行之時，所以那是當然的對於這一個不平常的出喪儀式，他是很爲興奮，他便打聽第一個跑過來的人。

「老兄！這是甚麼？這是關於甚麼？」

「我也不曉得，」那個人說。「間牒呀！啊！探子呀！」

他便問別的人：「這是誰呢？」

「我也不曉得，」那個人回答着說，他的手在口邊拍着，很狂熱的呼喊：「間牒呀！啊！探子呀！」

到後來，有一個人，撞在他面前，清楚地告訴給他聽了，他方才曉得這個喪儀，是一個樂求·克蘭的喪儀。

「他是一個偵探麼？」葛倫奇先生問。

「老拜萊的暗探，」報告他的人回答着說。「啊！老拜萊的偵探！」

「什麼的，確的麼？」仇黎大聲的呼號，想到法庭上審問之時，他也在內的。「我曾看見過他的，他是死的了麼？」

「如縣羊的死了，」另外一個人說。「不能的再死了，讓他們出來，那裏把他們拖出來，偵探呀！」

這個意思似覺很可接受的，那時卻沒有別的意思。這一羣的人，聽見了這樣說，聽得很熱心的，重複地說着這一個拖出來的提議，把他們拖了，包圍着二輛車子，他們的喪儀停止了。喪車的門給一羣的人開啓了，這一個穿孝服的力爭而出，給他們扭住了一歇；但是他身子很敏捷，利用他的時機，望別的街上飛奔而逃，他脫卸了他的孝服，帽子，長的帽帶，白色的手帕子，和別的喪事中所用的東西。

這許多東西，給民衆們撕得不成樣兒，把片片的碎片拋擲得很遠，他們便現着很快活的样子，那時路旁

的各商界很快的都把門關了起來。因爲有一羣的人沒有事而停着，那是很有危險性的。他們預備着把板車裏的棺材拿了出來，那時有幾個聰明的人在人叢中裏，提議着不要將牠保送至目的地，實在的獻議，那時覺得需要，有一個提議，很博得大衆的歡聲，這一輛喪車裏面立刻給八個人佔據着，外面有十二個人，那時還有許多的人爬上板車的車頂之上，好像豎立在上面杆兒。他們中的第一個自告奮勇的人，便是仇黎·葛倫奇，他很留心地把頭髮很亂的頭隱藏着，怕德兒勝銀行裏的人看見，他躲在喪車的較遠一角。

那掌理這儀仗的人，因喪儀變更，便出而抗議；但是，近了河邊，許多的聲音對執拗不從的人，說要舉行洗禮，好他們說理由，那抗議是很簡短的。那時改組的出喪儀式重行開始了，由那清理廚房的人驅着板車——由他後面的一個正式車夫的指導，很留心的驅策——另外由一個做包子的人，驅着喪車，也由一個馬夫相隨。一個扛柩的領袖，那時在街道上走得很是有聲有色的，他在一隊人馬之前，他是一個被迫而成爲一種特殊的點綴品，在河邊經過了在他相近的人，是滿身癬疥，在進行之時，使他有不可忍受之態度。

有飲啤酒的，有吸板煙的，有高聲歌唱的，還有種種筆不勝書之怪態，沒有次序的儀仗進行着；人卻愈集愈多，他們經過的地方，店鋪都關了門，這出喪的目的地是在聖潘克拉老的禮拜堂，牠是在很遠的鄉間裏。在相當的時候到達那邊了，堅執着要將棺柩放入葬地；後來那已逝世的樂求·克蘭是安葬好了，安葬得很是滿意的。

這死的人事安置完畢了，那些羣衆，又預備着從事於另一種娛樂的工作，另外一個聰明的人（或也一樣）懷着佯爲詰責過路人的幽默，好似老拜萊的偵探，而爲復讎雪恨。這樣的遊戲對於幾十個沒有抵抗力的人，早已實行過，在他們的生命之中，從沒有到過老拜萊的地方，而他們卻以好奇心所趨使，到了那邊去，他們卻被擾亂而虐待。他們又擊破人家的窗戶，衝入公衆的地方去，那是勢所難免的。幾個點鐘之後，有幾處的涼棚架，爲衆人所拖到了，昇籬等物也被毀壞，很有交戰相同之精神；那時忽然傳佈來一個消息說衛兵來了，來了這一個消息，這一羣的人一溜煙的散了，那時的衛兵或者沒有來，或是來的，而這也是一種暴民運動。

之常態。

葛倫奇先生在這一幕遊戲終結之時，他卻並不參加，他在禮拜堂內庭園的後面，安慰許多的人。那裏的人對他也有好感。在鄰近公衆的地方，他得到了一個板煙管，他便吸着煙，望着了欄杆，而熟慮這一回事。

『仇黎，』葛倫奇先生說，他對他自已往往是這樣說，『你現在看見，克蘭在早前是一個年青的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吸畢了煙，沉思了一歇，他便在德兒勝銀行辦公時間完畢之前，對於出生入死的默想，是否與他的肺腑相接觸，對於他一般的健康，是否卻已喪失，對於一個優異之人，他是否應行注意，所以他便臨時拜訪他的醫藥顧問——一個著名的外科醫生——在其過返的程中。

小仇黎代理他父親的職權，很能盡責而有快樂的樣兒，他報告給他的父親說，他不在的時候是沒有事。銀行也停工了，年老的書記人員陸續的出來了，看守的事情也畢了，所以葛倫奇先生和他的兒子，也回到家裏去了。

『現在，我對你說那是在什麼地方！』葛倫奇先生在他跑進到家裏去的時候，對他的妻子說，『倘然，一個忠實的商人，今晚的事都弄糟了，我一定曉得，你又在詛咒我呢，你的鬼計，像都給我看見的。』

着急的葛倫奇夫人搖她的頭。

『爲什麼你站在我面前！』葛倫奇先生似有發怒的樣子說。

『他也不說甚麼。』

『那麼好的，不要說不說什麼，你也可以詛咒我的，你到處可以使我不利，給我走開。』

『是的，仇黎。』葛倫奇重複地說着，便坐下來飲茶。『啊！這是，是的，仇黎。這是差不多的。你或可說是的仇黎。』

葛倫奇先生的反覆申說之詞，也沒甚麼重大的意義。但是他所常說的，祇是明白他的十二分不滿意。『你和你所說的，仇黎！』葛倫奇先生說，咬了一口牛油和麵包，看起來他將嘔下肚去，好像幫助去咬醬油中所幻想大的蝗子。啊！我這樣的想，我相信你的。』

『你今天夜裏出去麼？』他輕躁的妻子問，那時他又咬了一口。

『是的，我要去的。』

『父親，我可以同你一同去麼？』父親！』他的兒子很糊亂地問。

『不，你不可去。我是去——你母親曉得的——捕魚。這是我所要去的，去捕魚。』

『你釣魚的竿兒有些生鏽了，父親，是不是麼？』

『不關你的事。』

『父親，你將帶些魚到家裏來麼？』

『倘我不，你可以有短小的，明天。』這紳士搖着頭回答着說，『這足以回答你的問題了；我現在不出去，須在你睡眠之後。』

他利用他晚上其餘的時候，很留神的望着他的老婆，也忽然地和她談話，那麼或可以免她口中喃喃的詛咒，而將有所不利益。因有這一個緣故，他希望他的兒子也加入討論，他使他的老婆爲一個沒有幸運之人，爲家庭中怨府，而沒有片刻餘暇，她自己略爲休息。這最虔信的人對於一個忠誠之禱告者，不能再爲較隆重之供獻，較之他對於老婆的不信任。這也好似一個不信任有鬼魅的人，聽見了鬼的故事而驚駭一樣。

『你留心！』葛倫奇先生說。『明天卻沒有遊樂，倘然，似我一個忠誠的商人，能够得些肉食，而你們不去染指，倘然，似我一個忠誠的商人，而能預備些啤酒，沒有說牠是水的。你到了羅馬，須做像羅馬人所做的事。羅馬將對你而爲一個難堪的主顧，倘你不是如此的話，我是你的羅馬，你所知道的。』

那時他又很麻煩的說：

「由你狠吞虎嚥地去吃和飲吧！我不知道你在此處會沒有吃過或飲過，看你那種詭計百出的技能和，你忽略的態度，看看你的兒子，他不是你的麼？他是瘦得來像一條板，你自己不是母親麼？而你不得做母親的第一個責任是去看管她的兒子麼？」

這使得小仇黎動心了，他便請求他的母親要履行她第一個責任，不論什麼樣她所做的，或怠忽的，而她特別的注意在行使這母親的天職，很是精細溫柔，似由父親所指明的。

如此黃昏，便在葛倫奇家庭中度過了，小仇黎也令其到牀上去睡覺了，他的母親也遵從了同樣的命令而服從了。葛倫奇先生吸着板煙，以消遣他夜裏的光陰，他卻沒有到外面去，直至鐘鳴一下。在這鬼氣森森之時，他從椅上站起了身子，從他衣袋內取了一個鑰匙，開了一個鎖的廚子，拿了一隻袋出來，拿了式樣極靈巧的釣鈎，一根繩子和別的釣魚用的器具，他把這許多的東西陳列在他的面前，很有經驗似的，他同他的老婆道了分別之辭，吹滅了燈，出去了。

小仇黎當他到牀上去的時候，他的衣服卻沒有卸下，佯爲已經入睡，便下了牀跟隨他的父親，在黑暗之中他隨了他的父親出了門，也下了樓梯，到了天井裏，跟着到街上去。他覺得很不容易，即使不跟他的父親而回到家裏去，因爲那邊住的人家很多，許多門戶也不是完全開着的。

他熱切地希望着要學習他父親奇怪的藝術，小仇黎緊隨在屋子前面，牆邊，門口，他的一副對擠眼望着很留心，望了他可敬的父親。他的父親，偷偷摸摸地向北而去，去得不很遠，有別的捕魚的人與他結伴，所以他們二個人一同的去了。

在出發後的半小時之內，他們二個人已在一盞暗淡的燈光那裏了，並且，他們也出了那視若不見的守夜人眼裏，而走到一條冷僻的路上了。另外有一個捕魚人——也是很冷靜的，已在釣着魚，倘然小仇黎迷信的話，他或者會想到有一個第二個跟隨的人，猝然的來了，而將他分裂爲兩。

他們三個人一同的跑上去，小仇黎也跑了上去，他們跑到路上的旁邊一個河岸之上，在河岸之邊，有一

排短的磚牆，上面有鐵的欄杆。在他們三個人在牆影與岸影中，出了這一條路，再走在一條很暗的街中，那黑街，高約八尺或十尺之間——只可以走一面的。爬到了一角，偷看這街中，小仇黎所看見的，便是他尊敬父親的人影，很清晰地映在水光，和朦朧月色之中。輕輕的爬上了鐵門，他伸了上去，第二個捕魚人也爬了上去，第三個人也爬了上去。他們輕輕地跳落在地下，跳在鐵門的裏面，就在那裏等了一回兒——或者是側着耳靜聽呢。那時他們用手腕和膝蓋按在地上匍匐而前進。

現在輪值到小仇黎了，他也跑近了鐵門，他也屏息無聲，蹲伏在一角之上，看裏面，他看見三個人，爬過了許多茂盛的草，也經過了許多的在教堂墳地內的墓碑——這是一個大的禮拜堂的墓地——無數的墓石，宛似白色的鬼，很高的禮拜堂內的尖塔，宛似一個龐大的魔鬼。他們不再爬遠了，他們站立了起來，那麼他們開始釣魚了。

起始的時候，他們用了一柄捉魚的鏟。那可敬的父親，現在卻像一個偉大的鑽開瓶塞者，正是在調整着幾種工具。不論他們所用之甚麼工具，他們工作得很是勞苦，直至這禮拜堂的可怖的鐘聲，使得小仇黎很是驚駭，嚇得他逃走了，而他的頭髮蓬亂得似他父親的一樣。

但是，他蘊藏已久的熱望，便要曉得這些事的底細，不但不能使他跳開，並且他向牆背後倚得很着實。當他第二次在門上窺看的時候，他們仍舊很有毅力的正在釣魚，但是，現在他們似乎覺得有魚的窺食。下面也有了尖銳的聲音，含着責備的音調，他們又用力的扭拉。漸漸地，他們的力氣似乎在暴露出來。小仇黎把這事的緣由看得很明瞭，但是當他看見了，看見了他可敬的父親是在用力扭拉了，他很驚駭萬狀，這一個景象對他是新穎，他又不敢看了，他又逃去了，腳也不停留，逃出去有一里多路的遠呢。

那時，他在路上便不停止，因為沒有一回事比呼吸再為重要的了。他好像是與鬼賽跑似的，一個人拚命似的，很想達到目的地的。他的一個堅強的意旨，以為他見着一口棺材，跟在他的後面跑，他又以為這棺材在後跳躍地跟上來，豎了起來似的，小的一端在下面，好像他幾乎被棺材追到前面，而常常的在他的身旁——

似乎靠近他的臂膀——牠是使他遠離，這是一個不可解而也是一個不離左右的深仇，那夜間在他後面的事，都很懼怕，他跑在路的中間，不敢跑到黑暗的小街之邊，很怕的跳過來，好像一隻受了濕而沒有尾與翼的兒童紙鳶，牠如躲在門的後面似的，搖動牠的肩膀，同時也把肩膀聳及耳邊，似乎發出一種貓笑，牠躲在路上之黑影之中，很狡猾地朝天趨着，以避躑撲。在那一個時候，牠是不斷的在他的後面跳躍，而將抓住他，那時這個小孩子跑進了房子，他似乎一半的死了，甚而至於在這一一個時候，牠還在他的後面，跟他一級一級的在樓梯，同他一同攢到牀上，他躺了下去，已是嚇得半死，在他入睡的時候，似乎依然壓在他的胸口。

從他的被壓迫而熟睡，小仇黎房間中這樣地夢魘着而熟睡了，直到天色黎明，他的父親回到了家中給他鬧醒。他對於父親，似乎有許多事很不如意，所以小仇黎至少是很害怕，因為他看見葛倫奇拉住了他老婆的耳朵，在她的牀上，打她的後腦。

「我早已對你說，我將。」葛倫奇先生說，「我做什麼的。」

「仇黎，仇黎，仇黎。」他的妻子驚駭地說。

「你自己反對你這生意的利益。」仇黎說，「我知我的同伴都受害處。你是服從的；你弄的什麼鬼！」

「我想做一個賢德的妻子，仇黎。」老婆含着眼淚而申辯的說。

「這是一個賢德的妻子麼？她反對她丈夫的勾當，這是尊敬你的丈夫麼？而看輕你丈夫的職業麼？是服從你的丈夫，而不服從她丈夫生意中重大之目的。」

「你的生意很沒有如此的壞，仇黎。」

「你是已經够的了。」葛倫奇先生又說，要做一個忠誠商人的妻子，而不用你柔和的腦筋，在他從事經商之時，幫助她的丈夫。一個鄭重而服從的妻子，不要管她丈夫的事務的，你是一個信宗教的婦女麼？倘然你是一個篤信忠教的人，不要信你的宗教罷！你比了這裏泰晤士河裏河牀中的木排，還要沒有責任心的，都給你阻止，自然知覺，同時所以要打你。」

他們的爭論，聲音不是十分的響，那時終止了。這忠誠的商人把他的泥鞋子拋了出去，他就地板上躺了下來。她縮率地向他的背後望了一眼，他的一雙塗泥的手，放在他頭的後面，代替着枕頭，他的兒子也躺了下來，又鼾然地入睡了。

早餐的時候，他們沒有魚吃；也沒有甚麼別的東西。葛倫奇先生精神疲乏，脾氣大發，他手裏頭拿了一個鐵的像炸彈式的壺子蓋，以圖矯正他妻子的行爲，倘然他看她舊病復發而說些慈悲的話。在照常的時間裏，他便洗刷他的衣服了；又和他的兒子開始他顯明的工作了。

小仇黎攜了板櫂，走在他父親的身旁，走到光亮而人叢擁擠的佛里街上，那時的小仇黎比之昨夜在黑暗之中，由一個可怖的人追趕他回家之時，是一個不同的小仇黎了。他的狡狴也同太陽一樣而重放光明，而他的恐怖也和黑夜一同的過去了——在這個特點之中，這不是不可能的，他有同伴在佛里街上，在倫敦城市之中，於這清晨之時。

「父親，」小仇黎說，他們二個人並行的走着，他很小心地挾着一隻板櫂，「什麼是一個盜墓竊屍的人？」

葛倫奇先生在回答之前，便到階邊停了一停，「我怎樣曉得呢？」

「我想你不論什麼事情都知道的，父親。」這出於無心的小孩子說。

「唉！好了，」葛倫奇先生回答着說，依舊的望前走，推高了他的帽子，使他如釘子相似的頭髮很自由，

「他是一個經商的人。」

「他有什麼貨品呢，父親？」頭髮很長的小仇黎問。

「他的貨品，」葛倫奇先生腦海中考慮了一下子說，「是一種科學上的貨品。」

「人類的體格，是不是麼，父親？」這活潑的小孩子問。

「我相信這是像這一類的東西。」葛倫奇先生說。

「啊，父親，時我長大成人之後，我希望做一個發掘坟墓盜竊屍物的人！」

葛倫奇先生略爲安靜些了，但是他以一種疑心的和道德的態度，搖着他的頭，「這完全看你有多少的聰明，留心些增進你的學問，永不要說，你所不能幫助人家的話，那麼現在也不要說，將來或是不適合的。」小仇黎這樣的鼓勵着，跑前幾碼遠的地方，將櫈子放在酒店廟的影子裏，葛倫奇先生對他自己說：「仇黎，你是忠誠的商人，這是一個希望，這小孩子將爲你而增福，爲他的母親而給與你的一個賠償！」

第十五章 絨結

段發先生的酒店裏，已經有人在那裏比往上很早的在喝酒了。在很早的早上的六點鐘光景，那些望進鐵窗欄的淡而黃色的面貌，已經瞥見了有陌生面貌的人在裏面了，他們俯落了身體在飲他們的酒。段發先生在這最好的時期裏，出售他最稀薄的酒，但是，他在這個時候所售出的酒，比往上還要來得稀薄些。那是一種帶有酸味的酒，甚至於完全是酸的，因爲這種酒的酒力，使飲的人覺得很不暢快。在段發先生的葡萄酒裏面，卻沒有醇厚的酒力；但是，一個在黑暗中漸漸燒燃的烈火，是隱藏在酒渣之中。

這是一個繼續的第三天早上，在那天的早上，段發先生的酒店內已經有了早飲的人。從星期一起，已是星期三了。除了早飲者之外，早上的人更加多了；因爲有許多人在等候酒店開門的時候，都在那裏靜心的聽而竊竊的耳語，偷偷摸摸的以便把他們幾文金錢放到帳櫃之上，而滿足他們靈魂上的快樂。這許多人對於此地，方有不少的興味，好像他們能得開懷痛飲；他坐的櫈子從這一隻延到那一隻，這一壁角移到那一壁角，不飲酒而高談闊論，而他們都是饑涎欲滴。

不顧這一羣人的蠕動着，這酒店的主人卻視若無覩。人們不看錯他的，因爲沒有一個人經過了門檻而去找尋他，沒有一個人去請問他，也沒有一個人奇怪地看着段發夫人一個人在她坐位之上；她主持了酒的賣買，她面前放了一碗破碎的小錢，好似很可恥而被擲出來，因爲最初的感觉，這人類間的小銅錢，都從這衣

衫襪裏的衣袋內所出來的。

一種延擱的興趣，和一種心緒的不寧，或許會給暗探們所看到；他們望到酒店裏面，望到每一個的地方，上面和下面，從皇宮裏看到囚獄裏，玩弄紙牌的人覺得很疲乏無力似的，玩弄骨牌的人，堆成寶塔而玩笑，飲酒的人俯下了身子，舐着棹子上的酒滴；段發夫人，從袖邊拿出了她的牙籤，她也看見而也聽見幾樣在遠地方的事情，但都不能聽得清楚，或看得清楚。

這樣的，聖安東在醉生夢死之中，直至日中之時。正值中午之時，那時二個滿身塵埃之人，經過了聖安東的街道，在聖安東街上所懸之燈下，這二個人，一個是段發先生，一個是帶藍色的小帽子的修路者，滿身塵污的和口渴殊甚的人們進了酒店。他們的來，好似把聖安東地方點了一把火，很快的蔓延開去，他們都擾動着各家人家中之面貌。當他們進酒店之時，但是沒有一個人跟隨他，沒有一個說話的人，雖則每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他們二人的身上。

「請你們的日安，請君！」段發先生說。

或者是一種記號，使大家齊聲的說，也引出同聲的回答說，「請你的日安！」

「天色很不好，諸君。」段發搖他的頭而說。

聽了這一句話，每一個人看他旁邊的人，於是他們的目光都下垂了，坐了下來，沉寂無聲，祇有一個人，他立了起來，跑了出去。

「我的妻子，」段發先生對了他的夫人說得很響的：「我曾旅行了許多路，同了這一個修路的人，他是叫傑克的，我在一天遇到他——出於意外的——在巴黎鄉下旅行的半途中。他是一個好的孩子，他是一個修路的人，叫傑克，給他飲些酒吧，我的妻子！」

一個第二個人立了起來，也跑了出去。段發夫人拿了酒，放在這修路的人面前，這叫傑克的，他對了許多的人，搖動了他藍色的小帽子，他便飲酒了。在他胸前外衣之間，他帶着黑色粗厲的麵包，他也拿出來吃，坐了

下來，他靠近了段發夫人的帳櫃，高聲的吃而飲酒了。一個第三個的人立了起來，也跑了出去。

段發先生，也喝了些酒，藉以休息——但是他喝的比給這一個客人的酒爲少，以爲他是一個人不飲過量之酒的——立住而等等這一個鄉下人用了膳食，他也不看他眼前的人，眼前的人也沒有一個望着他，也不看段發夫人，她是拿了結絨繩的女紅，在工作。

「你吃完了麼朋友。」他在一個適當時間了。

「好了，謝謝你。」

「那麼，來！你將看見，我告訴過你的房間，那你可以佔有的。那間房子，很適配你的怪事。」

在酒店外的一條街道上，經過了這街道到了一個天井，經過了這一個天井到一個斜形的梯子，上了這梯子到一個攔樓，——以前在這一一個頂閣之中，有一個白髮蕭蕭的老人，坐在低的板櫬之上，俯曲了身子，很勤勞的做他的靴子。

現在那邊是沒有白髮蒼蒼的老年之人了。但是那裏有三個人，他們各自出了這酒店之門，他們三個人對於這白髮之年長者的關係是極小的，這三個人曾經窺竊這年老之人，在牆壁之小縫之中。
段發很小心地關上了門，說得很輕的：

「傑克第一，傑克第二，傑克第三！這是派定的證人，由我所派定的。傑克第四。他可以告訴你們一切，說，傑克第五！」

這修路的人，手中拿了藍色的小帽子，拿牠揩他污穢的前額。他說，「從那兒說起呢，先生！」

「開始說。」那是段發先生沒有理由的回答，「你開始的事。」

「那時我看見他，諸君。」這修路的人從頭講，「在一年以前的夏季，在公爵的車子下面，被一條繩子絆住。那時日將西沉，我是在路上歇了工，公爵的車子慢慢地上山，他被繩絆住而懸着——像這樣的。」
這修路的人重又演述了一番，他在這時所說的極爲詳盡，似乎這是一年中在鄉村中所見的，也沒有一

些錯誤的。

傑克第一插入而講，問他，這一個人是否他從前看見過的？

「卻沒有見過。」這修路的人說了，立直了他的身子。

傑克第三請求的問他，那時他怎樣的認識他。

「由他的高大身材，」這修路的人輕輕的講，他的手指按着鼻子。那夜晚上公爵先生問，「說他像些甚麼東西？」我回答他說，「高長得像一個鬼。」

「你應當說，他短得似一個矮子，」傑克第二對着他說。

「但是不曉得什麼樣，那時事情沒有達到目的，他也不信任我，請想！在這種環境之下，我不能舉我的證據。公爵先生拿手指指着，我，他站立在小泉水的旁邊，他說，「爲我把這一個惡棍帶將過來！」真的，諸君，我沒有做別的事。」

「那裏，他是對的呀，傑克。」段發對他插言而說，「說下去！」

「蒼天呀！」這修路的人說，有很驚奇的態度。「這身材高大的人是失蹤了，而他卻搜求了——好幾個月！九，十，十一！」

「不要管他的數目，」段發說，「他躲避得很好，但是到後來他不幸的被獲了。說下去！」

「我重又在小山邊工作，是在那一天的太陽又將西落之時，我收集我的工具，預備下山回到我的鄉莊裏去；在鄉村裏天色已黑，我舉目四矚，從山巔上來了六個軍士。在他們之中，這身材高大的人，也在其內——繫在他的一邊——像這樣的。」

他拿了片刻不離手的帽子，他演着手勢說，將這人的兩手反綁在臀部，繩子的結子結在他的背後。

「我立在路旁，諸君，在一堆亂石之邊，看見軍士們帶着他們的囚犯經過（因爲這是一條很靜僻的路，人的影子是很容易看出的。）起始，他們慢慢地來了，我祇看見六個軍士帶了一個身軀龐大的人，綁得很緊，

我所見的祇是黑影——那時的太陽已漸漸西沉，有一線的紅光，諸君！我也看見他們很長的影子，在山谷之邊與對面的路上，他們的影子，像很長的鬼。我也看見他們都是滿身是灰塵，而灰塵也隨着他們滾滾而動，在他們蹭蹭而來之時。但是在他們走得和我很近，我認清這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他也認清我。唉，他在小山之邊，或是太爲急躁，像那天晚上他和我從事於相同之目的！』

他說到淋漓盡致，好像他在那邊，而這是很顯明的，也是見得很清楚的；在他生平所見事之記憶力中，再沒有這樣的清楚了。

『我也不令軍士們曉得，我認識這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他也不令軍士曉得，他認識我的；我們各相領會，以目示意而已。』快來，』這一隊伍中的領袖，指着那面的村莊而說，『快送他到陰間去！』他們便把他縛得很緊，我跟在他們後面，他的手是腫起來了；因爲繩索縛得很緊，他的木屐是大而重笨的，他是一個跛足，因爲他跛足的緣故，他走得很遲，他們用鎗口對了他趕他走——像這樣的！』

他模仿這一種的動作，一個人被鎗口指着而被逼迫的向前走。

『在他們下山之時，他們似瘋狂的人賽跑一樣，他卻躑撲在地上。他們便大笑而將他抓了起來。他面部上流着血，塗了泥污，但是他卻不能按摸；那時他們又狂聲大笑；他們帶他到了這村莊，經過了磨坊到了牢獄之前；許多村莊上的人看見這牢獄之門在黑暗中開啓了，而把他吞下去——似這樣的！』

他盡他的能力，張大了嘴，合了起來有牙齒相擊之聲。看他，不願意再開口，似有損害之意的。段發說，『說下去，傑克。』

『全村的人，』這修路的人繼續的講，翹起了足尖，說得聲音很低，『靜寂了他們在泉邊的紛紜耳語，全村的人都去安睡；全村的人，夢想這慘苦之人，在山巖上之牢獄，深閉於鐵窗之中，祇除了死，卻永久沒有出來的希望。在早上，我肩負了我的工具，我在路上吃我黑色粗劣的麵包，在我到路上去工作之時，環顧了這牢獄外面的一周。那邊我看見他，很高的，在偉大鐵籠之中，我看過去，他面上的血跡，依然未乾，污塵滿面，和昨天』

的晚上一樣。他的手也不能自由而得向我招呼，我也不敢招呼他，他也以為我為一個已死的人了。」

段發和三個人都慘然的，面面相覷。他們的面貌都慘愁萬狀，不勝忿怒，而有報復之狀。當他們聽這鄉人陳述這事經過情形之時，他們的態度，那時是一個祕密，是很有權威的。他們有忿激之狀，傑克第一和第二坐在舊的小牀之上，他倆每人以手支頤，他們的眼睛注視了這一個修路的人。傑克第三，也有同樣的注意，一個足膝在他們的後面，用他發怒的手掌，摸他光滑的頭，和他的嘴吧與鼻子。段發立於他們與這個說話人的中間，他窗中光亮照着，不住的看了，他看到他們，再從他們看到他。

『說下去，傑克。』段發說。

『他被拘禁在鐵籠中好多天，因為恐懼的緣故，村莊上的人祇能私下來望他。但是他們來望他之時，祇在很遠的地方，而在夜深人靜，一天工作停工之後，會聚在泉水之邊而竊竊私語，皆延長了項頸望着牢獄。以前他們所引頸盼望者為該處之驛站；現在他們為牢獄而翹望了。他們在泉水邊私議，說這一個囚犯雖已判定死刑，現尙未必執行，他說這囚徒曾向巴黎提起上訴，表明他的犯罪，因為他的小孩子死於非命而使他悲痛之故，請願書係直接的呈於皇帝的。這是我所曉得的麼？這是可能的事啊！或者是對的，或者是不對的。』

『現在靜聽，傑克。』傑克從中措辭而說，『現在曉得一個請願書已呈於皇帝及皇后之前了。你們大家在這裏，除你以外，看見皇帝接受的，他在街道之上，在馬車之中，坐在他皇后之邊。這是段發，那裏你所見的，他不顧他的性命，他拿了請願書，一躍的跳在御車的馬前。』

『再留心的靜聽，傑克。』跪在地上的傑克第三說。他的手指不住的抓他的頭，他的頭髮很為蓬亂，好似很饑餓似的——牠也不是想食物或飲料。『這衛兵，馬和足，包圍這個請願的人，把他的手臂抓住。你聽見麼？』

『我聽見的，諸君。』

『那麼說下去。』段發說。

『再從另一方面說，他們在泉水邊的竊竊私議。』這鄉下的人繼續他的言語，『他被帶到鄉下去執行了，他將一定被執行了。他們甚而至於因為他曾謀害貴族，而貴族為他們佃戶與奴隸們之父老——他做的——他將蒙受到刑罰之執行，以他為弑一個親長者。一個年老的人在泉水邊說，他的右手，拿了利刃，在他的面前把火燒了；這也是將成傷害，而對他的手臂所為的，他的胸部，他的腿將用煎滾的油澆，也用融化的鉛，也用熱的松脂，蠟，和硫黃；他的四肢將被四匹強壯的馬用力撕裂。這一個年老的人說，這樣的刑會對一個囚徒施行過，這個囚徒想刺以前的皇帝路易第十五。但是他說的是真是假，我怎曉得？我不是一個博學的人。』

『再留心的靜聽，傑克。』這個手不停的人講，有請求的態度。『這個犯徒之名字叫達文，這是在日間的，而在巴黎城內之熱鬧街道上行的，再清楚也沒有的了，都看見的，祇是多數貴族的婦女，她們都是很熱切的從頭至尾——從頭至尾，傑克，直至天色昏黑，他的兩條腿和兩隻手都撕去，他卻還有些呼吸，這是這樣做的——什麼呢，你今年多少年紀了？』

『三十五了，』這修路的人說，他看起來年將六旬了。

『這一個事，是在你十餘歲時候所發生的話，你或能看見的。』

『好了！』段發說，現着不耐煩的狀態，『魔鬼萬歲！說下去。』

『吓！有幾個人這樣的說，有幾個人那樣說；他們沒有說別的東西，甚至於這泉中的清流，也加入這種討論。到後來，在星期日的夜裏，鄉人都已入睡，軍士們卻從牢獄那邊來了，他們的鎗在小小的街道上發出叮噠的聲音。工人們挖掘，工人們用鑿敲擊，軍士們笑着而歡唱，到了清早，在這泉水之旁，造成了一個四十尺高的絞刑架，水也似將毒害的。』

這修路人的眼光好似攢過了天花板，他又指點，好似他看見這一個絞刑架豎立在天空之中。

『種種的工作都停止了，無數的人集在那邊，沒有一個人敢牽他的牛出來，牛類是自休息。到了午時，鼓聲寥寥，軍士們在夜間進了牢獄，而他也挾在許多軍士之中。他像以前的網綁，他的口中，也有物塞住——這

樣的縛住，一根很緊的繩子，扎了他的面部，他似乎露着笑容。」他演着手勢，用他的兩隻巨指，將他的口角向邊上拉開去。「在這絞刑架的上面裝了刀，刀鋒向上，牠的刀尖觸在空間。他被懸在那兒四十尺高——他懸掛在那泉水之旁。」

「他們面面相覷，他用他的藍色的帽子，揮他的面部，那時他又回想到這景象。」

「這是怪可怖的，諸君。這婦女們和幼孩們怎能到泉水邊去取水呢！誰敢於夜間，於這黑影之下談話呢！在這下面，我不是說過了麼？當時我離了村莊，星期一的晚上，太陽是已經下山了，向後望着小山，這黑影越過了教堂，越過了小山，越過了這牢獄——也好似越過了地球，諸君，到天上！」

饑餓的人咬了他的手指，望着了其餘的三個人，他的手指又指着。

「這是完了，諸君。我在太陽落山時離開那裏，（我是受着警告而離開的，）我走了，這一夜和明日的半天，直到我會到（因受警告）這同伴。同他，我再走，有時騎馬，有時步行，經過了昨天一日一夜。現在你們才可與我在此相會！」

經過了慘淡的沉寂，傑克第一說：「好的！你所做的和報告的很忠實。請你到門外去等我們一歇罷！」

「很願意的。」這修路的人說。段發領他到了樓梯的上面，讓他坐在那裏，段發便回了轉來。這三個立了起來，他們三個人的頭會在一起，在他回到攔樓中時。

「你看甚麼樣，傑克？」第一個問着，「登記麼？」

「登記註冊，似定死罪。」段發回答着說。

「很漂亮！」這個人怨聲的講，而含有熱望之意。

「這礮台和全體的人麼？」第一個人問。

「這礮台和全體的人，」段發回答說。「終結了。」

饑餓的人歡樂地重複的講：「很漂亮！」開始咬另外一隻手指。

『你是一定麼？』傑克第二問段發，『我們這樣登記的態度是不會發生困難危險的麼？沒有疑心的，這是很安全的，除了我們以外沒有一個人，可以解釋的；但是我們都可以解釋的麼？——或則，我應當說，她可以的！』

『傑克，』段發回答說，他站立起來，『倘然這夫人，我的妻子於她記憶力中從事於註冊，她不會錯誤一個字——一個音都不錯。結繩子，用她自己的針，用她自己的記號，這到往往是很清楚而明如日月。信任這位夫人吧，這將很便利，尤其是對於一般膽怯的人，去銷滅他自己的生存，比之去取銷他名字中的一個字，或他的罪惡從段發夫人結繩的註冊。』

在喋喋的細語中，表示着信任心與贊助，這個很餓的人問道，『是不是將這個鄉下人送他回去？我希望如此，他是很簡單，他不是有些危險的麼？』

『他不曉得什麼，』段發說，『最少沒有什麼比他到絞刑架的高度爲多。我將留心他，讓我和我在一起；我將關切他，使他到路上。他願去看這花花世界——皇帝和皇后，與法庭，讓他到星期日的那一天去看好了。』

『什麼？』這饑餓者兩目注視了驚異地說，『這是一個好的記號麼，他要去看皇族與貴族們？』

『傑克，』段發說，『很明確的拿牛乳給貓看，你要牠去吃。很明確的拿天然的攫獲品給犬看，倘然你有一天要希望牠得到同樣之物。』

沒有再說了甚麼話，這修路的人，那時覺得很快樂，他們呼喚他下來到小牀上去休息，他很需休息，用不到勸他，一歇他便入睡了。

比段發的酒店更不好的一部份，那暫時的一種奴役程度，那是在巴黎的地方可以找出來的。祇除這夫人的奇異可怖，由這一點，他是往往的不解，而他的妻子是很新穎而可親。但是，夫人每日坐在她的帳櫃之上，表面上對他不注意，也有決心似的不見他在這兒，或內幕中有別的事，那時他搖他的木屨，不論在什麼時候，他的眼光注在她。因爲他曉得，這是不可能的，倘然她將注意到她裝飾光明的頭裏面去，或她知道他曾殺害

過人，而後來剝去這罪惡者的皮，她將毫無錯誤的經心，直至這安排實現之時。

所以，到了星期日的那一天，這修路的人，是不甚迷亂（雖則他說他是迷惑的），去找尋的，段發夫人偕了他向凡爾賽地方去了。段發夫人在大衆所坐之車子之中，一路結着繩子，很是渾亂無章，在那天之午後，夫人在人羣之中，仍是手裏頭結繩子，也是覺得很渾亂，因為當時無數的民衆貯立着看皇帝和皇后的馬車來。

「你工作得很忙，」一個立在她旁邊的人說。

「是的，」段發夫人回答着說：「我有許多的工作要做。」

「夫人，你做些什麼呢？」

「許多的事情。」

「舉一個例看。」

「舉一個例，」段發夫人很鄭重的說，「死人穿的衣服。」

那個人盡量的向遠一些的地方推動了，那修路的人，拿了他藍色的小帽兒扇動，覺得人羣是近來了，迫來了啊。倘然他需要一個皇帝和皇后來恢復他，他是很幸運，他眼前將得到他的救濟，因為，不久這面貌龐大的皇帝，和這美麗面貌的皇后，將在他們黃金色的車中來，扈從了法國的王公卿相，如潮水般的觀衆，笑容滿面的女子，態度安閑的大僚，穿戴珍珠，服的綾羅綢緞，面塗着粉的，而光彩奪目，露着驕傲之狀，美麗而倨慢之面貌，男的也有，女的也有，這修路的人混雜其中，他暫時的心醉了，他喊着皇帝萬歲，皇后萬歲，每人和每事萬歲，好像他沒有聽見那時遍地皆是，的傑克。於是，花園中，天井中，里巷之中，泉水之旁，草地之上，更多的皇帝與皇后，更多的貴族大臣，更多的公卿命婦，更多歡呼他們的萬歲，直至他過用情感而致流淚。在這種景象之中，足足有三個鐘點，他不住的歡呼，不住的哭泣和激發的情感，段發將他的硬領握住了，好像禁止他撲到他所虔信的面前去，而把他們撕得粉碎。

「富麗堂皇，」段發說，在完結之後，拍着他的背上，似受保護的小孩子：「你是一個好的孩子！」

現在這修路的人慢慢地醒悟了，在他表演之中，而疑惑他曾有所錯誤，但是卻沒有。

「你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個人，」段發在他的耳朵邊說：「你使得這一般矇懂的人相信這是已經終結了。那麼他們將更疎忽，這是到目的將更近了。」

「呀呀！」這修路的人高聲喊着說，回想似的：「這是真的麼？」

「這許多矇懂愚魯之人毫無所知。他們厭惡你的生命，他們可以結果你的，對你一個人，或者像你的一百個人，好似對待他們的犬馬；他們祇曉得你們的表面，讓那個矇着他們，但是也不能矇哄得太多的。」

段發夫人傲然的望着這修路的人，俯首以示信意。

「至於你呢，」她說：「你將不論爲甚麼事狂號而痛哭，倘然有了這一種景象和這一種聲音。說說看你將不是這樣麼？」

「的確，夫人！我想是這樣的呀！暫時的。」

「倘然他在這許多人之前，你將爲自己之利益，把他們擊成粉碎，你須先抓他們中的最富與最顯的。說說看你不是這樣麼？」

「的確是的，夫人。」

「是的，倘然看見了一羣不能飛的鳥，你爲你自己的利益，而去取牠們的羽毛，你將取這鳥中最美麗的羽毛，你不是這樣的麼？」

「你今天已看見這許多笨伯和鳥了，」段發夫人說，她對剛才他們所在的地方搖動着手：「現在，回到家裏去罷！」

第十六章 依然絨結

段發夫人和她的丈夫很安靜的回到聖安東的市中，那時有一戴藍色小帽子的黑影跋步而過，穿越了

黑暗之中，冒着塵砂，到一條很長的路上，朝這一個方向是到一個堡壘的，這是公爵先生的堡壘，現在牠已在坟墓中了，牠只是在靜聽樹葉之聲。石人的面貌有很靜閑的狀態，也是聽了樹葉和泉水之聲，少數鄉村裏的饑民，爲他們同伴的需求而預備零碎食物，採集枯枝做燃料，迷路於大的石庭與石梯之間，因爲他們饑餓的思想，深深地印刻在腦海之中，而石人的面貌似乎也改變了。在鄉村之中，流佈着一種謠言——祇有荒涼滿目的存在，像村中的居民一樣——那時這刀擊致命之傷，這面貌卻改變了，從驕傲的面貌，變爲忿怒而痛楚的面貌；那也是這擺擺搖搖的形象比泉水高四十尺，他們又改變了，有一種殘暴的狀態，似報復的樣子；這種狀態將永久的如此了。在這一個人石人的上面，一間臥室之中，那裏面發生謀殺之事，二點清楚的傷痕是在鼻子上看得出來的，也是每人所看得出的，沒有一個人以爲這痕跡是舊的了；在少數的時期，那時有二三個衣衫襤褸的農民跑到這處去，很快的看變化成石的公爵先生，他們的肉指沒有指點一分鐘之久，他們便很快的跑到叢林深草之間，像較爲幸運的野兔兒，在那裏可以表存牠們的生命。

堡壘和茅舍，石人的面貌和搖擺的影子，在石板上紅色的血跡，村莊中泉水內清澄的水——數萬頃的田畝——法蘭西國內的一省——法蘭西國的全體——都在黑色之中，卻集聚於細弱之一髮間。這也是全世界，和牠的偉大和細小，在閃閃星光之中，而人類們的學術，祇能分析光線，分析牠所含之物質，所以，更高的理智，或知這柔弱的星光，射在我們地球之上，每一個思想與動作，每種罪惡或德行，於世界上每個負有責任之動物。

段發先生夫婦兩人，慢慢地星光下的公共車輛裏，駛到巴黎的城門了，城門是他們行程上所必經的。到了柵門，守防所的旁邊，車輛照例的停下，也援例的把燈光照在他們的身而受盤詰與查問。段發先生下了車子，他認識那邊一二個兵士，也認識一個警士，他很熟悉這警士的，他便很親熱地擁抱着了。

在聖安東重行把段發先生夫婦們的车子，在兩翼的塵埃中，又被包圍起來了，後來他們在近聖安東的邊界，下了車子，行過路上的污泥垃圾，段發夫人對他的丈夫說——

「現在你說我的朋友，警士中的傑克給你說些什麼話？」

「今天晚上說得很少，但是他都知道的。有一個密探要加入我們，或許是很多的，因為他所能告訴的，他祇曉得有一個。」

「唉！好的。」段發夫人說，舉起了她的眉毛，有鎮靜辦理事務之態度，「需要去給他註冊麼？他們叫那個人是甚麼？」

「他是英國人。」

「那是好極了，他的名字呢？」

「白莎。」段發說，用法文的發音說。但是，他很小心而說得準確的，於是他將字母拼出來，一點錯誤也沒有。

「白莎。」段發夫人重複的說，「好的，他的名字呢？」

「約翰。」

「約翰·白莎。」段發夫人重複的說，她對她自己又自言自語的說了一遍，「好的，他的面貌身材呢？曉得的麼？」

「年齡，差不多四十歲；高度，差不多五尺九寸；黑色的頭髮，面貌帶黑色，普通的說起來，面相到也不醜；眼睛黑色，面肉不豐，長面孔而略帶憔悴之色，鼻如鷹爪，不是很直的，從左面有些側轉的，他的態度，似覺險詐。」

「唉，我的蒼天，這是一張畫像！」段發夫人笑着說，「明天他須登記註冊了。」

他們回到了酒店中去，酒店早已打樣的了，（因早已是中夜了。）進了店中，段發夫人便從事她的職務，在她帳棹之旁，數她小的錢文，這是她不在之時所做的生意，檢查了存貨，將帳目看過一下，她又筆錄她自己的事，管束她店中服役的人，後來吩咐他安睡。那時她又將碗盞裏的錢倒了出來，包在一塊手帕子裏面，拿繩子來繫了起來，那麼夜裏頭可以安全些。在第一個時候，段發先生口裏含了板煙，步來步去，怡然自得，而他

去擾亂她的；在這一種情形之下，他的生意和他的家事，他是如此的過他一生。

這一天的晚上很爲悶熱，而店中的門又緊閉着，店的四周又多污穢的東西，所以氣味不佳。段發先生的嗅覺力不甚精細，但是當他放下那已吸畢的板煙管時，所貯的酒和白蘭地和茴香的氣味，比吃的時候，氣味還要強烈地吹洩開這混合的氣味。

「你是很疲憊的了，」夫人說，舉起了她目光，同時她把錢打上了結，縛牠起來。「這祇是一種普通的氣味。」

「我覺得一些兒的疲倦。」她的丈夫承認着說。

「你也有些困倦了。」夫人說，她那很銳的目光，仍留心到她的帳目，但是有一二次，她的眼光卻射在他的身上。「啊，這些人，這些人！」

「但是我親愛的！」段發開始說。

「但是我親愛的！」夫人重複着說，俯她的頭：「但是我親愛的！今夜你心中有所悲感呀，我親愛的！」

「對的，那麼，」段發說，好像一個念頭是在搜索他的胸膈，「這是很久的了。」

「這是很久的了，」他的妻子重複的說，「什麼時候才不是一個長的時期呢？報讎雪恨需要一個長的時期；這是一個定則。」

「一個人雷殛而亡，是不需要長的時期的。」段發說。

「怎樣長久呢？」夫人很鄭重而請求的問，「是將從事預備發動麼？請告訴我。」

段發富有思想似的擡起了頭，似早已有成竹在胸的樣子。

「那不需要一個長時期的，」夫人說，「地震之時，將一個村鎮毀滅滅，那麼！告訴我要多少時候去預備地震呢？」

「很長的時期，我想。」段發說。

「但是到預備好了的時候，即行舉發，而將一切的事，盡可成爲粉碎在當時，正是要常加預備，雖爲人所不見所不聞，這是你的安慰，記着罷。」

她結了一個結，目光如電，好似她謫死一個仇人。

「我對你說，」夫人說，伸出了她的右手，好似使人注意似的，「雖在路上許多時候，但是這是一條未來有希望的路。我對你說，那是永不後退的，而也永不停止的。我對你說，那總是向前進的。你想，你考慮世界上的一切生命，我們所曉得的，考慮到這忿怒和輕視之心，傑克們爭相告訴的是更爲堅決。這許多事可終止麼？呸！我笑你呢。」

「我勇敢的妻子，」段發回答着說，立在她的前面，他的頭略爲低俯，他的手放在他的背後，好似在教師前的一個靜心而注意的小學生。「我不要問這許多，但是這停止了好久了，而也是可能的——你很知道，我的妻子，這是可能的——或在我們生命之中，還沒有來。」

「唉，那麼，那便怎樣呢？」夫人請求的問着，試結另外的一個結，似有另一個的仇敵被絞縊。

「那麼？」段發說，聳動肩頭一半似責備，一半似道歉之意，「我們將不能見這勝利了。」

「我們將努力爲之，」夫人回答着說，她伸出的手用力的動。「沒有一件我們所做的事，是沒有功效的。我萬分的信任，我們將見勝利。但是這是不能的，倘然我所知的不一定如此，指給我看這貴族們和暴君之頭項，我仍將——」

那時夫人，她咬緊了牙齒，結了一個很可怖的結。

「記着！」段發大聲而說，他覺得有些動怒，好似他對一個膽小的人說：「我亦，我親愛的，不願停止我的工作。」

「是的！但是，這是你的柔弱，你有時看你的機會而保存，保存你而沒有那個。那時這時期到了，放虎出柙；但是，須等候時期，將這猛虎和魔鬼關鎖着——不要洩露——而時時的預備着。」

夫人說到這有力的結論，諄諄忠告，她拿了一串的錢文的棹子上面一擊，好像把你擊些意思出來；於是她將手帕子內的錢放在她的臂上，態度很安閒，她想這時已是休息安睡之時了。

翌日的中午，看見這可欽佩的婦人，在她常常所坐的地方，在酒店之中，很是孜孜不倦地結絨繩，她的身旁放了一朵玫瑰花。現在她是否時常望着她的花，對於她胸有成竹的思想，是沒有干係的。店中有幾個主顧，有的是在喝酒，有的不喝，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也有，他們游目四矚。這天的天氣很熱，無數飛來飛去的蒼蠅，覓找食物，飛到夫人旁邊捕蠅的玻璃瓶裏，許多的蒼蠅便死在下面了。這許多死的蒼蠅對於別的蒼蠅沒有感想，依然飛遊自在，牠們看見了也無甚關係，態度冷淡（好像這沒有死的蒼蠅像象，或更不祇如此），如非牠們遭逢同一之幸運。考慮起來是很奇異的，蒼蠅怎樣的不小心——或者想牠們是在夏日陽光下的大法庭中。

一個人進了店門，段發夫人看見了一個影兒，她覺得他是很陌生。她放下了她結繩的工作，她將一枝玫瑰插在鬢邊，於是她便望着那一個。

那是很奇怪的。段發夫人拿玫瑰花時，店中的客人都停止了談話，都漸漸的走出了這酒店。

「請你的日安，夫人。」那新來的陌生人說。

「請你的日安，先生。」

她說話說得很高，但是只是對她自己講，同時，她是從事於結絨繩：「哈！年齡差不多四十，長度差不多五尺九，黑色的頭髮，普通而說，面貌不十分醜惡，面貌和眼睛黑色，瘦長面孔，略帶淡黃色，鷹爪鼻，但不是很直，從左頰一面有些傾斜，所以使他有險詐奸詐之狀！請大家的日安！」

「請你惠賜我一小杯上等白蘭地酒和一口清潔的冷水，夫人。」

「這是無上的白蘭地，夫人！」

酒是這樣地被人們讚美，卻是第一次；而段發夫人很知道稱許的來歷。她說，無論如何，這白蘭地酒是蒙過譽了，她又拿起絨線結繩。這一個客人看着她的手指，趁此機會，他在這個地方，普遍的觀察一下。

「你結絨繩結得很精緻，夫人。」

「我也習以為常了。」

「式樣多美麗呀！」

「你認為如此麼？」夫人說，她笑了一笑，望着了他。

「當然的。一個人可以問這是爲甚麼用的。」

「遊戲而已。」夫人說，她再笑了一笑，仍舊的望着他，那時她的手指動作得很快。

「不是用的麼？」

「那是依靠的。我有一天或有用處。倘然我做得——好的。」夫人說，深深的呼吸一下，將她的頭俯了下去，似有極度嬌柔無力之狀。「我將用着牠啊！」

這是很顯著的；但是，聖安東的滋味，似乎很堅決地反對段發夫人頭上的玫瑰花。二個人分別的進了店中，差不多吩咐要酒喝。那時，他們看見了一個奇事，他們躊躇逡巡，佯爲在店中找尋朋友，而朋友不在的樣子，他們也跑了出去了。也不是當這客人進來之時，有人會在此處，有人留在此處，他們都偷偷的去了。這暗探很細心的偵察，但沒有端倪。他們一溜煙的去了，似困危無告，毫無目的，而出於偶然之狀，也覺得很自然而不可有所責備的。

「約翰，」夫人想，同時檢察她的工作，而她的手指仍在結繩，她的眼睛卻看了那個客人。

「等得很久了，在你去之前，我將結「白莎」了。」

「你有丈夫麼，夫人？」

「我有的。」

「有小孩子麼？」

「沒有小孩子的。」

「生意看起來很不佳？」

「生意是很不佳，百姓們是很貧苦。」

「唉，那不幸而可憐的民衆，也是這樣的被壓迫——像你所說的。」

「你所說的，」夫人反駁着說，改正他，很敏捷的結成名字中的記號，這是對他不祥之記號。

「請你寬宥我，這當然是我所說的，但是你當也這樣的想，自然的。」

「我想，」夫人在一個高的聲調之中，回答着說，「我和我的丈夫因為做些事，所以開着這一所酒鋪，那是毫無疑義的。我們所想的，這兒，是怎樣生存。這是我們所想到的一個目標，而這使我們，從早到晚，用盡腦筋，沒有擾亂我們的腦筋，去想到別的事情。我想到別的事情麼，不。」

暗探是盡力的在搜尋斷片殘零的材料，在他陰險面貌之上，他不允許他窘迫的情形表現出來。但是他立着高談闊論，一隻手臂靠在段發夫人小帳棹之上，不住的吸着白蘭地酒。

「一個不好的事，夫人，是把賈司伯執行死刑，唉！這可憐的賈司伯！」長嘆一聲，表示深的感想。

「誠然的，」夫人很冷淡而很輕飄地回答着說，「倘然民衆們因此而拿了兇器，他們理應有如此之結果。他事前曉得他所做事應得之價值，他卻付過價值了。」

「我想信，」暗探低沉着柔軟的聲音說，以博得聽者之信任，在他兇惡面貌肌肉之上，而表明一種革命有害的感觸。「我相信在鄰近的地方，這兒有許多的情感與忿怒，觸犯了可憐的民衆，在我們之中。」

「是有麼？」夫人沒有思索地問。

「什麼是沒有呢？」

「——這是我的丈夫！」段發夫人說。

酒店主人進了店門，這暗探把手按着帽子向他致敬禮而說，帶着熱忱的笑貌，『請你的日安，傑克！』段發先生到覺一呆，呆望着他。

『請你的日安，傑克！』這暗探重複的說，他卻改少了些信任心，對着他注視了，而他也於不知不覺之中笑得不能十分自然。

『先生，你卻弄錯了，』酒店主人回答着說，『你誤以我為別人，這卻不是我的名字，我是忠實的段發。』
『這卻都是一樣的，』暗探神氣活現地說，但是，也覺侷促不安似的，『請你的日安！』
『請你的日安！』段發沒有興趣似的回答說。

我曾經同尊夫人談說，當你進門之時，我和她談得很快樂，他們告訴我聽，有——那又沒有什麼奇怪的！在聖安東地方，對於這可憐的賈司伯惡劣的命運，很有許多人談到，而表示着很深的憐憫和忿怒。

『沒有一個人告訴我這樣，』段發搖着頭說，『我對於此事全然不曉得。』
這樣的說着，段發經過了小帳棹之後面，他立在他妻子椅子的背後，一隻手放在椅背之上，看到他目前的障礙物，對於他是各相反對的，每人意中想用鎗擊斃，方得甘心之意。

暗探很是精於任事，卻沒有改變他的態度，但是仍飲他杯中的白蘭地酒，再喝了些清水，那時他請求再要一杯酒。段發夫人給他斟了一杯酒，她又從事於結絨繩了，她口中卻燕語鶯聲似的，低聲的唱着歌曲。

『你當更清楚的明瞭此處的情形，就是說，你當比我更為清楚些！』段發觀察着說。
『不盡如此的，但是我希望我明瞭得更清楚，我是感到十分興趣的，以便曉得這些可憐人類們的景

况。』

『嚇！』段發自言自語的講。

『和你暢談的快樂，段發先生，因使我憶到，』暗探挑撥的講，『我覺得很榮幸，與你會面，真是三生有幸，因為我已久仰大名了。』

「真的麼？」段發說，有更爲輕慢的樣子。

「當然是真的。當馬奶德先生釋放之時，你的老人家，你有看護之責的，我曉得，他是交付與你的。你知道麼？這許多事都報告給我聽的。」

「這是事實，當然的。」段發說。他說了這一句話，他的妻子使用她的手臂向他一聳，當時，她卻在結繩唱歌之時，那時他便回答得很留心，但是往往回答得很簡短的。

「這是你到彼處，」暗探說，「他的女兒來，也從你的照拂，他的女兒來領他，同着一個整潔而服棕色衣服的先生，他叫什麼？」——戴着小的假髮——羅雷——在德兒勝銀行——到英國去的。」

「這是事實。」段發重複的說。

「很有趣味的回想。」這暗探說，「我在英國之時，和馬奶德先生與他的女兒相識。」

「是的麼？」段發說。

「現在你對於他們沒有什麼消息麼？」暗探問。

「不。」段發說。

「實在是，」段發夫人停止了她的工作和歌唱插入而講，「我們也無甚信息。我們得到了他們安抵目的地的消息，或有一封信，或者是二封；但是，自此之後，他們便漸漸從事於他們的事業——我們，我們的——我們也不甚通音候。」

「的確的這樣，夫人！」暗探回答着說，「她是將出閣了。」

「將出閣了麼？」夫人似回對的說，「她是早應出閣了。你們英國人是很鎮靜的，照我看起來。」

「啊，你曉得我是英吉利人。」

「我聽你的口音是的，」夫人回答着說，「口音是甚麼樣的，我便猜想也是什麼地方的人。」

他並不需要證實他的口音；但是他說得小心，而舍此問題不談，輕輕地微笑。他又吸他杯中所餘的白蘭

地酒，他又講：

『是的，馬奶德女士是將結婚了。但不是嫁與一個英國人；嫁與一個人像她自己一樣，是生長於法蘭西的。說及了賈司伯（唉，可憐的賈司伯！這是很殘忍！很悽慘！）這是一樁奇怪的事，她是嫁與公爵先生的姪兒。對於他，賈司伯比他高得許多，簡言之，是現在的貴族。但是他住在英國人家是不曉得的，在那邊不是一個貴族；他是查理·達南先生。大亞兒拿是他的母族。』

段發夫人很鎮靜的結繩，但是她聰穎所注，卻很顯明的在她丈夫的身上。無論他在小帳櫃的後面的一舉一動，那手也取了一個火，點了他的煙管，他覺得很驚駭，他的手也似不知所措，是將不當他是一個暗探了，倘然他腦筋中看不出這樣的風色。

祇少曾經注意到這一點，無論如何，這是很很有價值的，那時沒有別的主顧到店裏來，使他有別的發現；白莎先生付卻了他喝的酒資，即行告辭，在他分別之前，偶然的很溫柔地說，他很希望着再來拜望段發先生和夫人。幾分鐘之後他便出了酒店混雜到聖安東街道之上，丈夫和妻子挽留也不能的，的確確像他和他們辭別之時一樣，恐怕他將回來。

『這能成爲事實麼？』段發俯下來望着妻子，低聲的說，那時他立在他妻子的後面，一隻手放在椅子背上面吸煙，『他所說馬奶德女士是什麼呢？』

『他所說的，』夫人回答着略爲舉起了她的眉毛說，『這或也是有可能性；但是這或也是真的。』

『倘這是的——』段發開始說，而又停止了。

『倘這是的，』他的妻子重複着說。

『——倘然這是如此的，那麼在我們生命之中可以看見我們之勝利了——我希望，爲她的緣故，希望將使她的丈夫在法蘭西國境之外。』

『她丈夫的命運，』段發夫人現着她平時端莊的態度說，將使他到他所要去的一個地方去，將使她到

有盡頭的地方去，這是我所完全曉得的。」

「但是這卻很奇怪的一——現在，至少，這是很奇怪的麼？」段發先生說，更似請求他的妻子領略他的意思，「在我們憐惜她的父親，和她自己之後，她丈夫的名字，現在在你的手底下記起來，在這一個畜牲名字之邊頭，這廝是剛才離開我們的。」

「比這個更希奇的事情，或將逢到，那時這事真的如此，」夫人回答着說，「我有他們在這兒，很確實的；而他們都在這兒，因為他們的信譽，這是已够了。」

她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她便捲起了她的結繩工作，現在她取出了手帕子中的玫瑰花，放到她的頭上。聖安東的人或者有一種知覺，反對飾物，是已過去了，或者聖安東是注意到牠的不在；雖然，這聖人有勇氣而卻閒遊着，沒有好久以後，這酒店又恢復牠照常的情形。

那天的晚上，在這一時季，和別的時季，聖安東從裏面出來，坐在檻上，或倚在窗櫺之上，到罪惡的街道或庭園之一角，吸新鮮的空氣。段發夫人手裏帶做了工作，習以為常的從這一處到那一處，從這一羣人叢之中到那一羣人叢之中；一個使命——有許多的人像她——倘然世界要安寧，這類的人，不可再多生的。許多的婦女都在結絨繩，她們所結的是沒甚價值的東西；但是這機械的工作，是機械的替代物去喚飲食的；她們手的動作是為她們的嘴巴與消化的器官；倘然她們骨瘦如柴的手指依然的不動，那麼她們的肚子更受饑饉的痛苦了。

但是，當她們的手指動着，她們的眼睛也動着，而她們的思想也動着。那時段發夫人從這一羣人叢中到那一羣人叢中，其餘的三人在婦人們每一個小結子的中間，去得很快而很可怕，她只留在後面。

她的丈夫在門口前吹着板煙，很滿意的在她後面望着。「一個偉大的女人，」他說，「一個有毅力的婦女，一個光榮的婦女，一個可怕而光榮的婦女！」

黑暗把四周圍住了，教堂裏的鐘聲，和皇宮區域裏軍士們的鑼鼓聲傳來了，那時婦女們依然的結着絨

線，不停的結絨線，黑暗把他們團團圍住了。另一個黑暗，又的確的近來了，那時教堂內的鐘聲，在法蘭西許多尖塔上所發出悅耳的鐘聲，將成爲隆隆的礮聲；而這時軍鼓之聲，將爲悲壯之聲，在這無所不能的一晚，也發出權威與大衆，自由與生命的聲音了。這將是更近了，那許多婦女們仍坐着結絨繩，她們都湊近一個沒有結着的線框上，在這裏她們只是坐着結繩，不住的結繩，數落下來的線頭。

第十七章 一夕

在這清靜沙河之一角，在太陽落山之前，比這一個足爲紀念的一晚，永沒有照耀得如此的光明美麗，那時馬奶德先生和女兒一同坐在楓楊樹之下。在偉大倫敦都市永有柔媚的月光了，比了他們仍坐在楓楊樹之下的一晚，月光穿過了楓楊樹的葉子，映在他們的面上。

綠茜明天將出閣了。她爲她父親的緣故，留着這一晚，他們兩個人靜悄悄的坐在楓楊樹之下。

「你是很快樂的，我親愛的父親！」

「十分的快樂，我的好孩子。」

他們的話說得不很多，雖是他們坐了好久。在當時天色沒有十分晚的時候，尙可以做女紅和讀書的呢。她沒有從事於她平日的工作，也沒有讀書給他聽。她曾從事於這二種的工作，在他的旁邊，在這楓楊樹之下，無數的次數；但是，這時與別的時期卻截然不同，也沒有事情可以使得這樣。

「而我今晚則異常的快樂，親愛的父親。我真非常的快樂，爲上帝的愛與祝福——我爲查理而愛，查理爲我而愛。但是，倘然我的愛情，不是仍爲你而供獻，或者倘然我的婚約是如此的佈置，而將分離，即使只有幾條街道之隔，我將悵悵寡歡，而將自爲責備，比現在我所能告訴你的。甚至於是——」

甚而至於這是如此，而她不能支持她的聲息。

在這多愁的月色之中，她抱了他的頸間，她的頭偎在他的懷裏。在月光之中，最易發動愁思，像在日光的

本身一樣——是爲人類生命之光——在牠的來而復往之時。

『親愛的親親！你能告訴我麼，這最後的時期，你總覺得可以十分的確定，我沒有新的情愛，沒有新的責任，將永久的離開我倆之情愛麼？我是很曉得的，但是你曉得麼？在你的心中，你以爲是一定的麼？』

她的父親回答着，而很快樂地深信不疑的，他的堅信是很難能可貴的，他說道，『十分一定的，我的親愛的！不但如此，』他又很親熱的陪了她說，『我的將來，將因你的結婚更爲光明，綠茜比之或許是——更甚者，比之以前是——沒有這個。』

『倘然我能希望這個，我的父親！』

『相信吧，我親愛的！真的這是如此的。想這是怎樣的自然和怎樣的顯明，我的親愛的，這是應當如此的。你，青春的愛，不能完全領略你的希望，我覺得，你的生命不當犧牲的——』

她的手伸到他的脣邊，但是他便把她的手拿到他自己的手中，重複的說話了。

『——虛度，我的孩子——不當虛度的，違背天賦的理性，與萬物的常態——因爲我的緣故，你的無偏無私之心，不能完全領悟我意念中所能及的；但是，祇需問你自己，怎能使我的快樂完全，倘然你的快樂不全。』

『倘然我沒有和查理相識，我的父親，我將和你十分的快樂。』

他望着了女兒而笑着她的不知不覺的應允，她沒有見着查理而便不快樂，他回答着說：

『我的孩子，你見過他的，他是查理呀。倘然不是查理，這或將是別人。或者，倘這是沒有別的人，我將爲主因，那末我生命中惡劣命運之黑影，將離開了我而罩在你的身上了。』

這是第一次呀，除了在法庭中的被訊，她永沒有聽他講到他所受到痛楚的時期。他所說的話，給她的耳朵聽得了，她便有希奇而新的感觸，深深地就要印在心坎之中。

『看！』波威的醫生舉起了手，指了一輪明月說，『我會望着月裏嫦娥，那時我在鐵窗之中，我卻不忍卒』

視她的嬌潔清輝。我望着了她，那時對我是一種的痛苦，使我想到她以前給我的光輝，我已經失掉了，我曾在牢獄中的牆壁上擊我的頭。我望着了她，我的態度很呆而昏迷，我卻不能想到別的東西，我只能按月圓之時，想到她平行線的數目，和我所能空劃而交叉的垂直線之數目。」他又說，他內心中的感想，默思的態度，那時看了月亮，「這是每邊有二十條線，我記得，而最後之一線不易看得。」

她聽得他回憶從前，她感覺到奇異的刺激，在他追述往事之時，她悲感得很深；但是，對於這些講述，她並不震驚。他祇因現在的快樂和幸福，才想到已往的兇惡和痛苦的。

「我會望着了她，幾萬次的猜想這未生的小孩子，她是被人所奪去的。是否她是活着，是否她生產後而活着，或是這可憐的母親因震驚而使她死亡。是否所生的是一個男孩子，他將來能爲他父親而復仇。（我在禁錮中之一時期，復仇雪恨之心，未嘗一日或已。）是否這是一個男孩子，他永久的不能曉得他父親的歷史，他或者尚在而熟慮其可能性，便是他父親的失蹤出於他自願的意旨和動作。」

她的身子和他很接近，她便去脂他的手和面頰。

「我幻想着我的女兒，對我，似乎已經忘記了，甚至於也不曉得我，對於我的消息毫無。我一年一年的計算她的年齡，我見她嫁與一個人，他對於我的過去的命運，毫無所知。我幾失卻我的生命，而爲下世之人，而我的種切，依然無人所知。」

「我的父親，即是聽得你有這一種的思想，想到一個沒有生存着的女兒，使我心中，受了一打擊，好像我便是那一個小孩子。」

「你麼，綠苔？這是出於你所給我的安慰和恢復，所以這些憶想，便發生了，所以在我們二人之間發生了，所以在這月光嬌潔的永夜裏發生了。——我剛才所說的是什麼呢？」

「她一點也不曉得你。她一點也不愛護你的。」

「那麼，但是，沒有別的和此時這樣憂慮和靜寂的月明之夜，曾把我感觸得千頭萬緒——影響到我感

有安靜的愁緒，好像一些悲哀情緒的泉淵，或許可以——我會幻想着她，到我牢獄中來，領我出了禁錮之中而恢復我的自由。我曾見她的幻像，時時在月光之中，像我現在看見了你一樣，祇沒有拿我的雙手擁抱她；只是站立在有鐵欄的窗子與門戶之間罷了。但是你曉得那不是我所講到的那個小孩子？」

「這個人不是的；這——這——偶像；這幻像。」

「不是的。那是另外一件事。牠是站在我思想混亂時的面前，但是牠只是立着不動，我腦海中所盤旋的幻象，是另外一個而是一個真實的小孩子。她外表的面貌，我曉得再沒有比她的母親相像的了。別的一個也有同樣的相似——像你所有的——但是並不盡是相同的。你能測我的意思麼，綠茜很難的，我想起來！我很狐疑，我曾爲一個冷僻的獄中之人，要知道這很複雜的區別之點。」

他鎖定的態度和清靜的脾氣，不能阻止他女兒的血管，忽然而冰冷了，因爲他把他過去的舊情形，這樣地剖析說明啊。

「在那種萬分安靜的情境中，我曾在月光輝映之中夢想着她，到我身邊來，指與我看婚後家庭中之生活，對於她失蹤的父親，充滿了情愛上的記憶，我的畫像在她房間之中，我也是她禱告中的人。她的生命是很活潑，快樂，有用的；但是我可痛的歷史卻是滿佈了一切。」

「我就是那個小孩子，我的父親，我卻沒有這樣一半的賢德，但是在我情愛之中，這當是我。」

「而她把她的小孩子給我看，」波威的醫生說，「他們聽得了我，教她憐憫我。那時他們經過一處的牢獄，他們遠遠的離着可怕的牆壁，在鐵門邊觀望，並且也輕輕的耳語。她卻不能救我，我幻想着，她見了這些事之後，她時常使我回想。但是現在，流着熱淚而祝福了，我當雙膝跪下而爲她禱告。」

「我是那個小孩子，我希望，我的父親啊，我親愛的，你將於明天爲我熱忱的祝福麼？」

「綠茜，我想到這種種已往的困難，因爲今夜中所說的，我愛你的至誠，非言語所得表明出來的，因爲我的快樂，當感謝上帝。我的思想，那時荒野無邊，永不能接近快樂。我和你知快樂的，而快樂也在於我們之

前。」

內。他擁抱着她，很莊穆地對天祝福，很虔敬地感謝上蒼，因為天把她賜給了他。後來，他們也漸漸地進了屋

這裏是沒有人照料婚禮，但祇有羅雷先生，也沒有別的送親的女伴，祇有瘦的普樂絲小姐。這婚禮卻沒有變更他們的住址，他們祇能把上面的房間，略為擴充，那房間，以前是傳說紛紜，為一不能目見的人所佔據的，現在他們卻不需要別的了。

馬奶德先生在夜膳之時，極為歡樂。他們餐棹上面祇有三個人，普樂絲小姐是三個中之一個。他卻深為懷懷，因為查理是不在坐，他不在的原因，因為大半的談話，是關於他的愛情，而他們為他頌祝而暢飲。

那時時光已晚，他現在是要與綠茜道晚安的時候了，他們便別分而散。但是在鎮靜早晨後的第三個鐘點，綠茜又下了樓梯，又輕輕的進了他的臥房；她事前是不怕匿影的東西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很有秩序；一切的一切都很沉寂；他已是睡着的了，他滿頭的白髮，如霜似的散在枕頭之上，他的手很安寧的放在被單之上。她將手中不需要的蠟燭，放在較遠的地方，爬到他的牀上去，將她的嘴唇放到他的嘴唇之邊；那時，倚靠在他上面，注視他。

他清秀的面貌，為昔日困苦所磨拆；但是，他遮卻以前的痕跡，有很強大之決意似的，他甚至於在睡夢之中，拿定了他的成見，更為顯著的面貌，在靜默堅決之中，而為所不能見的攻擊所擾害；那天晚上，在他熟睡之中卻沒有啊。

她很膽怯似的，將她的手放到親愛的胸前，開始禱告，她將永久的至誠，那是她情愛中所應有的，而也是他愁慮中所應得的。那時，她把手縮了回來，又脛他的嘴唇，她便去了。所以，那時日光起來，那楓楊樹葉之影，在他的面上搖曳着，很溫柔的，好似她的櫻唇微動而為他禱告。

第十八章 九天

吉期的那一天，天氣很好，在馬奶德先生房間的外面的一間房間裏，他們都是預備好了，那兒他和查理·達南在談話。他們是預備好了到禮拜堂裏去，美麗的新娘，羅雷先生和普樂絲小姐——對於她，經過了慢慢的修好舊誼，這件事或是一個大的幸福，苟無別的原因，她的兄弟沙樂門將爲新郎也未可知。

「那是，」羅雷先生說，他很留心新人，很注意她一切的動靜和美麗的服裝；「這是如此的，我甜美的綠茜，我領你經過了海峽之時，祇這樣一個小孩子！上蒼保佑我！我所想到而做的！怎樣的渺小，我所供獻於我朋友查理先生的價值，怎樣的輕微！」

「你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實事求是的普樂絲小姐指明着說，「怎樣你能知道呢？真是糊說！」

「真的麼？好的；但是不要哭，」很溫和的羅雷先生說。

「我不哭，」普樂絲小姐說；「你卻在哭呢。」

「我麼，我的普樂絲」（在這一時候，羅雷先生很膽大的敢與她調笑，卻是偶然的。）

「你是的，剛才，我看見你的，而我並不希奇這小事。似你所賜與他們的，這樣的普通禮物，是足使任何人見而流淚。那是沒有甚麼細瑣之事情在回想中，」普樂絲小姐說，「我並不流淚，在昨天晚上，妝奩來之後，直至我不能再看。」

「我是非常的滿意，」羅雷先生說，「雖則，實在的話，我卻沒有這種細微事情的意思，在記憶之中，而爲人所不知。親愛的！這是一個時機，使得一個人想到他已往所失之事。親愛的，親愛的！試想這或是有一位羅雷夫人，不論在何時，在這五十年之中！」

「不見得罷，」普樂絲小姐說。

「你想永不能有一位羅雷夫人麼？」一位叫那個名字的紳士問。

「呸！」普樂絲小姐接着下去說；「你在搖籃的生活中，你就是一個孤身漢。」

「唔！」羅雷先生觀察着，很大方的，把他小的假髮放正了，「或者這也是如此的。」

「而且你一個性近沒有老婆的人，」普樂絲小姐接着說，「或竟在你被放到搖籃內的以前。」
「那麼我想，」羅雷先生說，「我所受的待遇，很沒有豔福，那麼我應有一個選擇標幟的發言權。够的了！現在，我親愛的綠茜，」他的手放到她的腰邊，一如安慰似的，「我聽得他們在隔壁房間裏移動，照像普樂絲小姐和我，是二個有正式關係的人，是很熱切而不願失卻最後之機會，或對你說幾句，你所喜歡聽的話。你離開你慈愛的父親，我親愛的，在保護之下了，好像很誠懇地而也很親愛地離開你自己一樣；那是他須善爲照料；在未來的二星期中，當你在華威克省，或在左近之處的當兒，甚而至於德兒勝銀行也將在他的面前退於一隅（比較的說）到了這二星期之末尾，他將走來約同你和你親愛的丈夫，在你們另外作威爾司的二個星期的旅行時，你必定說我們把他送到你處，而他的身體很爲快樂與健全。現在我聽見有些腳步之聲來，到門口了。讓我這個老式的孤漢和我親愛的女孩兒接胎，以申祝頌吧；而在那些人前來要求她是他的以前。」
停了一歇，他望着美麗的面貌，看到他不曾忘卻的她前額的表情，那麼他將她光明而黃金色的頭髮，放到棕色假髮之邊，情意深摯，倘然這些事是老式的話，那麼似亞籐一樣的老式了。

馬奶德先生的房門是開啓了，他和查理·達南走了出來。他的面色很慘愁灰白——這不是一個原因，他們一同走了進去——卻是沒有痕跡在他的面貌上可以看得出來。但是，他態度的安定，他卻沒有更改，祇除羅雷先生銳敏的日光，這卻顯着有幾種印像，是昔時他所逢到的恐怖，像一陣冷的風。

他伸出了手臂叫女兒攙了，同她下了樓梯，出登馬車，這馬車是羅雷先生租賃的，因爲舉行典禮時所必須的。其餘的人坐在後面一輛馬車上，沒有多時，他們到了鄰近的禮拜堂內去，禮堂裏的人並不視爲奇事，查理·達南和綠茜·馬奶德很快樂地結婚了。

除了這一小羣笑得流出淚來的人們之外，有幾粒的金鋼鑽，光芒閃閃的在新娘手指之上，牠是新近從羅雷先生黑暗的衣袋中所取出來的。他們回到家中去用早膳，一切的事，都極如意，而在相當的時期，這黃金色的頭髮和深閉在巴黎閣樓中可憐年老靴匠的髮，又在早上太陽光之中，混在一處了，他們是站在門檻邊

分別了。

臨別之時，依依不捨，雖則這分別的時期不很久。但是她的父親安慰她，到後來他說，輕輕的放了搵他的手，『帶好了她，查理她是你的了！』

她顫動的手在雙輪馬車之中對他們揮舞着，她是去的了。

這一角是很不平常而奇異的，一切的佈置和預備都很清幽而簡單的。馬奶德先生和羅雷先生，與普樂絲小姐現在是更爲冷靜了。他們回到舊而冷靜的禮堂歡迎的影兒裏了，羅雷先生見到馬奶德醫生，有了很大的變化，好像這金色的手臂在天井的空中，在他的身上有毒似的一刺。

他當然的受了過深的刺激，而希望他有些反動，當他的感觸回復了之後。但是，這是一種舊的發呆似的狀貌，這使羅雷先生很擔憂；在他們一同上樓梯的時候，他抓摸着他的頭腦，才走到他自己房間，羅雷先生忽然想到酒店主人段發，那就在星光中的馳騁。

『我想，』他對普樂絲小姐在很急切的考慮之後耳語着，『我想，現在不可說與他聽，這或使他更爲悞亂。我須到德兒勝銀行裏去觀察，所以我即刻要去，而我卻就要回來的。於是我們同他乘馬到鄉下，到鄉去進食，那是很妥當的。』

到德兒勝銀行內去觀察事情，比之他於德兒勝銀行之外觀察別的事情，對於羅雷先生是很便易的。他那裏勾留了二個小時，他回轉的時候，他一個人走上了舊的扶梯，也沒有問過僕人，他直接走到馬奶德先生的房間，他聽得輕輕扣門之聲，便忽然的停止了。

『仁慈之上帝！』他說，一驚的樣兒，『那是什麼！』

普樂絲小姐的驚惶失色之聲，灌入他的耳內。『啊呀！事情都糟了！』她大聲的說，搖她的手。『怎樣去告訴這花金龜兒呢！他並不曉得我，而去做靴子了！』

羅雷先生說，他所能撫慰她的，他自己到馬奶德的房中去。一隻板櫬放在有亮光的一面，這也像他從前

看見他製靴子的時候一個樣兒，他的頭俯得很低，而他很是勤勞。

『馬奶德先生，我親愛的朋友，馬奶德先生！』

這醫生呆呆地望着了他——一半似有疑問的態度，一半似乎似煩腦而含有怒意，因為有人問他之故——又彎曲了身子，從事他的工作。

他把他的衣服和馬甲放在一邊，他的襯衫敞開在胸口，這好似他工作時的習慣；甚而至於龍鍾老態，現於他灰色之面上，回復了昔日之現象。他工作得很辛勤——不耐煩的——好像有一些被人擾亂他的心緒一樣。

羅雷先生眼望了他手中的工作，曉得牠是一隻舊時式樣的靴子；他又拿起了另外一隻放在旁邊的靴子，而問着牠是什麼。

『一個年輕女子的旅行鞋子，』他自言自語的講，也沒有向上面望着。『這當應早日完工的了，讓我來做好牠。』

『但是，馬奶德先生，你瞧着我呢！』

在一個舊而機械式的謙遜態度中，他服從了，但並不停止他的工作。

『你認識我麼？我親愛的朋友！再想想看，這不是你正當的職業。試想，我親愛的朋友！』

沒有事情可以引誘他多說幾句話。他便立刻的向上面望了一望，當他得到這樣的請求時，但是，也不能歡服他，而使他說一句話。他又在靜寂裏工作了，不斷的工作了。對他所說的話，宛如到了無回聲的牆壁，而或竟是耳邊之風。羅雷先生所能發見的唯一的線希望，是對着他呆呆的注視，而不要對他說話。那麼這一種表演是很奇特的，或很麻煩的——這或使他調和腦筋中的狐疑。

那時羅雷先生卻立刻發生了二個概念，那是比任何事都重要：第一個，對綠茜是要守秘密的；第二個，對於知道他的人，也是都要守着秘密的。他協同了普樂絲小姐，對於後者的應行注意，便立刻實行了，他宣告說

醫生不甚舒適，還需要數日的完全休養。他女兒的一方面，這樣的朦朧，普樂絲小姐便寫着一封信，說他因診務而被請出去了，對於這一個計劃，他又親筆很快的寫了二、三行字，附着寄於她的信中。

這種種的方略，於事有濟的，羅雷先生希望到他那邊去。倘然是有動力的，他另外有一個方略保守着；這一個計劃，照他的意見，對於這醫生的事情，是爲無上妙策。

希望着他的復原，用到第三個方法，在那裏也是很可能的。羅雷先生決意的看守着他，很小心的，他也隱隱的不爲他所知的。他所以從德兒勝銀行請了假，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而站立在他房間的窗子旁邊。

沒有幾多時候，發覺這事情更糟了，對他說話那更徒然無益，因爲這事的壓迫，他是很擔憂。他於第一天，他將這個計劃放棄了，又決定不離左右的監視着他，好像向他心目中靜寂的幻象，加以反抗，或他將再墜下的幻想，所以依舊在靠近窗子的椅子上面，有時讀書，有時寫字，表明着快樂而自然的態度，他所能想到的，這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馬奶德先生在第一天，拿了他所吃的和所喝的，依然的做工，直做到天色太黑暗而不能看了——依然的做工，在羅雷先生在他生平不能寫不能讀時的半小時以後，那時他放下了他的工具，好似用不着了，非要到明天早上才用得着，羅雷先生立了起來對他說：——

『你要到外面去麼？』

他望在地板，望了左右的兩面，頗有舊日的態度，他也用了他舊日的態度，向上面望了，用他低細的聲音，重複的說：——

『外面去麼？』

『是的，和我一同去散步。爲什麼不去呢？』

他沒有能力去說爲什麼不去呢，也沒有說一句話。但是，羅雷先生思索他所看見的，他便坐在板櫬上倚着，他的手支撐在膝部，而他的頭向後倚着，他似乎覺得糊裏糊塗在問他，『爲什麼不去呢？』這有關

係的人的急智，看見這時有些利益，決意的要把這利益抓住。

普樂絲小姐和他分爲夜間兩班去守望他，暗暗地在隔壁房間裏看他。他在他睡寐之前，踱來步去了好

久；那時他實在的臥了下去，他便入睡了。到了明天，他准時的起身了，即刻又坐在櫛子上從事他的工作。

第二天，羅雷先生對他行了敬禮，很快活似的直呼他名字，對他說這許多事故，他們新近很諳悉的。他卻沒有回答，但是這卻很顯見的，他聽得說的是什麼，他也玩味着聽得的話，無論什麼樣，在他思想混亂之中。這卻使得羅雷先生很有勇氣，和普樂絲小姐，每天之中，多次的留意，他們暗中說起綠茜，也說起她的父親的，的確確的在他們平日的態度之中，而似沒有發生着別的事。這事卻沒有指明的成功，卻不久以後，或時常的煩擾他，這使羅雷先生的朋友有些光明，不時的使他擡起頭來觀望，他卻顯着一種態度，由於一種的了解他的環境似乎錯誤。

那時天色又晚了，羅雷先生似以前的問着他——

「親愛的醫生，你要到外面去麼？」

像以前的一樣，他又重複着說：「外面去麼？」

「是的，和我一同去散步。爲什麼不去呢？」

這時，羅雷先生佯爲到外面去，那時他沒有得到回答，而且，走開了一個鐘點之後，他又回了轉來。在這一時，這醫生移動他的坐位到窗邊，坐在那兒，俯望着楓楊樹；但是在羅雷先生回來之時，他很快的又坐到板櫬上去了。

那光陰過得似乎很遲慢，而羅雷先生的希望，卻被黑雲遮掩，他所以又是心事重重，而他的心事，也一天重似一天，第三天來了，而去了，第四天，第五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一度黑暗的希望，連同了有加無減的重重心事，羅雷先生卻度着這熱望的時期。那祕密保守得很好，綠茜是不知不覺，所以她卻很快樂；但是他不能不觀察那個製靴匠，他的手起初覺得疲乏，但是卻漸漸的變了

很熟練，而他也從沒對於他的工作這樣的專心過，而那一雙手也從沒有這樣的顫動而熟練，那是在第九天晚上黑暗之中啊！

第十九章 一個意見

因熱望而疲憊了，羅雷先生卻也睡着了。在他第十天停工的早上，他被射在房內的晨光所驚起，這所房間中自昨晚深黑之時起，他是睡得很熟的。

他便擦了眼睛，立了起來；但是他卻很疑心，他如此的擦眼與站起，是否他仍在睡夢之中。因為，走到了醫生的房間門內，看到裏面，他看見這靴匠板櫬和工具又放在一邊，而這醫生卻坐在窗邊看書。他是穿了普通的晨服，他的面色（羅雷先生看到很清楚）雖是仍極灰色，但是安靜而專心一致看書。

即使他是滿意地，蘇醒了，羅雷先生卻覺得模糊不定了一回，是否這新近製靴的工作或不會擾亂他的幻象；因為在他的眼前，他卻不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穿了普通的衣服，和普通的態度，而與平常的一樣；他在那兒所望得見的和這一個實在所逢到的變化，使他有很大的感想。

祇在問他的時候，很覺督亂而駭異，回答也不甚明瞭。倘然這感想不是由真的符合與充分的緣由，怎樣傑威斯·羅雷，他來到這裏的呢？怎樣他來而熟睡，穿了衣服，在馬奶德先生房間中沙發上，爭論着這種種的要點；在醫生臥室之中，於這一天的清早。

沒有幾分鐘以後，普樂絲小姐立在他的旁邊與他耳語。倘然他依舊有些狐疑，她的談話是必需把牠解決的；但是這時他的頭腦極為清晰，而沒有疑心。他的意思，他們這時不去管他，等到平常進早膳之時，可以會見這醫生，如沒有別的事情發生。倘然那時他思想的狀態和平時一樣，羅雷先生將小心的進行，要從他所有的意見中得一個方針和保障，那是他自己的熱切希望而要得到的。

普樂絲小姐服從了他的意見，很小心地實現這個計劃。他盥洗的時候，像平常一樣很是充足。羅雷先生

在早膳時，穿了普通常服的白色襯衫，和平常很整潔的袴子，也照常一樣請了這醫生來用早膳。

在他沒有漸漸地下箸饜餐之前，他所能憶悟到的，就是羅雷第一件想到的事，他以為他女兒的婚禮是在昨天舉行的。一個偶然的幻象，有意的指明了，在一星期中的一天，一月中的一天，使他想而計算，很顯然的使他心內不安。但是在其餘事情之中，他卻泰然自若而意志堅決，羅雷先生決定找尋他的幫助，而這一個幫助是屬於他自己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早膳是用畢了，一切都收拾好了，他和醫生二個人在一塊兒，羅雷先生很有感慨似的說了：

『我親愛的馬奶德，我是很熱切地，很誠懇地希望着，要取得你的意見，那是關於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在這事情之內，我是深感興趣的；就是說，那是對於我很希奇的，恐怕，對於你很知曉的人，或者沒有這樣的可怕啊。』

他的一雙手，因為他新近的工作而改變了顏色，醫生只是向他看着，似很煩亂，他很聚精會神的聽着；他不祇一次的看他的一雙手了。

『馬奶德先生，』羅雷先生拍他的手臂很親愛似的說，『這事情是我特別親愛朋友的事情，請你注意到我所說的，因為他，請你詳細的指導我——而最重要的，是為他女兒的緣故——他女兒的，我親愛的馬奶德。』

『倘然我曉得的，』醫生以一種迫着音的聲調說，『幾種神經上的刺激——』

『是的！』

『請詳細的說，』醫生說，『不要說無關的話。』

羅雷先生曉得他們二人都能明白大家的意旨，所以他進行的講：

『我親愛的馬奶德，這是一樁受着長期刺激而也是陳舊的事件，在情愛上與感觸上很是嚴銳，這——』

這——好像你表明過的——這是心境。這是心境，這是一件刺激的事，受着刺激的人，日漸衰弱，誰也不能說經過了幾多時了，因為我曉得，他自己也不能計核時期，而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將這一個疑問解決。這是一件刺激的事，受刺激的人也逐漸回復了，這一種過程，他自己也不能探求而得——因為我有一次，聽見他公然的提及，他很驚訝似的。這是一件刺激的事，他也是從這刺激裏所恢復的，完全的恢復，像一個很有理智的人，能得專心運用他的神經，也能用運他的體力，後來使他有新的環境加到他學識之中，他早已是學識很豐富的。但是，很不幸運的，這是有『他嘆着口氣而為深的呼吸——』『有些故態復萌。』

醫生在一個沉細的聲音中問：『這時期經過了幾多長呢？』

『九日九夜。』

『這現象是怎樣的呢？我推測，』重又望着他一雙的手，『重又現着舊時受刺激時之狀況麼？』

『這卻是事實。』

『現在你曾經看見過他麼？』醫生問得很清楚而集中他的思想似的，雖在同樣低沉之聲音中，『和以前的狀況一樣麼？』

『有一次。』

『那時，他的故態復萌，他大半是——或者完全是——與往日一樣的麼？』

『我想這是全然如此的。』

『你說到他的女兒，他的女兒曉得他故態復萌麼？』

『不曉得的，這是對她守秘密的，我希望對她將永久的守着秘密。祇有我自己曉得，並且還有他所信任的一個人曉得。』

醫生拍着手，自言自語地說：『這是很仁慈，那也是很有思慮的！』羅雷先生也拍他的手，他們二個人在少許時候之間，各人都沒有說話。

『現在我親愛的馬奶德，』後來羅雷先生以最有考慮而最親善的態度說，『我祇是一個有關係的人，而不配探聽這樣複雜而困難的事。我卻沒有得到需要的報告，我也沒有得到這一種的理智；我需要指導。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他是可以信仰而求好的指導，除非是你。請告訴我，在故態復萌之時，怎樣起頭有沒有旁的危險麼？能有方法阻止復發麼？復發時是怎樣對待的？我對我的朋友怎樣辦呢？沒有一個人，在他心不能有更關切的熱心，去服侍一個朋友，比我服侍我的朋友，倘然我曉得用怎樣的方法。但是在這一回事情之中，我不曉得怎樣的開始。倘然你的俊智、敏明、和經驗使我在一條對的路上，我或當能多多的如此辦理的；沒有開通茅塞，沒有給我指導，我祇能做得很少的。請你和我討論這問題，請你使得我更為明瞭些，而使得我怎樣的可以對你作有用的服侍。』

馬奶德先生坐着默想他所說的熱忱的話，而羅雷先生並不催逼着他。

『我想這是可能的，』醫生說，打破了沉寂，很用力似的，『你所形容的故態復萌，我親愛的朋友，不是完全不能預見的，從這目的而講。』

『他自己恐怖的麼？』羅雷先生冒險着問。

『那是很恐怖的。』他說的時候，有不自然的顫動。

『你卻沒有一種概念，對於受痛者的腦中要負這樣的瞭解，怎樣沉重的困難——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這是逼着他說出那問題，逼着他要說的話。』

『他須，』羅雷先生問，『得知覺上的救濟嗎？倘然他能秉公地把他在心中的祕密抑鬱，分給與別人。』

『我想這是如此的。但是，我已經告訴，與不可能相差不遠。我也深信這——在幾種情形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現在，』羅雷先生說，輕輕的將他的手放到醫生的手臂上，他們二個都沉靜了一歇，『對於這個進攻，你將說些什麼？』

「我信得。」馬奶德先生回答着說，「那是有一個很強而復活的貫串思想，和記憶，這是病態的第一個原因。有許多密切的結構於最顛喪的性質，是很有生氣的回想到了。我想，在他的腦海中或者已經有了一個長期可怖的隱藏，所以這許多事故，因此憶及了——」醫仿說，在某幾種情形之下——醫如說，在一個特殊的故事裏，他自己有所準備，卻也是無用的，或者他有準備的能力，他更無阻止他的能力。」

「他能記到故態復萌時發生些什麼事情麼？」羅雷先生在一種自然的躊躇中間着。

醫生茫茫然地環顧了房中一周，頻頻地搖着頭，用低細的聲音回答着說：「完全不能的。」

「現在，至於將來。」羅雷先生提醒的說。

「至於將來。」醫生說，重又回復堅決的意旨，「我將有極大的希望。得慈悲為懷上蒼之庇祐，他卻很快地復原了，我真是有極大的希望呀。他，屈服在許多複雜的事情壓迫之下，經過長時期之恐怖，長時期的不甚明悉，長時期的奮鬥着，而得從愁雲慘霧中，回復了原狀，我希望最惡劣的是已經過去了。」

「好呀，好呀！那是很好的安慰。我是很感謝！」羅雷先生說。

「我是很感謝！」醫生重復着說，他的頭俯下來很恭敬的。

「另外還有兩點。」羅雷先生說，「對於這兩點，我願受指教。我可說下去麼？」

「你不能再為你的朋友有較好的服務的了。」醫生把手伸了給他。

「那麼，第一，他是一個好學之人，很有勇氣的，孜孜不倦的，欲增長他業務上之智識；對於許多之事，他便從事試驗了。現在，他工作了太多麼？」

「我想不是的。那或許是他心境的本質，是時常需要有些單純的職業。那或許是，半係屬於天性，半係屬於憂鬱的關係所致。倘然腦中健全的思想少了，這或將很危險，那麼腦中或有不健全的傾向了。他或能考察他自己，而有所發見了。」

「你確定，他不是太為勉強麼？」

「這我是以爲十分確定的。」

「我親愛的馬奶德，倘然現在他工作過度——」

「我親愛的羅雷，我疑心，倘然那是簡易的。在一方向，已經有了強暴的力量，他是需要均衡勢力的。」

「請你寬恕我，因爲我是一個事務上固執的人。暫時以爲操勞過度；這或能顯出他從沒有次序中的革新麼？」

「我不以爲是如此的。我不想。」馬奶德先生說，有堅決的自信心，「不論何事，但祇有一個聯貫的思想，可以把牠革新的。我想，自此以後，沒有東西於這音調之上，祇有特別的震動，那或能革新的。在他所達到的，與恢復的以後，我覺得很難去想到那野暴的音調，再發於同音的絃上。我相信，我萬分的相信，可以使他革新的環境，早已沒有的了。」

他疑惑似的講到一個人，而這個人是很曉得一樣細微的事情，便會怎樣地顛倒其心志；但是他也信任似的講到一個人，而這個人很能從他個人的忍耐與痛苦中，漸漸地獲得其擔保。那一種信任心，是毋需他的友好去打銷的。他自己聲明着說，他比了他真實的情形，是較爲寬解，較爲鼓勵。他將接近他的第二點，也就是最後的一點，他覺得那是比了別的最爲困難。但是，記到以前星期日的早上和普樂絲小姐談話，記到他九天之中所見的，他知道必須遇到的。

「這工作，在過去困難之勢力下所蒙受的，是很快樂的復原了。」羅雷先生打掃了他的喉嚨說，「我們將稱之謂——鐵匠的工作。鐵匠的工作，我們將說，姑且以實事爲譬喻，他在不好的時候，是被雇于小鐵廠中工作。我們可以說，他是出於意外的，又從鐵廠中找尋出來。這是否是很可憐的，他將從事這種工作麼？」

醫生的手遮在他的額角上，他的腳，有精神作用的於地上打着。

「他是常常保持了他的工作。」羅雷先生說，很誠懇的望着他的朋友。「現在，這不是好一些麼，他須把這事捨棄。」

醫生仍舊的把手遮在額角頭上，他的腳，有精神作用的於地上打着。

『你覺得很不容易來回答我麼？』羅雷先生說，『我十分的明悉這是一個有興趣的問題。但是我想——那時他搖他的頭，也不說了。』

『你曉得，』馬奶德先生對着他說，在長聲嗟嘆之後，『這是很不易精確的解釋，這可憐老年人腦海中內部的工作。他曾希冀着這可怖的工作，從事了這工作之後，覺得很暢快舒適；沒有疑心的，這很能寬釋他的痛苦，手指的勞動苦楚，可以替代腦筋中的痛苦，由如此的替代，他能更爲精練，這手指的敏捷，可以減少精神上刺感之痛楚；這是他永不能使他發生一個思想，而放棄的。甚至於現在，那時我相信他比從前的景况，是較有希望；甚至於他自信的心理，這概念，他或是需要昔時之工作，沒有找到，立刻使他惶恐，像這一種的概念，像一個人觸到他失卻孩兒的心事。』

他看起來像他所舉的例，在他舉起目光對着羅雷先生的面孔時。

『但或者不是——心境！我要請人通報，似一個勞動而從事商業的人。他祇關於實質的東西，像傑尼，先令，和銀行中的鈔票——或非保存的東西含着保存的意旨的呢！倘然這東西是放棄了，我親愛的馬奶德，這恐懼或不是一同的放棄了呢！總而言之，這是不是不能自信者的退步，去保守着這工作麼？』

那時他們又沉寂了。

『你也曉得的，』醫生說，戰戰兢兢的，『這是一個多年的伴侶。』

『我寧願不保存牠的，』羅雷先生說，搖他的頭，因他是很堅決，那時他看了醫生有些不寧之貌。『我將勸他犧牲牠。我祇要你的權威。我一定曉得這是無甚利益的。來把你的權威給我，像親愛知己的人。因爲他女兒起見，我親愛的馬奶德。』

很奇怪的去觀察他內心中的爭戰！

『在她的名義之中，那麼算了罷；我承認的。但是，他在的時候，我不願把牠移開，他不在這裏的時候，把牠

移開吧；他不在這裏之後，讓他失卻他的伴侶吧！」

羅雷先生有預備似的贊成這意思，他們的談話也終止了。他們在鄉間過了一天的光陰，醫生也很舒適的回復了原狀。在接下去的三天之中，他卻很好，在第十四天的日子，他去和綠茜與她的丈夫結伴。這小心謹慎的，說明所以沒有音訊。羅雷先生預先的解釋與他聽，他已與綠茜通信，所以她卻沒有一些疑心。

在那一天的晚上，他離開他的家中，羅雷先生跑到他的房間，拿了一柄刀，鋸子，鑽子，和斧頭，後面跟了普樂絲小姐，她攜着了一盞燈，到了裏面把門關上，在一種神祕而有犯罪似的狀態中，羅雷先生把靴匠的櫥子斫得粉碎，普樂絲小姐拿了蠟燭，好似她幫兇而謀人性命——在這事之中，真的，在她慘淡之中，她不是一個不適合的人物。燒燬木板（已是打得粉碎，為便這宗旨起見）沒有遲延的在廚房中開始了；而這工具，靴子和皮件，都埋藏在花園之中。這樣罪惡的工作和祕密，卻實現於忠厚人腦筋之中。羅雷先生與普樂絲小姐，那時從事於他們的工作，移開與消滅他們所留的痕跡，差不多覺得，和看起來，似犯可怖罪名的同黨。

第二十章 懇求

當新伉儷回到家裏來的時候，第一個人上前去致賀的便是薛特尼·卡爾登。他自家兒前去的時候，他們許多時候沒有在家裏了。他的習慣，狀態，態度卻沒有更改；但是一種樸素的忠誠，這是查理·達南觀察中以為新穎的。

他候着時機去領導達南到窗邊，要在沒有一個人聽得見的當兒，他須和他談話。

「達南先生，」卡爾登說，「我希望我們將為朋友。」

「我們已經是朋友了，我想。」

「你這樣說得很好，似漂亮的時髦話；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這樣的說話的。確，我說希望我們將為朋友，我不是完全的有這樣意思。」

查理·達南——自然的——問他，似很和悅而友善的態度，他是甚麼意思呢？

「在我的生命之中，」卡爾登說，露着笑容，「我很覺得在我個人思想之中，這是較為顯明，比了我把意義說給你聽。無論如何，讓我一試。你記得有一回很可回憶的時期麼，那時，我比平常時的酒喝得更多。」

「我記得有一回很可回憶的時期，那時你逼着我說你是酒喝醉了。」

「我也是記得的。那時對我的譴責是很嚴的，所以我時常想到這事情。我希望，這或能有一天顧及的，那時許多的日子，已到了我最後的一天！請你不必驚駭，我不是有所咒詛的。」

「我是不驚駭，你的熱誠決不致使我驚駭。」

「唉！」卡爾登說，他很不小心的搖動他的手，好像他是這樣搖的。「現在所說的喝醉的那一回（喝醉的次數是很多的，你也知道），我是不能所忍受的喜歡的，實是厭惡你，我希望你將忘掉這事。」

「我早已忘卻的了。」

「又是美麗的言辭！但是，達南先生，對於我遺忘卻不甚容易，像你所說的已忘卻的了，我卻尚沒有忘卻，輕忽的回答，也不是可以使我遺忘的。」

「倘然這是輕忽的回答，」達南回答着說，「我請你寬恕我，我沒有別的意思，祇以此為細瑣的事，這是我很詫異，對你卻以為很大的煩惱，而開誠佈公的對你說，我卻早已置之度外的了。天哪，所有的舊惡打消吧！那天你替我所做的重大事務，我沒有更重要的事去記憶了！」

「至於講到重大之服務，」卡爾登說，「我不能不為你剖白的，那時你這樣的說，那麼這祇是業務上使人滿意之事罷了。我不曉得我曾考慮你的結局，我在服務之時——注意這個我說，當我服務之時，我是說着過去的事呀！」

「你太輕蔑這個義務了。」達南回答着說，「但是我不要為這輕忽的回答而與你爭執。」

「那是肺腑之言，達南先生，請勿懷疑，我說得遠離我的目的了；我說的是說到我們的友誼。現在，你曉得

我，你曉得我是沒有高大志趣之人。倘然你對於這一點而疑心，可以問施曲拉浮，他可以這樣的告訴你的。」

『我寧願有我自己的意見，而不願有他人之助力。』

『好的！無論如何，你曉得我是好似一隻放蕩的野犬，他永不能有好的事情，而永將沒有的。』

『我不曉得，你將來永不能有的。』

『但是，我是的，請你信我之言。好的！倘你能忍受，而有此沒有價值的朋友，這一個朋友有這樣疎忽的聲名，閒時來來去去，我將請求你允許我到此處來，好似有特權的人，我也可被認爲一個無用（我或可以再說，倘這是不是介於你我間之相似）沒有修飾的一件東西，容忍他舊時之服役，而也不要注意到。我卻懷疑，倘我妄爲許諾，這是百不得一的，我將利用一年中之四個時季，那我很願意，我大膽的說，曉得我是已經有了。』

『你願一試麼？』

『那是另外一個說的方法，我是已蒙應允的了。我感謝你，達南，我能自由用你的名字麼？』

『我是這樣的想，卡爾登，由這時起。』

說到此處，他們便握手，薛特尼便走開了。在數分鐘之後，他是在他的外表態度看起來，依然如舊。

那時他是去的了，在這天的晚上，和普樂絲小姐，醫生，羅雷先生，查理·達南說起他們談話的大概情形，講到薛特尼·卡爾登，都說是他落拓不羈。他說到他，總而言之，不是失刻而或是使他難堪的，但是，不論那一個，看見了他的態度，一定要說的。

他卻沒有這一個概念，這將留在他青春美貌妻子芳心之中；但是他後來和她在房中相晤，他曉得她是等候着他，她額上的顰痕，卻深深地印刻着美麗的痕跡。

『我們今晚是很有思想的。』達南說，將手伸近了她。

『是的，親愛的查理。』她的手撫在他的胸前，而那種啓問的與注意的表示，望着了他；『我們今晚是更有思想，因爲我們心中今晚有些心事。』

「牠是甚麼呢？綠苔。」

「請你允許我，不要把一個問題向我逼了問，倘然我求你不要問牠。」

「我當允許麼？我何以不當允許我的愛人呢？」

的確呢，拿了他的手擦開了披在她面頰上黃金色的頭髮，另外一隻手放在她的胸前，按着對她跳躍的心啊！

「我想，查理，可憐的卡爾登先生應當得到更多的尊敬，比之你今晚你所說起他的。」

「的確，我自己的麼，何以呢？」

「那是你所不問我的麼，但是我想——我曉得——他應如此。」

「倘然你是曉得的了，那是够了。你希望我做些什麼呢？我的乖乖。」

「我須請你，親愛的，很能够常常和他寬宏大量，寬恕他的過失，在他不在的時候，我得請你相信，他有一

顆很少很少顯現出來的心，而他心中有極大之痛苦。我的親愛的，我會看見他的悲痛。」

「那是一個對我很悲痛的感情，」查理·達南很是驚惶地說，「我或許對他有了錯誤麼？我沒有對他

想到這一層。」

「我的丈夫，這是如此的，我恐怖他是不能挽救的了；很沒有希望，在他狀態之中或他的幸福，現在是可

修補的。但是我卻深信，他能有所作爲的，做好的事情的，以及豪俠之事。」

在她貞潔的信心中，對於這失望的人，她看起來是很美麗端莊，所以她的丈夫望着了她，望着了好久。

「唉，我親愛的愛人呀！他熱誠的說，對他倚得近些；她的頭偎在他的胸前，舉起了眼睛，而望着他說：

「記牢吧，我們的快樂，是怎樣的堅強，而他卻怎樣的悽慘和可憐呢！」

這樣補充的說，觸動他的心扉。我願常常的記着他，親愛的！我將深記着他，而沒世不忘。」

他俯在她金髮的頭上，把她玫瑰色似的嘴唇放到他的唇邊，將雙手擁抱着她。倘然一個窮途落魄之人，

那時經過這黑暗的道路，或能聽得她天真爛漫的陳述，或能望見她傷心的熱淚，由她丈夫在碧綠的眼眶中，脂乾。他在黑暗之中說着起頭的時候，這字音或不離開他的唇邊。

『願上蒼善祐她甜蜜的伴侶。』

第二十一章 足步的回聲

有回聲之希異的一角，這已經是敘述過的了，這一角，便是醫生所住的所在。她老是很辛勤地在播繞那金色的線，爲她的丈夫，她的父親，她自己，她舊日的女導師與同伴，在安靜的幸福生命中，綠茜卻是坐在幽的房中，在靜僻而有回聲的一角，靜聽幾年來腳步的回聲。

起初，有在許多時期中，她是一個完全年輕而愉快的夫人，那時她的工作，慢慢地從她手中落下了，而她的目光也將昏花了。因爲，有幾種東西，從回聲中傳來了，有些是很輕的，很遠的，而很不容易聽出來的，那使她的心頭擾攘得更爲紛亂了。

希望心和疑慮心奔騰不寧了——希望，她尚不知一個愛人，疑慮，她卻在人間，而享受新的快悅——她芳心中分配着。在那時的各種回聲中，或有足步的聲，似乎在她早年墳墓中所發出，想念她丈夫的心，是孤單而寂寞的，他或是因她而更哀切，而向她流淚，而淚如泉湧。

時光很快地過去了，小綠茜躺在她的胸前了。那時候，在萬種前進的回聲中，有她小腳的踏步聲，同有她刺刺不休的言語聲。讓較響的回聲儘量地去響吧，那少年的母親在搖籃旁邊，常常聽得許多來的牠們來了，在這多蔭的房子裏，有了小孩的笑樂，很有如日光之融然，這兒童是神聖的朋友，對於她自信困中，那小孩，似乎由上帝的手抱着了，宛似上帝把孩子撫視長大，而使她得到一個內心中心神聖的安慰。她老是匆忙地，繞着了金色的線，把牠們一起維繫起來，她把快樂的勢力，組入了他們生命上的裏，使他們沒有輕重而各得其宜。綠茜聽得多年的回聲，沒有別的，祇有親愛的慰藉之聲。她丈夫的足步

他們中間，是很強壯而繁盛的；她父親的，是堅決而平衡的。看啊，普樂絲小姐，牽了騾，驚動了回聲，好似一匹不羈之馬，受了鞭笞，在這花園中楓楊樹下的泥土上，是在噴氣和動腳！

那時的聲音即使似很悽惋，然不甚粗暴的或殘忍的。甚而那像她自己的金髮，放在枕上小圓形之中，繞着這一個小孩憔悴之面貌，而他甚至容光煥發的笑道：『親愛的爸爸和媽媽呀，我離別二位雙親，離別我美麗的姊妹，我是很覺憂慮，但是我是被召了，我是一定要去的！』那些不是濕透年輕母親頰上的愁淚，她所信託的擁抱裏的精神，是離去了，忍受着他們而關照着他們不要如此。你們看見我父親的面貌，啊，父親，祝福罷！

這般地，安琪兒的鼓翼聲，與別的回聲相混了，那些聲音不是完全在地上的，而在地中，在青天之下。微風嘆息之聲，吹在花園中一個小的坟墓之上，也和他們一塊兒混着，那二種聲音卻給綠茜聽得了，在靜的低微聲調中——像夏季海的微波休息在沙岸之邊——那時小綠茜，很快樂的從事早上的工作，在她母親踏腳橈的旁邊給一個洋因因替他穿衣服，牙牙學着英法二國的語言，那是她極爲混雜的。

回聲是不大酬答薛特尼·卡爾登真實的足步聲的。一年中最多的有六次左右，他請求履行他的特權，他要請而至，坐在他們之中，過晚上之光陰，像他以前常常如此的一樣。他到那邊去，並不吃得酒洵洵的。關於他的另一件事，也在回聲中竊竊地私語了，在這些回聲裏，真是人們談到以前的種種事情。

當她已爲一個妻子與母親的時候，沒有一個男子真是能够愛一個婦女，失卻了她，由一個不變換的心裏，無過失地明白她；但是她的小孩子，對他有特別的同情——一個對他純粹天性的憐惜。在這樣的一種情形中，接觸了多麼妍好的隱覺，那是沒有回聲可以告訴出來的；但是現在是如此的，過去也是在此處如此的。卡爾登是第一個客人，小綠茜向他伸出了肥胖手臂的。她長大的時候，他常常同她在一個地方，小孩子也在最後講到他的，『可憐的卡爾登爲我而賂他罷！』

施曲拉浮先生，勞勞碌碌的從事於他的法律事業，像幾件大的機器用力駛過紛亂的水，在他水痕中，挽着他有用的朋友出來，像一隻小船曳於大船之後。船是在粗暴的形勢下，往往是順從的，差不多沉到水底下。

去，所以，薛特尼有一個拖泥帶水的生命。但是，他心中的安適與強固的習慣，比了任何被棄與被辱的刺激，很不舒快地變了更安適與更強固了，而領導了他的生命，他更不想浸入於這種如獅子的豺狼的狀態裏，比了任何真的豺狼，我們可以推想進升而為獅子。施曲拉浮是很有錢的，他娶了一個有產業的寡婦，有三個兒子了，在他們中間是沒有別的特別顯明的東西，但祇有直的頭髮在他們光滑的頭上。

施曲拉浮先生，傲慢不遜之狀，溢於竅孔，而三個孩子，卻坐在他的前面，像三隻羊，到幽靜沙河的一角，懇求綠茜的丈夫收為學子，得雅緻的說着：「喂！對於你的蜜月旅行，這裏有三塊牛油和麵包呢，達南！」很謙遜不違的辭謝這三塊牛油和麵包，便激起了施曲拉浮先生的大憤怒，他後來利用教訓三個孩童的機會，好像他們的教授，照願他們當心這兒的驕慢。他也是時常在他暢飲之後，對他夫人說，達南夫人玩着挪揄作弄的技巧，他也講到他自己和夫人更有精明的藝能，而使之不為人所挪揄作弄。好幾個皇家法庭內的同事，他們慣常的結伴飲酒和喜謔，恕免他的喜謔，說他常常這樣說的，這是他自己所信的——以為這類肆口妄言故意壞人的聲名的人，實在不堪教誨，雖在靜僻之處而將他縊死之，那麼亦不為過份的。

這些都是在回聲中的，對於綠茜，有時候她是愁眉不展，有時候快樂而現着笑容，因為她是處在回聲的一角靜聽着，直聽到她的女兒已是六歲了。她小孩兒來的足步聲，怎樣近她的芳心，她親愛父親的足步聲，時常的有生氣而鎮定的，她親愛丈夫的足步聲，那也毋庸細說的了。也非在他們融和的家庭中，回聲的怎樣細微，他們的家庭，因了她的管理，而有這樣聰明的和雅緻的儉約，此等儉約並不有糜費的，而只是普遍的，所以他們的家庭，對於她是一種音樂，也非種種不同的回聲圍着她，而在她耳鼓中很是甜美悅耳的，她的父親對她說過許多次數，他曉得她比未出嫁時更為孝順（倘然能夠的），她的丈夫也有許多的次數，對她說過，沒有小心與責任，似乎為了他要分她的情愛，或她幫助他，便問她道：「什麼是一種神怪的祕密，我的愛人，你對於我們的一事一物，我們好像是一個人，而你也永不見急促的，或覺得事情是太多了似的呢？」

但是，從一個遠的地方，有別種的回聲了，這些回聲，於這一個時期內，在這一隅之角中，隆隆而作惡聲了。

現在，是小綠茜的第六個生日了，他們才起始有了可怖的聲音，好像一個大的風潮在法蘭西國中，驚濤駭浪似的。

七月中間的一天晚上，西曆一七八九年，羅雷先生從德兒勝銀行裏，來得很遲，他在黑色的窗口，坐在綠茜和他丈夫的旁邊。這是狂熱的一夜，他們都憶想到昔日的一個星期內晚上，他們在這同一的地方看閃的電光。

『我開始想，』羅雷先生說，略為推後他棕色的假髮，『我須得在德兒勝銀行中過夜了，我們整日的工作更繁忙，我們不曉得怎樣去做第一步，或從那一步做起。在巴黎是很不安寧，那是我們都被索領存款！我們那邊的存戶，似乎對我們不能信託他們的產業。這是一個正面的險象，有幾個存戶都匯劃到英國來。』

『這是很不好的現象，』達南說。

『不好的現象麼，你說我親愛的達南！是的，但是我們不曉得其中有甚麼緣故，民衆們這樣的無理性，我們德兒勝銀行中的有幾個人是已年邁的了，我們在這非常事態之中，不能再為煩擾，而沒有一定的時刻。』

『依舊的。』達南說，『你知道怎樣的慘淡而可怕的風色。』

『我知道那個的，一定的。』羅雷先生應允着說，意將勸他，他和順的脾氣，似覺得很痛苦，而他有怨謗之言，『但是我決定是覺得煩躁，在長時期擾亂之後，馬奶德在什麼地方呢？』

『他是在這兒。』醫生說，那時他跑進了黑暗的房間中。

『我是很快樂，你是在家中，因為在一天工作之後，許多的急促與兇兆，包圍着我的，使得我神經昏亂而沒有理由，你是不出去麼？我希望！』

『不出去，我是要想和你對奕，倘你有興的。』醫生說。

『我並不以為我是有興的，倘然我按着我的腦力而講，今天的晚上，我是不配和你奕棋，是不是茶盤仍在那邊麼？綠茜，我看不見。』

『當然，這是給你放着的。』

『謝謝你，我親愛的小寶寶是在牀上安睡麼？』
『睡得根着。』

『那是很好，都是安好的！我不曉得爲何在此處的東西，是不祇是安好，謝謝上帝；但是我爲竟日事務所煩擾，我不如往日的少年神氣了！我的茶呢，我親愛的，很謝謝你。現在，請你來，到這處環着坐下，我們略息一歇，靜聽這一角的回聲，在回聲裏，你有你的哲理的。』

『這不是哲理，祇是幻想而已。』

『一種幻想，那麼，我聰明的乖乖，』羅雷先生說，拍着他的手，『這是很多而很鬧的，牠們不是麼？祇要聽牠們好了！』

莽撞的，發狂的，和有危險性的足步，迫着他們的路程衝到不論那個人的生命，中，足步不容易再爲清潔，倘然染成紅色，這足步狂奔在遠的聖安東地方，那時這小小的一角，卻在倫敦黑暗之窗邊。

那天早上，聖安東是有了無數垢污滿面的饑民，湧湧進退，祇有一線的光明，人頭如波潮之起伏，那時鋼刀匕首，輝映於日光之中，在聖安東地方發出了，巨大的聲音，裸了手臂的森林，在空中掙扎着，好像在冬季寒風裏的枯葉，每人的手指都握着鎗矛之上，或類似的武器，這些武器都是從地下向上吹起來，真是無遠勿屆。誰使他們來的，他們最後從那裏來的，他們從那裏開頭的，他們經過了什麼東西，才有每一次二十多個，在人羣的頭頂上，彎彎曲曲，搖搖抖抖，跳跳動動地而來，好像一種雷電光，沒有在人羣之中的人可以說明的；但是兵士們卻爲擾亂了——子彈，火藥，鐵的和木的棍子，刀斧，以及長矛，也是這樣的，每種眩人心靈的武器，都可以發見或發明的。民衆們沒有握着武器的，他們用了一雙流着鮮血的手，拔出牆壁上的磚石。在聖安東地方之一呼一吸是在狂熱之中，每人的人命都以爲不值得什麼，而發瘋似的有一種預備的態度去犧牲。似旋渦形沸水的中心點，這狂態包圍着發發酒店的四周，每個人在這鍋鏟中，有一個傾向，集於旋渦之

中。那時的段發，身上塗滿了火藥的黑色和汗質，分發命令，派給鎗械，把這人推到前面去，把那人拖到後面來，把這人的鎗械取下來，命那人執了鎗械，在一羣人叢叫號之中，勤勞不息。

「近我些，傑克第三，」段發高聲的說，「你們傑克第一和傑克第二，去分別領導這許多愛國的健兒。我的妻子在什麼地方呢？」

「啊，是的！在這兒你看見我麼！」夫人說，像平日安靜的態度，但祇是今天她不結絨繩了。夫人有毅力的右手拿了一柄利斧，以代替較爲細小的器械，她腰帶間佩着一枝手鎗和一柄小刀。

「我的妻子，你到甚麼地方去呢？」

「我去，」夫人說，「現在同你一同去。你將慢慢的見我爲婦女中之前導。」

「那麼來吧，」段發很有勇氣的高聲地說，「愛國的健兒和同志們，我們是準備好了，到白斯帝兒去劫獄呀！」

呼聲雷動，這好似在法蘭西國中的氣息造成一個痛恨的字，海水揚着波瀾，而波濤洶湧全城之中，都注意這一點，警鐘敲着了，鼗鼓打動了，海中的水，怒濤澎湃在新的海岸之邊，而攻擊開始了。

深的壕溝，雙行的吊橋，宏偉的壁壘，八個瞭望臺，大砲，鎗械，火和煙，冒着火和冒着煙——在火與煙之中，海邊使他起來，對着了一尊大砲，立刻他便是一個放砲的軍士——酒店的主人段發，好似一個很有勇氣的兵士，在可怖的二個小時中工作了。

深的戰壕，單行的吊橋，雄壯的壁壘，八座高大的瞭望臺，大砲，鎗械，火和煙，一個吊橋放了下來，「工作，同志們，大家工作！工作，傑克一號，傑克二號，傑克一千號，傑克二千號，傑克二萬五千號，藉着各位天使或魔鬼之名義——這諸君所讚成的——工作！」這樣的酒店主人段發，依舊執着他的鎗，這鎗早已射放得很熟了。

「跟着我，女同志們！」他的夫人高聲的說，「什麼！我們佔領了地方，便可像男子們一樣去殺人！」隨着她，她的尖銳的呼聲，一隊的娘子軍佩了不同的武器，但是男的和女的都在饑餓中復仇中武裝得一個樣。

兒了。

大砲，鎗械，火和煙；但仍在深的戰壕，單行的吊橋，雄偉的堡壘，八座高大的瞭望臺。漸漸的移動狂怒的風浪，受傷的跌落下來了。光彩閃閃的刀鎗，火把，車上出煙的濕草，堅固的工作在鄰近的保障在各個方向之中，呼喊之聲，衆人齊發之排鎗，罵敵之聲，不屈不撓之豪氣，翻騰的大聲，和很可怖的海中濤浪之聲；但是依舊的，這深的戰壕，這單行的吊橋，這雄壯的壁壘，這八座高的瞭望臺，酒店中的主人段發，仍舊執着鎗械，鎗械更是發熱了，他工作了可怖的四個鐘點。

堡壘內豎起了一面白旗，開停戰的談判了——在混亂時，這是不甚看得很明瞭的——聽不出別的聲音——瞬息之間，風潮更爲汹涌而激蕩，酒店主人段發慢慢地過了放下來了的吊橋，經過了外面雄偉的石頭牆壁，在裏面的八個高塔也克服了。

他這樣像海的力量，驅之使向前挺進的，是不能抵禦的，卽是他的呼吸聲，或他頭的回顧，是不可能的，好似他在南海濤浪之中奮鬪，直至他到了白斯帝兒牢獄天井的外面。那邊牆角之力，他是很奮鬪似的，很留心着觀察。傑克第三是在他的身旁；段發夫人在可以望得到而不很遠的地方，仍舊領導着一羣婦女，她手裏執着一柄刀，不論在甚麼地方，都是喧嘩紛亂，歡聲雷動，震耳欲聾，如着狂魔，很鬧的聲音，而演着可怖的手勢。

『罪犯呢？』

『案卷呢？』

『祕密的牢監呢？』

『痛楚的刑具呢？』

『罪犯呢？』

種種這樣的呼聲，無數的不連貫之呼聲，『罪犯呢？』在海浪之中，爲最高之呼聲，好似在空間與時間中有永久不滅的民衆。那時最先的風潮過去了，他們帶了許多典獄官，恐嚇他們要使之立置於死地，倘然典獄

官不把祕密的房屋，說與他們知道。段發在人羣中，抓住了一個人的胸脯——這個人的頭髮已是蒼白了，他手裏頭拿了一個光明的火炬，將他與一羣的人分開了，他拉着這個一同至牆邊。

「那兒是北塔，指給我看看呀！」段發說，「快一點！」

「我將很誠懇的，」這個人回答着說，「倘你同我一同去，但是，那邊是沒有人的。」

「北塔第一百零五號是甚麼意思？」段發問，「快一點！」

「先生，這意思麼？」

「意思中是一個俘虜者，或是關於俘虜的地方麼？你或不說，我將置你於死地。」

「把他殺掉！」傑克第三走上前去說着。

「先生，這是一個牢監。」

「指給我看看。」

「那麼，走這一條路。」

傑克第三，他有平時的狂態，他顯明地覺得很失望，因為談話轉變了，好似並不要流血的關係，所以在拖住了獄吏的手的當兒，他也執住了段發的手臂。他們三個人的頭聚在一起，當他們作簡短談話之時，他們的談話，他們三個人都聽得見。即是現在，外面的聲音，如在海洋之中，驚天動地，衝進堡壘之內，宛如洪水氾濫到天井之中，氾濫到路上及扶梯之上。包圍在外面的，打擊牆壁，高大的呼聲，有時候幾個一部份的喧擾之聲，發出來躍入空氣之中，似噴泉之聲。

經過了黯黑無光的地窖，這種地方，日光是永不射到的，經過了隱匿的門戶，黑色的地室和牢籠，和穴洞很多的梯階，重登斜形石磚所做的梯子，很像沒有水的瀑布而不像石階頭，段發，獄吏，和傑克第三，手臂相牽的，行動得很快。起頭他們東張西望，當他們走下時，上面的水滴下來，他們已到了下邊，重又爬到塔上。他們祇有三個人，很吃力的他們走到這兒，經過大而且厚的牆，和變形的門，堡壘內外的風潮，他們只能在一個隱約

的和壓迫的狀態中聽得出來，好像已經有了大的聲音，把他們的聽覺毀壞了。

獄吏在下面的門邊立定了，把一個鑰匙有打擊聲的放到鎖中，把門慢慢地開啓了，說，他們俯低了頭，走了進去——

『第一百零五號，北塔！』

有一扇小而裝有重笨欄柵的，無玻璃的窗子，在高的牆上，在牠的前面，有一個石屏，所以天上的亮光，祇能俯下了身體，向上觀看。在數步之內，有小小的煙突，隔重的欄子。在竈突之上，有一堆羽毛的木灰，有一條櫬子，一個桌子，一只草牀；四面的牆，都是黑色，一面的牆上有一隻已生鏽的鐵鈴。

『把火炬慢慢的從牆壁邊移過來，我可以看得見。』段發對獄吏說。

這個人服從着命令，段發的目光，很注意的隨着這火炬的光芒。

『且慢——看這裏，傑克。』

『A.M.！』傑克第三彎曲了背，很貪心地讀着。

『亞力山大·馬奶德。』段發在他的耳邊說，把他黑的食指指了指了字母，他的手指爲火藥塗得極黑。『而且他在這兒寫，「一個可憐的醫士。」這是他，沒有疑問的，他在石上刻劃日曆。在你的手邊是什麼呢？一個起貨鈞麼給我！』

他自己的手裏頭仍舊有一個放鎗用的火線桿，他很快的把二樣調換轉來，把蟲蛙的板櫬和桌子，沒有幾擊，打得粉碎。

『把火炬拿高些！』他很含怒意的對獄吏說，『在這碎片裏面小心的觀看。你看！這裏是我的刀。』把刀擲了過去；『撕開這一張牀，搜尋草堆裏面，你把火炬拿來高些！』

對了這個獄吏，有惡意的觀望，他爬上了竈突，望到煙囪之內，用了起貨鈞推動，也伸過了鐵柵子。幾分鐘以後，少許的石粉與灰塵落了下來，他則轉面避之；在這裏面，在一堆木灰之中，在煙囪裂縫之中，他用刀去拌

動，很留心地觀察。

『沒有什麼在木片中麼？草堆裏沒有什麼嗎？傑克！』

『沒有什麼。』

『讓我們把這許多集在一起，放在牢室之中。那麼！燒這個，你！』

獄吏把這一小堆的東西燒着了，燒得很熱，很光亮。他們又彎曲了身體出了彎圓形的門，讓一堆木片去燃燒，覓了舊路到了天井之中；他們出來之時，似乎恢復了耳朵的知覺，他們又在殺聲震天之中了。

他們在波濤洶湧之中，尋見了段發。聖安東呼聲之內，要求酒店主人看守着聖安東之總管，因為他守白斯帝兒而反抗，而襲擊民衆。倘不如是，這總管將不押至革命黨的裁判所去；倘不如此，這總管或將逃遁，而民衆們的熱血（驟然的有價值，在多年沒有價值之後）將不能洗滌仇恨了。

在普遍的情緒與爭競呼聲之中，都聚集在這慘淡的年老長官，他穿着很顯明的灰色而有紅色裝飾的衣服，那時祇有一個靜默的人，而她是一個女子。『看，那邊是我的丈夫！』她以手指了他而高聲的說，『段發！』她動也不動立近在這慘淡老年之長官旁邊，立在他旁邊也動也不動；經過了街道也動也不動的去近他，那時段發和其餘的人將他推動；立近了他的身子也不動，當他近目的地的時候，開始從他的後面毆打了；站在他的旁邊那時的刺刀下擊有如密雨，他便昏絕了；忽然的甦醒，她把她的足踏在他的頸間，拿出了她鋒利的刀——久已預備的——把他的腦袋割下。

鐘點到了，那時聖安東是執行他惶怖的意旨，呼喚人們把燈點亮，可以看見他們所做的事。聖安東的血是流了，殘暴的如高壓手段的血是降落了——降落到革命黨裁判所的門前，這總管的屍體是放着——降落到段發夫人鞋底之下；那裏她會踐踏他的身體，因他殘忍之故。『把燈放得低些！』聖安東高聲的說，顧了四周，看新的死刑。『這兒有一個兵去看守！』一個小兵照着的做，而海潮也衝上了。

海中黑色而恐怖的水，破毀的與不平的浪各相激着，海水的深度卻沒有考量過，而他們的面貌卻也不

曉得，不慈祥的海水，有不安而有動搖的形象，復讎的呼聲，堅決的面貌，因受痛苦而更爲堅決，那時憐憫之心，也不能使略爲改動的。

但是，無數人的面貌，每個可怖而兇惡的表示，在有生氣的生命之中，有二種的面貌——每種的數目是七——很和其餘的相反而不同，在這驚濤駭浪之中，再無如此可紀念的毀滅了。七個囚徒，驟然於這風潮之中釋放了，他們宛似打破了門戶而出來，他們被帶了出來，驚惶失措，駭異萬狀，也似他們最後之一日來了，而在他們旁邊歡迎的人，精神若狂。其餘七個人的面貌是無人色，七個將死的面貌，他們下垂的眼廉，半開的眼睛，等末日之將至，不動的容貌，有延長的——不是消滅的——表情；這樣面貌更是可怖，似乎舉起下垂的眼廉，露着一種證據，由他們沒有血色的嘴唇，『你自作自受。』

七個罪犯是釋放了，七個殘忍人的頭懸在長矛之上，八個很堅固很可恨的石塔堡壘的鑰匙，許多人發現種種的文件，和舊日囚徒之物品，很傷心的於多年以前被害的——這樣的，和這樣相類的，很大的回聲，在聖安東足走之聲，傳到了巴黎街道之上，於七月中旬，西曆一七八〇年，現在，上蒼制服了綠茜和達南的幻想，這種足步聲在他們生命之中不能再聽見了。因爲這是不安寧，癡狂而危險；在多年以前，在段發酒店之前，打碎了酒桶之後，他們是不容易再爲洗滌，那時曾經染紅過一次。

第二十二章 浪濤依然

憔悴的聖安東有一個歡騰的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之中，少許硬而惡劣的麵包，也似軟了，數量也增多了，互相友愛的擁抱和致賀，那時段發夫人，卻似平日一樣，坐在她賬桌之旁，去應接店中的主顧。段發夫人頭上卻沒有戴着玫瑰花，因爲暗探們，在一星期之中，特別的小心謹慎，信他們對聖安東之事變有關。街道上的燈盞，更覺驚人似的漾蕩着。

段發夫人，一雙手抱在胸口，坐於早上陽光之中，靜觀店中與街道之上。在這二處之中，有幾羣的人們，污

穢而很淒慘，但是現在有顯明的權力，由他們的困苦所致。襤褸不堪的小帽子斜戴在他們的頭上，在這種狀態，痛苦是顯明的。『我曉得我所達到怎樣的困難，戴這帽的人，供給你的生命，但是我所達到怎樣的安樂，你曉得麼？戴這帽的人，犧牲你的生命！』每人的赤裸裸的手臂，以前是沒有工作的，但是現在這一種工作是預備着了，都能做的。婦女們結絨繩的手指是機智的，她們的經驗，得以再織。聖安東的態度是改變的了，偶像打擊到這樣，許多的年期，最後之一戰，是深形於面的。

段發夫人坐而觀察着，心中的意緒，似要做聖安東地方婦女界的領袖。一個她的女同志在她旁邊結繩，她是窮苦雜貨商人的妻子，還有兩個小孩子，這一個副手，早已得到一個美名，叫做『復讎。』

『喂！』復讎說，『現在，靜聽那一個人來了！』

好像在聖安東邊界上的軍火，對着酒店而開火了，很快的聲音傳佈出來說。

『他是段發，』夫人說，『不要作聲，愛國同志們！』

段發喘不過氣來似的回來了，拿去他紅色的小帽子，環顧他的四周說：『大家靜聽！』夫人也說：『聽他報告！』段發立着，氣很急促，大家都張開了嘴吧，眼睛注視了酒店門的外面；在店中的人們都翹起了足尖。

『那麼說吧，我的丈夫！是什麼一回事！』

『從另一方面來的消息！』

『那是什麼？』夫人大聲的說，很輕忽的樣子，『另一方面的麼？』

『這兒的諸君記得福倫麼？他告訴饑荒的民衆們吃草，有的是已死而到黃泉去了！』

『都記得的！』大家說。

『這是他的消息，他在我們之中！』

『他在我們之中！』從每個人喉中發出之聲，『死的了麼？』

『沒有死，他很怕我們——這一個緣故——這使他說是已經死的了，而他舉行了一個假的葬禮，但是

他們採訪着他依然是活着，匿在鄉下，將他捉到了。我祇於現在看見他，在他到革命黨裁判所之時，他是一個囚徒。他說他有怕我們的理由，大家說他有理由麼？」

這老東西已是七十餘歲了，倘然他沒有曉得這個，他心裏頭或則曉得衆人的意思，倘然他聽見衆人之呼聲。

那時靜寂了一歇。段發和他的妻子，太家各相注視。復讎的人俯了下來，銅鼓的聲音是聽得見的，從她的帳櫃後，腳邊拿了出來。

「同志們！段發說有堅決的聲調，『我們預備好了麼？』」

段發夫人立刻將刀佩在腰間，在街道之中，鼓聲擊擊，好似這擊鼓的人有幻術似的；復讎，喊出了尖銳的聲音，舉起她的手揮舞，像四十個可怕的魔鬼，從一家一家前面喚出了女同志們。

男子們是很可怖的，腦筋中充滿了忿怒，他們在窗邊望着，拿了他們所有的武器，跑到街道上面去；但是這婦女們的態度，也足以使勇敢的人驚懼。他們從困苦的家庭中，他們的兒女，從年老多病的人邊匍匐出來，他們都是跑了出來，各相告訴，癡狂似的呼號，和發瘋似的動作。可惡的福倫害我的姊妹！可惡的福倫害我的母親！無賴的福倫奪了我的女兒！那時有數十個人跑到中間，拍他們的胸脯，散了他們的頭髮，尖聲的喊叫，福倫卻活着！福倫告訴饑饉的民衆們去吃草，福倫告訴我的父老去吃草，那我沒有麵包給他，福倫告訴我們的小孩子去吮吸草類，那時他們是在將餓死之時啊！上帝，就是這一個福倫啊！上蒼，我們的痛苦！聽我說，我已死的小孩子，我年邁的父親，我跪着而發誓，在石街之上，將對此福倫而報復！丈夫們，兄弟們，青年們，把福倫的血給我們，把福倫的頭給我們，把福倫的心給我們，給我們福倫的身體和性命，將福倫撕成片片罷，埋他到地下去，那麼草類從他身體上可以生出來，有這樣的呼聲，無數的婦女，狂不自禁，跑東跑西，互相拖拉在她們自己朋友之中，有的竟暈倒於地，給男子們救了起來，幾乎給人家踐踏而斃。

但是，並沒有片刻時光，是虛擲的，沒有片刻時光，福倫是被帶到革命黨的裁判所了，綁他的繩子或可鬆

些。但是不是如此的，倘聖安東曉得他自己的忍受，侮辱，和被壓迫！武裝的男子們和女子們在這地方很快的集成一大羣，甚而至於仍要奪取已經吸過的渣滓，在一刻鐘之內，在聖安東人們的心中沒有憐憫之心，祇有少數假慈悲的老嫗，和慟哭的小孩子。

不是的，在這一個人之時，他們都擁塞在這革命黨裁判所大禮堂之前，那邊又把這年老而惡貫滿盈之囚徒帶到鄰近空地與街道之上。段發夫婦二人，和復讎和三個傑克，他們站人叢之前面，離着這大禮堂不很遠。『看！』夫人高聲的說，把她的刀指着。『看這一個老東西把繩網綁起來，也好把一束稻草綁在他的背上。哈哈！這卻做得很好，現在讓他吃草！』夫人把她的刀放在脅下，宛似遊戲時似的拍她的手。

在段發夫人後面的民衆，立刻表示着她的滿意，對於後面的人，再對後面的人講，在鄰近的街道上，都附和着這拍掌的聲音，二三個鐘點的接續不斷的聲音，人言藉藉，議論紛紛，段發夫人時時現着她的不耐煩，很快的態度，在略為遠的地方，更有預備似的，因為有許多人爬上房屋的上面，從窗子中望進去，能看清楚段發夫人，好似傳遞電報，介於她及在建築外面的人羣。

到後來太陽漸漸的昇得高了，射着一線慈善的光明，似有希望和保障的，直接的射在這老年人的頭上，這恩澤似乎給他太過，在片刻之間，灰塵與糝糠的障礙物，隨風而起，而聖安東得救他了。

即是在略遠的人叢中，也便立刻的曉得了，段發躍過了一個欄杆和一個木檯，把這悽慘的老東西拚命似的抱住了——段發夫人隨了上去，一隻手伸在繩圈子裏。這繩子是細綁他的——復讎和三個傑克，卻沒有趕到，在窗邊的人們，卻也沒有向大禮堂中擒撲，似食肉的飛禽類棲在高的樹枝兒之上——那時的呼聲在全市甚高，『帶他出來！帶他出來！到懸燈之處！』

自下而上，人頭向房屋的階限上了；現在，在他的膝上，現在，在他的足上，現在，在他的背上；拖着不住的毆擊了，由幾千人所擲出來的，樹枝和草類很紛亂地打擊於他面部之上，打破皮膚，驚心動魄，流着鮮血，仍是在請求他們開恩恕罪；現在充滿了高度憤慨的舉動，放寬了一些的地位，民衆們大家都退後了些；他們都能

看得很清楚，現在，僵如死木的福倫拖過了無數人的腿邊，他便拖到近的街道上的角，那邊一盞很可怕的燈搖動着，而段發夫人讓他走過——好像一隻貓在捕得小鼠之時，故意將鼠放下——很靜默的觀察着他，他們是都預備了；那時他哀求她，許多的婦女們對他唾罵，還有許多的男子們說，把草放到他的口中，將他塞死。一次，他吊在空中，這繩子鬆下來，他們又把他打擊，他不住的極叫；那時這繩子又收緊了，把他捆了起來，他的頭沒有好久之時，在長矛之上，嘴裏頭塞滿了草，全體聖安東的人在他前面跳舞歡笑。

這不是一天可怖工作的結局，因為聖安東呼聲如雷，舞躍欲狂，忿怒之血又為沸動，福倫的女婿聽見了這種消息，也曉得了，他也是民衆的公敵，而為萬民所痛罵的。他來到巴黎帶了五百個精兵，聖安東把他的罪名寫在光亮的紙上，包圍他——幾將他擒住，他在軍隊之中，得如福倫一樣——把他的頭與心放在長鎗之上，又把那日的三個倒蛋的人，放在狼羣的遊行隊中而在街上昂然經過。

男子們和女子們在天色沒有十分深黑之時，回去看他們飢餓而沒有麵包的小孩子。這個時候，那可憐的麵包鋪，層層地給許多的人，包圍着很鎮靜似的在那裏等候着，似須購買粗劣的麵包；在等着的當兒，他們的肚子是起了恐慌，飢腸轆轆地而空虛着，他們因消遣時光計，只得把一天之勝利，而各相擁抱以爲歡，大家也只可討論些日間之事。衣衫襤褸的民衆漸漸地散去了，黯淡的燈光於高的窗子中點着，炊煙四起，鄰近的人家都預備夜膳後皆在進食了。

那些少量而不足的夜膳，肉味是不知道的，真如粗劣麵包的其餘的成分一樣。但是人們卻於粗劣食料中，輸入些滋養成分，由是才得稍稍引起種種之興趣。父親們與母親們，所享用的爲他一天中最惡劣的，他們只是和瘦弱的孩兒，和情人們調笑，因為環着他們的和擺在他們面前的這樣一個世界，是可愛的，是有希望的。差不多在一天的清早，發段的酒店將與最後的一般主顧們分別，段發先生在把門緊閉的當兒，打起了沙聲的喉音，對他妻子說——

『終究是來了，我的親愛的！』

「唉，是的！」夫人回答着說，「差不多呢。」

聖安東是在睡眠狀態之中了；段發夫婦們是入睡了；甚而至於這復讎挨着飢餓似的雜貨店入睡了；而鼗鼓也在休息之中。銅鼓的聲音祇是聖安東的聲音，血和混亂的狀態更沒有變更。復讎是看守銅鼓的人，她能喚醒他而說出與他相同的意旨，在克服白斯帝兒之前，或在福倫被捕之前，並不是在聖安東心中的男子們和女子們粗躁的聲音。

第二十三章 烽火

在這一個村莊之中，在泉水之邊有些變遷，而這修路的人每天在大道之上，去打鑿石子，他攜帶了黑色的麵包，牠是可以支持他可憐的靈魂與瘦弱的身體的。山巖上的牢獄，不似昔日之森嚴，有些兵士守着，而數不甚多了，有長官們監察這兵士，但是沒有一個長官，曉得他手下的人的工作——除此以外，而他們的所作所爲，或竟不遵照着命令。

荒遠的地方，有一個破舊的村莊，極爲荒僻。每張青色的樹葉，每株綠草的葉子，五穀類的葉子是很瘦弱，得可憐，似與民衆一樣。每樣東西是垂頭喪氣，是屈服而被壓迫。房屋，籬籬，家畜，男子們，婦女們，和孩兒們，在那邊的土地上——都是慘苦。

公爵（時時是一個唯我獨尊的紳士）是國中享福之人，使各事各物俱有壯色，他是一個奢華與光榮生活之道地的榜樣，他並且是一個誅求無厭之人物，雖然，貴爵的一種階級，非此即彼，也是其勢使然的呀。很特定的珍奇產物，對於貴爵們，已將乾枯而取銷了！那是一定的，於永久支配之中，有短視的地方！然而這是最後的一滴血，牠從磨擊中而抽流出來的，刑具上最後用之釘，時常的旋動着，而牠的功能已失，而牠現在，旋轉而旋轉，沒有東西可以釘住了，在這種下層意識和不可思議的現象中，一時權貴，都相率逃亡了。

但是鄉村不是變動的，無數的鄉村卻是如此的。好幾十年是過去了，貴顯者的搜剝，並不稍予憐惜，而貴

族們永不到鄉村間去，祇在狩獵之時——現在竟殘害平民，殘害野獸，因他們的保存，乃貴族們建立功德之處，使鄉村成爲野蠻而無生息的荒野。不是的，這改變不在奇怪面貌的外表，於下等社會之中，而在沒有所表示於高等社會之中，愁眉不展，或被爲增福，爲貴族們厚賜的狀態。

在這時期之中，修路的人，在灰塵之中，工作得很鎮靜，也不擾亂他自己的思想，以爲他是在灰塵之中，或是要回到灰塵之中，因爲他思想特別的太專心了，他想他的夜膳祇有一些，倘然他有的，他將吃幾多——在這一個時候，在他冷靜的工作中，舉起了他的眼光，看這野景，他見幾個黑影慢慢地走過來，這地方的人跡是罕至的，但是現在卻常有的，這黑影慢慢地相近了，修路的人沒有疑心的，可以看得出來，那是一個頭髮蓬鬆的人，很是粗蠻的樣子，身材很長，穿了很笨重的木靴子，即是這修路的人眼光裏看起來，笨重而黑色，斜傾在泥污之中，滿塗了各處大道上之泥塵，潮濕而有泥漿水，於許多低窪的地方，經過了無數的荆棘野草，在路上也經過了不少的野樹叢林。

這樣的一個人將近他的身，似一個鬼，在正午之時，於七月中之天氣，那時他坐在一堆石子之上，在河岸之邊，他在那邊可以躲避冰雹。

那個人望着了他，望了山谷間的村莊，望了工廠，望到山巖上的牢獄，那時在他混亂的思想之中，也證明了這許多東西，他用了不易聽明的隱語說——

『事情是怎樣了，傑克』

『都很好，傑克』

『那麼着手了沒有』

他們握了手，那一個人便在一堆石子之上坐了下來。

『沒有吃飯麼』

『沒有別的東西，現在祇有夜飯』修路的人說，他的面貌現着很飢餓的樣子。

「這是往往如此的。」那個人顛預的說，「不論在什麼地方，我卻吃過中膳的。」他取出了一枝黑色的煙管，裝了煙，用火星敲取了一個火，點着了，拿煙管搖動着，等到燒得發火，忽然的拿手指取了些東西，放在煙斗之中，牠燃得很利害，一陣濃煙也出來了。

「那麼動手罷。」這是挨到修路的人說話了，細味了一番手續之後，他們又握着了手。

「今夜麼？」修路的人說。

「今夜。」那個人說，把他的煙管放到嘴裏頭。

「什麼地方呢？」

「在這兒。」

他和這一個修路的人，坐在一堆石子之上，沉寂的各相觀看，那時天上的冰雹忽然的落下來，像矮奴刺來的刀，直至天色在村莊之上，轉爲新霽，方才不落。

「給我看！」旅行的人說，移動到山岡上去。

「看！」修路的人伸出了手指，回答着說，「你這兒下去，一直經過了街道，經過了泉水——」

「都是瞎三話四的！」另一個人插入的講，舉目四矚野景，「我去的時候不穿過街道，不經過泉水好麼？」

「好的！差不多二里的路程，在這山頂到村莊。」

「好，在什麼時候你將停工？」

「在日落西山之時。」

「在我們分別之前，請你喚醒我好麼？我走了二夜的路途沒有休息過，讓我吸完了這煙管，我似小孩子

樣兒的睡了，喚醒我好麼？」

「那是當然。」

了。
行路的人，吸完了管煙，把煙管放在胸前，卸卻他腳上的木屐，就躺在他背後的一堆石子上面，他便睡着了。

在這個時候，這修路的人，從事他辛勤塵砂的工作，冰雹的風雲也漸已過去了，天上又發出了光明，這光線反射在銀色的河流之中，風景如繪，其時，有一個小的人（現在是戴紅色的帽子，以代藍色的帽子）似乎注意到一堆石子上的。他的眼睛，時常轉過去望他，他很機械式的用他的工具，或是可說，這是很拙劣不堪。那古銅色的面貌，黑而蓬鬆的頭髮與鬚鬣，粗羊毛所織的紅色帽子，料作自製的雜色衣服，和有野獸的毛皮艱苦卓絕的身體，睡夢中的沉毅而安閑的嘴唇，使那修路的人，感到難堪。旅行的人，路途走得很遠了，使他的兩足發痛，足踝骨邊因磨擦損傷而出血；他一雙大的靴子，落滿了樹葉和草，也覺得很重，因為路走得多的緣故，他的衣服有撕破的許多的小洞，也像他自己覺得很痛苦的。在他旁邊俯下了身子，那修路的人要想在他的前胸，或在別的地方，窺視他祕密的武器；但是沒有達到目的，因為他睡的時候，他的一雙手是放在胸前的，並且放得很牢，像他的嘴唇一樣。有炮台的鄉鎮，也有寨柵的，看守的地方，大門，壕溝，吊橋，對於修路的人看起來，一切的神氣，都是和這一個人反對的。那時他舉起他的眼睛，依着平行線而觀看四面，在他的幻想之中，他看見同樣的人物，沒有障礙物去阻之，都有集中在法蘭西之傾向。

這人卻仍是熟睡，也不顧天上落下來冰雹，雲霞光輝的變化，日光射在他的面上，也不知身上冰雹漸瀝之聲，這冰雹為日光所映變為金鋼石相似，直至太陽西垂，晚霞似火，那時這修路的人，收拾了他的工具和一切東西，預備下山到村莊中去，於是，才去喚醒他。

『好的！』睡的人用着手臂撐起了來說，『從這山頂上下去二里路。』

『差不多。』

『差不多，好的！』

修路的人回到家裏去了，在他前面的灰塵，依着風的方向而飛舞着，沒有好久到了泉水之旁，他偷偷摸

摸的在瘦弱的母牛中取牛乳喝，他和鄉村的居民耳語，他和鄉村全體的居民耳語。那時全村的居民，吃了夜膳之後，他們不似平日一樣的到牀上去安睡，重又到了門外面來。很怪異耳語的傳說發生了，牠是會集在泉水旁的黑暗中，那時又有悞異的耳語傳說了，而衆人的眼光，都望在天上的一個方向。克勃爾先生是這處的主腦領袖，很不安寧，爬到他的屋頂上面，也望着這一個方向看，從他的煙囪後面，又向後望着下面，望着下面泉水旁邊黑色的面貌，通知監守禮拜堂祭品的人，他有教堂中鑰匙的，或是需要在這個地方打動警鐘。

夜色漸深了。深沉的樹林，包圍在堡壘的四圍，牠是幽僻地靜處在一方，稍爲搖動，因爲有風之故，好似牠們使得這建築物在黑暗之中，更爲恐怖。在二條巷的街上，雨點下來得很大，擊在大的門上，像一個很快傳遞消息的人，喚醒了在屋內的人們，衝蕩的風，吹進了大的禮堂，吹於舊的鎗矛與刀戟之上，牠似乎很悲悼的又吹上了樓梯，吹到昔日公爵先生所睡牀鋪上的帷幕。東西南北，吹過了樹林，四面的風很緊，蓬亂的樹折斷牠們的壓枝，吹折了高大的野草，又吹到天井之中。那邊四個光亮發射出來了，在不同的方向中移動着，重又在黑暗中了。

但是，時光不久呢。一回兒，這堡壘上面很希奇的，牠自己也發了幾點光亮，看上去漸漸的較爲明亮。那時，一道閃光，從建築的後面到前面去，指出較清晰的地方，顯出那邊的欄杆，圓形的門和窗櫺。那時的光漸漸高了起來，而光線也擴大而明亮了。忽然間，火焰從幾十處窗門之中噴出了，石人的面貌也可以望得見了，照在火光之中。

一種微弱的呼聲，在這房屋的相近地方，從那邊少數的人所發出來的，那邊有裝齊鞍匹的馬，策奔而去了。經過黑暗之中馳奔而來，到了村莊泉水之邊，這馬長嘯一聲，站定於克勃爾的門前。『救啊，克勃爾救啊，每一個人！』警鐘亂擊了，但是其餘的呼救聲（倘是有的）卻是沒有。修路的人，和其餘二百五十個特別的朋友，抱着手臂在泉水之邊立着，向天上的火柱看着。『這一定有四十尺的高，』他們慘然的說，卻動也不動。

從堡壘騎馬來的人，咆哮着的馬，馳過了村莊，飛奔而至多石的斜坡，到山巖上的牢獄去。在大門之前，一

羣的官長都望着火；一羣的兵士，從他們那邊移動了。「救啊，紳士長官們！堡壘是失慎了，倘使立刻施救的話，寶貴的東西或得從烈火中搶出來。救啊，救啊！」長官們望着了兵士們，兵士們望着了烈火，沒有給他們命令，聳動他們肩部，掀動他們的嘴唇，回答着說：「這是一定要燒的了。」

「那時這騎馬的人，重又騎了馬，下了山岡，經過了街道，村莊上照映的很紅。修路的人，和其餘的二百五十個特別的同伴，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驚覺到了火光，只是向他們的家中竄，把他們的蠟燭放到玻璃的風燈之中。一切東西都是很普遍地缺乏，蠟燭都是齊巧給克勃爾先生借得而專有了，稍有遲疑了一歇，對於官員的一方面，那一度曲服的修路者，注意到那輛馬車是很適配放焰火的，驛馬也須灼死。」

堡壘上的火燃燒得極利害。濃煙滾滾，火焰冲天，一陣熱的風，似從鬼域中所吹過來的，欲將這大建築物吹倒了。火焰的起伏，這石人的面貌，似受焦灼的痛苦。那時巨大的石柱子和棟樑跌落下來了。面上的鼻子現着兩個殘缺的傷痕，頃刻之間濃煙烈火又冒了出來，好似公爵殘忍的面貌，在危險中燃燒着，在烈火中掙扎着。

堡壘燒毀了；鄰近的樹着了火，也焦萎了；較遠的樹，由四個凶惡的人放着火，圍繞着這大的建築物而發出濃煙，融解的鉛和鐵在石潭沸着；水是燒得乾了，塔的尖頂也在融化，像冰遇了熱度，滴滴的落下來，落到崎不平的四面火焰的井裏。大的裂縫在很堅固的牆壁上分裂開來了，像結晶體似的；昏迷的鳥悲鳴飛繞，跌落到火爐之中；四個可怕的人，沿着陰暗的街道，跋涉而去，向東西南北，經着他們所點的燈塔，向着他們第二個目的地。照射得很明亮的村莊，停止了警鐘，棄捨了正式打鐘的人，而打着歡樂或愉快的鐘了。

不但是那種，這個村莊，因眩於荒蕪，火光和警鐘之聲，而想到克勃爾先生尚須徵稅的事情——雖祇是少數的稅收，甚至克勃爾新近一些也沒有收得租稅——並且是很不耐煩的要與他會面，所以，環繞了他的房子，召他前去，以便個人談判。在那個地方，克勃爾重重地把門關上了，他便自行舉行會議。會議的結果是克勃爾須重行在煙突之後登上屋頂；這時所決定的是，倘然他的門攻破（他是一個有冤必報的人），願從屋

頂上面撲下，撲倒在下面的一個或二個人。

或許，克勃爾先生，在高處過着漫漫的長夜，遠處的堡壘作爲火光，似他的蠟燭，打擊他的大門聲音，和打鐘取樂以爲音樂的聲音相混雜；姑不論有不祥的燈，搖蕩在路上，在他驛站大門之前，全村的人，有一種傾向，把燈移開。一種苦痛的延擱，在黑色海洋的邊上，度過全部夏天之夜，在屋頂之上，克勃爾先生決定要躍下，但是這可愛的黎明又光臨了，村上的葦燭也燒殘了，民衆們很是快樂，而克勃爾先生也下了屋頂，這一霎那他回復了他的生命。

百里之內，在別處的火光中，其餘的官員比較不很幸運，這夜間和其餘的夜間，那東昇的太陽，發見他們懸在一度安靜的街上，他們是在這些街上生長的，也有其餘的鄉下人和城裏人，比之修路的人和他的同伴，更是不幸，對於他們的工作，兵士們是成功的，而他們都被依次的縊斃。但是可怕的人是很穩妥地潛而至東，西南，北，不論那一個方向去了；不論那一個人被絞，火是燒着的。絞刑架的高度，對着流水，以便解渴，由算術式的計核，可以說沒有一個官員，是能够很成功的計算出來。

第二十四章 怪石

似這樣的烽火連天，海潮四起——堅固的地球，爲海洋中的怒濤而震動了，而這怒濤，尙未到達旋渦之中心，但是時常的激動着，風浪更高大，使海岸邊上旁觀的人，更是驚駭而奇異——三年的風潮是過去的了。小綠茜三次多的誕辰，由金縷線組成了她家庭生命中的和平快樂的筋肉組織。

許多的日間與夜間，和着同伴，聽屋角中的回聲，當他們聽得足步奔騰聲時，他們的思想都是很沉着。因爲，足部的聲音，對於他們思想，以爲是民衆們的足步聲，發生於混亂紅色旗子下，或發生於國家宣示的，危險狀態中，從他們久蓄的可怖幻想中，變成了野獸了。

公爵權貴的一種階級，因他不滿意四周的環境，所以他便超然物外；他也不需要居住於法蘭西，致蒙受

被驅逐的重大的危險，或蒙受生命上之危險。以一個遁世之人，他發生了不少幻影上的痛苦，而也覺甚為可怕，在他目光之中，他與敵人無所爭論，他立刻的逃遁了，所以，貴族，很有勇氣的讀他們貴族中之禱告文，多年的以前，從事於別的有權力的符咒，去壓迫魔鬼，曾幾何時，他自己也亡命而奔逃了。

朝廷中貴族們是去了，不然的話，就是國中大亂的衆矢之的了。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去看——很久的瑕疵，於羅西浮違犯天旨而入獄，薩特納伯拉司王因奢侈而亡國，似盲目的田獵——但這早已失敗而消滅了。朝廷之中，從內部到外部之組織，都是紛亂不堪，腐敗，和飾非作偽的舉動，都是完結了。皇族的尊榮也去了，而被禁錮王宮中，苟延殘喘，那時最後的警報也至了。

在西歷一七九二年八月中，貴族就在這個時候，逃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勢所必然的，在倫敦地方貴族們所會聚的總會，是於德兒勝銀行之中，他們所寄身之處，疑有鬼惑似的，而貴族們在應該用錢的地方，也身無半文可得使用了。進一步說，這個地方，對於法蘭西的消息是最可信的，也是來得最快，更有進者，德兒勝是施仁播義的所在，對於老的往來主顧，很有恩澤的，因為他們的產業，現已失卻了。而且有許多的貴族，他們見到未來的危機，預料他們的財產將被充公，先以錢財匯至德兒勝銀行，這些事，是常常可以從那些需錢應急的同僚中聽到的。說到此處當為說明的，每個新從法蘭西來的人，須報告他自己與他所有的消息，報告到德兒勝銀行，此乃當然之事。因為這種種的理由，德兒勝銀行在這一時期，對於法國人心目之中，是一個高等的商會；對於大眾也甚為明瞭的，在那邊詢問事故，真不可以數計，所以有時候德兒勝銀行寫了最新的消息，貼在銀行的窗子上面，以便在酒店廟經過的人觀看。

在一個有蒸氣而多霧的下午，羅雷先生坐在案桌之旁，查理·達南立在邊頭，倚於桌上，輕輕的與他談話。該銀行本來沒有和懺悔的窟洞有過一見之緣的，現在卻成了傳遞新聞的機關了，而去的人也是極為擁擠的，這往往在銀行中停業前的半個鐘點之內。

『但是，雖則你是年齡最輕的人，』查理·達南很躊躇地說，『我或得仍舊對你供獻我的意見——』

『我曉得的。我年紀太老了。』羅雷先生說。

『莫測的風雲，長途的旅行，東西不定的行蹤，秩序紛亂的國家，一個城市，或甚至對於你的生命有危險的。』

『我親愛的查理，』羅雷先生帶着自信的快樂說，『你提出了幾個理由，對於我的去，不是關於我的別處去，這對我是很安全的；沒有人將顧及一個年將八旬老人之事務，更有許多人爲他應顧及的。至於講這是一個沒有秩序的城市吧；倘使牠不是一個沒有秩序的城市，那將沒有機緣，由數人傳遞消息，從我們此處的銀行而到我們那面的分行，他很熟悉這個舊城市，和事務的，他也爲德兒勝銀行所信任的。至於講到行蹤不定的行程，跋涉長途，冬季的氣候，倘然我不虛心下懷的爲德兒勝而感到不方便，那末，於數年以後，誰負此責呢？』

『我希望我須自己去，』查理·達南說，很似不舒適的樣子，也似一個思想很麻亂的人。

『真的！你是一個意旨過於堅決，而不受規勸的人！』羅雷先生高聲的說，『我希望你自己去麼？你是從小生長在法蘭西的人，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親愛的羅雷先生，因爲我從小是生長在法蘭西，這一種思想（這思想，我很不願於此處說明，）時常繞在我腦筋之中。一個人對於可憐之民衆，不得想不到應有些憐憫之心，對於他們有所施捨。』他說到此處，現着他以前很有思想的態度，『一個應得留意到，也當有這權力去從事於約束。祇於昨天的晚上，在你和我們分別之後，那時我對綠茜說的——』

『那時你對綠茜說的，』羅雷先生重複着說，『是的，我有些希奇，你不覺說起了綠茜的名字而愧怍麼？希望你日間這時候到法蘭西去！』

『無論如何，我是不去，』查理·達南說，笑了一笑，『這是更爲適合，你說你要去。』

『而我呢，說得實在些，真相是，我親愛的查理，』羅雷先生望到遠處的銀行，他的音調也說得低了些，『你

卻不能明瞭到困難地方，我們的事務進行在這種困難，那邊書冊契據包括在危險之中。祇有上蒼知道，對於無數的民衆，什麼是和解的結果，倘然有幾件我們的文件被人取去，或爲毀滅；而這是可能的，不論在什麼時候，你曉得，誰敢說巴黎不是今天縱火，或不是明天掠劫一空！現在從這文件之中，留意的選擇吧，愈快愈妙。在我權力之中（不失卻寶貴的光陰），或將牠們埋藏，或將牠們帶出危險之地，如有別人相助的話，那是玩不得，祇可以我自己。我將退縮不前麼，那是德兒勝銀行所曉得的，而也討論的——我依靠德兒勝銀行，行將六十年了——我對於這關係或明悉些，而於此問一輩老年之人視我猶爲少年！

「我很佩服你少年英俊，羅雷先生。」

「嚇！沒有意義的，先生！——我親愛的查理！羅雷先生說，重又望了銀行，『你當曉得，從巴黎地方攜運物件出來，在現在的時候，不論取什麼東西，是難望成功的。現在我們所帶出的文件和寶貴的東西（我很嚴格的說，不似普通的業務可以得私議的，即是對於你也是如此的），傳遞的人，由你所可以想像的人攜帶來的，在經過壁壘深巖的地方，每一個人的生命，真是間不容緩呀。在別一個時期，我們的東西，能自由來去，與在英國一樣的很便利，但是現在，一切的事情都停止了。』

「那麼你今天晚上一定去的麼？」

「今天晚上我是一定去的，因爲事情不能再延緩了。」

「你不同別一個人一同去麼？」

「許多的人都和我商議着，但是我卻沒有對於他們中的任何那一個說過。我想帶仇黎同我去。以前仇黎曾爲我每星期日晚上的衛士，所以我和他很熟悉。沒有人疑心仇黎是別的東西，他祇如一隻英國的猛犬，或於腦中有一種傾向，祇知對人猛撲，如有侵及他的主人之時。」

「我當再說明，我心坎中真是仰慕你的勇氣，與少年精神。」

「我當再說明，沒有意思，沒有意思！在我辦理這件事的時候，我將，或者，接受德兒勝的建議，以便退休而

樂我餘年。此時，我已想到，我是年逾知命了。」

此項談話，舉行於羅雷先生平常的桌子之旁，距達南先生一二碼之遙，很驕慢似的他將報復多年以前匪人對他的苛刻。這是太多的方法，達南先生在他顛倒之中，是一個逃命之人，而這也是太過的，在英國人民正教之中，講到這可怖的革命，好似在普天之下所種的種籽中，是一個唯一的收穫——也似無事可做，或疎忽而沒有做，這是所致的——也好像法蘭西數百萬貧苦人民的觀察者，也好像耗費了可致繁榮的淵源，是難免地在數年之前見之而來，也沒有把他們之所見所聞，明白地載之書冊。這樣的空氣，連同了貴族們想恢復破壞殆盡局面的景象的奢望，在天下世界之上早已途窮日暮，卻也很不易忍受了，非要有一個深明大義之人出任鉅艱不可。而這是一種對他耳邊所常有的空氣，似頭腦中混雜血液的循環，加之匿於內心的不安全，早已使查理·達南心內不寧，而現在他心中仍爲如此的。

施曲拉浮是皇家律師公會會員，他也是在坐中的談話者，他已擢升大職而列於顯貴了，所以，高談闊論，獻計與貴族；他的惡計是鼓吹民衆們起來，從地球上消滅他們，驅除而剿滅他們；要達到許多相同事情的目的，其性質類於去打倒這許多的敗類，以謀害之。達南聽了他的話，異常的反對；達南竟將拂袖而去，而不願再聽別的，讓他自己的話去證實，那時這事自己去實現，而將形諸事實。

羅雷先生，在銀行中，接到一封塗滿了泥而沒有開拆的信，便問，他是否發現遞信者的任何蹤跡？銀行裏把這一封信給達南，看得很近，所以他便回觀信上所開地頭腳跟了——更快的，因爲的確是他自己的名字。這通信處譯成英文是這的——

『萬急，專呈法國依蘭蒙特先生，由英國倫敦德兒勝銀行轉交。』

在婚禮的早上，馬奶德醫生，向查理·達南作一個特別緊急的請求，就是這名字的祕密將——除非他，醫生，解除義務——於他們之中，是不可洩漏的。沒有一個人曉得這是他的名字；甚至他的夫人，對於這事實也沒有疑心；羅雷先生那是更沒有疑惑的。

『不，』羅雷先生向銀行回答說：『我想，我已經把在這裏的各位先生們中，打聽過了，而也沒有一個人可以把那位先生究在什麼地方是可以找到的話對我說過。』

時鐘上的針，行近銀行中停止工作之時了，有不少的人經過了羅雷先生桌子之邊，紛紛議論着。他取出了這一封的信，不住的詢問；怒火中燒的和計劃恢復原狀的避難貴族先生們，都看過了，他問到這一個又問到那一個，大家都是很輕蔑的說，或說的法國話，或說的英國話，都是說些關於這一個尋覓不見的公爵先生了。『姪子，我相信——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可恥的繼承人——一個專為修飾的公爵，為人所謀害了。』

『但是一個膽怯之人，他也自棄其位，』另一個人說，——這位貴族先生從巴黎逃命出來，他的腿躲在一車的乾草裏面，『幾年以前。』

『他是沾有新的思想，』第三個人說，他的眼光望出了他的眼睛，『他與公爵公然的反對，他在繼承時，放棄了產業，將許多產業給與棍徒，他們現在將報答他，我希望，那是他應當的。』

『唔，』喜歡喧嘩的施曲拉浮大聲的說，『假定是他麼？是這樣一等的人麼？讓我們曉得這醜名，這人。』
達南，他不能再為忍耐了，拍着施曲拉浮先生的肩上，說：

『我曉得這一個人。』

『你可宣誓麼？』施曲拉浮說，『我覺得對不起。』

『為什麼呢？』

『達南先生，為什麼呢？他所做的，你聽見麼？不要問什麼，在現在的時候。』

『但是我要問這是什麼原因呀？』

『那麼我再對你說，達南先生，我覺得很過意不去，我很不願意聽見你問我這特別的問題，這兒是一個人，他是得到凶惡的傳染，和最不神聖的結習，放棄他的資產，給與世間最卑賤之人，他們卻是謀人生命無惡

不作的，而你爲什麼問我，我對於一個人，心中不滿意，他指導青年們而知道他的好的，但是我將回答你。我心中不滿意，因爲我相信這是一個污點，這便是什麼原因呀！

轉念到了祕密，達南感到極困難去制服自己，說：『你或不能瞭解這位少年紳士。』

『我曉得怎樣的將你置之一邊，達南先生，』身材偉大的施曲拉浮說，『而我將如此做。我卻不懂他，固然這人是一個正當的人，你或可告訴他這樣，而且代爲我問候，你也可告訴他，從我，他放棄他的資產地位，而與殺人的民衆們聯絡，我卻不信他不是他們的領袖。但是，不是的，正當的人。』施曲拉浮說，顧了四周，動他的手指，『我曉得人類的天性，我對你說，你卻不能一個人，像這樣的一個人，他自己委身於一個受人極端保護的人，不是的，正當的人，他將時常要返身而逃，在混亂之前，潛然的去了。』

說了這許多話，他手指最後的一拍，施曲拉浮先生，在他聽衆中讚美聲中聳動他的肩頭到佛里街上去了。羅雷先生和查理·達南二個人在銀行中將散工之時，坐在桌子之旁。

『你可保管這一封信麼？』羅雷先生說，『你曉得這一封信到什麼地方去投遞的麼？』

『我曉得的。』

『你將爲我解釋麼？我們猜想這信是送到這兒來的，或是我們能曉得將這信轉交的，這信是來了多時了！』

『我將聽從尊命。你將從此處起程到巴黎去麼？』

『從此處，在八點鐘。』

『我將回來，與你送別。』

他自己頗不自安，同施曲拉浮與其餘的人，達南在路上趕奔得很快，到酒店廟冷僻的地方，拆開了信觀看，這是信的內容——

『亞貝的牢獄，巴黎。』

「公爵先生閣下：

「七月二十一日，一七九二年。

六

「久經我生命上的危險怎樣，全在鄉民的手掌之中，我已被捕，對我很爲虐待而不堪侮辱，經過長途的跋涉，步行而至巴黎。在路途之上，我受盡千辛萬苦，這也不祇如此，我的房屋被毀——劃爲平地了。」

「茲欲稟諸閣下者，我被禁的罪名，是我應被傳至法庭之前，剝奪我之生命（沒有你的恩救）是，他們對我說，叛國大罪，違背了民衆的尊嚴，我的所作所爲，是爲一個移民而反對他們。我哄明，我所做的，是爲他們起見，不是反對他們，是遵守你的命令，但是沒有效用。這也是沒有效用的呀，我說，在出國之人交人代管產業之前，我會減輕他們已止付的租稅，我也沒有收集租金；我也沒有進行別的手續。唯一的回答是我爲一個移居國外之人工作，但該移民究竟在何處呢？」

「唉！恩澤無涯的公爵先生，那移居國外之人在何處呢？我在睡夢中呼號了，他在那裏呢？我祝告上蒼，他將不來而拯救我，麼？卻是沒有回答。唉，公爵先生，我哀哀無告的呼聲，送過了海峽，希望這經過了在巴黎聞名的英國大銀行德兒勝，或能到達你的耳邊。」

「爲上蒼的慈愛，公正的慷慨的，你榮譽上的聲名，我懇求你，公爵先生，來救援而釋放我。我的錯誤，祇是我對你太真心了。啊，公爵先生，我禱告你也要對我真心的！」

「在這裏可怖的牢獄中，我的頹喪與時俱進，我寄與你，公爵先生，確切悲痛不安的事。」

「你的受患難的人。」

「克勃爾。」

在達南腦筋中的內在之不安，都由這一封信所激起而使之愁緒萬千。這忠厚老僕的危險，他的罪名祇是對他自己與他家族的忠誠，向他的面部這樣責備似的注視着，所以當他在酒店廟旁邊踱來步去，計畫怎樣去處置這事的時候，他差不多遇着了過路的人，他竟將自己的面貌遮掩。

他知道得很清楚，在他這種恐怖的筆情裏，在他懷疑叔父的忿怒裏，那種種不良的事實，會使他家族蒙到危險特甚的惡名；在憎惡之中，因此他的良知，關於雜碎的組織，爲他的意旨所控制，所以他頓失常態了。他知道得很清楚，他愛綠茜的緣故，爲社會所唾棄，雖在他腦筋之中，不是很新的，但是他已行急切而失措了。他知道，他當有次序的打敗難關，親爲督理，而意所欲爲，卻始終沒有做到。

以英國爲家的快樂，便於爲人雇用的需要，不絕如縷的光陰的更迭與煩悶，坐令這一星期中之事件，使上星期中尚未確定之計劃，化於烏有，而下星期中之事件，重行更改而新；他知道得很清楚，對於所屈服的環境中的勢力——不是沒有不安全的，但是依然沒有聯續與增加的抵抗力。他是守着實現行動的機會，等這時期過去之後，他們卻舉發他與妨擾他，在法蘭西貴族們，在康莊大道，或於曲徑小路之上，排列成隊，把他們的產業遞次的充公，或破壞，他們的大名是被抹除，也對他很明悉，似對法蘭西新的權威，或將對他有所彈劾。但是，他卻沒有壓迫過一個人，他卻沒有禁錮過一個人；他更不是很苛刻的勒令納糧完稅，或由他自己的意旨，放棄他們，他在世界上，卻沒有好感，所以使他擇地卜居該處，以維持他自己的生活。克勃爾擁有已漸窮乏而包括產業的文據，寬恕民衆，給他們以所有的小部份亦給與之——這樣的燃料，似債權人讓他們在冬季中所有的，和這一種的產物，可能節省於夏季的使用——那是沒有疑問的，爲他自己的安全起見，他會將這種事實陳明，所以現在不得不使之出現了。

這使查理·達南，開始有堅強的決心了，他須親自到巴黎去。

是的，似在故事中所說航海之人，驚風駭浪使他到奇怪焦石之間，這是驅他去的，所以他一定要去。每個概念，發生於他腦筋之中，使他向那可怖的引誘力，前進，更快的，而也更爲穩妥的。他藏匿於內中的不安，是惡劣的目的，因惡劣的工具發現於他不滿意的故土，而他卻不能不曉得，他比他們是好，他是不在那邊，從事於阻止戰爭，而提出請求，顧及人道。這一個不安，一半覺得紛亂，一半卻責備他自己，使他自已有一個尖銳的比較，而與一個年老勇敢的紳士作比較，這一紳士他有很強的責任，這一個比較（對於他是有害的），使他立

刻想到貴族們的諷刺，這使他感到極大痛苦，對於施曲拉浮言之總而言之都是很粗劣而可憎的，爲了以前的緣故，想到了這許多，想到了克勃爾的書信，一個負辜罪犯的申訴，在生命危險中，對於他的公平，榮譽，和他的佳名。

他已決定了，他一定要到巴黎去。

是的，這怪異的焦石是近了他的身了，他須望進去，直至他相觸，他並不怕焦石；他也不見所謂危險，他所要依照意旨做的事，他已是做了，雖是他尙未完成，在他的面前現着一種狀態，這或能感謝地領悉他在法蘭西之中，倘他親自去說明，那時，辦理完好的光榮幻象，這是時時促人死亡的迷景，對於一個忠厚的人，在他前面發現了，甚而至於他眼見在這幻象之中，有他的權力監導着，狂風暴雨中可怖的革命。

他有了決定，便躡來步去，他想到的不是綠茜，也不是她的父親可以曉得此事，除非他動身之後，綠茜可以免卻別離時的痛楚，而他的父親，往往是很遲疑的，回想到昔日他危險的地方，漸漸的逐步曉得，而不要在延長與疑心之中，他地位之怎樣不適，是關於她的父親，從他痛楚的熱望，免除與法蘭西的關係，在他腦筋中復活，他並不自行計議，但是，這也是一種環境，在他事情之中，有牠的勢力。

他走來走去，思想分繁，直至要回到德兒勝與羅雷先生相別的時候，那時他到了巴黎之後，他可與老友相敘了，但是現在他卻不說明他的意思。

一輛車子和幾匹驛馬，在銀行的面前預備好了，而仇黎卻在裝配一切。

『我將方才的信投遞了，』查理·達南對羅雷說，『我卻沒有書面的回信拜託你，但是你可與我帶一個口信罷！』

『那是當然，好的，』羅雷先生說，『倘然這是沒有危險的。』

『那是沒有危險，雖然這信是帶與一個在亞貝牢獄中的囚徒。』

『他是甚麼名字呢？』羅雷先生說，手中拿了揭開的日記簿。

「克勃爾。」

「克勃爾，那是什麼消息要送與這一個不幸在牢中的克勃爾？」

「很簡單的，」他已收到來信，他立刻即來。」

「要說明時期麼？」

「他將於明天晚上登程。」

「說明這一個人麼？」

「不要說明。」

他幫助了羅雷先生，包扎了幾件衣服行李，從銀行裏溫暖的空氣中一同出來，到多霧的佛里街上。『我致意綠茜和小綠茜，』羅雷先生臨別時說，『請你照顧他們，以迄我回來之時。』查理·達南搖動他的頭，現着很疑問似的笑，那時這車輛滾動前進了。

那天的晚上——這是八月十四日——坐至深夜不寐，寫了兩封情意纏綿的信：一封是與綠茜的，說明他萬不得意之苦衷，他是一定要到巴黎去，說與她曉得，在最後，他所有的理由，因為很能信得，到那邊對於他個人是沒有危險的；再有一封是寄與醫生的，託他照顧綠茜和他們親愛的小孩子，詳論到同一的宗旨，申述他堅強的理由。對於這兩個個人，他信上寫，一俟他到目的地之後，務須函報平安。

在他們的日子中，這是一個困苦的日子，在他腦中所保着的，是每日相聚於一處。這也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去保存隱匿，這在個隱匿之中，他們是很懷疑的。但是，目觀着他的妻子，很快樂與辛勤，使他有決意，不去告訴她這些急待解決之事（他有一半的意思動搖而將如此，對於他是很奇怪的，不論做什麼事，如果沒有她鎮靜的助力，）而光陰很快地過去了。晚上黃昏之時，他擁抱了她，而他親愛的小綠茜，假說他要回答說再會（一個意思的事，使他出門，以便密藏預備好的行囊，）那時他又到濃霧籠罩的街道上了，而他卻是心事重重。

有看不出來的權力，把他拖來得很快呀，現在所有的風浪一直的對着他，他將二封信囑託於可靠的送信的人，吩咐他在子夜前的半小時送達，而不要太快策騎而赴杜佛，開始他的行程。『因為上蒼的愛，公平，慷慨，為你大名的榮譽！』這是可憐囚徒的呼號，因為如此使他堅決他已悔的心，他拋卻了世界上所愛的東西，而飄浮前進，等可怕的焦石。

第三卷 劫後餘灰

第一章 祕密中

這旅行的人，在路上慢慢的前進，他於西歷一七九二年秋季，從英國起程，一直到巴黎。無數不平的道路，不良的設備，和不良的寓所，使他遇之而遲延了，雖是那失敗的和不幸運的法蘭西皇帝，在他皇位之上享盡榮華富貴，但是時勢的變遷，又參雜着他種的阻礙了。每個村鎮上的大門和鄉莊上徵稅的地方，有國民革命軍守望着，帶了衛國的鎗械似有預備而將爆發的樣子，他們喝令停止來去的行人，詳細的加以盤詰，在他們自己冊籍之上，檢驗其文件，察看其名字，然後令他們退去，或令他們通行過，或令止步而將他們拘禁，依照他們猶豫不定之裁決，或從他們的理想中是以爲對的，因在建立一個不可分裂的共和國，自由，平等，友愛，或是犧牲。

他一部份的旅程，已經完成了，那時，查理·達南剛才明瞭，在這許多的鄉道之上，那是沒有希望可以回去的，除非他被承認爲一個巴黎正當的公民，無論如何，他現在所遭逢的，他一定要達到他行程的目的地。沒有一個小的村莊阻止着他，沒有一個普通的邊界阻撓他前進的路程，但是他卻曉得，有別的難關介於他與英國之間。遍地的警備，對於他是很注意的，倘他被人捕入網中，或被鎖閉在牢籠之中，他卻想不到他的自由完全消滅了。

這普遍的防守，不啻使他在大道之上，停止了二十次，但是在他每日進行之中，退縮了二十回，有人騎了馬在他後面，他行得慢而落後，有人騎了馬在他前面，他便停止前進，有人騎了馬和他同行，他便異常的小心注意了。在法蘭西路上的許多的日子，獨自行走，他到了睡寐的辰光，他是疲乏不堪，在大路旁邊一個小村莊

之上，而那邊相距巴黎的路程，依然是很遠的。

沒有別的思想，祇有使他意旨紛亂的克勃爾的書信，從亞貝牢獄之中發出的，那是使他神往。他的困難，在這小村莊守備所中是這樣的，他覺得他的行程已到了極危險的程度，他所以，好像一個普通的人受了驚駭，他自己發覺醒在小客寓之中，這小客寓，他想過夜的，在半夜之時。

他是醒了，是被一個膽怯的地方長官和三個戴着紅色小帽子的武裝國民軍，他們口中啣着板煙管，便在牀上坐了下來。

「移居國外之人，」地方長官說，「我將送你到巴黎去，在監視之下。」

「正當的公民，我卻沒有別的事，祇是到巴黎去，我卻不需要保護。」

「不要響！」戴紅帽的人含着怒意而說，拿他的鎗管觸於被單之上。「和平，貴族中的人！」

「的確是的，像這愛國同志所說的，」膽怯的長官說，「你是一個貴族，一定要受監視——而付相當的代價。」

「我卻沒有選擇。」查理·達南說。

「選擇聽他的話，」盛額而戴紅帽的人說，「似不是一種恩惠，保護一個闊閥中人麼？」

「的確是的，像這愛國同志所說的，」長官說，「你起來穿你的衣服，移居國外的人。」

達南只得順從，他被帶到守備所中，在那邊有別的國民軍同樣的戴了紅色的小帽子，吸煙的，喝酒的，睡着的，守着火的。這兒他因受保護付了重大的代價，自此以後，他同他們於早上三點鐘，蹣跚於泥濘的道路之上了。

兩個騎馬的國民軍，戴紅色的小帽子，有三色的帽結，都是武裝的帶了鎗和刺刀，不離他左右的護衛着。這被護衛的人，約束他自己的馬，偶把他的韁繩一鬆，這護衛中的一個便將牠收緊。在這樣情形之中，他們冒着雨前進，馬隊蹣跚着，行走在村落間不平的街道，和泥濘多潭的道路上。在這樣情形之中，他們卻沒有變

化，祇馬步的快慢，經過了無數泥濘的路，介於他們與都市之間。

他們在夜間也前進，在天色黎明前的一二個小時止步，略為休息，直至黃昏日暮之時。衛護的衣服很是破舊，他們拿了草薦將他們赤裸的腿包着，也拿草薦披在他們肩頭之上，以遮雨點。不要說起個人的不舒服，在這樣的監視之下，不要說起這樣的考慮到眼前的危機，發生於衛護中的一個，他久成習尚的貪飲，而攜的鎗很不小心的，查理·達南不允許他所有的抑制，把他心中嚴重的恐懼驚醒出來，因為他自己再三推敲，對於個人事情的優點，這將無甚關係，而這卻沒有說到，和所陳述的，與亞貝獄中人所說相符合，卻也沒有顧及。但是來到波威鎮上了——這是在薄暮之時，那時街道上集了無數的民衆——他卻不能佯為不知，因為這事情的景况很足驚駭。一羣示預兆的民衆，圍集着看他下馬，在驛站之旁，很多的聲音，很高的呼喊出來，『打倒這移居國外的人！』

他勒住了馬韁，跨下了馬鞍，站立在較安的地方，說：

『移居國外的人，我的朋友們！你們不見我在這兒麼？在法蘭西，由我自己的宗旨！』

『你是一個大可咀罵的移居者，』一個鐵匠高聲的說，穿越了擁擠的人叢，很兇暴的樣子趨近了他，手中拿了鐵斧；『你也是一個大可唾罵的貴族。』

驛站的站長挺身而出，立於這人和騎馬人的馬邊（他是顯而易見的是這樣，）平心靜氣的說，『讓他去吧，不要管他，他將送至巴黎受裁判去呀！』

『裁判』鐵匠重複的說，舞着他的鐵斧。『啊！判決他一個叛國大罪。』這樣一說，一羣的人高聲的喊贊成。

達南阻止了這驛站的站長，他是拉轉了馬向着天井（這喝醉的國民軍很安閒的坐在馬鞍之上望了前面，手腕上繫了韉繩，）達南說，儘量地喊得人們都聽得出他的聲音——

『朋友們，你們欺騙你們自己呀！或是你們是被欺呀！我不是一個賣國者。』

『他說的鬼話！』鐵匠大聲的說，『在命令公佈之後，他是一個賣國的人。他的生命給與民衆們的手裏，他可賤的生命卻不是他自己的了！』

傾刻之間，達南看見一羣的民衆怒目而視，另外一歛的辰光，他們的眼光，都集中於他，站長牽了馬，跑進了天井，衛護者騎了馬，很近他的馬邊，驛站站長關閉了二扇重大的門。鐵匠用了他的鐵斧，在門上打擊，一羣的人，大聲的呼號了；但是，卻沒有意外。

『什麼是公佈的命令，鐵匠所說的？』達南詢問這個驛站長，那時達南感謝了他，立在他的旁邊，在天井之中。

『真的，一個出賣移居者財產的命令。』

『甚麼時候通過的呢？』

『於十四日。』

『我離倫敦的這一天。』

每個人說這命令中的一個，或再有別的命令——倘現在沒有的話——將一般移居國外的人充軍，他們如果回來，將完全執行死刑。那就是他所說，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意思。

『但是現在卻沒有這樣的命令呀！』

『這我所曉得的！』這個驛站長說，聳動他的肩頭，『這或是如此的，或者這將如此的。這卻是一樣的，你將怎樣呢？』

他們休憩在小閣中草屯之上，直至夜半，那時他們又策騎前進，而盍鄉的人都已入睡的了。在很大的變遷之中，觀察到熟悉的東西，使他們的行程如在魂夢之中，不獨祇有見到荒僻無垠的靜寂而已。跋涉長途，踰踰於疲乏的路上，他們行經一排的茅舍，那不是完全在黑暗之中，都是映着些燈光，可以望出這些民衆們，在怪異的狀態之中，於深沉的夜色裏，手挽了手，環繞在一株動搖自由的樹幹之旁，大家引頸高歌，唱了一曲自

由之歌。無論如何，那是很快樂的，在波威地方過了一夜，使他們稍爲歇息，他們重又登程，到荒野與冷落之中，馬蹄得得，經歷了不合時令的寒冷和潮濕，於貧瘠的田地，這田地於這一年之中是沒有收獲的，參雜了被焚燬黑色房屋的餘燼，由該處伏兵的工作，驟然的攔住去路，這是許多路途上國民軍的巡官。

到後來天色微明，他們是已在巴黎城牆之邊。關寨是關閉而守備得很嚴，那時他們策騎前進與此相近了。

「囚犯的文件是在那裏呢？」一個行使職權人，現着有堅決心地問，他被保衛的人召了出來。

當然的受了這種不入耳的語言，查理·達南請求這說話的人注意到他是一個自由的旅程之人，而是一個法蘭西的公民，在衛士們保護之下，因國中的不安，使他如此，他曾付過費用的。

「什麼地方？」那一個人重複的說，卻沒有注意到他的請求，「是這囚犯的文件麼？」

這喝過酒的衛士，在紅色小帽中，拿了文件出來呈上去了。他的眼光望到克勃爾的書信，這行使職權的人露着不安的狀態和駭異，很仔細的看達南。

他離開了衛護者，而被保護者並不說一句話，進了守備所的房屋；同時他們在大門外上了馬，望着他，在這一個時候，查理·達南觀看着大門，牠是由軍民混合看守的，而後者卻比前者爲多；而那時進入了城廂，農民的車輛，裝載了食物，和同樣經商的人，很是寫意自然。出城廂的，甚至於最樸素的人民，也是極感困難。無數混亂的男子們和女子們，不必詳說種種的牲口和車輛，是等候着前進；但是預先的檢查極爲嚴密，所以他們經過這關口是很慢的。有幾個人民曉得他們輪到檢查很遲慢的，他們坐在地，有的是睡覺，有的在吸煙，另有別的人紛紛的議論，或有人踱來步去。紅色的小帽子和三色的帽帶是很普通的，男人中和女人中都有。

他坐在馬鞍之上，差不多半個小時，注意到這許多東西，達南曉得前面有一個同樣行使職權的人，他指揮着衛護者開了關寨。於是他交與衛護，飲過酒的，收到被衛護者的收據，叫他下了馬。他這樣的做，這二個國民軍牽開了他的疲乏的馬，衛護者騎了他們自己的馬，又牽了他的馬，沒有進城而去了。

他同了他領導的人進了一間守備所的房間，聞得煙酒的氣味，那邊有幾個軍士和國民軍，醒的也有，睡着的也有，有的卻喝醉，有的卻清醒，有的是立着，有的是臥着。這守備所中的光亮，半從慘白色的油燈所發，半從上面的天光而來，是在一個相同的程度。有幾個駐册官吏倚在書案之上，一個長官服了粗劣而黑色的服裝，爲他們中的主席。

「公民段發，」他對達南的領導員說，那時他拿了一條紙頭寫，「這便是移居國外的人，依蘭蒙特，麼？」

「便是這一個人。」

「你的年齡多少，依蘭蒙特？」

「三十七。」

「結過婚麼，依蘭蒙特？」

「是的。」

「在什麼地方結婚的？」

「在英國。」

「沒有疑心的麼？你的妻在什麼地方呢，依蘭蒙特？」

「在英國。」

「沒有疑心的麼？你將交與福司的牢獄。」

「上蒼乎！」達南大聲的說，「在那種法律之下，犯的是那一種罪？」

這長官看了一條字條兒停了一歇。

「我們有新的法律，依蘭蒙特，有新的罪名，自你到此處之後。」他說這幾句話，猙獰的笑着，而寫着他的

名字。

「我請你曉得，我是自願的到這地方來，以應這書面的請求，對於一個同國之人，他是在你的面前。我不

願有別的機會，祇願不要遲延。不是我的權力麼？」

「移居國外的人，是沒有權利的，依蘭蒙特。」是愚純的回答。長官寫着，直至他說畢，他所寫的讀與他聽，封了起來，授與段發說：「密件。」

段發拿了文件，對這囚徒提議說，他一定要借他同去。囚徒服從了，二個武裝衛兵隨了他們。

「這是你，」段發用低的聲音說，那時他們走下了守備所的階石，往巴黎去，「你和馬奶德醫生的女兒結婚，他以前是白斯帝兒的囚犯，那是沒有別的麼？」

「是的，」達南回答着說，很駭異的望了他。

「我的名字叫段發，我在聖安東地方開設了一個酒舖，或者你也曾聽見過我的。」

「我的妻子來到你的家中，來救她的父親的麼？不差的！」

這個「妻子」的字似乎對於段發是一個淒慘的回憶，驟然的不耐煩地說道，「在這兒殘女性新近所發明的，叫做斷頭機，你到法蘭西來幹些什麼呢？」

「你聽見我說過，爲的何故，在片刻之前，你不信這是真切的事實？」

「對於你是一個不好的事實。」段發皺着眉頭而說，一直的望在他的前面。

「真的，我在這兒不知所措。一切的一切都是出於意外，極端的改革，很快而不公平，我是茫無所知。你可以給我些幫助麼？」

「卻沒有。」段發說，一直的望了他的前面。

「你可以回答我一個簡單的問題麼？」

「或是可能的，按着這問題的性質，請你說這是甚麼問題。」

「在我將進的這牢獄中，是很不公平的，我可以自由的和外界通信麼？」

「你將來曉得。」

『我不會被葬在此處麼？未審而先斷麼？而沒有別的方法陳明我的案情麼？』

『你將來曉得，但是，現在是什麼呢？在以前，別的人們也同樣地在這腐敗的牢獄裏葬身的。』

『但不是由我，公民段發。』

段發的目光注視着他，等他的回答，同時他便往前穩穩地進行着，很是靜寂的。現在更深的靜態中了，只有昏迷的希望——或也是達南這樣的想——祇有一線的希望。他所以很急促的說：——

『這是對於我異常的重要（你曉得的，公民，或比我更爲明瞭，怎樣的重要）我或許能够與德兒勝銀行中的羅雷先生通信，他是一個英國的人，現在卻在巴黎，這簡單的事實，不要詳說的，我已禁閉在福司牢獄之中。請你將這一件事，代我做了罷。』

『我不願。』段發有勇氣的講，『替你做事，我的責任是爲我國家與民衆盡力。我是這兩者忠懇的僕人，而是反對你的，你的事我卻不能做。』

查理·達南曉得沒有希望，再去向他有所請求，而他的驕慢也很覺得了。他們很靜的向前進，他祇有看見怎樣利用民衆，看街道上所經過的囚犯。沒有小孩子們不注意他。有幾個過路的人回轉了頭，有幾個人將手對他指着，因爲他是一個貴族，或是一個衣冠體面的人將送到牢獄之中，是不甚怪異的，宛如穿工人衣服的人去做工。在一條狹隘，黑暗，而污穢的街上，在這一條他們所經過的街上，一個激烈演說的人，立在一條板機之上，對熱誠的聽衆們演說，講到皇帝與貴族們違背民意的罪惡，有幾句話，他從這人口中所聽得的，使查理·達南剛才曉得皇帝也在獄中，外國的大使都離開了巴黎。在路途之上（除了在波威地方）他卻沒有聽得別的消息。衛護的人和普遍的警備，使他與外界完全隔絕遠離。

他是在更重大的危險中，比之他初離英國時所發現的，當然現在他是明瞭的了。他四周所伏的危機更爲密切，而這密度很速的增加，當然現在他是明瞭的了。他祇能承認他自己，不應有此次的旅行，倘然幾天以前，他能預知這事故，而他的疑懼，不像在新近所幻想到如此黑暗，他們發現了。可怕的將來，這是一個不曉得

的將來，在這黑暗之中，竟無希望可言。可怖的屠殺，日以繼夜，在數小時之內，已是一個很大的記號，血跡的多，宛如廬中的積穀，對他的瞭解是很遠的，似在幾萬年間相離的事。這「新近發明的可怕女性叫做斷頭機的，」他也不甚曉得，大多數的民衆也不知這名稱。立刻將發現之可駭的事實，或在以前發明人的腦筋裏是沒有的。怎能於一仁厚的人腦筋裏，有這樣思想的幻影呢？

於不公平的待遇，拘禁與困苦，他與妻子小孩，很慘苦的分離，他卻早已慮及的，或是一定如此的，但是除此以外，他所慮到的卻不甚分明。他腦海縈迴着這種種的思想，已足使他到牢獄中够受了，他已抵了福司的牢獄。

一個面貌浮腫的人開了堅固的小門，段發對這一個人說，「這是移居國外的人，依蘭蒙特。」

「這是混蛋！他們還有多少呢！」面貌浮腫的人說。

段發拿了回單，也沒有注意這人高聲的說話，同了兩個武裝同志走開了。

「這混蛋，我又說！」獄卒說，離開他的妻子。『還有多少人呢？』獄卒的妻子，卻是沒有預備着回答，對於這一問，祇說，——「一個人應當有忍耐心，我的親愛的。」三個獄吏，聽得她打鐘聲而回來，不曉得了他們的談話，一個插着嘴，說，「因為擁護自由。」這話的聲音傳佈在這地方，似一個不適當的結論。

福司牢獄是很黑暗的牢監，黑而污穢，可怖的，氣息是難聞的。尤其是囚徒睡時污濁的氣味，傳遍於各處，傳佈得都惡劣不堪。

「而且是祕密的，」獄官顛頂的說，看了抄寫的文件，「好似我已不能復忍的了！」

他把文件拋在架子之上，似忿恨的樣子，查理·達南候着他的旨意，等了約有半個小時，達南偶或踱來步去，在上面圓形堅固牢獄之中，或在石櫬上小憩，不論他坐着或立着，使他印刻到這獄官和他手下的人。

「來！」長官說，後求拿了他的鑰匙，「和我一起來，移民。」

經過了慘淡的牢獄中的微光，他的管理者，同他經過了覆道和梯子，許多的門是關閉而鎖着，在他的兩

個，他們到了一個大的低的地窖似的房間內，有不少男女囚犯擁擠着，女犯是坐在一條長形的桌子旁邊，有的看書，有的寫字，有的縫紉，有的刺繡，男囚大都站立在她們椅子的後面，或呆視房中的上下。

覺到和囚犯們結伴，因為可恥的罪名和愧怍，新來的囚徒想要退避這一羣人，但是這是最難自信之事，於他受冤的行程，是他們立刻起來招呼他，都是在那時最客氣的儀式，很是摯誠的。

很怪異的，這許多的囚犯行着最客氣的禮節，鳩形相似的，在這不適當而污穢可憐的地方，從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可以被望見的。查理·達南似站立於一羣已死的人之間，盡是鬼而非人世。這美色的鬼，政治家態度的鬼，榮華的鬼，傲慢的鬼，輕薄的鬼，聰明人的鬼，年老人的鬼，年輕人的鬼，都候着他們的消散在幽冥的地方，都移着眼光向了他，由死而改變的了，他們在此似已死的了。

這卻使之發呆，獄官立在他的旁邊，別的獄官在他身旁走來走去，他是已經足夠顯着他們行使平常的職務，望上去很是兇橫，大不相同的與憂愁的母親們，年輕的女孩兒們，她們也在這兒的——賣弄風情的，年輕美貌的，和已經成年貴族中婦女們的幽靈——種種相似的印象，和目前的幻影，是有極度之真確，那一定完全是鬼魅；一定的，這長時期的行程，使他發生了疾病，使他到鬼氣森森的地方來。

「於這裏一羣聚着的遭難者的名義，」一個紳士派的人說，他的服裝與態度，現着官僚色彩，慢慢地過來，「我覺得很榮耀歡迎你到福司的牢獄之中，來慰藉你，因你的劫患，使你到我們之中來。或這劫患不久的，很可快樂而終止的，在不論甚麼地方，很是無禮的，但是此地則不然，來請問你的尊姓大名和情形。」

查理·達南驚醒了他自己的幻想，回答所問的，這種措詞，他以爲是很適宜的。

「但是我希望，」紳士說，目視了這領袖的典獄官，那時他經過了這房間，「你不是在祕密之中麼？」

「我卻不曉得這話的意思，但是我卻聽得他們這樣說。」

「唉，很是淒慘的事，我們很痛惜，但是勇敢些，我們同伴中的有幾個人，也是在祕密之中，起先，沒有多久便解決了。」那時他又增加的說，提高了他的聲音，「我很怕去報告我們的團體——在祕密之中。」

製靴的……五步不到，四步半，有這樣不連貫之思想，滾動起伏在他腦海之中，囚徒走快，走去更快了。很頑固的數了再數，而城市內的呼聲，依然如故——仍如鞦韆之聲，而雜有蒼天呼地之痛哭，呵號，他曉得這聲音更爲擴大了。

第二章 磨石

德兒勝銀行，設在巴黎的聖球曼地方，是一所大的房子，前有大天井一方，有高大的牆和堅固的門與街道隔開的。這一所大的房子是一個貴族所有的，他一向居住此屋之中的，直至因避國亂才逃命出外的，他在逃亡時候，穿了他的廚子的衣服，才得經過許多的邊界。一隻祇從獵人手中逃脫的野獸，他依然是在他變態之中，依然是昔日的貴族，預備他的早膳，送到他嘴唇之中，昔時需要三個堅強有力之人，廚子除外。

貴族是去的了，這三個堅強有力的會取高率工資的人，得免於罪，他很預備着，願受誅戮，在初建共和國之時，在一個不可分離的，自由，平等，友愛，或是犧牲國家中，貴族的大廈第一個被封，現在卻是充公了。因爲一切的事情變化得很快，一個一個的命令，內容皆極可怕，現在是秋季九月內第三天的晚上，國民軍的間諜已佔據了貴族的房屋，懸了三色的旗號，他們是在美麗的房間內喝白蘭地酒。

在倫敦營業的地方，像在巴黎德兒勝營業的地方一樣，將銀行的名義顯揚出來，以其倒欠之事，宣之報章。因爲怎樣去穩固英國的責任和莊嚴，曾說着在銀行天井裏，箱子中的橘樹，甚而至於說到櫃上頭司愛神之像，但這卻是的德兒勝銀行飾白了這司愛之神，但天花板上面他的痕跡，可在冷靜的幕後，看得出來，指着（他常是如此的）從早至晚的錢財出入，宣告破產對於這一個司愛之神是不可避免的，在倫敦的龍白街上，也在愛神之後有圖繪，也於牆上之衣鏡，不是完全老年的書記，他們卻在公衆地方舞蹈，而沒有怒意似的。但是，法蘭西的德兒勝銀行，能在這樣的環境中，很滿意的支持下去，與危險的時候一同過去，沒有一個人對他們驚怖，而提出他們的款子。

甚麼的款子，自此以後，將從德兒勝銀行中提出，甚麼的款子，將依舊存儲那裏，損失了或遺忘了，甚麼金銀珠寶，將在德兒勝銀行中的藏匿處，失卻光澤，那時存儲的人是被禁在牢獄之中，他們初都是很危殆的，許多的德兒勝帳目，將永不能與世界上結算，該項目將爲下世去清算了，沒有一個人能說，比之傑威斯·羅雷先生說得清楚些，雖則他考慮這許多問題很擔憂的，他坐在剛才燒着的火爐之旁（饑饉而沒有收獲的年歲，往往冷得很早，）在他忠誠而有勇氣的面貌上，現有重憂，比之懸着的燈光，能照得出的，或是別的東西，在這房間之中，沒有次序的反感——一個可怖的狀態。

他在銀行中擁有相當的地位，因爲他是一個股東，所以對於銀行很忠心，像根子很深的堅籐。偶逢機緣，在忠貞的業務總行中，他們可以得到一種擔保，但是這真心的老年紳士，卻不計慮及此。這樣種種的環境，他都不介於懷，他祇執行他的職務而已。在天井的對面，一行柱子之旁，曾有幾輛貴族的馬車。在兩個柱子之上，掛有兩個大的火炬，循着牠的火光，在空地之上，是一個大的磨石，一個很粗率的東西，這似乎是於忽促之間，於鄰近的鐵匠店中或別的工作店中所搬來的。羅雷先生站立了起來，望到外面那些沒有害處的東西，他便發抖了，他又回坐到火旁的坐位上。他不但開啓了玻璃窗，也開啓了外面的百葉窗，他重把牠門關上了，他卻在火光中顫動着。

從街道之上，在高的牆壁與大的門旁，有城市中普通夜裏的呼聲，時常混合着一種不可形容的鈴聲，悖而非人世間的，好似一種不慣常的而恐怖的聲音，上升到天空中去。

『感謝上蒼，』羅雷先生說，拍着他的手，『在今夜可怖的鎖上，那是沒有一個和我親愛而相近的人了。願上蒼有憐憫之心，對於在危險中的人們。』

沒有好久以後，大門旁的鐘又打動了，那時他想，『他們又回來了』坐了下來靜聽。但是卻沒有大的聲音衝進天井之內，他所想念的，他又聽得門的聲音，卻又沉寂了。

在他腦筋中，精神上的作用和駭懼，使他掛念銀行而心中不安，很大的變化將自然發生，他有這樣的

感想。這是守備得很好，他起來到這可信的民衆裏面，他們所守望的，那時他的門忽然的開啓，二個人衝了進來，他看見了，他很快的退後而驚異。

綠茜和她的父親，綠茜的手臂挽着他，舊時親熱的態度，很是集中而密切，看起來似乎堅印於她面貌之上，表演着很有毅力似的，在她生命的過程中。

『爲的什麼事？』羅雷先生大聲的說，很是混亂而喘不回氣來，『這是什麼一回事？綠茜！馬奶德！出了怎麼亂子了？怎樣使你們到這兒來？爲的什麼事？』

目光都集在他的身上，在她的慘然變色，與失卻常態，她伸出了兩手，哀懇的說，『啊，我親愛的朋友！我的丈夫！』

『綠茜，你的丈夫麼？』

『查理。』

『查理怎樣呢？』

『在這兒。』

『在這兒巴黎麼？』

『在數天以前他到這兒——三天或四天——我不知道究竟幾天——我不能會集我的思想，一個施恩澤的使命，使他到這兒來，這使命我們卻毫無所聞；他在塞關上被阻止了，而送入牢獄之中。』

這老年的說了不能遏止的呼號，差不多在同時之間，大門旁的鐘重又打動了，很響的腳步聲，和人聲進了天井之中。

『這是甚麼聲音？』醫生說，走近了窗邊。

『不要去看。』羅雷先生高聲的說，『不要望外面去看！馬奶德，爲你的生命計，不要開這百葉窗！』

醫生於窗鈕上縮回了手，有勇氣似的冷笑，說——

「我親愛的朋友，我曾在這城市之中，有一個美麗的生命。我也曾爲白斯帝兒的罪犯，在巴黎沒有愛國的同志麼？」

在法蘭西之內——那人如曉得我曾爲白斯帝兒獄中的囚徒，將接近我，不祇是要擁抱我，或領我到勝利的路上。我往日所受之痛苦，使我有一種權利經過塞關，得到查理在這兒的消息，而使我們到這兒來。我曉得這是要如此的，我曉得我能援助查理出危險；我對綠茜是怎樣說的——究竟是什麼聲音呢？」他的手又放在窗子上面。

「不要看！」羅雷先生大聲的說，很是激烈的。「不，綠茜，我親愛的，你也不能看！」你將手伸出握住了他。「不要這樣的怕懼，我親愛的！我正式對你發誓的講，我曉得對於查理沒有加害；我也沒有疑心到，他是在危險的狀態中。他在什麼牢獄中呢？」

「福司！」

「福司，綠茜！我的孩子，倘你的一生，你是勇敢而順從的——你卻兩者都有的——你現在且安靜些，你照我的吩咐去做；這事將很借重的，比你所想到的。或我可以說得，這是沒有一些兒助力，在今晚你的動作，你也不能到外面去。我這樣的說，因爲即是我吩咐你去，爲查理的緣故，這是一件最困難的事。你須要立刻服從，鎮定和安靜。你必須離開你的父親和我，約二分鐘的時光，因爲這是生死關頭，你卻不能再延遲了。」

「我一切都將服從你，我看你的面貌，你曉得，我沒有別的方法，祇有如此；我曉得你是很真心至意的。」

老年的人贈了她，催她很快的到他的房間裏去，把門鎖上了；那時他又很快回出來見醫生，開了窗子，又略開了百葉窗，把他的手放在醫生的手臂上，同他望到外面的天井中。

望到外面，看見一羣的男子和女子，人數不甚多，人數的多少也不足塞滿天井，總數不過四五十人。在屋內的人，開着大門讓他們進來，他們進來到磨石旁邊工作；這是顯而易見的把磨石放在這兒，爲他們的宗旨，似在一個便利而安全的地方。

但是這樣可怕的工人和這樣可怕的工作。

磨石有兩個柄，兩個人發狂似的拖着，他們的面貌，他們的頭髮垂於後面；那時磨石的旋轉，使他們的面貌向上，比之野蠻人的面具，在最野蠻的裝扮，還要可怖而兇橫的。假的眉毛和假的鬍鬚，裝在上面，他們隱藏的面貌上，卻都是汗與血，他們都斜歪不正而呼號，都是沉沉注視；野蠻的狂熱，而欲入睡之狀。那時許多的棍徒轉了過去了，他們纏結之髮，甩到他們的眼睛邊，重又甩到他們的頸後，有幾個婦人拿了酒送到他們的口邊，他們或是要飲的；墜下來的血點，兼及墜下來的酒，兼有磨石上面發出來的火光，種種他們兇惡的現象，似乎是很慘酷的火。看到他們一羣中任何一個，都是有血的痕跡的。在這鋒銳的石頭上，個個相擠，他們都是上半身赤裸着，身體上和肋骨上卻塗滿了血跡；他們都穿了襤褸的衣服，於這襤褸的衣服上，也都是血跡；男子很鬼魅似的揮卻婦女們衣邊和絲帶上的污跡，有這種血跡經過多次的染上。利斧，利刃，小刀，大刀，都磨得很鋒利，卻都染有紅色的。有幾柄剝斷的劍，繫在手腕之上，用了幾條布帶，種種的綁線，而同一的顏色染得很深。那時揮舞刀劍的人，從光亮之中掠了去，跑到街道之上，同樣紅的顏色，現着於他們發狂似的眼睛之中——在一個不野蠻人的眼光中看起來，將失卻他少年的生命，即是他手中握着描得很準確的鎗，也要發呆。

這種種的景象都在片刻之間所見的，似將溺的人之幻象，或是一個人類在一個生死關頭，有這樣的境界，他們從窗子邊退後了，而馬奶德先生望他朋友面如死灰的面色，等他的解釋。

『他們是』羅雷先生低聲的說，很恐怕的望着已鎖的房間，『殺害這許多囚犯，倘然你能確定你方才所說的話，倘然你真有權力，你想你所有的——我相信你是有的——使這許多魔鬼曉得你，而到福司牢獄去。這或是太晚了，我也不曉得，但是我們再不要耽擱了一分鐘！』

馬奶德先生緊握了他的手，禿着頭很快的出了這房間，已到天井之中，那時羅雷先生重到百葉窗邊。他白色而發光的頭髮，他可怪的面貌，他勇敢忠誠的態度，他不顧他四周的武器，他立刻到聚集在石邊一羣人的中間，沒有許多的時光，有嘆息之聲，很快而聲音很低，聽不清楚他的聲音；那時羅雷先生看見他，被

許多人圍繞着，在一行差不多二十個人的中間，肩與肩相並，或手臂相連，很急的呼喊——「擁護白斯帝兒的囚犯！援助在福司牢獄中白斯帝兒囚犯的親戚！前面讓開白斯帝兒囚犯的走路！救助在福司牢獄中的依蘭蒙特！」再有無數的呼聲口號。

他關閉了窗子，心中驚駭不定，又拉下了窗帷，很快的跑到綠茜那邊去，告訴她說，她的父親是由民衆們的援助，去尋訪她的丈夫。他看見她的小孩子，和普樂絲小姐同她在一起，但是他卻沒有想到她們也會到這兒來。他驚奇了好久，他坐着無聲，於幽靜深夜之中，靜看着她們。

綠茜在這時，忽然暈厥而不省人事了。拉着他的手，跌在他足邊地板上。普樂絲小姐將小孩子放在他自己的牀上，在她可愛孩兒之旁。她的頭漸漸的倚在枕頭之上，啊，這漫漫的長夜，這可憐妻子的呼聲啊，這漫漫的長夜，她的父親卻沒有回來，而也音訊沒有。

在黑色之中，大門旁的鐘又二三次的打動了，雜混的聲音又可聽得，磨石又旋動着而格格格的作聲。「這是什麼呢？」綠茜大聲的說，很是驚駭的樣子。「靜聽軍士們都在那邊磨擦武器了。」羅雷先生說，「這地方是國家的公產，用爲兵械局似的，我的愛人。」

又是二次的，但是，這最後的工作是微弱與適合了。沒有好久，天已黎明，他又聚精會神，很小心的望到外面。見一個人，塗滿了血跡，他或是一個很痛楚的傷兵，是在磨石之邊爬起來了，他是從流血的戰場上匍匐回轉來的，空洞地向四週，一回兒這疲乏的殺人犯，遠遠的望得見，貴族們馬車中的一輛，到這一輛車子上面，在車門裏爬了進去，把門關了在車褥上休憩。

地面上這大的磨石，那時羅雷先生又望到了外面，太陽的紅光照在天井之中。但是，磨石依然的站着，在清早空氣之中，現着紅的顏色，太陽卻永遠的照過去，而紅的顏色，也永久不能離開的了。

在辦公時間將臨的時候，在羅雷先生事務紛雜的腦海中，所縈旋着的一個最先的思慮，是這樣的——他是沒有權力把德兒勝銀行冒着險去，隱藏一個罪犯移民的妻子匿在銀行中。他的產業，安全，生命，他爲了綠茜和她的小孩子很擔憂，也無片刻的遲疑；但是他擁着這最大的信託，並非他自己的，至於業務上的事情，他是一個最嚴格的人。

起先，他的腦筋中想到段發，他想去找訪酒店，以及和他的主人，商量一切，在這城市裏混亂狀態之下，覓一安全的地方。但是，這同樣的計劃，又使他打消了這個意思；他是住在最混亂的地方，沒有疑問的，那邊很有風險的，很多危險的工作。

將近午時了，馬奶德先生卻沒有回來，每一分鐘的遲延，使在德兒勝內的人憂悶。羅雷先生勸着綠茜，他說，她的父親曾經說過，在靠近銀行的地方，賃一小的住所，暫爲居住。對於這一層是沒有反對的意思，因爲他預見到，即是查理沒有別的意外而被釋放，他也不能希望離開城市。羅雷先生到外面去尋覓房屋，找到了一所相當的房屋，在很遠的街道之旁，那邊的房屋較爲高大，而是很靜僻的。

尋到了這一個住所，他立刻叫綠茜和她的小孩子，與普樂絲小姐遷去；給她們他所能做到的，一切的安全，比他自己的設備還要周到。他吩咐仇黎去服侍她們，看守她們的門路，門邊有了這樣的一個人看管，似很可靠的，他便去料理他自己的工作去了。一個擾亂而憂愁的腦筋，對於她們而生的，這天的光陰，悠悠而逝。

這日子是過去的了，他的精神，卻也與之俱疲，直至銀行停止工作。當他聽得外面的腳步聲的時候，他又獨自一個人在昨晚所居的這間房間裏面，計劃怎樣的做第二步的工作。沒有好久，一個人立在他的面前，他望着羅雷很仔細的看，對他叫着名字。

「鄙人，」羅雷先生說，「你認得我麼？」

他是一個強壯的人，黑色捲曲的頭髮，年齡約四十五至五十之間。沒有回答，他重複的說，沒有改變或着重他語言：

「你認識我麼？」

「我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

「或在我的酒店之中。」

很感興趣而發熱情的，羅雷先生說：「你從馬奶德醫生那邊來麼？」

「是的，我從馬奶德醫生那邊來的。」

「他講些什麼話呢？他叫你帶些什麼信呢？」

段發給與他的手中，一張揭開的函件。裏面的字，是醫生的手筆：

「查理是安全的，但是我卻不能很安全的離開此處。我得到允許，這送信的人，他有一件書信，由查理送與他的夫人，讓送信的人見他的妻子。」

寫明日子，從福司牢獄中發的，在一小時內的。

「請你同我一同去罷！」羅雷先生很快樂的安放下他的心事，在很高聲的讀了這信之後，「到他妻子居的地方去吧。」

「遵命。」段發回答着說。

卻還沒有注意到，奇異而呆板的方法，於段發所說的話。羅雷先生戴了帽子，走到天井裏面，他們看見那裏兩個婦女，一個是在結絨繩。

「那是段發夫人麼？」羅雷先生說，他是在十七年前與她分別之時同樣的態度。

「便是她。」她的丈夫說。

「這位夫人和我們同去麼？」羅雷先生問，看見她同他們一同走。

「是的，這或能使她認明她們的面貌，曉得她們的身段，這是爲她們的安全起見呀！」

由段發態度的感觸，羅雷先生懷疑似的望着他，他在前面領導，二個婦人跟在後面，這第二個婦人，便是

叫做復讎的。

他們很快的經過了錯雜的街道，登了新住所的梯子，由仇黎的招呼，他們看見綠茜一個人在哭泣。她聽了羅雷先生的消息，不勝歡悅，拍着手，那時書信給了她——想到他於夜間的情形，或者也是爲他的。

『最親愛的——請寬心。我是安好的，你的父親在我的身旁是很有權力的，你不必回覆這信，代我陪着我們的小孩兒。』

這是信上所寫的，這覺得很多，對於她收到這信，她便轉側了身子，對了段發的夫人，脛着她兩隻結絨繩手中的一隻。這是一種情感的，親愛的，感激的，女子的動作，但是她的手卻沒有表示——很冷淡的垂了下去，重又結絨繩。

有幾種的感觸，使得綠茜一呆呀。她停止了把信放到她的胸前，而她的手曾在她的頸邊，很恐怖的望着了段發夫人。段發夫人看見她眉間的皺痕，很冷刻的望了一眼。

『我親愛的，』羅雷先生插進來解釋道，『在街道之上，時時有風潮發生的；雖然她們將不是對你有所有損害，段發夫人希望看清楚這一種人，她有權力可以保護的，在這一時期，後來她可曉得他們——她可以認清無疑，我相信。』羅雷先生把肯定的言語說得吞吞吐吐地，同時，那三副冷淡的態度，對他深深地印着了，『我說了這緣由了，公民段發。』

段發很呆地望了他的妻子，沒有說別的話，祇厲聲說，這是不錯的。

『你最好是綠茜。』羅雷先生說，他的聲音和態度，求和解似的，『領出這裏親愛的小孩子，和仁慈的普樂絲，我們仁慈的普樂絲，段發，是一位英國的女士，她不懂法國話的。』

所提起的女士，她有堅忍不拔之志的，她比不論那一個外國人還堅決，也不怕危險的。她撐着雙手出來了，先是注視了他，就對這個叫做復讎的用英國話說：『好的，我是一定的，狀貌勇敢的人我希望你是很安適的。』她向了段發夫人說了幾句英國的客套話，但是她們兩個人，沒有一個很注意她。

「這是他的孩子麼？」段發夫人說，她第一次停了工作，用她結紮的針，指着小綠茜，這好似命運之神的
手指。

「是的，夫人！」羅雷先生回答着說，「這是我們可憐在獄中人的親愛女兒，也是唯一的孩子。」

隨在段發夫人的和她同伴身伴的影象，似於小孩兒的前途是很黑暗的；她的母親很有知覺似的，跪在地上，在她的胸前，拉住了她。隨在段發夫人和她的同伴間的影象，好似要在這時可怕的降臨，於這母親與小孩兒之身上了。

「這足够了，我的丈夫！」段發夫人說，「我已見了她們，我們去罷。」

但是，這壓迫的態度，有充份的恐怖——不可得見但又露在外面了，但是不甚清楚而可忍住的——使得綠茜驚駭而說，那時她伸出了請求的手，到段發夫人的衣襟之邊：

「請你對我可憐的丈夫開恩，你不要損害他，請你幫助我去見他，倘你是可能的。」

「你的丈夫在這兒是不與我相干的，」段發夫人俯了首，望着她說，態度很安閒。「是你父親的女兒，便是我這兒的事務。」

「爲我的緣故，那麼，請你優待我的丈夫，也爲我孩兒的緣故。」她將一同伸出了手而禱祝，「請你另眼相看，我們對你很恐怕，比之其餘的人。」

段發夫人聽了她的話，似接受了一個敬禮，望着她的丈夫。段發，他是很不耐煩的，咬他巨指的指甲，絕言厲色地望着了她。

「這是什麼呢，在你丈夫信中所說的話？」段發夫人問着，輕輕地一笑，「勢力；他說的話是關於勢力的呀！」

「這是我的父親，」綠茜說，很快的從她胸前取出了書信，她驚駭的眼睛望在問她的人身上，而不在信上，「有極大的權力，在他的四周。」

「一定的，他將釋放了！」段發夫人說，「讓牠去吧。」

「一個妻子和母親，」綠茜哀號的說，極爲誠懇的，「我請你對我有憐憫之心呀！對於我無罪的丈夫，不要行使你所有的權力；但是用你的權力，爲他的利益起見啊，同胞的姊妹，顧念到我是一個人的妻子和小孩兒的母親！」

段發夫人很冷淡的望着了這請求的人，側轉了身子，對她的朋友復讎說：

「妻子們和母親們，我們是看得慣了，自從我們像這小孩子還要幼稚的時候，也沒有人們顧及到的呀！我們曉得她的丈夫與父親，被禁在牢獄之中，也很平常的事呢！在我們生命之中，我們見到同胞姊妹受盡痛苦，於她們自己與她們的小孩子們之間，貧乏，裸體，饑餓，病渴，疾病，慘苦，壓迫，一切的一切，都沒有顧及的呀！」

「我們別的卻沒有看見。」復讎回答着說。

「我們記得這許多事情好久了，」段發夫人說，她的眼光又轉到綠茜身上，「你想罷！也是相仿的，這一個人的妻子和小孩兒母親的患難，現在我們看起來值得甚麼呢！」

她又繼續她的結絨繩工作，跑出去了。復讎跟隨着她，段發最後的出來，關上了門。

「請寬心些，我親愛的綠茜。」羅雷先生說，那時他攙扶她起來。「請寬心，請勇敢些！種種的事對我們都還不錯——更爲，更爲好些比之新近許多可憐的人們。不要太愁苦，應有一個感謝的心。」

「我不是不感謝的，我希望，但是這可怖的婦人，給我一個黑暗的前途，我的願望，恐在幻影之中。」
「咄，咄！」羅雷先生說，「怎樣的失望，在你有勇氣的胸中的，確的是一種幻影，不是真確的，綠茜。」
但是段發夫婦兩人的態度，對於他自己也覺得黑暗異常，惟在他暗中的思想，他卻萬分的不安。

第四章 風潮平息

馬奶德醫生卻沒有回來，直到他出去了以後的第四天早上。他在這恐怖的時期所達到的許多的事，都不給綠茜曉得，對於她是瞞得很緊。沒有好久以後，那時法蘭西的情形，對於她是很不明瞭的，她也不知曉，有一萬一千個沒有抵抗力的男女都有的囚徒，老的，少的，都給民衆們殺死；四日四夜的時光，在這樣恐怖的狀態之中；而她四周的空氣，卻染着血的腥膻。她祇曉得，曾有一次向牢獄進攻，許多的政治犯都在危險之中，有幾個人給民衆們拉了出來殺死了。

醫生私下的對羅雷先生說，這祕密是不需要去陳明的，一羣的人，使他經過而看見福司牢獄的屠戮。在這牢獄之中，他看見自己派定的法官坐着審判，一個一個的囚徒，帶到他們的前面，這樣一來，他們便把許多的囚徒立刻帶出去執行死刑，或也有釋放的，或是（很少數的）重又送入牢獄中去。這樣的他被法庭上的承法吏，帶到這法庭之前，他自己說明他的姓名和職業，他有十八年的祕密，曾白斯帝兒牢監中沒有被人控訴的罪犯，坐在他們中的一個審判者站立起來了，證明他的事實，這個人便是段發。

這般地確定了，經過了案棹上的記錄員，他的女婿尚在活的囚犯之中，對這法庭苦求釋放——在於他們之中有幾個是睡着，有幾個是醒着，有幾個由殺人而染着血污，有幾個很清潔，有幾個很鎮靜，有幾個則不然——求恢復他的生命與自由。在第一個發狂似的祝賀，施給於他的，因他在已經推反的制度之下，是一個出名的忍受痛苦的人，這給他有一個機會，將查理·達南傳到沒有法律的法庭上審問。他似乎到了一種可以被釋放的程度的一個好的景象，卻被出於意料之事所阻止（醫生卻不甚瞭解的），因之有所密議了。有一個做主席的人就報告馬奶德先生說，這一個囚徒仍須看押，但是爲犯人計，他可以在牢獄中獲得安全，而不致侵害。不到一刻兒，揚着一種符號，就此該罪犯又被帶到牢獄裏的內室去了；但是醫生很堅決的辯論，要求允許他擔保證明，那是他的女婿是沒有惡意的，也沒有過失的，對於外面喊殺的呼號，這往往使訴訟停頓。那時他得到了允許，保守在牢獄之中，直等到過卻危險。

他那邊所看見的景象，食品是缺少的，睡眠是依次序的，他是保持着不肯說出來的，犯人得救後那種

瘋狂的快樂，使他很是驚訝，也不減於反對罪犯的那種瘋狂的暴怒，而令其粉身碎骨。他說，有過一個犯人，自己被釋放自由而到了街上，但是他經過路上的時候，人家對他誤會了，被一個人用着長矛將他刺倒了。醫生因請求而去對他包扎傷口了，醫生經過了同一的門，看見他在一羣沙馬利登人的手裏，他們是坐在被害的身上了。有這樣荒延不稽的事發生了，好似魔鬼的東西，去幫助了外科醫生，很溫柔小心地去服侍這受傷的人——給他備了一輛柩車，護送他到一個地方——那時他們各執了武器，重新又怪可怖的向前屠殺了，醫生用了他的手遮掩了眼睛，從一羣人中溜瀉出來。

羅雷先生聽了他的許多信言，向那現已六十二歲老朋友的面上看了一回，他的心中發生了一種錯覺，以為這種目觀的可怖經驗，或將使以前的危險復活。但是，在這種景象裏，他卻不看見他的朋友，他卻不曉得他現在的性質。因為在初次的時候，醫生覺得他的受苦，是勢力和權威。起初的時候，他覺得在危險中，他卻慢慢的鍛鍊着鐵，這或打破這囚犯的門，將他女兒的丈夫救出來。「只希望着一個好的結果，我的朋友並不是枉然而破壞的，因為我可愛的孩子是很有助力，使我自己恢復，我也要有有些援助，為她恢復她所最親愛的人。由上蒼的保護，我將如此的做了！」這是馬奶德先生的意旨。那時傑威斯·羅雷看他流盼的眼睛，堅決的面貌，溫順而有毅力的狀態，深記着這一個人，他的生命似乎是已經終止的了，像一隻許多年數的時鐘，這時又為開動了，牠的能力，足在有用的時候停止着的或隱藏着的。他是深以為信的。

比醫生在這時所爭執的，較重大的東西，要使他保留宗旨之前，要把那些東西屈服下來。他的地位是一個醫生，他的業務是關於人類的一切的，受約束的都自由的，富的和貧的，惡的和善的，他用他個人的權力，很是聰明的，他是診察三個囚徒的醫生了，他們是在福司牢獄之中。他現在可以對綠茜說，她的丈夫現在不是一個人隔絕拘禁，但是和許多的囚徒在一塊地方，每個星期他去看她丈夫的，帶與她甜美的音訊。依照實事而說，有的時光，他的丈夫送與她一封書信（但是不經過醫生的手），但是她卻不許寫回信與他的；因為在種種囚徒們陰謀之中，最危險的，便是移居國外的人，曾與國外的人結婚過的。

醫生新的生命，是一切熱切的生命，沒有疑問的；聰明俊智的羅雷先生，仍舊看見他有一種新的驕傲，沒有東西是不適合去阻止傲慢的；牠是一件自然的而有價值的東西，但他觀察着而似是一件奇事。醫生曉得，直到現在，他的監禁一事，時常在他的女兒與他的朋友腦筋之中，像他的磨折呀，壓制呀，或者是身弱呀。現在這卻改變了，他曉得他自己舊日的痛苦，他們都想使查理得到極端的完全，所以他很麻煩，他爲領袖而指示一切，說他們是沒有勇氣，要信任他的毅力。以前他與綠茵的關係，現在是適得其反，祇是感恩和情愛得使他們相反，因爲他不能有所傲慢，祇有對他服務報效，而 she 會盡了不少對他的責任。『看見的一切都很奇怪，』羅雷先生以可愛而精明的方法想着，『但是一切都是自然的或準確的，所以，從你的領導，我親愛的朋友，而保守着他，這不能在別的手中，而爲高妙些的。』

但是，馬奶德醫生，雖備嘗辛苦地努力着，卻也沒有停止努力過，要想使查理·達南恢復自由，至少的限度，讓他有合法的詢問，但是那時的民衆意旨很堅決，新的紀元開始了，皇帝被審問，被判決死刑而斬首了；這自由，平等，友愛，或犧牲的共和國，卻宣告了勝利，或對於世界上的強權，宣告反抗而犧牲；黑色的旗子飄蕩於諾透達地方尖塔之上，日以繼夜；三十萬的民軍被召集而去反對地球上專制的人，在法蘭西各地揭竿而起，似神話中龍齒播於各地盡變爲甲兵的一樣；在山上與平地上都有相同的結果，或在山石之上，或在粗沙之上，或於水積之淤泥中，在南方青天與北方雲霧之下，在荒山與叢林之中，在葡萄與橄欖園內，於有收獲的穀類，與有根的稻草之地，在廣闊河岸之邊，舉海岸沙灘之上。什麼私人的苦衷，可以列於如洪濤之後，在創立一個自由之紀元年——這洪濤自下而上的，不是從上面墮下來的，天上的出口卻閉着，不是開着的。

沒有停止的，沒有可憐心的，沒有和平的，中間沒有休歇的時期的，沒有計着時光的日子。雖則日裏與夜間，於少年時很有秩序的循環着，而黃昏與清早爲一日的開始，而沒有別的方法計算日子。時光的主宰，似由國家的風雲而失卻，國家的病態，似一個病人患猛烈的寒熱。現在，打破了全城不自然的沉寂了，行刑官，給百姓看皇帝的首級——而現在，這似乎在同一的概念之中，他美貌妻子的首級，已是經過八個月寡婦時期，與慘苦

的拘禁，頭髮卻變爲灰色的了。

不祇如此而已，在這種種的事故之中，觀察到奇異而相反的法律，時期是很長的，但卻很快的如烈風猛火。京城內一個革命的法院，約有四五萬全國的革命同志，一條制裁嫌疑犯的法律，牠是消除了自由及生命的保障，使善良無罪之民衆，都以爲兇惡而有罪之人，牢獄中塞滿了民衆，他們卻沒有觸犯刑章，沒有得到合法的審判；這許多的事情也習以爲常，而似古時習尚，不足爲奇的了，實祇是數星期以前的事呢。除了這許多以外，一個隱着的人影，漸漸的熟悉了，好像在建國之時，一般人大家都注視過的——這影像便是尖靈的女性，叫做斷頭機。

牠是普遍的論調；牠是醫治頭痛症的無上良劑，牠能阻止頭髮變爲灰白色，牠能使得面貌精緻，牠是國家剃得很光的薙刀，和斷頭機接腔的人，是在小小的口中，而墮入袋內，那是可以看得到的。牠是人類下世投胎的一個記號；牠是替代十字架的，牠的模範是在胸前，那是在十字架上所革除的，牠向否認十字架的地方鞠躬的，或信仰的。

牠斬去了無數的首級，所以在地面上滿塗了血跡。牠可以折爲許多塊數，似難以索解魔鬼之玩具，而又集在一處，候事機之需要。牠使能言善辯者靜寂無聲，打倒了有權有勢的，消滅了美麗的與善良的。二十二個人，於國中有顯著地位的人，二十一個是活着，一個是已死亡，使他們的首級截止，在一個早上數分鐘之內。舊約聖經上最強項者的名字，降入了在職的首席長官手掌裏了。但是，這樣的武裝着，他是比他的名義更爲堅強，這掩卻眼睛的人，每天開了上帝寺院的門。

在這些恐怖狀況之中，這種子是屬於他們的，醫生有堅強的成見，信任他的權力，很小心注意到結局，永不懷疑的，他總能援救綠茜的丈夫。但是那時潮流時勢，洶湧澎湃，而光陰很可駭的過去了，查理被禁在獄中已是一年又三個月了。那時醫生這樣的堅持他的成見，和信任他自己的能力，景象更是不堪混亂，在革命時期十二月之中，南方的河流夜中浮着很殘忍而被溺死的人們，囚徒們是被拘於北方冬季太陽中的牢獄。

之內。醫生知道這種種危機，仍然固執成見。當時在巴黎的人，沒有一個人比他再爲明瞭些；沒有一個人比他在更奇異的環境之中。靜寂的，慈愛的，在獄中施捨恩澤，在殺人的刺客與惡人之中，他卻是一個局外之人。行使他的技能，白斯帝兒犯人的面目和故事，在其餘的人中也感動着他了。他並不受人疑心，或爲人檢查了，或以他爲生命回憶中十八年之前，或也是一個已死人中的鬼。

第五章 鋸木者

一年又三個月了。在這些光陰中，纏齒，總是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或斷頭機將於明日，將她丈夫的首級割去。每天，穿越石砌街道的囚籠，搖擺得笨重得很，裏面是裝滿了已宣判的罪犯。可愛的青年女士，漂亮的婦女，棕色頭髮的，黑色頭髮的，灰白色頭髮的，青年們，勇壯的，老弱的；生長於貴族中的，生長於平民中的，卻是斷頭機上紅色的酒，都是每天從黑暗的，可憎的獄中帶出來的，那便使她經過了街道，止她的渴望。自由，平等，友愛，或犧牲；——那是最後的，很容易賜予的，啊，斷頭機。

倘使她災禍的突臨，時輪的旋動，使醫生的女兒發呆，而候着失望的結果，對於她的，或將與對於別人的，一樣。但是，從這一個時光起，她在聖安東小擱樓中，扶着滿頭白髮的老人，到她青春的胸前，她對於她的責任，是出於至誠的。在審問之時，她是最忠誠的人，她儘量地把一切忠誠仁義以赴之的啊。

他們卜居新處之後，她的父親，着手於他職業以外之事，她佈置少數的家用器具，似乎她的丈夫也在那兒。每樣東西都是按着牠們的地位，與牠們的時光。小綠齒，她是很有定則的，親負爲教導之責，宛然她們是在英國混合的家庭中一樣。她把輕微的過失，欺騙自己，因此她自信，以爲他們即須團聚了——於是便稍稍預備着一切，放好他的椅子與書籍，等他早日回來——這些，都是在夜間的莊嚴的禱祝，尤其是對於一個恩愛的囚徒，他是在許多不快樂而怕到死亡的囚徒之中——這些便是她的信仰，便是她堪足爲人直道的悶愁。

她的外貌，卻沒有十分的改變，穿了和孝服相似的黑色樸素的衣服，她與她的孩子穿的，却是很整潔，好似她們於快活的日子穿着的一樣。她改削了她的面容，而昔時深刻的顰痕，卻依然如故，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她卻是仍舊風雅艷麗。有的時候，在夜間陪她的父親，她因爲一天所受之苦悶，或竟放聲大哭，同時，她說着，在蒼天之下，唯一的依靠，便是他。他往往很有決意似的，回答着說：『如我不知沒有意外的事對他發生，而我深信，我能援救他的，綠茜。』

他們移變的生活狀況，卻沒有過着許多星期，有一天晚上，她的父親回到家中，對她說：

『我的親愛，在這牢獄之中，上面有一扇窗子，在這窗子之中，有的時候，查理是可以看見的，那是在午後三點鐘。他是否能到這窗邊——這是要看情形而沒有一定的——他或可以望到你在街道之上，他或想，倘然你或是站立在一個相當的地方，我可以指點你看。但是你卻不能見他的，我可憐的孩兒，即是你能見到，做了認識的暗號，那是對你不會安全的呀。』

『啊，把那個地方指給我看看呀，我的父親，我將每天去。』

從此以後，不論風雨晴晦，她在那裏等候兩個鐘點。至鐘鳴二下，她仍屹立不動，迄時已四句鐘，她才快快而作歸賦的。街道不是很滑的，天氣也不是太冷的，她領了她的孩兒一同去，別的時候她一個人去的，但是他卻沒有停止過一天的啊。

那是羊腸小道黑而髒的一角啊，鋸木供燃者所居的茅舍，是街梢處唯一的屋子，其餘卻多是牆壁。她於三天前去探望的時候，鋸木匠卻注意了她。

『請你的日安，女公民。』

『請你的日安，公民。』

這樣的稱呼，是現在明令所規定的。這種風氣，早已爲一般忠實愛國同志中間自動地釀成了，但是目下卻爲每人的法律了。

「你又到這裏來了麼，女公民！」

「你看見我麼，公民！」

這個鋸匠，是身材短小而善演手勢的（他曾爲修路之人）他的目光望着了牢獄，指着牢獄，把他的手指掩在面上，以爲鐵柵，在指縫中很滑稽的望着。

「但那不是我的事務，」他說，又鋸他的木頭了。

明天，他望到外面來看她，見了她，他對她先說。

「什麼，又到這兒來了，女公民！」

「是的，公民。」

「喂！一個小孩兒同來的！你的母親，是不是麼，我的小公民！」

「我要說是的麼，媽媽！」小綠茜輕聲的說，走近了她。

「是的，親愛的。」

「是的，公民。」

「啊！但是，這不是我的事務，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事務。看我的鋸木，我叫牠是小的斷頭機。哈哈！哈哈！他的頭落下來了！」

他說着的時候，木片就跌落下來了，他便拋到籃子裏去。

「我叫我自已爲木柴斷頭機的沙遜這兒再看呢！哈哈！哈哈！她的頭又落下來了！現在一個小孩子的頭，碟碟，軋軋，他的頭也落下來了，全族中的頭都落下來了！」

他又將兩塊木頭，拋進籃子內去的時候，綠茜驚呆了，但是，那時在鋸木匠工作時，要阻止她的前去，或是

不要使他看見她，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自此以後，欲博彼之歡心計，她總是對他先開口，時常給他買酒之錢，這卻他很不客氣的接受了。

他是一個多問的人，有的時候，她卻忘記了他，而注視了牢獄中的屋頂和鐵柵，深深地思念着她丈夫的時候，她覺得他是對她注視，他的足膝跪在板櫬上了，他的鋸子卻停止工作了。『但是，這不是我的事務！』他便要往往這樣的說，在這種時候，他才很專心的從事於他的鋸木工作了。

不論在怎樣的氣候之中，或是冬季霜雪之中，春寒斜峭之時，夏日盛熱之下，秋風苦雨之際，而時序更迭，重又到了冬季的霜雪的季候了，綠茜每天在那個地方守望着兩個鐘點，每天和那個地方分別之時，她陷着牢獄上的牆壁，他的丈夫看見她（她聽得她父親是這樣說的，）五六次中看見一回，或是聯續的兩三次，這或是，不是一個星期或二個星期，這是已足够的了，機會碰得巧，他能够或可以看見他，在一星期內的七天中，她等到日落西山之時，總有可能性的啊。

這種種的工作，迄於十二月，那時，她的父親以穩健的頭腦，徘徊於恐怖之中。在一個雪花輕飄的午後，她又到街道上的那一角地方去了。這是一個令節，是人們狂歡的日子，她來的時候，她看見許多的房屋，裝飾着短小的鎗矛，上面頂了紅色的小帽子，也有三色的帶子，也有一種確定的標語（最多的也是三色的字，）一個不可分裂的共和國，自由，平等，友愛，否則，祇有犧牲。

這一所很悽慘的鋸木店很是隘小的，牠全部的表面，滿處塗鴉，亂塗瞎寫的盡是關於革命的稗史，牆壁上幾乎毫無隙地，他也邀請了幾個人代他寫一些進去，但是，要想配入其間，其難真是不堪言狀。在他屋頂之上，也佈置了長矛和小帽子，似為一個好的公民所應做的，在他的窗子之上，他放着他的鋸子，上面刻着，『小神聖的斷頭機』——因為這可怖的妖魔，為民衆所尊為神聖的。他的店卻關着，而他不在店中，這使得綠茜寬心一些了，而她也獨自一個人了。

但是他卻不是離開得很遠的，因為一刻兒她聽得一種可怖動作的聲音，和呼喊的聲音，卻使她寒心。沒有多時以後，一羣的民衆來了，四處佈滿着，圍住了牢牆的一角，在中間的人，一個是鋸木匠，一個是叫做復讐的。他們的人數，不見得比五百個為少，他們是在舞蹈，好似五千個魔鬼，他們是沒有別的音樂，祇有他

們自己的歡呼。他們歡舞而唱着革命的歌曲，這一個時光是很爲熱烈，有同時齊發之齒聲。男子們和女子們一同的跳舞，女子們一同跳舞，男子們一同跳舞，那時的紛擾，聚在一團。起先的時候，祇是帶紅色小帽子和穿粗劣毛織物衣服的人，但是他們塞滿了這地方，在綠茜旁邊停止了跳舞，有幾個跳舞的人像鬼魅似的，在他們人叢中發狂地興高彩烈的跳着。

他們一回兒擁到前，一回兒擁到後，各人的手，各相碰着，觸在各人的頭上，又旋轉着，拉着了別人成爲一對而旋轉着，等到一部份的人跌倒地上爲止。他們既已跌下了，其餘的人手攙了手，大家旋轉成一個圓形，那時鈴的聲音響了，分開搖的鈴聲，二次與四次，他們漸漸的退後，又驟然的立定，各相碰着，又從再一個方向旋轉，大家都一齊的旋轉了。他們卻又驟然的停止了，他們的頭低俯下去，他們的手舉了起來，耀武揚威的散去了。沒有別樣恐怖的事，比之這一種的舞蹈。這是一種驚心動魄的遊戲——一種東西，以前是很善的，似這樣的表演着——一種有益於身心的遊戲，變爲流血似的行爲，耳目爲之擾亂，而使心魄搖蕩。可於其中看見的這般點綴，更覺難堪，顯着腐敗的樣子，改變了種種天然很好的東西。少女的心懷所忍受的，美麗小孩兒的頭腦所紊亂的，輕盈的嬌步經這泥濘血污之路，這是亂世時的痕跡。

這是法蘭西的革命歌。所過之處，使綠茜驚駭萬狀，呆在鋸木匠店的門前，那羽毛般的雪花，很靜寂地飄落了下來，軟柔而潔白，此情此景，得未曾有。

「啊，我的父親！」他立在她的面前，那時她舉起目光，她頃刻之間將手掩住眼睛：「這樣殘忍而兇惡的景况呀。」

「我知道的，我的親愛。我知道的，這是我見過了多次了，不要害怕！他們沒有一個人將加害於你的。」

「我自己到不怕，我的父親。但是我想起了我的丈夫，和這許多民衆的情感——」

「我們將很快的，不需要他們的憐惜，我離他時叫他爬到窗邊，那麼我來告訴你，這兒是沒有一個看見的。你對着那最高的屋頂，你可睨你的手。」

「遵命，父親，我將與我的靈魂俱往。」

「你不能看見他的，我可憐的親愛！」

「看不見的父親！」綠茜說，嗟嘆而哭泣，那時她脛着自己的手，「不。」

雪中的脚步。段發夫人。「我對你行敬禮，女公民。」醫生說。「我對你致敬，公民。」這樣地相逢了，卻沒有別的了。段發夫人去了，像白色街道上的一個黑影。

「把你的手臂給我，我的愛人。爲了他，過得很愉快，很勇敢。事情辦好了。」他們離開了這地方，「這不是完全無望的。明天將審問查理了。」

「明日審問麼？」

「不可失的時機了。我已預備得很好，但是仍要謹慎小心，這卻不可率爾嘗試，如非他真在法庭之前審問。他卻沒有得到通知書，但我曉得，他將於明日審問的，而將被移到康司求利的牢獄；我每時都有報告，你不要恐懼罷！」

她也不能回答，「我信任你的。」

「這樣的做，深信不疑的。你的受苦行將終止，我的寶貝，在數小時之內，他得恢復自由而將與你相見了。我卻爲他想了不少方法。我一定要去見羅雷。」

他停止了，很重大的車輪聲聽得見了，他們很明白，這是甚麼東西。一，二，三，三輛囚車裝了囚徒，在靜寂無聲的雪上過去了。

「我一定要去見羅雷。」醫生重複着說，叫她走另外的一條路。

心堅志定的老年紳士，是仍在他的信託之中，而沒有離開的。至於那充分而收歸國有的產業，他個人和他的簿冊，是時常被他人詢及的。他如能代主人翁救免的，則他救免之。沒有一個活在世上的更好的人去保管德兒勝銀行中所有的，或去作和平的談判。

陰沉而帶黃色天光，從西茵河邊霧氣上升起來，這是表示天色將晚了。他們到了銀行之中，差不多天色已黑了。貴族們寄託之所，已是凋零而被棄了。在一堆塵埃和天井中之紙灰的上面，現着幾個字：國家的公產。一個不可分裂的共和國。自由，平等，友愛，或犧牲。

誰能與這位羅雷先生相比擬呢——坐在椅子上而穿着騎馬服裝的主人翁——誰卻是沒有看出呢？他是新近來的，他將出來，慳忿恨而驚異。從他手中拿去了他的愛物，對於他，他將重述到她，斷續的言語，那時，提高他的聲音，轉過了他的頭，望了一扇他所進來的門，他說：『移到康司求利，將於明日傳審。』

第六章 勝利

可怕的法庭，有五個法官，有國家的檢察官，並且有果斷的陪審官，每天審理案件。他們的名單，是於上一夜預備好的，由典獄官在各個的獄中宣讀與囚犯聽。典獄官一種標準的滑稽腔調是：『你們在裏面的，跑出來的聽夜報。』

『查理依蘭蒙特，叫達南的！』

在福司牢獄中的夜報，最後這樣地開始了。

喚着了一個名字，那一個人便走出來到那一處預留着的地方去，在那處地方，專爲囚犯供述口供的地方，而爲人把生死關頭的口供記錄下來的。查理依蘭蒙特，叫達南的，知道這一種習慣，他曾眼看數百個人是這樣的。

面目浮腫的典獄官，他戴着了眼鏡讀名單，眼光看到了這許多人，證明他是管理這事務的，讀了一遍，讀了一個名字，他每嘆了一口氣，名單上面有二十三個名字，祇有二十個人是有回答的，因一個被召喚的囚徒，已經痰死獄中，因之遺忘了，還有二個卻已在斷頭機上執行，而也被遺忘的了。名單讀畢了，在這黑暗的獄中，達南看見和他同在名單上的囚徒，每個怕到屠戮，每個人類似已與世間分別，而已死於絞刑機上的了。

很快的說了善意的與道別的話，就立刻地告別分手了。這也是每天的瑣事，在福司獄中的同志，預備着錢別的集會，在這一天的晚上，有些音樂。他們到鐵柵之旁去流着熱淚，但是二十個地位，將爲補充，而光陰是卽以情形佳的而論，總是在拘禁之中，那時普通的房間和迴廊，是由於凶猛者徹夜的看守着。囚徒們不是沒有知覺和感觸的；他們的態度，也爲時勢所迫而然的。相類的，雖有詭異的區別，那無疑地一種的狂熱，或竟是麻痺，使囚徒們有些勇氣走到斷頭機上去就刑，不祇是很可誇口的，但是有一種野蠻性的傳染，在野蠻的民衆腦筋之中。在惡疫猖狂之時，我們中間的幾個人，對於這種疾病，將有一種祕密的引誘力——一種移動的傾向，願爲犧牲。而我們都有相似的怪異，隱藏在我們的心中，祇有環境去變換的。

到康司求利牢獄的路，是短而黑的；在爲蟲所侵的牢獄之夜中，只覺得是長夜漫漫，冷氣凜凜呀。明天，在傳訊查理·達南之前，把十五個囚徒先行傳訊至聽審所候訊，那十五人都定讞了，全部審判的時間，祇佔去一個半鐘點之久。

「查理依蘭蒙特，叫達南的，」後來也解到了。

法官坐在案旁，戴了有羽毛的帽子，而紅色的小帽子，與三色的頭上裝飾品，也是很流行的。他望到這幾個陪審員，和混亂的聽衆，他或是想到這普通的事情，都是相反的了，而這狐羣狗黨反而審問善良之人了。那最低微的，最殘忍的，最下流的市民，其品性似已不低微，不殘忍，不惡劣了，他們都是這序幕中的指揮者了；人聲混亂的批評，讚美，反對，預說，都在猜測着判決，而是沒有辦法可以阻止的。男子們，大部份的人都佩着種種的武裝；女子們有幾個帶着匕首，有的帶着刺刀，在看的時候，有的人是在吃着和喝着，許多的人都在結絨繩。在這些最後的人們中，有一個，有一個不常見的結絨絨的工作，挾在她的手下。她立在前排，立在一個人男人的旁邊，他在邊界上見過之後，卻沒有見過，但是這人他卻還記得是段發。他注意她二三回的對他耳語，看起來是他的妻子，但是，他所最注意的這二個人是，雖則他們二個人是與他很近，但他們都不望着他。他們似乎很慄慄的有所等待，他們望着了陪審員，卻沒有看別的。他們中的主席是馬奶德先生，穿了平常的衣服，那時囚

徒能得看見的，他和羅雷先生，不像法庭上的人，穿了平常的服裝，沒有穿着法國革命時的制服。

查理依蘭蒙特，叫達南的，由檢察官以移民犯提起公訴，移民的生命當因共和國家而喪失，在宣告移民法後，所有的移民，按法當處以死罪。這是沒有別的關係的，他自回到法國之後，這命令早已公佈了。

「斬他的頭！」一般聽衆高聲地說：「他是國家的公敵！」

他們的主席，搖鈴禁止大聲叫喊，詢問囚犯，他在英國是否住居了多年？

無疑地是呀。

那末，他現在不是一個移民了麼？他自己怎樣叫的？

他希望，在法律的意義與精神內，不是一個移民。

爲什麼不是呢？主席急須明瞭。

因爲他已經自動地把一個對他索然無味的尊銜取消了，同時，他也把那索然無味的地位放棄了，於是他便離國他往的——在審判時所用的辭語中，他對於移民一層，是可屈服而接受的——住在英國乃以勤勞謀生存，而不藉法人之勤勞，以沾其餘惠爲生的。

對於此層，有何證據？

他便將證人二名的名字呈上了：西華菲爾·葛白兒，與亞力山大·馬奶德。

但是，他在英國結婚的呢？主席提醒着說。

的確的，但不是一個英國婦人。

法國的女公民麼？

不差，出身法國的。

她的名字與家庭呢？

「綠茜·馬奶德，是馬奶德醫生的唯一的女兒，現在那位醫生也坐在那裏啊。」

這一個答覆，對於聽衆們，很有一種快樂的影響。表揚著名良醫的呼聲，瀰漫了整個的法庭。聽衆們善變的心理，大有所感，以數分鐘前，向犯人怒目而視的面貌，忽而洒淚滂沱了，好像不忍見其挾赴街上，予以處死似的。

查理·達南在這許多危險的步驟內，乃遵守着馬奶德醫生預告的方略，按步而行。關於前途的每一種步驟，也同樣地按部就班的代他安排妥善，並囑其慎從箴言。

主席向他詢問，何以他在要回國時，才回到法國，何不早一些回國。

他便答道，他所以不早一些迴返故國，厥因在法國無以爲生，足以謀生者，祇有他所居的英國，良以僑居英國，他可藉教授法文與文學以維生計。他所以在要回國的時候，才得返歸祖國的原因，祇以法國各公民函札紛繁，羣請其速返祖國，蓋自離祖國後，各公民的生命，皆處於危險之中了。他此次歸國，蓋欲拯救各公民的生命，或爲各公民作人證，所以不辭個人的如何堅苦，必須歸國秉公直陳其真相。該犯是否爲共和國所垂青。

民衆們又很熱烈地呼喚了，主席又搖着鈴制止聲張了，他說『不要鬧。』鈴聲是沒有把呼喚聲阻止住，因爲他們繼續喊着『不要鬧。』一直喊到他們擅自離了法庭。

主席是在探索該公民的名字了。時被告即行解釋該公民，即爲其第一證人。他並且把該公民由塞選呈來的函件，加以審查，以堅其信，但是在主席前各項文件內，可以無疑地索之便得的。

醫生對於存案的函件，非常介懷——他確定是已存案了——於是，在這種訴訟的程序中，該文件即行申說而朗誦了。公民葛白兒被傳而前去證實了。公民葛白兒卻非常的緻細地，彬彬有禮地約敘其概要了，他說此事乃關於共和國之事務，而法庭上以敵黨之衆多，對於他所述之事，殊多壓力，因爲他在亞貝獄中，早已稍稍認清了——其實，只須法庭上一羣愛國人民退席外出罷了——於三月之前，當他被傳前去時，他已由陪審官員的宣佈而釋放自由了，認爲滿意的，就是那控告他一方面的訴訟，已經由服判的公民依蘭蒙特，叫

達南的予以答覆了。

馬奶德醫生爲第二次傳訊的人。他個人崇高的盛譽，答辭的清晰，予人們以極大的印象；但是，他在供述時，在說明被告，由長期監禁釋放後，就是他的第一個朋友；他又說，該被告留居英國，對於在放逐中的女兒和他自己，很是忠心而一致；他又說，以贊助貴族政府言之，他已確實地被判爲終生的監禁，因爲他是英國的敵人，又爲美國朋友的敵人——他供明了這許多情形，那些陪審官與聽衆的意旨，合而爲一了，因爲他率言直陳時，其態度非常鄭重而審慎，誠摯而懇切啊。最後，他以姓名呈稟於羅雷先生時，有一位在場的英國紳士，好像他自己一樣的，曾在英國審判時，他也是一個證人，他能够把現在所供的一切，予以證實，這時，陪審官宣稱道，彼等已聞之謔矣，彼等預備投票，再視主席的是否滿意，而可以接受彼等的票選。

在每一個票選中（因各陪審官高聲唱票，並且乃頻各個人的意而選故），各聽衆即齊聲發出一陣喝彩的聲音。所有一切人們的發言權，都是贊成犯人一方面的，於是主席就宣告犯人釋放了。

事情是這樣的一種非常特殊的序幕開始了，在這些幕緒中，聽衆們有時候，對其善變的心理，認爲愉快，對其急公好義，亦引爲自慰，對於以前兇暴的盛怒，認爲已經抵銷了。現在也沒有那一個人可以決定，那一種動機，是對於這許多情緒是可取的；關於三者之中，或許要以第二者佔其優勝了。釋放之令，一經公佈後，流淚者的眼淚，沛然而下了，好像昔日的流血然。兩性間的許多人，捶命似的擁到犯人前，賜以友好親善的擁抱，而他呢，因在長期及不健全的監禁後，他是處於精神耗疲的危險狀態中，他見了此情此景，真是莫明其妙，因爲那一般人，以前也同樣地大規模的向他身畔衝湧着，而欲將其粉身碎骨，曝屍於市的啊。

他的得救而赦免，乃以當時間的招寵所致，而那般尙在審訊中的各被告，得以復行受審了，在第二批受訊的人，一共有五個，他們都是共和國的公敵，他們是沒有言辭或事實可以助之證明的。法庭上，因欲爲其本身和國家彌補一個已失的機會，所以在他離席之時，即將該五被告，傳至其前，判決彼等於二十四小時內，須受死刑。其中的第一個人，對他這樣說了，同時用了一種牢獄中習慣上所表示死的記號——舉起一隻手指

再說着幾句話，『共和國萬歲！』

的確的，那五個被告，沒有得到聽衆們的助力，去延長審判程序，因爲他和醫生馬奶德是軋在門口，而門口間，有了一羣的聽衆擁擠着，人羣中的每個面貌，他好像已經在法院裏看見過的了——除了二個人，他度然地看不見。他走出去了，但是那一羣人仍舊向他圍着了，有的流淚，有的擁抱，有的歡呼，他們都是聚在一起，輪流着，好像是瘋狂一樣，也好像岸上的羣衆，看了江邊上潮湧時，激成狂浪的景象一樣了。

他們把預備着的一頂大的轎子，請他坐入其內，那頂轎子，他們是從法院裏所有的一頂拿出來的，或者也就是從法院的房間裏和走廊裏拿出來的。轎頂上，他們插上了一面紅旗，轎背後，綁着一枝矛，矛上頭放着一只紅帽子。在這種勝利的轎車中，即由醫生的堅懇，也不能夠阻止那般已經把轎子擡上肩的人們，請其不必擡至家中了，而那般人，已在許多紅帽子的人山人海的紛亂中，拉住了轎槓，伴着他向前奔，擡轎的人，還從狂暴的人面上，把轎子高高地舉起着，以便給人家看得見。這樣一來，他那個紊亂的心，誤會了好幾次，以爲他是在人聲鼎沸的叢中，奔向到斷頭機的一條路上去了。

在如醉如狂的列隊行陣中，他們遇到了人，便要向之擁抱，擡着的人，也把他指給人們看了。他們大步的把曲折而有積雪的街道經過了，那共和國風行的紅色，卻把白色的雪街映得紅了，好像他們把下面積雪的街染上了一種深深的紅色了。他就這樣地被他們擡到他居所房子的天井裏了。她的父親早已走了出去，替她預備了；當她的丈夫站了起來的時候，她不知不覺的會投到他的手臂中去的。

他就把她擡到心口頭，把她美麗的頭轉到他的面部與一般繁雜的羣衆之間，這樣，他的淚與她的唇，就可以聚在一塊兒，而不爲人們所窺見了。有一般少數的人，已在跳舞了。不到一刻兒工夫，其餘一切的人，也接着而跳舞了，天井裏，充滿了革命歌的歌聲。於是，他們扛起了一頂空轎，就把一位少婦從人羣中擡着走，他們是當她是一位『自由之神』的啊。這樣，他們便把她向附近的一帶街上走，沿着江河，越過橋樑，時革命的歌聲，把每一個人都吸引得來了，而他們也就打了一個旋轉，揚長而去了。

醫生是非常得勝地，神氣活現地站立在他的面前；他和醫生握手之後，羅雷先生從革命歌聲中，氣也喘不回來似的鑽了出來，他和羅雷先生握手之後，小綠茜也舉起了玉臂抱着他的頸頸，他和小綠茜接吻之後，普樂絲也舉了手，他便與她熱烈地擁抱之後，於是他才挽了他的愛妻，向他們的房間裏去了。

「綠茜我自己的呀！我平安了。」

「啊，我最親愛的查理，讓我下跪而向上帝禱告感謝罷！」

他們都俯着頭，心靜氣地禱告了。她再度在他懷抱中的時候，他便對他說道：

「那末，親愛的，現在你可對你的父親說了，全法國內，簡直沒有一個人，能够辦理得像他爲了我，所辦妥的事一樣完善的人呀。」

她便把她的頭放到她父親的懷裏去了，也正好像曠昔她把他可憐的頭，放到她自己的懷裏一個樣兒了。他所施之於她的酬答中，他是頗引以爲樂的，他的遭遇磨折，已得有報償了，他的力量，也很引以爲炫誇的。「我的寶貝，你不會得懦弱了。」他重行申說着：「不要發抖呀。我已經把他救了。」

第七章 扣門

「我已經把他救了。」並不是在他歸家的另一個夢中了；他的的確確是在這兒呢。但是他的妻子只是發着抖顫慄了，一個嚴重而模糊的驚恐，與她共了。

四週的空氣，是這樣地濃厚而暗昧，人民報復狂的情緒，是這樣地時作時繼，一般無辜者，是這樣地常常受着真相不明的冤死，那是銘諸不忘的了，因爲許多像她丈夫一樣的無過者，許多像她丈夫對她親暱，而他們也對別的人一樣親愛的人們，如每天被捉到了，就要遇到那種命運，所以她的心，如戴了重負，一些也不能夠使之輕鬆啊。冬日午後的影兒，正是開始的下落了，到了現在，那可怖的轎車，還在街上滾滾地過去了。他的心追隨了他們，在一般判罪的人中間，去找尋他；那個時候，她看清爽了他的真面目了，於是更加顫慄了。

他的父親，鼓勵着她，對於這婦人可怪的弱點，他表示着越然的憐惜。沒有攔樓了，沒有鞋製了，現在沒有北塔一〇五號了他的事業，已經成功了，他的允許已經履行了，他已經把查理救出了。大家去依靠着他吧。他們家內的陳設，是一種最節儉的；不但是因為生活上的安全，與不易招人的顧忌而有所嫁禍，並且也因為他們並不是富有了，在查理長期的監禁期內，要支出一筆大費用，付給他的惡劣膳食，付給他的守衛兵，並且還要付給監獄中一般貧苦犯人的生活費。一部份爲着這層原因，一部份也爲着避免國內的探諜，他們也不雇用僕役的，一般在天井前充當腳夫的男女公民，時常幫助他們做些事情。仇黎（幾乎全由羅雷先生撥調給他們了）一變而爲他們日常的隨從了，他也每天在他們家裏過宿的。

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愛，或犧牲的共和國的法令，牠飭令每戶人家的門口或門柱上，各戶口的名字，須依法遵守某種式樣的大小，或由地面以迄門上的某種高度上，要題寫合法的字樣，所以，仇黎·葛倫奇的名字，是點綴在門柱之下。午後的影兒，深深地下沉了，那個名字的主人翁，因欲監視那寫字的漆匠所以出現了，而那個漆匠，是爲羅雷先生所雇來的，以便把查理依蘭蒙特，叫達南的名字，列入戶口姓名表上。在那種使時間黑暗的一般恐懼與不可置信的當兒，所有一切通常生命上無害的方法，都改變了。在生的小家庭中，也好像其他的家庭中一樣，每天所需要消費的物件，是在每天晚上所購買的，買得很少，並且還在各小店鋪裏面買的。爲避免人家注目起見，爲力求不與人們交談或相妒起見，已經有了一種普遍的願了。

在過去的幾個月之前，普樂絲小姐與葛倫奇先生回卻了代辦糧食的公司了；而前者卻擱了金錢，後者卻帶着籃子。每天下午約在路燈燒亮的時候，他們就爲了這種責任出去了，他們是去置辦所需要的東西，帶到家裏去的。雖然普樂絲小姐與法國人的家庭，很有長期的連絡的，倘然她是一個有心人，她或許很能像懂她的本國語言一樣，懂得法國的語言了，但是她卻無此心，所以，她對於那個『沒有意思的』（她很歡喜這樣的稱呼的）比了羅雷先生所懂的一些也不知道。因此，她在店鋪老闆前購買物件的態度，只有就物示意。

而不稍審其物品的性質的，萬一遇到那些東西，而沒有她所需要的名字在裏面，她便要把四處陳列的東西環顧一周，去找尋所要的東西，於是，再把所要的一把握住了，要等到成交以後才爲止。她是常常這樣的去購買東西的，握住了物件，作爲論價的一種表示，她不論商人的價目是怎樣，她總是比商人伸出表示數目的手指要少去一個手指。

『現在，葛倫奇先生，』普樂絲小姐說着，她的媚眼充滿了紅色的幸福，『倘使你是預備好，我是。』仇黎替普樂絲很粗率地做着事。他早已把他手上的鐵鏽擦去了，但是卻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鐵尖頭捏下來。

『有好許多東西要如此的，』普樂絲小姐說，『我們將要有一個寶貴的時間了。我們除了別的以外，還需要酒類。戴紅帽子的人要把吐司下酒的，我們要隨便那一處去買的。』

『小姐，你也一定會同樣的很知道的，我是這樣的想着，』仇黎反駁道，『他們是否祝你康健，或祝老伯伯的康健。』

『他是誰呢？』普樂絲小姐說。

葛倫奇先生疑惑似地自己解釋那意思說，『老尼克的。』

『哼！』普樂絲小姐說，『用不着翻譯的人去解釋這些混蛋的意義。他仍只有一個，而牠是半夜的暗殺和謀害。』

『不要鬧，我愛懇求你，當心呀！』綠茜說。

『是了，是了，是了，我應該當心。』普樂絲小姐說，『但是在我們中間我可以說的呀，我實在希望，在街上團團擁抱的走，不會有惹與煙的氣息，使人抑窒的。現在，花金龜兒，你要等得我回來了，才可以撥動火爐。把你恢復的丈夫當心些，不要把你美麗的頭，從他肩膀搖動，除非你看見了我。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馬奶德醫生，在我走出之前。』

『我以爲，你可以自由的說。』醫生笑着，笑了。

『在仁愛上，不要講自由，我們聽得足夠了。』普樂絲小姐說。

『不要鬧，我愛還要小心。』綠茜申說着。

『是了，我的愛。』普樂絲小姐重重地點了一回頭說，『不論牠長短闊狹，我就是仁愛皇帝喬治第三的人民。』普樂絲小姐向他的大名，便行致敬禮，『是這般的，我的處世箴言是，要天去罰他們的政治，去阻撓他們奸詐的狡計，我們所憑藉的希望，是賴乎皇帝，求上蒼去救皇帝啊！』

葛倫奇先生，忠心耿耿地，把普樂絲小姐說過的話，又重複地說了一遍，好像人們在教堂中的樣兒。

『你有許多的英國熟人，我是覺得很爲榮幸的，雖然，我但願你的聲調，不會受到人們的冷淡。』普樂絲小姐贊成地說着。『但馬奶德醫生的問題，有——那是一樁聰明人的方法，思有以投人之所好，而於此機會內行之——』有些尙存的展望嗎，就是關於我們的擇地而他啊！』

『暖——唔——杭。』普樂絲小姐很愉快地發出了這種歡聲說着，同時，她是在融融的火光中，朝好了她可愛的金色美髮。『那末，我只要耐了心兒去等着吧，如此而已。我們須捧着頭，向下努力趕去啊，這就是我的哥哥沙樂美常常這樣說的話。現在，葛倫奇先生——你不把花金龜兒遷移嗎？』

他們出外去了，留着綠茜，她的丈夫，她的父親和她的小孩子在亮光的火爐旁，希望羅雷先生快些從銀行裏回來。普樂絲小姐把燈點亮了，但是她卻把燈子放到牆角的旁邊，以便他們去領略爐火的光融，而不會被燈火所擾了。小綠茜坐在她祖父的旁邊，她的手兒挽着他的手臂；他的音調，不見得比說耳語的音會高些，開始對她講一隻偉大而有力量的仙人故事，那個仙人，曾經把監獄裏的牆壁掘開了一個穴洞，就讓裏面的被俘者走了出來，因爲那個俘犯，也曾經替仙人做過一番事。一切都沒有聲息，都靜寂得很，綠茜覺得她比從前舒服愉快得多了。

『那是什麼！』霎然地她叫起來了。

『我的愛！』她的父親停講着故事說。同時，他把手放到她的手上，『你定心啊！你心裏有了怎樣的不安靜呢！一些些的事——沒有事——使你受驚了，你，你是你父親的女兒呢！』

『父親，我想得了，』綠茜現着慘白色的臉孔，打着口吃的音調自怨地說了，『我聽見了樓梯上面的怪足聲啊。』

『我的愛，樓梯是靜得像死的一般了。』

他說着這一句話的當兒，門上有一擊的聲音。

『啊，父親，父親！怎樣是好呢！把查理去藏匿吧，救救他呀！』

『我的孩子，』醫生舉起了手放到了她的肩上說，『我已經把他救出了。這是什麼弱點，我的愛，讓我到門口去吧。』

他手裏拿了一盞燈，穿過了二間套房，就去把大門開了。一陣亂步的腳聲踏着地板，接着有四個戴着紅帽子的兇人，佩着刺刀與手鎗，他們便大闊步地走了進來了。

『公民依蘭蒙特，叫達南的，』第一個人說。

『誰要找他啊？』達南答着。

『我要找他，我們要找他。我認識你的，依蘭蒙特！我今天在法庭前見過你的，你又成爲了共和國家的犯人了。』

那四個人把他團團圍住了，連他的妻子與小孩立着，靠得很緊的，也一起被圍着了。

『請你們告訴我，我怎樣地，或是爲了什麼，我又是一個犯人了呢！』

『只要你一直到康司求利獄中就得了，你明天就可以明白的，你明天就要傳訊的。』

這次的不速之客，卻把馬奶德醫生弄得呆若一塊石頭，手裏只是攜了一盞燈屹立不動，好像他是一個提了燈的石像了。他們說出了那些話，他才行動的，燈也放下了，他便朝對了那個發言人，握着了他的那鬆而

色紅的羊毛襯衫，從容不迫地說道——

「你已經說過了，你是認識他的了。你認識我麼？」

「是的，我認識你的，公民醫生。」

「我們大家都認識你的，公民醫生。」其他的三個人說着。

他向着他們一個一個地頻空的望了一回，歇了一歇，便輕輕地說了——

「那末，現在，你們願意回答我一個問題麼？怎樣會發生這件事的？」

「公民醫生，」第一個人免強地說着，「他是被聖安東區告發了。就是這個公民，」指着那走進來的第二個人，「是從聖安東來的。」

那被指出的公民，把頭顛了一下說：

「他是被聖安東控告了。」

「爲的什麼？」醫生問。

「公民醫生，」第一個人說，也是和以前一樣的免強，「不要再問了。倘使共和國需你有所犧牲，當然無疑的囉，像你這樣的良好愛國人士，一定可以樂從的。共和國是超於一切，人民是無上的。依蘭蒙特，我們是受了壓迫的啊！」

「說一句吧，」醫生懇求着說，「你們願意告訴我嗎，誰去告發他的呢？」

「那是違法的，」第一個人答着，「但是你可以去問聖安東的上帝。」

醫生便轉着眼睛向那個人望好了。他不很容易舉步了，只是略略地摸摸他的鬍鬚，於是終究的說了：

「是囉，的確是違法的，但是他卻被告發了——很嚴重的——被公民段發夫婦，還被其他的一個人。」

「其他的一個人是誰？」

「你真是要問麼，公民醫生？」

『是的。』

『那末，』聖安東的他說了，同時，他很奇異的看着，『你明天就可以明白的，現在我卻是啞吧兒呢！』

第八章 機謀

普樂絲小姐很快樂的，不曉得家庭中的慘劇，她只是突突前進，延着狹隘的街道，在西茵河邊經過了橋，她心中想到種種不可缺少而要購買的東西，葛倫奇先生提着籃子，走在她的身旁。他們都是左顧右盼，望到他們所經過的許多店中，很是謹慎的觀看，看到會集之民衆，避道而行，以免人們的談論。這天晚上天氣很冷，河上的霧氣，隔着燈光掩人視線，耳中充滿了龐雜的聲音，顯出那邊停靠的艇中有鐵匠正在裏面工作，爲共和國軍製造鎗砲。願蒼天加罪於這種人，他用軍隊準備着詭計，或是不需的擴張，他的鬍鬚沒有生長出來，也罷了，否則國家的剃刀，將爲之剃平。

又購辦了些零星雜貨，買了些燈中用的油，普樂絲小姐想到了酒，那是他們所要買的。她瞧到了幾個酒家內，她便停止在「古代共和國波羅德氏」的紀念碑旁，距離國家宮殿並不甚遠的宮殿中之事事物物，更使她一次（或二次）的頻作遐想。這是很幽靜，比之同一等級的別的地方，他們路上所經着的，雖也有愛國者紅帽的顏色，但卻不是比別的更紅。普樂絲小姐試探了葛倫奇先生，發覺他是與她的意見相仿，她就行經那古代共和國波羅德氏的紀念碑，她的軍隊隨着了。

徐徐的望到含着煙的光亮，在人叢中，嘴裏頭啣着煙管，玩着軟的紙牌與黃色的骨牌；其中的一個露着胸膛，赤着手臂，煙塵滿身的工人，很響的讀着一份報紙，別的人都聽着他；他們的武器，或是放在邊頭而豫備要拿起來了；有二三個人身子，望前倚着入睡的了，他們是服了普通的肩部很高，而又是蓬鬆黑色的短衣，看起來是像熟睡的犬熊；這二個外國的人，行近了這一角地，給他們所要的東西看。

那時他們的酒倒了出來，一個不和別人在一起的人，站立了起來想走開。正想走動，他的面貌適與普樂

絲打個照面。他的面貌與她一照，普樂絲小姐拍着手，發出了一種尖銳的聲音。

沒有好久，全部的人都站立起來了。有幾個意見不同的人，指定了謀殺了，這些是最易發生的事。每人都望着要跌落的人，但是只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立着而面面相覷。男人的外貌完全是一個法蘭西人，而是共和國的國民；那個女人是顯而易見的英國人。

在古代共和國波羅德氏的信徒，所說的低劣不堪的言語裏，除了這滔滔不絕而很響的人，對於普樂絲小姐和她的保護者，很像說的，希伯來或是加爾提語言，雖則他們很注意。但是，他們雖是驚異，卻沒有聽得甚麼。因為，這是須說明的，不但普樂絲小姐，因情感激烈之故，驚惶失措，但是，葛倫奇先生——雖是關他個人的事故——也卻是莫名其妙。

「這是甚麼一回事？」那個使得普樂絲小姐驚駭的人說：說得很是混亂而言語斷續（雖是聲調很低），而說的是英國語。

「啊，沙樂美，親愛的沙樂美！」普樂絲小姐說，重又拍她的手。「沒有看見你，也沒有聽得你的消息好久了，這一回倒能夠和你在這裏相見了！」

「不要叫我沙樂美，我希望我的死亡麼？」這個人賊頭賊腦的問着說，很是駭異的樣子。

「親兄弟，親兄弟！」普樂絲小姐高聲的說，淚如泉湧。「我會虐待過你麼，而你問這樣一個殘忍的問

題？」
「那麼你止住你的繞舌！」沙樂美說，「請出來，倘然你有話對我說，付了你的酒錢，跑出來，這人是誰呢？」

普樂絲小姐，搖動他愛而失態的頭，對着她情義薄弱的兄弟，流着眼淚而說，「葛倫奇先生。」

「讓他一同出來。」沙樂美說，「他以爲我是鬼魅麼？」

很顯見的，葛倫奇先生是這樣的想，從他的外貌看起來。他一句話都不講，但是，普樂絲小姐探囊取金，流

着眼淚，很痛楚似的，付了她的酒錢。那時她付卻了，沙樂美對着古時共和國波羅德氏的信徒，用了法蘭西的語言，加以解釋，因此他們都到以前的地方，而從事於他們的工作了。

『現在，』沙樂美說，立停在黑暗街道的角上，『你要什麼呢？』

『怎樣的可怖而殘忍啊，一個兄弟的情誼，卻把我的情義都拋撇了！』普樂絲小姐大聲的說，『給我這樣的態度，沒有給我一些情感。』

『那邊，天罰了那邊，』沙樂美說，他脛着普樂絲小姐的嘴唇，發出了一種接吻的塔塔之聲，『現在你滿意麼？』

普樂絲小姐祇有搖着頭，哭着而不說話。

『倘然你希望我驚駭，』她的兄弟沙樂美說，『我卻是不驚駭；我曉得你是這兒，我曉得有許多人，他們是在這兒。倘然你是真的不希望我有生命上的危險——這是我一半相信你真是如此的——快快去走你的路，讓我走我的路；我是很忙，我是一個長官。』

『我的英國的兄弟沙樂美，』普樂絲小姐慘然的說，移動了她含着滿眶熱淚的眼睛，『他有一番事業，為一個偉大人中的一個國人，在外國人之中為長官，而是這樣的外國人之中，我將不久眼見他親愛的孩兒躺在他的——』

『我這樣的說，』她的兄弟大聲的，從中插入的說，『我曉得這個的。你將致我於死地了，我將被我自己的姊妹懷疑了，適如我所進行的。』

『恩澤浩蕩的上蒼，是禁止這樣的！』普樂絲小姐大聲的說，『我寧永久的不與你相見，親愛的沙樂美，雖我真心的愛你，也將永久的愛你。對我再說一句愛的話，告訴我這是沒有忿怒，或是離間我們愛情的，我將不再留你了。』

仁愛的普樂絲小姐，好似他們倆的離間，是由於她的答責。好似羅雷先生，沒有曉得這是事實，多年以前，

在沙河地方幽靜的一角地方，這寶貨的兄弟，花費了她的金錢而拋棄她！

雖然，他說到情愛的話，他是儘量地表現着謙恭與恩感，倘使他們親切的地位與信義，是適得其反的（這是世界上不可避免的常態）那時，葛倫奇先生，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很魯莽的，也是出於意外的，插入而問着下面的一個簡單問題：

「我說，我可冒昧的問麼？來問你的名字，是否是約翰·沙樂美呢，還是沙樂美·約翰？」

長官對着他，忽然現着輕視態度。他以前是沒有和他說過話。

「來！」葛倫奇先生說，「說出來，你曉得的。」（這是他所只能做到的。）「約翰·沙樂美呢，還是沙樂美·約翰，她叫你沙樂美，而她一定曉得，是你的姊妹，而我曉得你叫約翰，你也知道的。這二個之中，那一個在前呢？同時，也關於普樂絲的名字。這不是你在英國的名字麼？」

「你的意思是什麼？」

「唔，我不曉得，我所有的意思啊，因為我不能記得你在英國時的名字。」

「不是的麼？」

「不是的，但是我可發誓，你的名字是雙音的。」

「真的麼？」

「是的，其餘的一個字是單音的。我知道你的，你是在拜來時一個暗探的證人。怎麼，說鬼話的祖宗，是你的祖宗，你是不是在那時被詢問的麼？」

「白莎！」另外一個聲音插入的說。

「這是準確的名字，值一千鎊的代價！」仇黎大聲的說。

那忽然插入的發言人是薛特尼·卡爾登。他的手放在他的騎馬衣後面的衣邊，他倚在葛倫奇先生的手臂上，很是不小心的樣子，好似他在老拜來中站立的時候。

「請你不要驚駭，我親愛的普樂絲小姐。我於昨日晚上，到羅雷先生那邊去的，也是出於他的意外的；我們約定，我不必到甚麼地方去招搖，除非一切都佈置定當，或是有利用我的地方；我到此地來，要來和你的兄弟說幾句話。我希望你比這位白莎先生，有一個更好的兄弟。我希望爲了你的緣故，白莎先生不是牢獄中的一隻綿羊。」

綿羊是那時的暗探的隱號，在典獄官們所說的，那面色慘白的，暗探面色更加變白了問他，怎樣他敢如此的大膽。

「我須對你說，」薛特尼說，「我是不期而與你相逢，白莎先生，從康司求利牢獄中出來，那時我在一多鐘點以前，觀望着牢牆。你當記得一個面貌，我記得人家的面貌很清楚的。在這當兒看見你，使得我很奇異，而我有一個理由，對於這一個理由，你卻不是完全不知的，因爲你知道有一個朋友的惡運，現在他很是不幸運的，我依着你的方向走，我進了這兒的一家酒店，在你的後面坐，在和你很近的地方，來探你不注意的談話，我卻沒有困難，而這謠傳，卻滿佈於你們仰慕者之中，我所肆意忘爲的，漸漸的，似乎是自成了一個宗旨，白莎先生。」

「什麼宗旨呢？」暗探問着。

「這是很麻煩的，或竟是很危險的，在街道之中說明，可否請求你信任我，幾分鐘的時光——譬如說到德兒勝銀行的辦公室裏面去說。」

「有所強迫的麼？」

「啊！我說強迫的麼？」

「那麼，爲何我要到那兒去呢？」

「的確，白莎先生，我不能說，倘你不能去。」

「你的意思，那麼你將不說麼，先生？」暗探沒有決心的問。

『你明瞭曉得我的，白莎先生，我將不說。』

卡爾登疎忽而散漫的態度，對於他的聰明果斷，很有極大的助力，在他的事務，是放在他祕密的心思中的，他只是旋迫着怎樣的一種人，應該怎樣去對付。他那副有經驗的目光，看到了，他就盡力地去進行。

『現在，我這樣的告訴你吧，』偵探說，望着他的姊姊，責備似的，『倘然此事有所困難，都是由你所招致的。』

『來，來，白莎先生！』薛特尼高聲的說，『不要沒有感激的心，因為我很尊敬你姊姊的緣故，否則我或不會提出一個小的建議，這一建議是我希望給我們大家滿意的，請你和我一同到銀行裏去罷。』

『我將聽你說的是甚麼話，好的，我和你一同去。』

『我的提議，就是我們第一，先要領導你們的姊姊，很安全的回到她自己街道上的一角，讓我來扶了你的手，普樂絲小姐，這不是一個太平的城市，在這一個人時光，如你回去的時候，沒有人保護，而你的保護人曉得白莎先生，我將請他一同到羅雷先生那邊去，我們預備好了，麼？那麼一同來！』

普樂絲小姐立刻就回憶到，她生平中所能記得的事，那時她的手放在薛特尼的臂上，望着他的面貌，請求他不要加害沙樂美，攙了手臂有一種煥發精神和慈愛流露的目光，這不但是與他的態度相反，但人也似改變而不同的。她是爲恐懼之心所操縱，爲她的兄弟擔憂，而她的兄弟則對她沒有情感，由薛特尼友愛上的再三申說，很相宜的將她恐懼之心，安慰下去。

他們領到她街道上之一角，他們離開她了。卡爾登領了路到羅雷先生的地方去，行走數分鐘的路程，即可達到的。約翰·白莎，或是沙樂美·普樂絲，走在他的身旁。

羅雷先生剛才用過他的晚膳，坐在舒服的二三枝木柴火的旁邊——或者是望着這木柴的火燄，想像到德兒勝銀行中的老紳士，他曾望紅色的炭爐之內，在杜佛地方的聖喬治旅社之中，到現在已是專隔多年的了。他們進去的時候，他回轉了頭，見了一個陌生的人，他到是一呆。

「樂絲小姐的兄弟，先生！」薛特尼說，「白莎先生。」

「白莎」老年紳士重複的說，「白莎」這名字我到聽見過的——也見過他的面貌。」

「我告訴你，你有一副容易辨認的尊容，白莎先生！」卡爾登冷冷地望着說，「請坐罷。」

他自己取了一隻椅子，他提起了一些羅雷先生所需要說話的頭緒，對着他眉頭一皺的說，「審問時的證人。」羅雷先生立刻想着了，而對他的新來客人，他面部上現着不愉之色。

「白莎先生是由普樂絲小姐所承認爲她親愛的兄弟，他也曾聽見過的，」薛特尼說，「而也承認了這一種關係。我現在說到更不好的消息，達南重又被捕了。」

老年紳士心膽爲裂，就大聲的說：「你告訴我的甚麼呢，我與他分別之時，在二小時之內，他是安全而自由，我要回去望他了！」

「卻是捕獲的了。甚麼時候逮捕的呢，白莎先生！」

「倘是已經捕獲的話，就是在現在的時光。」

「白莎先生是最能幹的先生，」薛特尼說，「我得到的這個消息，是從白莎先生說與他一個朋友聽的，他的朋友也是一個秘密偵探，他喝了些酒以後，已經逮捕的了。他把通訊的人留在門邊，見他們由侍從們放進去的，這是沒有可疑的，他已重爲被捕了。」

羅雷先生有經歷的眼睛，不住的望着那說話人的面貌，卻沒有充份的時光，去詳細的問到這一點。心亂如麻，但仍保着知覺，許多的事情尙要賴他臨事不亂的精神，他所以不作聲，而有深切的注意。

「現在，我相信，」薛特尼對着他說，「馬奶德醫生之聲威令譽，明天將也很有裨益的——你說，他於明天將重在法庭上審問的麼，白莎先生？」

「是的，我料想是這樣的。」

「在明日而似今日的有裨益，這或是不能如此罷。羅雷先生，我承認你，我心爲之震動了，馬奶德先生之

沒有權力去阻止他的逮捕。」

「他事前或者是沒有曉得呢。」羅雷先生說。

「但是這一種事態，很是危懼，我們還記得，他和他的女婿證實的時候。」

「這到的確。」羅雷先生承認着說，他顫動的手，撫在他的面頰，驚慌的目光，望着了卡爾登。

「總而言之。」薛特尼說，「這是一個嚴重的時期，如大輸贏的賭博，賭的東道也大，讓醫生勝此東道吧，我願爲失敗的。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於此處是值得什麼的。一個人今天或將爲民衆們送歸家中，明天卻被判決死刑。現在，我決定所欲下注之賭物，倘然萬一不幸的話，是在康司求利牢獄中之友人。而這人，我以爲可以得到勝利的是白莎先生。」

「那麼你一定要有好的紙牌了，先生。」偵探說。

「我將披閱一過我手中所有的——羅雷先生，你曉得我是怎樣的一個莽漢；我願你給我些白蘭地酒。」

白蘭地酒是放在他的面前，他乾了一滿杯——又乾了一杯——很有思想似的將瓶子放開了。

「白莎先生，」他繼續地說下去，用了一種聲調，好像一個人真的看了他手中一副的紙牌似的，「牢獄中的暗探，共和國委員會的密探，忽而是典獄官，忽而是囚犯，時常的是偵探，是祕密的通訊員，是一個英國人，因爲是更有價值的英國人，對於賄作，僞證之事，比之一個法蘭西人，冒名受雇，是不易啓人疑竇的。假的名字，這是一張最好的牌張，白莎先生，現在你是在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顧用之中，而你以前是在英國貴族政府中所顧用的，英國政府爲法蘭西自由之仇敵，這是一張最優美的牌。對於這一層的疑心，明知日月，白莎先生，仍舊接受英國貴族政府之俸給，而爲英國首相彼得之暗探，對於這一個人，是共和國的仇敵，而恨之入骨的，是英國的叛徒，種種罪惡的經辦者，這許多罪惡卻也屈指難數。這便是無敵的牌張，你卻知道我手中的巧妙麼，白莎先生。」

「卻不懂你的玩意的，」暗探回答着說，現着不自安的樣子。

「我玩我的紙牌，那就是白莎先生向最近之委員會告發呀。看你的手中，白莎先生，你看看手中有的是什麼，不要性急。」

他把酒瓶移得近些，又倒了一杯白蘭地酒，一飲而乾。他眼見這個暗探很驚恐，他自己定定心心地喝酒，或將使他立刻的告發。看見了這一層，他又擰了一杯酒，飲乾了。

「看你的手中有些什麼，留心些，白莎先生，勿必急躁。」

這是比他所能猜想的一張很壞的牌。白莎先生曉得他必輸的牌，但是薛特尼·卡爾登卻沒有知道。說出他在英國很榮譽的顧用，經過了那邊許多沒有達到目的的困苦——不是因為那邊不需要他——我們英國對於自誇暗探們偵查技能的理由，是登峯造極而最爲新穎的——他曉得他經過了海峽，到法蘭西來服務；起頭的時候，他對於同國之人，似一個誘人爲惡的人，竊訪人家事情的人，漸漸的在本地做了一個小的密探。他知道，他在推翻的政府下，曾爲聖安東與段發酒店中的一個暗探，探悉得，他從守備很密的頭目得來的報告，關於馬奶德醫生的禁錮和釋放，和經過的歷史；他由介紹得以與段發熟談，並且把那些情形，向段發夫人探問，那知是失敗了。他時常很恐怖的記得，那可怕結絨繩的婦人，與他談話之時，望着了他，很知預兆似的，而她的手指好了她的工作。自聖安東地方見了她以後，她更從事於結繩的報告，而控告民衆，他們的生命，已爲斷頭機所吞滅了。他曉得，別的人好似他一樣願用的話，他是覺得很不安全；而逃亡又不可能；他又爲利斧的影所縛住；雖然他極端的狡猾詭詐，施以恐怖手段，只要一句話，便足以喪其生命。一旦告發了，他腦海中剛才所想到的，那種很嚴重的理由和事實裏，他預知這可怕的婦人，沒有惻隱心的態度，他已看到很多的證據，將可提出而反對他致命的登記，也將除滅他生命中最後的機會。不但如此，大概祕密的人，很易恐怖的，這兒是已有足够的黑色牌，足使執此等牌的人見之而變色。

「你看起來似乎不滿意你手中的牌，」薛特尼說，他的態度很是安閒。「你玩麼？」

『我是想到的，先生，』暗探鬼祟祟的說，那時他對着了羅雷先生，『我或將申訴一個紳士了，他是與你的年齡相仿而也很慈愛的，將這事詢之於別一位紳士，其年齡遠不及你之高，不知是否他能在任可情形之下，調和他的地位，在玩他所說及的，這樣的紙牌。我承認我是一個暗探，而是一個卑陋的地位——雖或有別的人去做這種工作，但是這位紳士不是暗探，他何以自卑而以爲他是一個暗探呢？』

『我玩我的紙牌，白莎先生，』卡爾登說，他自作答覆，而看他的錶，『無庸恐懼，在數分鐘之後。』

『我將希望，你們二位，』暗探說，時常想勾搭羅雷先生與他談話，『你對我姊姊之恭敬——』

『我不能更佳的證明我對於你姊之尊敬，比之後來釋放她的兄弟。』薛特尼·卡爾登說。

『先生，你不想麼？』

『我對於這一層，已有決意。』

暗探和平的態度，很奇異的和他粗劣衣服的外表，不相符合，或與他平日的態度，受到一種阻止，從卡爾登不可窺測之心——他是一個怪物，對於比他聰明而忠誠的人——而在這裏，不隨其意。那時他覺得一呆，卡爾登說，復作他玩弄紙牌之語氣。

『那是真的，現在我再想，我有一個堅強的感想，我另有一副好牌，卻沒有說出來。這一個朋友，也是暗探的同伴，他說到自己在鄉間牢獄中牧畜的，他是誰呢？』

『法蘭西人。你不認識他的。』這個暗探很快的說。

『唔，法蘭西人。』卡爾登說，嘴脣動着，不似注意他的樣子，雖則照他的話，似回聲似的，『唔，他或也是

的。』

『是我確定你，』暗探說，『這不是十分重要的。』

『雖這不是十分重要的，』卡爾登重複着說，用同樣機械的態度——『雖這不是十分重要的——不，這不是十分重要的，不但是我曉得他的面貌。』

『我想不見得罷。我曉得一定不見得的，這卻不能的。』暗探說。

『這卻——不可能的。』薛特尼·卡爾登自言自語的說，有回顧之狀，又滿樽了一杯酒（幸而酒杯是很小的。）『不——可能的，說得很好的法國話。但似一個外國人，我想。』

『粗劣得很。』暗探說。

『不是的。外國人！』卡爾登大聲的說，他的手拍在桌子上面，若彼已恍然大悟的。『克蘭喬裝的，卻是一個人。我們以前見這一個人，在老拜來地方。』

『現在，你卻也急躁了，先生！』白莎說，笑了一笑，那使他的鷹爪鼻子格外的傾側於一邊；『那是你眞的使我得到便宜，克蘭（這一個人我將公然的承認，離現在很遠的時期，是我的一個同伴，）數年以前，已是死亡的了。他病危時，我還去望他的，他是葬在倫敦，在聖潘克拉司教堂內的塚地。他惡棍的惡劣名聲，阻止我料理他的後事，但是我親自幫助，將他殮入棺內的。』

說到這兒，羅雷先生忽然覺得，在他所坐相近的地方，一個很顯著的妖精似的影子，在牆壁之上。追溯其源，他發覺這是因爲忽然的聳動，如蠅的頭髮，在葛倫奇先生的頭上。

『讓我們說得更有理由些。』暗探說，『而讓我們明瞭些，說與你知道，怎樣你的誤會，而怎樣是你的一個無稽之談，我將給你看，克蘭葬後的證書，這或在我日記簿中帶的。』他的手很快的，拿了出來，給他們看。『自此以後，這是的啊！看這個，看這個！你或拿到手去看，這不是偽造的。』

這時，羅雷先生看見壁上影子的延長，葛倫奇先生站立了起來而走上前去。他的頭髮不能再比爲混亂而倒豎了，好似他曾在魔窟中跑出來的。

暗探卻沒有看見，葛倫奇先生立在他的旁邊，在他肩頭上一拍，像一個鬼差。

『那是樂求·克蘭先生，』葛倫奇先生說，現着沉默兇悍的面貌。『是你將他放到棺材裏去的麼？』

『那是我。』

「誰將他領出來的呢？」

白莎倚在他椅子之上，遲遲的說，「你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葛倫奇先生說，「他是不是永久的在裏面。不是！不是！他！倘然他在裏面的，我願把我的腦袋取去。」

暗探望着二位紳士，他們都望着仇黎，沒有說話而很是驚疑。

「我對你說，」仇黎說，「在那兒的那只棺材之中，那是你埋葬石子和泥土的。不要告訴我，你菲克蘭的這是一種狡計，我和還有兩個人卻曉得的。」

「你怎能曉得的呢？」

「這與你什麼相干呢？」葛倫奇先生顛覆的說，「這卻是你，我又想到了夙怨，是不是麼，你對於商人徵收可恥的賦稅！我將抓住你的喉嚨，將半個傑尼金幣塞進去。」

薛特尼·卡爾登，他和羅雷先生，見了這一回事，竟是莫名其妙，那時他們請求葛倫奇先生，平心靜氣解釋了。

「在別的時候，先生，」他以遁辭回答着說，「現在的時候加以解釋很不妥當。我所堅信的，他是明知那邊克蘭是永不在那裏的那只棺材之內，讓他說他是的，祇是一個單音的字，而我或將抓住了他的喉嚨，將半個傑尼金幣塞進去。」葛倫奇先生堅持着這一點，好似他個人自由的意見，「或者我將宣佈他的一切。」

「嚇！我曉得這一點。」卡爾登說，「我手中另有一張牌，白莎先生，不可能的，在紛亂的巴黎之中，充滿了狐疑的空氣，延長你的告發，那時你和一個貴族中的暗探談話，他有和你一樣的來歷，他，或更有進者，對他有好奇之心，於他的詐死與復活牢獄中之一種計劃，反對共和國的外國人。一張很好的牌——一張上斷頭機上的牌，你玩着麼？」

「不！」暗探回答着說，「我自願認輸。我承認我們是很有惡名聲和暴徒相結合，所以我祇可冒着死，離

了英國，而克蘭是被四處搜盡，他卻不能逃避那虛偽之事。雖然這個人曉得，這是一個虛偽之事，對於我卻是一個奇中之奇。」

「不要由這一個人來擾亂你的腦筋，」兇橫的葛倫奇先生說：「你去注意那個人，卻已够你的麻煩了，看這裏再注意一下！」——葛倫奇先生不能自由抑止他自己鋪張揚厲的態度——「我將抓住了你的喉嚨，而將半個傑尼金幣塞進去。」

牢獄中的暗探對着薛特尼·卡爾登，很有決意的樣子說：「現在已說到了本題。我將去從事我的職務了，我也不克再留了。你對我說你有一個意旨，這是什麼呢？現在，如果問我太多，這是無用的。問我在職務中可做的事，置我的生命於極大危險之中，我寧信我的生命於反對的地位，而不願在允從的地位。總而言之，我將有這一個選擇。你說很是在絕望之中，我們這兒都是絕望的了。記着罷！我或將告發你，倘我以爲妥當的，我可以宣誓，我的方法可以破石壁，別的也可以。現在，你要我什麼樣呢？」

「沒有什麼樣，你是康司求利牢獄中典獄吏。」

「我對你說，一言爲定，這是沒有可以逃走希望。」暗探堅決的說。

「你爲什麼告訴我，我卻沒有問你的話呢？你是一個康司求利牢獄中的典獄吏麼？」

「我是的，有的時候。」

「你選擇了，你便可以嗎？」

「只要加以選擇，我可以隨意的進出。」

薛特尼·卡爾登又斟了一杯的白蘭地酒，輕輕的倒了出來，倒在火爐之上，看他慢慢地滴下來。這卻完全是費卻的，他站立了起來，他說：

「至於，在這二位之前，我們所說的，因爲這是當然的，我們的意思，不祇於紙牌之間。來到這一間暗的房間裏來，讓我們有最後的討論。」

第九章 計隨

當薛特尼·卡爾登同這牢獄中的暗探，進了隔壁一間黑暗的房間裏去的時候，他們卻談得聲音很低，一句話也聽不出，羅雷先生望着仇黎，看他非常可疑，非常不信。這正當商人似的態度，逢到這樣的注視，不能感觸人家的信心；他換動他所擱起的一隻腿，時時的換動，好似他有五十條腿，都將牠們換動到了；他細看他的手指上的指甲，很有疑問似的專心注意，不論什麼時候，羅雷先生望着了他，他便要短聲的咳嗽，拿手心掩住了嘴，這是鮮有知道的，以防沒有掩遮而傳染疾病。」

「仇黎，」羅雷先生說，「到這兒來。」

葛倫奇先生從旁邊走了過去，他的一個肩胛聳在他前頭。

「除了傳遞消息之外，你做過些什麼事？」

沉思了幾回以後，同時他向保護者留神地注視了一回，葛倫奇先生，假以顯明的回答說，「農業的性質。」

「我的思想，使我很誤會，」羅雷先生舉起了食指，現着怒意的指着他說，「你會利用這尊敬而偉大的德兒勝銀行的房子，爲你藏污之處，而你有不法之事業，而使聲名狼藉不堪。倘你是有的，不要希望我和你再爲朋友，當你回到英國之後。倘你是有的，不要希望我爲你保守祕密，德兒勝的聲名是不可被騙的。」

「我希望，先生，」葛倫奇先生羞慚地申辯說，「像你的一個誠厚君子，曉得我來做工役是很榮寵的，直至我頭髮蒼白，將再想而有所不利於我，甚而至於這將如此的——我並不說這是如此的，但是，即是如此的，這卻沒有在片面的，那是要雙方兼顧的。現在或要一個醫士，拿他們的金幣，那時一個忠誠正當的商人，不拾一個發新銅幣——銅幣不，也不是他半個的銅幣——半個銅幣不，也不是他四分之一的銅幣——一個銀行似德兒勝的煙消雲散，而暗中以目對該商人示意，進出於彼等馬車之中——唉！也像煙消雲散，倘是別樣的話，好的，這也將使德兒勝聲名受欺的。這兒是葛倫奇先生，或者至少，在英國昔時曉得，而於明天也將曉得，

倘有事情，詛咒着德兒勝銀行裏的事業傾蕩——傾蕩無餘！而醫士的妻子們卻沒有詛咒——找覓着他們，苟或他們詛咒的，他們的詛咒是病人有利益的，怎樣你可以有了此而捨了彼呢？那麼怎樣對於司辦事務的人，教區內的教士們，教堂內管理祭器之人，怎樣對於個人的守備者（都是貪心之人在內的）即如此，所得的亦不多。一個人只可以曉得一些，他不會發達的，羅雷先生，他決沒有好處的，倘使他找到了他的出路，他須得走出那條路，以前也在其內的——即這是如此的。」

「啊哨！」羅雷先生大聲的說，更似寬恕之意。「我看着你很是惹厭的。」

「現在，我將供獻於你的，先生。」葛倫奇先生挑撥着說，「即是這是如此的，這我卻不是一定的說——」

「不要花言巧語。」羅雷先生說。

「不，我卻不是這樣的，先生。」葛倫奇先生回答着說，好似他思想中不是實在而很簡單的——「我卻不是一定的說，這是如此的——我所要供獻與你的，先生，將是這樣的。那邊的板櫓，那邊的柵欄，那邊坐着我的孩子，現已成人了，服從你的命令，帶你的消息，替你做雜役，等到你的行蹤所在，倘這是你的意思，倘然這是如此的，我依舊不說這一定是如此的（因為我不願對你花言巧語，先生。）讓他那邊的孩兒，繼續他的父親的地位——不要這樣做，先生——讓他的父親去做他的有秩序的發掘，而修改他所沒有掘到——倘然這是如此的——在掘他們的時候，有一個決意，對於將來的失誤，保他們安全。這是如此的，羅雷先生。」葛倫奇先生擦他的前額，用他的手臂，好似一個預告，他是已到談話的終結。「這是我所欲陳述與你的，先生。一個人不看見他四周的恐怖的，在沒有頭腦的人，我的親愛，已是足夠的了，人命的價值，不足以償移屍之費，而他們心中卻沒有思想的，這是歸於我的，倘然這是如此的，請求你誌在心中，我現在所說的，我現在說得很清楚，我或將忘卻的。」

「那至少是真實的。」羅雷先生說，「現在不要再說了，這或將我仍是你的朋友，倘你應得的，而改悔動作——不祇在口上的，我不要再說了。」

萬倫奇先生低俯了他的前額，那時薛特尼·卡爾登同這個暗探從黑暗的房間中走出來，「再會罷，白莎先生。」卡爾登先生說：「我們這樣的妥洽，你不必對我所疑懼。」

他坐在火爐邊的椅子上面，面對了羅雷先生。那時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羅雷先生便問他卻做些什麼呢？「事情不多，倘然囚徒有所不利，我早前擔保他有一條路的。」

羅雷先生則憂形於色。

「這祇是我所能做的。」卡爾登說。「提議如果太多了，那麼他的腦袋，便要送到利斧之下，好似他自己方才說，對於他沒有再惡劣的事，如他被人告發，這是顯然而爲，地位上之弱點，那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給他一條路。」羅雷先生說，「倘在審問之前，而有所不利的，則不能救他了。」

「我沒有說過，這是或者的。」

羅雷先生的眼睛，漸漸的注視了火光，同情着他的得寵者，他的第二次被捕，使他重大的失望，漸入衰頹之狀；現在他是年邁之人了，新近的刺感受得太深，他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你是一個好的，而也是一個真切的朋友。」卡爾登說，聲調也改變了。「請你寬恕我，倘使我是注意着，你是大受影響的，我不忍看我的父親哭泣，坐在旁邊，無所動於心的。我不能再尊敬你的悲傷，倘你是我的父親，無論如何，你將脫離此惡運的。」

雖則他說最後的一句話，比平常的態度，較爲嚴重，有真情的流露，與端莊，在他聲音與觸覺之中，羅雷先生卻沒有見過他比此次更爲至誠的態度，完全是出於預料之外的。他的手伸了過去，卡爾登便溫和的緊握住了。

「再論到可憐的達南。」卡爾登說，「不要告訴她這次的會談，或這一個妥洽。這將使她不能去看他的。她或能想，這計策是出於萬不得意的，通知他預料的罪名。」

羅雷先生沒有想到這一層，很急切的望着卡爾登，要曉得是否這計策是在他的腦筋中。這又似乎是；他

回望了一陣，很明白地已領會了。

「她或是千慮萬計，」卡爾登說，「每一個計慮，祇是增加他的痛楚。對她不要提起我。我初到時，對你說過的，我最好不要去看她。任何細微的事情，只要我能够發見得去做的，我必能假手相助。我希望你到她那邊去，今晚她是一定很悽愴的。」

「我現在立刻就去。」

「我這樣覺得很快樂。她對於你的關係很深，對於你有極大的信仰心。她的現狀是怎樣呢？」

「唉！」

這是一個延長而憂愁的聲音，像吁嘆之聲——而更似哽咽悲泣。牠卻引動了羅雷先生的眼睛，去看卡爾登望着爐火的面貌。一線的光亮，或是火光之影（這老年的紳士不能說明是那一種），很快地經過了，好似晴天小山邊所過的光影。他舉起了一隻腳，踢着一枝着了火的木柴，這木柴就向前落了下去。他穿的騎馬的服裝，長統的靴子，那是當時很時髦的，火焰中上面的火光照在他的面上，面色甚為灰白，他長而棕色的頭髮，亂而不理，垂在四周。他對着火的一種疎忽的狀態，很顯著的足以由羅雷說出一句表明的話；他的靴子仍在一根燃燒的木柴餘燼之上，那時這木柴由他足力的重壓而斷折了。

「我忘卻了，」他說。

羅雷先生的眼光，又被引動了而望着他的面貌。他注意到那種虛空的神氣，這種神氣是籠罩在天然美貌之上的，並且又有囚徒面貌的感想，此等面貌，對於他的心懷中，那是新穎的，他是堅強的。注意到這一種表情。

「你這兒的職務是可以告一段落了麼，先生？」卡爾登說，身體對了他。

「是的。我告訴你，昨天晚上，綠茜卻出於意外的到這兒來，後來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我希望他們是很

安全的，而能離開巴黎。我是有我的過關通行證，我是預備去了。」
他們兩個人都默不作聲。

「你一生的經歷很久長的，年齡也高，先生。」卡爾登說，深思憂切之貌。

「我是七十八歲了。」

「在你一生的事業，你是有用的，穩固而持恆，被人家信仰而尊敬，爲人所共知的。」

「我是一個從事商業的人，我歷來是一個商人的確，我或者可說我從幼年之時，即經營商業的。」

「在七十八年之中，你所處的是何種的地位，不知有多少人要失望，你如辭了職。」

「一個可憐老年的獨身者罷了。」羅雷先生回答着說，頻頻搖他的頭。「沒有一個人來憐惜我的呢！」

「你爲什麼說這句話呢？她不來憐惜你嗎？她的孩兒不來憐惜你嗎？」

「是的，是的，我所說的，我不是完全的這個意思。」

「這是當感謝上蒼的，是不是麼？」

「當然的，當然的。」

「倘你今日晚上，要開誠佈公的說到你自已清靜的心，」我自已得到了不是人類所可能的愛情，恩感，或尊敬；我自己獲得優美的地方而毫無所長的；我也沒做過有價值的事，或是一種服役，而是可爲人所憶及的。」那麼你七十八年的光陰，將是七十八個煩惱；這將不是麼？」

「你說得很真切，卡爾登先生，我想，或許是如此的。」

薛特尼重又將他的視線，移到爐火之上，停了一會兒，說：

「我須得問你——你覺得和你的少年時期離開得很遠麼？當你坐在你母親膝邊的時光，這種日子，你覺得在很久長的以前麼？」

羅雷先生以柔和的態度，回答他說：

「二十年的以前，是的；在我這時期的生命中，那不是的了。因為我漸漸地走近了死的路了，我只得便向一個圈子裏面走，慢慢地就走近到起始的路上了。這似乎是安慰而有預備的。我心時時感到的，許多的憶想，想到我久經忘懷之事，想到我年輕美麗的母親（而我現已年邁了）連想到以前的許多的事故，那個時候，我以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與我無緣的，而這錯誤應不歸於我的。」

「我也了解這一種的感想！」卡爾登大聲而說，面貌上忽然一紅。「而你卻是更能領會這旨趣的！」

「我希望如此。」

卡爾登的談話，到這兒便停止了，站立了起來，幫助他穿上了一件大衣。「你呢？」羅雷先生說，從題目的反面說，「你正在少年之時。」

「是的。」卡爾登說，「我不是年老之人，但是我青年的習性，終非能享高壽之人，對於我一生也够受的了。」

「講到我的年紀，我可以一定說。」羅雷先生說，「你到外面去麼？」

「我將同你一起走到她的門前。你曉得我飄泊而好動的習性，倘我將在街道上面巡遊遲慢，請你不要責我，我將與你在明天早上再見。你明天到法庭裏去麼？」

「是的，那很慘苦的。」

「我將到那邊的，而祇是觀衆中之一人而已。我的暗探，將爲我謀一席之地。我來扶你罷，先生。」

羅雷先生扶在他的手上，他們下了梯子，走到街道上面。沒有好幾分鐘，抵達了羅雷先生的目的地。卡爾登就在那邊和他離別了；但是他看他走得很遠了，才回到大門的邊頭，那知門已關上的了，他便將手按在門上。他聽見她每天到牢獄那邊去的。「她從這裏出來，」凝視着他的左右，而說，「到這一條路，一定在這石街上經過的，讓我循着她的履痕而去。」

這是夜間的十點鐘了，那時他站立在福司牢獄的前面，那個地方她會站立過數百次的。一個矮小的鋸

木匠他的店鋪已是打樣的了，在他店門前吸着他的板煙。

「晚安，公民！」薛特尼·卡爾登說，吁嗟着地走過去，因為一個人注視着他，而似有疑心似的。

「晚安，公民。」

「共和國是怎樣了？」

「你的意思是說到斷頭台，那是不錯，今天是六十三個，我們將增加到一百之數，有時候沙門和他的手下人怨言說吃力得不得了。哈哈！沙門很古怪可笑，是這樣的一個剃頭匠！」

「你時常的去看他的麼？」

「剃頭常常的，每天去的。怎樣的一個剃頭匠，你看見他做工麼？」

「卻沒有。」

「要在他有一束東西的時候去看他，看得留心些，公民；他剃卻六十三個，在比抽二管煙的時候還少，比抽二管煙的時候爲少，這並沒有謊言的話。」

那時，這露齒而笑，身材短小的人，伸出了他所吸的板煙管，解釋行刑官所費的時光，卡爾登是有所感觸，發生了一個概念，似將使他置之於死地，所以他走開了。

「但是你卻不是一個英國人，」鋸木匠說，「雖是你穿了英國式的服裝！」

「是的，」卡爾登說，又嘆了一口氣，在他的背後回答着說。

「你說的話像一個法蘭西人。」

「我以前是此地的學生子。」

「哈哈，完全一個法蘭西人再會，英國朋友。」

「再會，公民。」

「你去看這可怪的東西，」這短小的，執拗的，在後呼着他說，「去的時候最好你帶了一枝板煙管。」

薛特尼沒有走得很遠而看不見，那時，他便立定於街道之中，在一盞半明半滅的燈光之下，拿了一枝鉛筆在一張字條紙上寫字。那麼，有堅決的步態，很能記着路徑似的，經過了幾條黑暗而污穢的街道，比平常的街道還要污穢，因為在這混亂的時期，通衢上的垃圾沒有清掃乾淨——他到了一個藥鋪，那時藥鋪的主人將要把門關上了。一個狹小而黑暗不完備的店鋪，開設在彎曲大道的上街，由一個小而黑色不健全的人所開設的。

他也是對了這個公民請了晚安，那時他立在他帳櫃的前面，他把一張字紙條兒放在他的面前。「噓！這藥鋪的主人輕輕的吹動嘴唇而說，那時，他看了紙條。

「噓！噓！噓！」

薛特尼·卡爾登並不注意他，那個藥材店中的人說：

「公民，爲你自己用的麼？」

「爲我。」

「你須要小心把牠們放開，公民！你曉得二者混合後的功效麼？」

「很曉得的。」

包成了小小的幾包給了他。他收藏了，分開的放在他胸前的裏面的衣袋中，數了錢，搖搖擺擺出了藥店。「沒有需要的事去做了，」他說，昂首望了上面的月亮，「等到明天，我卻不能安睡的。」

這不是一種疎懶的態度，那態度，在行得很快的雲影下，他說這幾句話說得很響亮，這不是表明一種怠忽之狀，要是忿激所致的啊。這是疲憊之人普通的態度，蹣跚困苦之中，而失迷方向，但是他後來走在他的路上而到了路的盡頭處了。

很久以前，他是很著名的一個有作有爲的人，前程遠大的少年，在多數競爭的人之中，他隨了他的父親到墳墓中去的了。他的母親去世了多年。在他父親墳墓之前所誦讀的，神聖的格言，重現於他腦筋之中，那時

他經過了重重屋影的黑暗街道，而一輪明月，輕捷彩雲，在他的上面經過。「我是死而復活的，主宰說：他是信仰我的，雖他是已死的，但是他將活着；不論是誰，他活着而信任我的，將永久不死的。」

在一個城市之中，劍戟如林，一個人對於這六十三個人，在深夜裏，發生一種天然的悲憂，他們是於日間執行死刑的，而於明天的囚徒，在牢獄中候着他們的死罪，明天的，還有明天的，這連貫的思想，使他想到這語言，像在海中舊船上的鐵錨，或不難尋覓，他卻不很仔細的想，他祇背誦着那些言語而向前走了。

在有燈光的窗中，很有靜寂的興趣，窗內的人們都在安息了，在可怖的環境之中，他們似健忘了而只知度幾個安靜的鐘點。在禮拜堂內的尖塔裏，也沒有禱告的人，因為突然的變動，甚至成爲破敗的景象，那都是由於多年教士們中的敗類，傷風敗俗之人，和不好的子弟所促成的啊。在略遠的葬地上，所保存着的，就是他們在大門上寫的，無非是長眠地下之人，在牢固的墳墓中，在街道上，那六十個人，呼喝而被置之於死地，也是平淡無奇的了，沒有一樁說到鬼魂出現的，可憐故事，那些鬼是斷頭台上民衆的陰靈，在夜間恐怖之中，對於這一城人民的生死，挾着端莊的旨趣，薛特尼·卡爾登就在那些環境中經過了西茵河，才得重到較爲明亮的街道上去的啊。

有幾輛車子，在街道上行走，坐在車輛中的人，最易啓人疑竇，所以貴族們也躲藏在紅色小帽子的下面，穿了重笨的靴子，蹣跚的行得很慢。但是在各個戲劇園中，都是客滿，他經過的時候，戲園內的觀衆很快樂的盪擁而出來，一路談天說海的，回到他們的家中去了。在一個戲園的門口，有一個女孩兒同着她的母親，要想從淤泥污穢的街上經過，在驚顫的小手離開他的頸邊，要求和她接脛的當兒，他便抱了這小孩兒穿越一條街了。

「我是死而復活的，主宰說：他是信仰我的，雖是他已死的，但是他將活着；不論是誰，他活着而信任我的，將永久不死的。」

現在，街坊上面，都很冷靜，而夜更深矣。他的言語，在他足步回聲之中，漸次的消散於空中去了。很是安閒

而鎮靜啊，他走的時候，背誦了這幾句話給自己聽着；但是，他也時時的聽見這幾句話。

五更將盡了，而他立在橋上，聽着河中的流水，衝激於巴黎島河岸之上，那邊風景如畫的，房屋與大禮拜堂朦朧的影兒，映在月光裏面，東方將曉的天氣，很是寒冷，天上的顏色，更爲悽惻，夜裏的明月與繁星，漸漸的失色而不見了，一回兒，那創造之神，重又到了死色沉沉之地上來了啊。

但是，光輝的太陽，昇了起來，似乎感觸到他夜裏頭背誦的幾句話，對於他的心中直射而溫暖的，他望着了太陽的光輝，很莊敬而不易張開的眼睛，一條長如橋似的光線，穿越了空中，界於他與太陽之間，而河流之中，也是在下面光耀閃閃。

強大的潮水，很快的，很深的，很確定的，在早上清靜之中，是像一個篤愛的友人，他延着河流邊而走，離去房屋很遠，在溫暖的太陽光中，他卻在河邊疲乏不堪而睡着的了。他醒了之後，又向前進，他在那邊留戀了片刻，呆呆地望着河中漩渦，而漩渦沒有意旨似地旋轉着，直至流浪消散，衝入大海之中。

『可憐如我！』

一隻商船，有枯葉色而較淡的帆篷，映入他的眼簾，在他前面經過，而漸看不清了。水中破碎的波痕，也散滅了，那禱祝者，對於他可憐的盲目與錯誤，正是慈悲地計慮着，但卻使他的心碎裂，結果說這句話，『我是死而復活的。』

他回去時，羅雷先生早已在外面了，這位老先生到什麼地方去的，是很易去揣度的。薛特尼沒有喝酒，祇飲了少量的咖啡，吃了些麵包，盥洗畢便更換他的衣服，出門到審判的地方去了。

在祕密的暗探——許多人因他們而可怖的犧牲了——領着他到人叢中黑暗的一角時，法庭中早已是人山人海，聲音囂雜。羅雷先生是在那兒，馬奶德醫生也在那兒，她也在那兒，坐在他父親的身邊。

當她的丈夫上堂的時候，她對他望了一眼，很有憂鬱而不快心的，很有勇氣似的，滿懷的摯愛和憐惜的溫柔，所有勇氣是爲他的緣故，使他面貌上栩栩有生氣，他的狀貌似較活潑些，使他的心中有些兒希望。倘然

有別的人注意到她態度的勢力，對於薛特尼·卡爾登，這或可以看得出來的，的確確有同樣的勢力。在這一個人不公平的法庭上，祇有一些的秩序或竟於秩序可言，對於被控的人們，也無有理性的審問。那或者沒有革命，倘然一切的法律，方式和儀式，沒有很可怕的被徧私濫用，那麼這自殺想仿的，報復式的革命使牠們煙消雲散。

每人的目光，注在法庭上的陪審員。一個同樣有決心的愛國同志，和善良的共和國民，是與昨天前天，明天後天一樣。他們中的一個人很是熱誠的，他有熱心的面貌，他的手指，常常在他的唇邊搖動，他的狀態極使觀衆們滿意。一個殺人不怕血腥的，吃人妖魔似的形象，好殺成性的陪審員，那便是聖安東地方的傑克第三。全體的陪審員，似一羣的猛犬，審問着善良鹿類。

此刻，每人的目光，都望在法庭內法官身上了，他們是國家的檢察官。今天的法庭上面是沒有徧私的，一個殘忍的，堅執不讓的，殺人如麻的事業在那邊。那麼，每人的目光，望到人叢中的一人，都注視了他而有所領會似的；各相俯首，在他們注意而擁擠向前之前。

查理·依蘭蒙特，號達南，是昨天釋放的，而又於昨天被控，重行捕逮。起訴的意見書昨天晚上交與他的。他犯了嫌疑，被人告發他爲共和國仇敵，他爲殘暴貴族中的一份子，告發他爲已經判定罪名的族中之一人。因爲他們曾用現已打倒之權威，壓迫民衆。查理·依蘭蒙特，號達南，在法律之精神與意旨之中，那是當判決死刑的。

國家的檢察官，所說的大旨，就是上文這幾句話，或許還沒有這許多話。

法官中的主席問，是否這被告由公然的告發，或是祕密的告發。

「公然的，主席。」

「由誰告發的呢？」

「三個人，忠實同志段發，他是聖安東地方賣酒的人。」

「很好。」

「茜蘭·段發，是他的妻子。」

「很好。」

「亞立山大·馬奶德，是個醫生。」

法庭之中，人聲鼎沸，而馬奶德醫生面色慘白，不住的顫動，他在坐位之旁站立了起來。

「主席，我很忿激的對你抗辯這是一篇謊話，欺騙人的話。你曉得被告是我女兒的丈夫，我的女兒，對於她所親愛的，那是比我的生命更為寶貴。誰是那個冒名險謀的人，誰說我告發我女兒的丈夫？」

「公民馬奶德，安靜些。不服從法院的尊嚴和權威，就是使你自己無法律的保障。說甚麼比生命還要寶貴；再寶貴的東西是沒有的了，比之好的公民的對於共和國。」

熱烈的呼聲歡迎這幾句反駁的話，主席抽了銜，繼續的發表意見：

「倘然國家需要你去犧牲你的女兒，你卻沒有別的辦法，祇有去犧牲你的女兒。靜聽下面的是什麼話；而同時，也不要鬧。」

熱烈的呼聲，又極喧騰了。馬奶德醫生坐了下來，他的眼睛環顧了四周，他的嘴唇抖動着；他的女兒與他坐得更貼近。在陪審官員中有一個嗜殺的人，擦着他的雙手，重又將他習性所常放的手，放到他的口邊。

等到法庭上面略為鎮靜了，段發就被傳，而陳明一切；他很快的講到禁錮的故事，他怎樣在醫生處當過小廝，醫生是怎樣的被捕收監的，釋放時的情形又是怎樣的，交給他時的經過又是怎樣的，審問的時間很簡短的，因為法庭的工作是很迅速的。

「你爲了白斯帝兒的事情，你曾有很好的工作，公民。」

「我信得是如此的。」

這裏，一個熱烈的婦人從人羣之中，銳聲的說：「你是這裏愛國同志中的最好的一個，你爲何不是這樣。」

說呢！那天你是那邊的敵手，而且你是攻進可敗貴族堡壘一羣人中的第一個人，那時攻下堡壘之時，同志們，我把這真相說明呀！」

這是復讎，她在許多熱誠觀衆中的一個熱心批評家。主席搖動了鈴，但是，這復讎很有勇氣而激昂，又銳聲的說，「我反對鈴！」那時她也受別人的評議。

「說給法庭上面聽，那天你做些什麼事，在白斯帝兒之內，公民。」

「我曉得。」段發說，俯視了他的妻子。她立在他所站立的踏步下面，她很鎮定的望着他。「我曉得這個犯人的，他便是我所說到的，曾被禁在牢獄之中，就是出名的北塔一百零五號的牢獄。我從他自己方面曉得的，他不曉得別的名字，祇知北塔一百零五號，他從事做靴子時，他是在我保護之下的。當我指揮礮火之事，我決計，這地方攻下之後，搜查牢獄。地方攻下了，我進了牢獄，同了一個同志的公民，他是陪審員中的一位，由一個獄卒的指導，我很小心的搜查，在煙突上一個小洞之內，那邊一塊石頭會移開而重放過的。我覺得是我的職務去檢查醫生所寫的殘篇斷簡，這是醫生的親筆。我將馬奶德先生的親筆，呈之於主席之前。」

「把文件宣讀。」

在死氣沉沉的靜寂之中——那在被訊問中的被告，很摯愛的望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祇望了他，又很慘然的望了她的父親，醫生的眼光，凝集於這誦讀文件的人，段發夫人卻不注意被訴人，段發沒有注意到他，可畏的妻子，衆人的視線，而注意於醫生，醫生卻似不見他們——文件是宣讀了，其內容有如下述。

第十章 影象之實質

「我乃亞力山大·馬奶德，一個不幸的醫生，祖籍波威地方，以後移居於巴黎的，我今在白斯帝兒監獄中，在所被幽禁的愁慘牢獄裏，爲文記其含痛，時在西歷一七六七年的最後之一月，歷盡了萬辛千苦，我才偷偷摸摸中所寫出的，我決意將文件隱藏於爐壁之內，我在這壁上，會慢慢的，很勞苦的，爲牠覓一個隱藏的

地方。幾個慈厚的人，或能發現而見此，恐怕那時的我，和我的愁慮，早已化爲灰塵的了。

「這許多字跡，我寫的時候，用了一枝已鏽的鐵針，混合了煙塵、木炭屑，和以熱血。我是在被禁第十年中之最後的一個月，經過了許多困難，才寫下來的。我胸膈中早已無出盪的希望了。從恐怖的公告中，我曉得我的理由，我的心靈將不久就要受到傷害，但是我莊嚴的聲明，我在握管爲文的時期，我卻方寸不亂——我的記憶力是準確而精詳的——我記載千真萬確的事實，無論日後有人前來讀閱此文與否，我在上帝的裁判席上，敢說我所書者，無一字不是真實的。」

「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在十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中，（我記得是那一月份的二十二日，）西歷一七五七年；我是在西茵河畔，船埠邊一個靜僻的地方散步，雖在寒冷氣候之中，而享受新鮮的空氣，約有一小時的行程，從我的醫學院街上，近我所住居的地方，那時有一輛馬車，在我的後面來，行得風馳電掣，我便站立在路邊，讓這車輛經過，這是很顯明的，倘非如此，我將被車撞倒而輾斃，一個人從馬車窗中探出了一個頭來，吩咐禦者把車子停下。」

「駕車者用力勒住了馬韁，那輛車子便停止了。同一的聲音，喚喊着我的名字，我答應了。車輛是停在我的前面了，其時有二個紳士，充容不迫地，開着車門，下了車子，我才隨後走上前去。我看他們二個人都披了大氅，似乎要躲藏他們的真面目。他們立在車門的旁邊，我也觀察他們二個人，他們看起來都是和我的年齡彷彿，或比我年齡輕些，他們二個人都很相像，對於他們的身材、態度、聲音，（那時我能看得清楚）面貌也很像。」

「你是馬奶德醫生麼？」一個人說。

「我是的。」

「馬奶德醫生，以前在波威地方的，」另一個人說，「這少年的醫生，從前是一個精明的外科醫生，他在去年或於過去二年的中間，在巴黎聲譽雀起的麼？」

「二位先生，」我回答着說，「我便是這一個馬奶德醫生，辱蒙二位如此的厚譽。」

「我們曾到你的府上。」第一個人說，「而很不幸運，適值大駕恭出，告訴我們說，你或在這一個方向散步，我們追隨上來，希望追及閣下。請你上這輛馬車罷！」

「他們二人的態度，很帶命令式的，他們都移動過來，說了這幾句話，使我置身於他們及車門之中。他們都佩着武器的，而我卻沒有的。」

「二位先生，」我說，「請恕我，但是我向來要問這樣地蒙先生大駕光臨，要請我診的是誰，我還要問，請我去醫治的是什麼病？」

「第二個說的人回答我道：『先生，請你診治之人，是平常的民衆罷了，至於症象的性質，我們深信，你的神技，經先生診治之後，即能確定，比之我們所能形容的爲詳明。好了，請你登上車輛罷。』」

「我沒有別的想法，祇有服從，於是不作一聲的進了車子。他們二個人也隨我上了車子——最後的一個跳了上來，把腳踏板放好了。車輪旋動又向前進，與以前的速度一樣。」

「我所重新提起的談話，的確是當時所逢的情形。我並不有疑心，這是字字相同而無一字錯誤的，我約束我的記憶力，不致遠離事實。那裏所有繼續不接之處，真因我有所期待的關係，所以我把我的記載藏於祕密之處……」

「車輛離了街道前進，經過了北部的邊關，進入鄉村的路上了。約離邊關約一里中之三分之二的遠近——在這一時期，我卻沒有計算這路的遠近，但是後來我於折回之時才估計的——這是大街上的一條支路，於一所很靜僻的房屋前停了車子。我們三個人，大家都下了車子，向前步行，走在一所花園之中，在很黏紐的泥上，園裏有一個失修的噴水泉，尙有水溢出於屋前。聽得了門鈴的聲音，大門卻不是立刻開啓的，我的二個領導員中的一個，便去毆打開門的人，用他很大的騎馬用的皮手套來打，打在他的面部。」

「在這一種動作之中，我卻沒有特別的注意，因爲我時常看見普通的平民，給貴族們毆打，比了犬類也不如。但是二人中的一個，也相似的大怒，用他的手臂，同樣的將這人毆打，這弟兄倆的儀容面貌，那時是很相

似的，我才發現他們是雙生子。

「我們在大門外下車時，（那時，門是鎖的，兄弟中的一人，把鎖開了，讓我們進去，而重又上鎖了，）我聽得呼救的聲音，從上邊房間裏面發出來。他們一直領我走到這房間裏面去，我們便漸次的登上梯子，而那呼救的聲音，也漸漸的高而清晰，我便看見一個求診之人，那人寒熱的熱度很高，睡在一張牀上面。」

「這病人卻是一個女子，卻是一個絕色佳人，年齡很輕，約在二十開外的光景。她的頭髮，披散而沒有梳櫛，她的一雙嬌腕的手，爲繩子和手巾所綁住。我注意到用以捆綁的東西，是從男子衣服上撕下來的；內中的一條，是一條有鑲邊肩的巾，是穿禮服時用的，我也看見上面有貴族的徽章，而且有一個字母E。」

「在我診察病人的時候，我是在第一分鐘內看見徽章及字的，因爲，在她不住的扎掙時，她的面貌側向牀的一邊，把一條圍巾的一端，塞在口中，很是危險的將要悶死了。我的初步工作，我便伸出手，移開了圍巾，恢復他的氣息；其時，錦褥等物，我也看得很清楚。」

我輕輕的將她身子轉了過來，將我的手在她胸部上撫按，將她輕輕的放下，我也望她的面色。她的眼睛張了開來，很是驚駭的樣子，她不住的發出尖銳而可怕的呼聲，重複的說這幾句話，「我的丈夫，我的父親，我的兄弟。」接着就數數目數到十二，便說道，「靜聽！」她靜息了一回兒，果然靜聽了，一回兒這尖銳而可怕的呼聲，重又開始了，她重又呼喊：「我的丈夫，我的父親，我的兄弟。」重又數到十二之數，而說，「靜聽！」說話的次序和態度很沒有變更，也沒有休歇，但是祇有次序的喘息，在說這許多字的時候。

「我問道：『這樣的呼喊，有了多久了呢？』」

「要區別他們兄弟二人，我就稱他們一個是老大，一個是老二；我稱那個行使最多權力的爲老大，答我的就是老大，他說道：『大約是從昨天晚上，這點鐘才開始呼喊的。』」

「『她有丈夫，有父親，和兄弟嗎？』」

「『有一個兄弟。』」

「我不要對他的兄弟說麼？」

「他帶着很看不起的狀態答道：『不是的。』」

「她新近和十二的數目有所關係嗎？」

「老二很不耐煩的繼續下去說：『說的是十二點鐘。』」

「一看呀，二位先生，我說我的手依舊放在她的胸部，『我是怎樣的能力薄弱呀，你們帶我到這兒來！倘然我事前曉得我來的意旨，那麼我能預備一切，因為時期很侷促，在這冷靜的地方，不易得到藥物的。』」

「老大望着了老二，他是神氣十足的說：『這兒有一箱的藥物，』從小房間內取了出來，放在棹子上面……」

「我開了幾個藥瓶，去嗅牠們的氣味，也把牠們的塞子舐了嘗一嘗味兒。倘然配我應用的藥物，其本身如果含有毒質的麻醉藥劑，我便都捨去不用。」

「你疑心藥類嗎？」老二問着。

「你看，先生，我將需用牠們了。」我這樣的回答了，沒有說別的話。

「那是很不容易的，經過了種種的困難，我才使病人服了我願給的少許藥；停了一歇，我又想再去給她進些藥，但是我必要去守候該種藥所發生的藥力，所以我便坐在牀的一邊。有一個膽小而被壓迫的婦人，候命工作（她是樓下一個人的妻子），她退到房間裏的壁角落裏去了。房屋是潮濕而破舊的，也沒有精緻的佈置——是很顯然的，是新近才來住的。有幾張厚而舊的窗帷，釘在窗子的上面，不令尖銳的呼喊聲傳出。去。病人的呼聲繼續的呼喊下去了，『我的丈夫，我的父親，我的兄弟，』而又數到十二之數，說，『靜聽！』病態是很危險的，而我卻沒有將細綁的繩帶鬆去，那繩帶阻止她兩臂的動作，但是我仔細的觀察，曉得那繩帶不致使她很痛楚的。這現象祇有一線的希望，便是我的手，放在這病人的胸部，卻很有撫慰的力量，數分鐘之後，使她略為安靜。而對於呼聲，我卻沒有阻止的效力；她的叫喊聲，沒有鐘上的盪擺再能比她的呼聲，更是準確。

的了。

「因為我的手有這樣的功能（我假定的，）我坐在牀邊，約有半個小時，他們兄弟二個，在邊上看着，老

大說——

「『另外還有一個病人。』

我甚是驚駭，便問道：「病症是危險的嗎？」

「『你最好去看。』他很淡然的回答了，手裏拿了一盞燈……」

「這另外的一個病人，睡在後面的一間房間裏面，經過第二個的梯子，這是馬廄上面的一間頂樓。有很低的天花板，裝在一部份，其餘的卻沒有的，在磚瓦屋頂的邊頭，有交叉的屋簷，乾柴和稻草是貯在這一一個的地方，有捆成的柴把，和貯在沙泥中的一堆蘋果。我的記憶力是精確而不動搖的。我回憶到這種種的瑣事，我都看見的，好似在我白斯帝兒牢獄之中，在我被禁第十年之年底，也似與那夜我所見的相同。

「在草堆的上面，睡着一個美貌的村童，頭的下面，枕着一個坐褥——這村童的年齡至多是不過十七歲。他的背是靠着的，他的牙齒咬得很緊，他的右手緊握着，放在他的胸口，他的目光直視了上面，我不能看清他的傷痕在何處。我一個足膝跪了下來，我曉得他將死亡，因為他受了利刃的傷害呀。

「『我是一個醫生，我可憐的人呀。』我說，「讓我來診治！」

「『我卻不要將傷痕醫治，』他回答着說，「聽牠去罷。」

「他的手按着了傷痕，我安慰他，把他的手輕輕地移開。這是刀所刺傷的，在十二個或二十四個小時之前所受傷的，但是沒有技能可以救治他，倘然即是立刻的救治。此時，他是將快要死了。我便把目光移動到老大的身上，我見他下矚那美麗的村童，而這村童的生命，將似水花的消散，好像他是一隻受傷的鳥，或是一隻兔子，而並不當這受傷者，卻也是人類中的一份子。

「『傷受了幾時了？先生。』我說。

「一個蠢惡無知通常的犬，一個奴僕，逼迫我兄弟去刺他的，碰在我兄弟的刀上——像一個紳士似的。」（譯者註：非同一階級不相比劍決鬪，這個孩子，以低賤之軀，而逼着貴族與之決鬪。）

「在他回答之中，那是沒有憐憫之心，憂慮，或仁慈的人道。說話的人似乎承認，有一個階級不同的人死在這裏，這是很不便利的，好像承認這種人，不能照着他的蟲蟻賤類，向來所有那種黑暗的死法。他對於這一個小孩子，或對於這一個小孩子的命運，也不能有一些兒情感。」

「小孩子的目光，慢慢移到這二個人身上，這二個人的目光卻集在我的身上。」

「醫生，這些貴族們，他們是很驕傲；但是有時候我們通常的犬類，也很是驕傲的。他們欺凌我們，激怒我們，毆打我們，殺害我們，有時候我們也有一些的光明和毅力。她——你曾見過她嗎，醫生？」

「這尖銳的呼聲和哀號，是在這一個地方聽得出的，雖是距離得很遠。他說到了他們，宛似她是睡在我們的面前。」

「我說，「我已經看見過她的了。」

「她是我的姊姊，醫生。這兩個貴權，在好幾年裏頭，享受過他們的不顧廉恥的權利，糟塌我們姊妹們的節操與貞潔，但是我們小民中，還有好的女小孩。我曉得這一層，我也聽得我的父親這樣的說，她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女子。她也曾和一個有志的青年訂過婚約的了，是這少年的一個房客。我們都是他的房客——便是站立在那邊的一個人。另外一個是他的兄弟，他是惡種內的最壞的一個。」

「村童聚集了他的體力，說這幾句話，很是困難的；但是他說的時候的精神，說得令人可怕的那樣着重。」

「我們被站立在那邊的一個人所搶奪，凡是我們通常的犬類，都被無上權威的人類所劫掠——由他橫徵暴斂，毫無憐惜之心，爲他做苦工而沒有給我們工資，壓迫我們到他廠裏去磨他們的麥粉，壓迫我們用了我們血汗換來的穀類，去飼養他的家禽，禁止我們一隻家禽都不許豢養，搜刮到這一種的地步，那時我

們有了一小片的肉類，我們吃的時候，很是寒心怕懼，須把門門上，把窗子關好，那麼他的爪牙，可以看不見我們，免得被他們取去——我說，我們是這樣的被劫掠，搜剝，使我們如此的窮乏，我們的父老告訴我們說，在這一一個世界裏生產一個小孩兒，這是一樁很可懼的事情，而他所攫取的，便是我們中的女性都被凌辱，我們可憐的民族將爲滅亡！」

「我從沒有見到這樣被壓迫的景況，像烈火的向上直沖，我曾經推想，民衆們必有所忿恨；但是我卻永沒有見到這忿恨的表演實現，直至我見這一個將逝的村童。

「但是，醫生，我的姊姊是嫁的了，他是在現時發病，可憐的人，她與她的愛人結婚，那麼她或能在我們茅蘆之中，對他加上撫慰，我們的犬舍，像那一個人是如此說的，她結婚了沒有好幾個星期，那時，該男子的兄弟看見了她，羨慕她，便請求這人將她借給於他——我們丈夫中所處的地位是怎樣呀！他是很願意，但是我的姊姊卻是善良而貞烈的，厭惡他的弟兄，和我有一樣堅強厭惡之心。那麼這二個人便怎樣呢，硬勸她的丈夫，用他的權威對於她，硬使她甘心服從。」

「小孩子的視線，本是注在我的身上，漸漸的移注到旁觀者的身上，我觀察二個人的面貌，看出他種種所說的話，都是千真萬確的。這二種極端相反的傲慢，各相並峙，我能曉得，甚而至於在白斯帝兒牢獄之中，紳士們，是種種無恥的傲慢，鄉間平民，是被壓迫的怨懟和報復的情感趨勢。

「你曉得，醫生，貴族們享有許多特別權利，就是驅策我們平凡的大類，拿我們駕車，趕我們，如趕馬一樣，他們就是拿他當馬，使他駕車，趕他。你也曉得這是他們權力中的一種，將我們看守在他們田地之上，通宵達旦，驅淨鼓噪的蛙聲，使得貴族們甜蜜的夢，不致被擾。他們在夜間重霧之中，操守望之責，到了白天，又要他駕車。但是他卻不肯，不一天中午之時，停止他的工役，去吃東西——倘然他能得些食物——他嗚咽悲嘆了十二次，每打一次鐘，他便哭泣一次，就死在她懷裏。」

「沒有人道主義的事情，可以保存這小孩子的生命，但是他卻決意要說明他的慚性背理，他用力把身

子仰後，團結他將死的幻影，那時他也用力將右手緊按，依然的緊握，而按住他的傷痕。

「於是，他的兄弟得了這個人的允許，甚而至於得他的幫助，他便將她掠去；雖然我曉得，她一定哀告他的兄弟——所說的是甚麼，將不久的使你知道，醫生，倘是現在如此——他的兄弟將他掠去——祇爲他一時的快樂和遊戲，我在路上，我看見她經過，我將音訊，帶到家中，我們父親的心膽爲之俱碎，他也永不說一句話，說在他心中的話。我領了我的小妹子（因爲我另有一個姊妹），到一個爲人所找不到的地方，而在這個地方，至少，她將不爲他的奴隸。我便追尋這弟兄倆的踪跡，到了這兒，昨天晚上爬進了牆來——雖是一個平常的大類，我手中卻拿了利刃——什麼地方是頂關上的窗子，是在這裏的嗎？」

「房間對他的視線是很黑暗的，世界上的一切，似對他是很窄了。我把目光注視了，看見地板上的稻草和乾柴是滿佈而經殘踏的，似乎這地方曾經有人爭鬪似的。

「她聽見了我的聲音，便跑了進來。我告訴她不要跑進來，除非他死了以後。他走了進來，起先擲了錢給我們，於是又拿了一條皮鞭子打我。但是我，雖是平常的大類，也敢還手，逼他拔刀。他的刀，被我平凡的人的血染污了，隨他打斷他的刀，喜歡打成多少塊，就打多少塊；他拔刀自衛——刀便刺着了，他是用盡了他平生的技能呀。」

「我目不能再視了，但是在少許時候之前，一柄已斷刀的片段，落在稻草之中。這個武器，是一個紳士的。在別一個地方，另有一把舊的刀，那是似乎是一個軍士所用的。

「現在，攙扶我起來，醫生，攙扶我起來，他在什麼地方呢？」

「他是不在這裏了。」我說，扶持了村童，而我心中思忖，他所指的是兄弟。

「他像其餘的貴族一樣，很是驕傲的，他見我是很怕的，剛才在這裏的人，他到那裏去了，把我的面貌移轉來對了這個人。」

「我這樣的做了，把這小孩子的頭擡了起來，依在我的膝上。但是，觀望了一歇，很是用力的，他也漸漸的

望上起來；希望我也扶他起來，倘然我力不能支持他。

「公爵，」村童說，對了他，怒目而視的，他的右手舉了起來，「到了這日下，這種種的罪惡，都要報復的，我將告發你的族類，你們惡族類裏的末代，將負此責任。我現在拿對你畫個十字架，以作我所為的一種記號。到了那些日子，這種種的罪惡，都要報復的，我將告發你兄弟們，你們惡族內的敗類，單獨的負此責任。我對他畫的血十字架，就是我做的一種記號。」

「他將他的手按住他胸前的傷痕，計凡二次，他又伸出他的食指，在空中劃十字形。他立了一會兒，手指依然的舉起，等到他食指放落下來，他身體也同時跌倒下來了，我將他放平，他是死的了。」

「當我側身望到少女的牀邊時，我見她是很忿怒，繼續呼喊得很準確的，和以前的態度相同。我曉得這樣的叫喊，可以繼續許多小時，或許她到了墳墓之中，方才停止咧。」

「我重又給她我曾給她的藥，坐在她的牀邊，直到夜色深沉，她也沒有減少尖銳的呼聲，也沒有混亂她所說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是，「我的丈夫，我的父親，我的兄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靜聽！」

「從我第一回看見她之後，她似這樣的繼續了二十六個鐘點，我是往返了二次，重又坐在她的身旁，那時她的徵象很不穩。我盡我的力去救治她，漸漸的，入於昏睡，睡得似死的一樣。」

「這個時候的情形，就好像一陣長久的狂風，吹過之後，風雨都停止了一樣。我放開了她的手臂，叫了一個女人來幫助我，按住她的手和她所撕碎的衣服。我曉得她的情境是如此的，她有懷孕的初期現象；我關於她的病狀，初時原有一些兒希望，這時候，連一線希望也沒有。」

「「她是死了麼？」公爵問着，（我仍舊稱老大爲公爵，）他是騎了馬來的，穿了長的靴子。」

「「沒有死，」我說，「但是似乎將死了。」

「「什麼，這種平常人民的體格是怎樣的呢！」他說，低下頭來望着她，含有無數的好奇心。」

「「有巨大的精力，」我回答他說，「處憂愁困苦之中。」

「他起先聽了我的話笑了，後來又皺着眉頭。他拿了一只椅子，他的腳伸在我的椅邊，吩咐服侍的婦女走開，屏聲息氣的說：

「醫生，願到我弟兄這許多可矚目的困難，我就介紹，須請求你來診救。你的名望很高，而也是一個青年有爲之人，作爲將來之事業計，你或也注意到你自己的利益的。在這兒你所見的一切事物，是只可目觀而不足爲外人知道的。」

「我靜聽病人的呼吸，以便避免答覆。

「你的意思裏頭，贊成我麼？醫生。」

「先生，我說，「在我的業務中，與病人所談的一切，均當保守祕密的。」我的答話裏頭，都有防備的，因爲我的耳聞目見，使我心很不安啊。」

「她的脈息，很不容易辨別，我只得很小心的按她的脈膊和心房的跳躍，祇有一線的生機罷了。當我重坐到我的坐位時，我顧視了左右，我看見他們兄弟倆對我都注意。

「我寫這篇東西，經過了萬分的困難，冷的氣候，侵入肌骨，我是非常的恐懼，或我爲人所偵察，而將送進地下黑暗的地窖中去，所以我必須縮短我的記載了。這卻並不是我記憶力的失敗，或有所遺忘，這可以追想的，可以詳述的，的確確的談話，介於我和這二個弟兄之間。

「她苟延殘喘，有一星期之久了。到後來，我的耳朵放近她的嘴唇時，我能懂得她所對我說的幾個音調。她問着我，她現在在什麼地方，我便告訴了她；她問我是誰，我也告訴了她；我問她家族的名字，是沒有結果；她慘然的搖她的頭，倚在枕頭之上，保守着她的祕密，也和這村童的態度一般無二的。

「我卻沒有機會問她別的問題，直至我告訴他們弟兄倆，她快將香消玉殞了，不能再延長一天的生命。直到那時，雖是沒有一個人明瞭她的宗旨，祇有這服侍的女子與我，他們二人中的不論那一個，往往似有猜忌之心，坐在帳帷之後，於牀之一端，那時我也在那兒。而事情糟到了如此的地步，他們似不甚注意到我告訴

她的言語，好似一切的思想都在我的腦筋中經過了——我也似將死亡的一樣。

「我常常觀察到他們的驕淫放縱，對於老二（我是如此的叫他）曾與一個村童鬪劍，而該村童祇是一個小孩子的一件事，非常懊悔，他們弟兄倆腦海中的考慮，那是對於他們的閱世家，很是可恥的，而也是很可笑的。我多次的望着這幼年兄弟的眼光，牠們的表情，使得我曉得，他是很不歡迎我的，因為我是曉得了村童對我所說的一切，比了老大，他是要較為溫和些，客氣些，但是我看出他深恨我啊。我也看出來，我在老大的腦海中，卻是一種障礙物。

「我所診治的病人，在半夜二時之前是死了——這個時辰，是由我的錶上看出來的，差不多一分鐘也不錯。在我第一回的見她時，我一個人和她在一起，她青春美的蛾眉螭首，慢慢的從一邊低俯下去，世界上一切的罪惡和她的愁慮，都終止了。

「他們兄弟二人是等候在樓梯下的一間房間裏，很是不耐煩似的，騎了馬去了。我在牀邊，我聽得他們皮靴和他們鞭子相擊之聲，他們是躡着官步兒在徘徊啊。

「結果她是死了麼？」老大跑了進去才說。

「她是死的了。」我說。

「我慶祝你，我的好兄弟，」這是他回身而說的一句話。

「他給我些銀錢，我很猶豫地不接受。他給我一卷的金幣，我從他手中接受了過來，但是我便放在棹子上面，我考慮這個問題，我決計不受領一些東西。」

「請求你們寬恕我吧！」我說，「在這種環境之下，我不當受得酬報的。」

「他們面面相覷，但是對我俯下了頭，而我對着他們也俯低下頭，我們並沒有說別的話，我們各自分別了……」

「我是很疲憊了——這種悽慘的事，我不能卒讀我年老震顫的手所寫的記述。」

「那天的清早，有一卷的金幣放在一隻小匣之中，置於我屋的門前，外面註明了我的名字。起始，我很熱切的考慮，我將如何應付。我那天決意，用私人的名義通知長官，詳細說明這二事的性質，對於這二個病人，我會被召而去診治的，也說明我所到的地方，事實上說明一切的一切。我深知法庭中的權勢是什麼樣，貴族們的氣燄是什麼樣；我豫料這將是冤沉海底的了，但是我希望這事情將於我腦中脫離，而對得住我的良心。所以這事情，我極端的守祕密，甚而至於對於我的妻子，我也不提一字，我決意的置之於密件之中。我卻不明瞭眼前真切的危殆；但是我曉得這或對別人也很是危險的，倘然別的人也曉得了這事情，像我所曉得的。」

「我那天的思想很是混亂，在這一天的晚上，不能完竣我的記錄。明日早上，我一早起來，比平時還要早，將這記述一事結束。這是那年的最後一天，我把剛才寫畢的東西，而放在我的前面，那時就有人家報告我，有一個女子等候着，要來會見我。」

「我覺得我所處的地位更爲不平穩。這是很寒冷，很黑暗，我的知覺，很是麻木不靈，我前途的陰沉，更爲可怖。」

「這位婦女年齡很輕，很誠懇的，很美麗的，但也是紅顏命薄的，她是在十分忿恨之中，她對我表明說她自己，是公爵依蘭蒙特的妻子。我聽得這一個名稱，這也是這村童對老大所說明的名號，而這名號的第一字母，繡在圍巾之上的，這卻不難推論，便是我新近所見的貴族了。」

「我的記憶力，是仍舊很準確的，但是我卻不能將我們的談話完全寫出。我慮到我是被看守得很嚴密的，比我自己所知的，而我不知我在什麼時候，我是常被暗中監視的。她是一半狐疑，一半是宣露，主要的事實，便是她丈夫所作慘無人道之事，而對我求援助。她卻不知道村女是已經死了了。她會希望，她慘然的說，說與村女曉得，是暗地裏，有一個婦女，是憐惜她的。她的希望將邀天庭之怒，這是爲久受痛苦的人所嫌惡的。」

「她絕對地相信，另有一個年輕的妹子活着，她最大的希望，便是去幫助這年輕的妹子。我不能告訴她。」

別的，祇是有這樣的一個妹子；除此以外，我沒有曉得別的。她來看我的動機，是信任我的忠實，也有這一個希望，我能告訴她姓名和住的地方。而在這不幸的時期，二者我都不曉得。

「我沒有這許多零碎紙件了，一張是昨天從我處拿去的，對我下了一個警告，我必須於今天終結我的記載。」

「她是一個溫柔淑順的女子，對於她的婚事，她是很失望的。她將如何處置呢？兄弟不信任她，不喜歡她，他的權威，是和她反對的；她怕他，而也怕他的丈夫。那時我扶她下去到門邊，那裏有一個小孩子，一個美麗的小孩子，年齡祇有二三歲，在她的馬車之中。」

「因為他的緣故，醫生」她說，指點了他，含着眼淚，「我決意盡我的能力，做我可能而可憐的補救。他將永不能發達的，如承繼了他的祖業。我有一個豫測，為這一點，倘無別的憑良心的補救，或有一天是需要他的，我所剩下來的，而我能稱為屬於我自己的東西——也不值幾樣珠寶的價值——只要能夠找到那個妹妹，這一筆款子，就是他將來一生所給與這受害人家的第一批撫恤金，他可憐的死者，也連同在內。」

「她脞着小孩子，撫拍着他，說：『這是為你自己的緣故，你將來要忠誠，小查理！』小孩子很有勇氣的回答道：『知道了！』我脞着她的手，她用將他抱了起來，撫拍着他而去了。我以後也沒有看見過她。」

「因為她相信我，我知道她丈夫的姓名，所以在我的信上，不再詳縷了。我封固了信，我非親手自辦，我不相信別人的，所以我在當天自己親自把信送去的。」

「當天晚上，就是除夕，將近九點鐘之時，一個穿黑色衣服的人，在門前打動我的門鈴，請求要來見我，他輕輕地隨了我少年忠厚的僕人段發，登梯上樓。那時我的僕人進了房間，我和我的妻子並坐着——咳，我的妻子，我心中的愛人，我美麗而年青的英國籍的妻子——我們看了這一個人，他大概是坐在門前，不作聲的站立在僕人的後面。」

「在聖花拿路有一個急要診斷的病症，」他說，「不要就攔我許多時候的，他有一輛馬車等候着啦。」

「這是使我到這兒監獄裏來，這就是使我投到我墳墓之中了。那時我認清了這房屋，一條黑色的覆面巾，從後面放上來，很緊的覆在我的嘴上，我的一雙手也是被綁住。那弟兄倆從黑暗街道的一角中，走了過來，做了些簡單的手勢，就認明是我。那公爵就從他衣袋中拿出了我所寫的信，取了給我看，將這信放在燈籠內的火上燒掉，把腳踐踏紙灰，使爲滅跡。我是被帶到這兒來，我是被帶到這活人的墳墓裏來。」

「倘然這是使上蒼愛悅的話，於這可怖的數年之中，希望不論那弟兄中內那一個人的殘忍的心中，允許我得到我最親愛妻子的音訊——即是使我曉得，是否她依然的活着，或是已久離人世——我或能想，上蒼卻沒有摒棄他們。但是現在我相信，這紅色十字架形的記號，對於他們是致命的，而他們卻沒有蒼天的憐憫。今晚是一七六七年的除夕，我這多愁多難的監犯亞力山大·馬奶德，在不能忍受的傷心苦痛中，向天向地告發他們，告發他們的子子孫孫的，罪孽深重，我要一直告發到他們受着惡貫滿盈的果報，受着天誅地滅爲止。」（譯者按醫師的獄中記，至此方完。）

當宣誦此項文件完畢時，一種可怖的聲音由法庭上高揚出來了。是一種急於要報仇的聲音，沒有別的較爲清晰的聲音，只是要報仇流血啊。此項陳述，激起了當時報復的情緒。國中沒有一個人，對此事而不是俯首下頭的。

也似需要的，在這法庭進行之中，與庭上的聽衆，顯明地表示着段發夫婦倆何以不早將這文件，和別的在白斯帝兒牢獄中所得的記述，而保守着不公佈呢，直到此時而舉發啊。也似乎是需要的，那可賤的貴族的名字，顯明地在聖安東的地方，久爲人們所詛咒唾棄，而也早爲死罪的登錄了。在當天的聽衆，沒有那一個人會挺身而出，甘自墮其品德，甘自不顧地位，而向這般的舉發，加以反抗的了。

以言罪人，尤爲不堪，這舉發的人是一個出名的公民，是他自己心愛的的朋友，他妻子的父親。一個民衆們狂熱的態度，模仿民衆們舊時含有疑問的舊道德，在民衆神座前不惜己身而犧牲一切。所以當時主席說（倘非如此，他自己的頭，也要在他的肩上搖動了）那麼這共和國的名醫，肯把貴族中一個惡劣的家族，斬

草除根的殺乾淨了，就更值得受共和國的一種神聖的光榮和快樂，使他的女兒爲寡婦，她的小孩子爲孤兒。那時有一陣狂熱的呼聲，愛國的熱忱，卻沒有一些兒人類惻隱之心的。（譯者按：諸位讀者，必知醫師之快婿，爲達南，爲依蘭夢特，亦卽爲公爵之子，故革命黨必欲得而殺之爲快。）

『那個醫生有多大的勢力呢？』段發夫人喃喃地講，對復讎笑着。『現在救他吧，我的醫生，去救助他！』每個陪審員投着死票，就有高大的呼聲，一票一票的投着，就有一次一次的高大呼聲。全體的陪審員一致的投了死票了。憑心而論，一個貴族的子孫，就是一個共和民主國的仇敵，就是壓迫民衆的公敵，解回至康司求利牢獄之中，而於二十四小時內執行死刑。

第十一章

黑夜

黑夜

憑

執

這無辜的人，如此的被判死刑，他傷心的妻子，聽了宣判而暈厥，一如驚駭欲絕了。但是，她卻沒有聲息；而她內心中的意旨，極爲堅決，以爲世界上的一切，只有她可以忍受他的慘苦，而不願增加他的悲悼的，她的堅志，所以便使她立刻振作起來，她即使受了如此打擊。

法官們將參與戶外民衆們的盛典，法庭上宣告退庭了。很快的聲音和動作發生了，法庭上許多的人跑了一空，他們都從許多的走道上走出去，那時的綠茵站立着，伸出了她的手，對着她的丈夫，她面部上沒有別的表演，祇是出於情愛上的吊慰。

『倘我能接近他！倘我能擁抱他一次！啊，仁慈的民衆們，倘然你們對我們有如此的情感！』

祇有一個典獄官，連同昨夜提拘他的四人中的二個人在這兒，和白莎。所有的民衆們都盪蕩的到外面街道上去了。白莎對其餘的幾個人，提議着說，『讓她現在擁抱他一次，但祇准一歇兒功夫。』提議是默然地應允了。他們讓她經過了許多的坐位，到了法庭中一個較高的地方，那裏她，倚於犯人所站立的木柵上，而能將他的手臂擁抱她。

「再會罷，我靈魂上的愛人，我分別時，祝福我的愛人，我們將重逢的，到了那時，一切的痛楚，都可沒有了！」

這些都是她丈夫所說的話，當時他把她擁抱在胸前。

「我能忍受的，親愛的查理，我受上蒼的保護，不要爲我而傷悲，爲我們的小孩子，臨別而祝福罷！」

「我的祝頌孩子的話，由你帶與她，由你，我贈她，由你，我對她說再會吧！」

「我的丈夫，不一歇時光！」他自己掙扎而欲離開她。「我們的分別，也是不久的，我覺得這將反而使得我漸漸的傷心，但是我能力所及，我將盡我之責任，如我和她分別了，上蒼將使她得友助，也似上蒼的待我一樣。」

她的父親隨着她，幾乎跌於他們二人的膝前，但是達南急忙的伸出了手來，扶住了他，大聲的說：

「不，不，你怎樣了，你怎樣了，你眞要向我們面前下跪了麼？我們現在曉得了，曉得你以前的掙扎，我們現在曉得了，你所歷經忍受的，就是你知道了我的出身，而你還是疑心着，我們現在曉得了，這天然的憎厭，是你所奮鬪而反對的，而要制勝的，爲她的愛人的緣故，我們感謝你，出於我們的真心至意，出於我們的愛情和責任，願上蒼永久的保佑你！」

她父親唯一的回答，是伸出了他的手，抓摸着他的白髮，鬚住頭髮，發出了忿恨的尖聲。

「這是不能挽回的了，」罪犯說，「種種的事合併發現了，這是有勞無功的去努力執行我可憐母親的付託，在我生命危殆中第一次和你相見，蹇運中跑不出吉星的，一個比較快樂的結果，自然地不會存在於一個不快樂的起頭的事情中的，不必悲切，求你寬恕我，蒼天善庇你的！」

他被庭丁拖開了，他的妻子，將他鬆放了，呆呆地只是立在他的後面望着，合着手掌禱告似的，她容光煥發地看了他，甚至大有安慰的笑意，他出了罪人所站的門，她身子回了轉來，她的頭很是情緻纏綿地偎在她父親的胸懷中，欲將對他所訴說，不料於他的腳邊卻跌撲下來了。

這個時候，他在黑暗的一角，他卻沒有移動過。薛特尼·卡爾登就來了，將她扶了起來，祇有她的父親，和羅雷先生是同她在一起。他的手臂在扶的時候，也不住的顫動，他還是把她的頭也托住了。但是他有一種態度與神氣，不是完全出於憐惜之心的——那似有驕矜之意的。

「我將扶她到馬車裏去麼？我也不覺她身體的重量。」

他輕輕地扶她到了門邊，很溫柔的將她放在馬車之中。她的父親，和他們的老友，也登上了車子，而這老友卻坐在駕御者的旁邊。

他們到達了大門之前了，在幾個鐘點之前，他就在这黑暗中的門口，一度徘徊過的，他就在这時，看見那崎嶇不平的石子街上，有了她印着的足跡，他自己便發生了一種印象了。在這一個時候，他才把她扶了起來，將她抱上樓梯，到了他們房間中去。到了房裏，他將她放在軟褥之上，而她的小孩子和普樂絲小姐，卻悲哀的哭着了。

「不要使她自己回想，」他很溫柔的，對後面的一個人說，「她最好是這樣，不要去甦醒着她的知覺，那時她祇是暈厥。」

「啊，卡爾登，卡爾登，親愛的卡爾登！」小綠茜高聲的呼喊，舉起了，伸出了她一雙的小手，很富情感的將他環抱，放聲的痛哭。「現在，那麼你是來的了，我想你須做些幫助我媽媽的事呀，去救我的爹爹啊，請着她，親愛的卡爾登，在愛慕她的人們中的一人，你能坐視她如此嗎？」

他對着小孩，俯低了身子，使她美麗的面孔，偎貼在他的面邊。他對她也很柔和的，望着了她不知不覺的母親。

「我去之前，」他說，深深的嗟嘆——「我可以陪着她麼？」

後來才記得的，當他俯下了身體，接觸她的面部和她的嘴唇的時候，他輕輕的說了幾句話。小孩子站立得和他最近，她後來對他們說的，而也對她的孫女兒說，那時她已是一個長年的婦女，那個當兒，她聽得他說：

『一個你所愛的生命。』

他到了隔壁的一間房間裏去，羅雷先生和她的父親，也跟着進來了，他便對了那二個人，而向着她的父親說：

『你極大的勢力，卻祇在昨天的日子，馬奶德醫生，至少再試一下吧。這許多法官，和那些有權勢的人，都是你知己的朋友，都很熟悉你的服務，這卻不是麼？』

『我隱藏的沒有一件事和查理是有關係的，我很堅強地確定，我須拯救他；而我是救過他的了。』他回答這幾句話，很是爲難的，而且也是很慢的。

『再試試看，介於現在和明天下午的鐘點，是很少而短的，祇有去試。』

『我有意再爲嘗試，我決不有片刻的停止。』

『那是很好。我曉得這樣的毅力，像你以前一切偉大的事業一樣——雖卻不，』他繼續地說，笑了一笑，而接着一聲的長嘆，『像這樣偉大的事業，但是去試試看！那時生命上有了錯誤，而誤用了，生命的價值便不值得什麼了，價值的功能祇是如此而已。倘非是如此，那便值不得甚麼。』

『我要去。』馬奶德醫生說，『直接到檢察官與主席處相晤，我還要會晤別的人，別的什麼人，我現在不願說明，我也要寫些東西——但是稍待呀！街道上有一種慶祝，沒有一個人可以穿越得過，除非等到天色黑暗了才可以。』

『這是的確好的！這卻是窮途絕路，沒有到窮絕的極端，等到夜間，我極願曉得，你怎樣的快法；雖是，注意的！我不希望別的，什麼時候你將看見這可怖的權力，馬奶德醫生。』

『在天色立刻發暗之後，我須希望；或於一二個小時之間。』

『在四時之後，天色便將入暮，讓我們放長了一個或二個鐘點吧。倘我在九點鐘去會羅雷先生，我可能領教你所幹的事麼，不論從你自己那裏，或是從你朋友那裏。』

「好的。」

「你能達到目的的。」

羅雷先生隨了薛特尼到了外面，他便在他將走的當兒，拍着他的肩膀，他便回了轉來。

「我是沒有希望的了。」羅雷先生在一聲聲音很細微，很悲傷的耳語。

「我也沒有什麼希望。」

「倘然他們中間，不論那一個人，或是他們全體，推想中可以寬恕他的——這是對於他們一個很大的

推想；他的生命，或是別人的生命，究竟爲些什麼——我懷疑着。倘然他們敢於法庭宣判之後，將他寬恕。」

「而我也如此的想呀！且我似乎聽得利斧墜落的聲音。」

羅雷先生將他的手靠在門堂子的上面，他的面孔卻倚在他的臂上。

「不要喪志失望了。」卡爾登很是溫柔的說，「不要悲傷。我把此層意思，鼓勵過馬奶德醫生，因爲我覺

得，這或有一天將對她是很悲慨的。或是，她將有一天覺得很悲切的，而她或許想到「他的生命白白地送去

了。」這是使她很難堪的。」

「是的，是的。」羅雷先生揩乾了他的眼睛，回答着說，「你是對的。但是他將冒險，這是沒有真切的希望

了。」

「是的，他將冒着危險，這是沒有真切的希望呀！」卡爾登回答的說。於是他便走了，足足步很整齊，走下了

樓梯。

第十一章 昏黑

薛特尼·卡爾登蹣蹣街頭，無處所至。「在德兒勝銀行九點鐘的光景。」他說，他的面貌帶着自言自語的態度，「我將於這一個時候便去麼？我是如此地想。這許多人最好要曉得世界上，尚有像我的一個人，在這

兒這當是很注意小心的，或也是一個很需要的預備。但是小心啊！小心！讓我詳爲考慮！」

他的足步，是朝向了一種目標走的，一忽兒不向前走了，他在已經黑暗的街道之中，打了一兩個回合，回思他腦海中的計劃，想到可能的結局。他第一個的感想，是決意的了。「這是最好的了，」他說，最後的決意了，「這許多人，如果能够曉得世界上尚有像我的一個人，在這兒。」於是他便把頭回過來，對了聖安東地方望着。那一天，段發派定自己，爲在聖安東市裏酒店內的守望的人。熟悉城市情形的人，要到他家裏去，不必叩問人家，便能一些也沒有困難，就可以找得到的。卡爾登把情形確定了，便重又彎過了狹隘的街道，到一個餐館中進了些食物，進膳之後，疲憊的睡着了。多年中的第一回，他卻沒有飲過過量的酒。從前夜以後，他卻沒有飲性猛的酒，祇飲少許薄淡的酒。昨天夜裏頭，他慢慢的將一瓶白蘭地放在羅雷先生家中的爐上，好像一個做慣了的人。

到了七點鐘，他才醒了轉來，精神好了些，他重又走到街道上面。他獨自一個人，走到聖安東地方，他站定在一個店家窗子之前，那兒有一面鏡子，他輕輕的整理他歪斜不正而寬鬆的領帶，也略整理着他蓬鬆的亂髮。整理完畢了，他便直接的向段發所開設的酒店，跑了進去。

酒店之中，沒有別的客人，祇有三個傑克，這三個好動的人，發着沙聲的喉音。一個人，他在陪審員中見過的，立在小小的帳櫃旁邊飲酒，和段發夫婦倆談話。而叫做復讎的女子，也加入他們的談話之內，她好似酒店中的一個固定的人。

卡爾登走了進來，擇定了他的坐位，便喚着（用很不小心的法蘭西語）打酒，段發夫人無意中望了他一眼，再尖銳地望了他一眼，她親自的跑上前去，問他要的是什麼。

他重複的說他已經說過的話。

「英國人嗎？」段發夫人問着，掀動了她黑色的眉毛，露出好管閒事的神色。

對她注意的望着，好似這簡單的法語字音，表演得很遲慢的。他回答着說，操了他以前剛硬的外國口

音：「是的，夫人是的。我是英國人。」

段發夫人回到她的帳櫃旁邊去，拿了酒，而他卻拿了一册法國革命黨的雜誌，似爲瀏覽，實也不留意其中的意義。他聽見她說：「我對你發誓的說，像依蘭蒙特。」

段發將酒帶給他，對他道了晚安。

「怎麼？」

「晚安。」

「啊，晚安，公民。」樽滿了他的酒杯。「唉！美酒呀！美酒，我爲共和國飲祝。」

段發回到了帳櫃邊，說：「當然的有一些兒相像。」段發夫人很尖刻的說：「我對你說是很相像的。」傑克第三也冷靜的注意而說：「他是久在你的腦中，你看，夫人。」可愛的復讎插上去說，笑了一笑，「不錯，麼？你很高興的盼望，明天再能見他一次。」

卡爾登看了紙上一行一行的字，慢慢的看下去，他的食指指在字上，很是專心注意，而有很出神的樣兒。他們都倚在小帳櫃之上，話語說得很輕，靜了數分鐘，那時他們都望着他，卻沒有擾亂看到革命黨出版物作者的意旨，他們重又開始談話了。

「夫人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傑克第三觀察着說，「爲何停止了？那是有重大關係的，爲何停止了？」

「對的，對的。」段發按着理由說，「但是一個人終有一個地方休止，總而言之，這個問題便是到若何地步？」

「到了末路了。」段發夫人說。

「英雄氣概。」傑克第三沙聲的說，而復讎也是大爲贊成。

「殺絕了原是一個好的主義，我的妻子。」段發說，很現着不安的樣子，「從大體上着想，我卻沒有反對。」

的論調。但是這個醫生忍受得也多了；你今天是眼見他的，你也於宣讀文件時，曾詳察他的面貌。」

「我曾詳察過他的面貌！」夫人重複着說，輕忽而含有怒意。「是的，我曾詳察過他的面貌。我曾詳察過他的面貌，他的面貌不是共和民主國的忠實信徒，讓他去注意他的面貌吧！」

「你會注意他的面貌，我的妻子！」段發說，很似懇求寬恕的態度，「他女兒的忿恨，對他一定是很可怖的忿怒！」

「我也曾觀察過他的女兒。」段發夫人重複再說，「我也曾觀察過他的女兒，也不祇一次的。今天我也觀察她，別的日子我也觀察她的。我在法庭中觀察她的，我在牢獄旁邊街道上面觀察着她。只要讓我舉起我的手指——」她似將舉起來（聽說話人的眼光是注在紙頭之上），而讓牠落下去，於她前面的架上，有相擊之聲，似利斧的墜下呀。

「這女公民是女中豪傑！」陪審員帶着沙喉喘說。

「她是一個安祺兒！」復讎說，擁抱了她。

「對於你呢？」夫人如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對了她的丈夫說，「倘是依靠於你——這是很快樂的，這卻不是——甚而至於到現在，你須拯救此人。」

「不見得罷！」段發否認着說，「若要去做去，就不會像舉杯之易的啊！但我須把此事置之不顧，我說，在這兒停止罷！」

「那麼你現在想，傑克！」段發夫人含着怒意說，「而你也想，我的小朋友，復讎！你倆都去想聽着別的罪狀，似暴君與壓迫人者，於這民族之中，久已在我的登記記錄上面，判定為削除餘孽，去問我的丈夫，這是不是麼？」

「卻是如此的。」承認着說，卻沒有問他。

「在我們起義偉大日子，白斯帝兒的牢獄就被克服了。他發現今天所讀的文件，將牠帶到家中，在半夜

的時候，那地方很是清楚，而沒有人來，我們便看文件，便是這一點，我們所用的便是這個燈光。問他是不是麼？」

「是的。」段發承認着說。

「當天晚上，我告訴他說，在文件宣讀完畢時，燈火也熄滅了，窗子和鐵柵外面，望到上面的蒼天，顏色慘怖，而我有所暗視。問他，這是不是麼？」

「這是如此的。」段發重又承認着說。

「我便把這個祕密告訴他。我用了我的兩隻手，拍着他的胸脯，似我現在所拍的，然後才告訴他，「段發，我被海濱的捕魚人，撫養長大，該漁翁的家庭，便是我的家庭。我們的家庭，如何爲依蘭蒙特兩弟兄所破壞的情形，都已在白斯帝兒文件內所詳述了。段發，那受重傷而睡臥在地上的村童的姊姊，便是我的姊姊，那丈夫便是我姊姊的丈夫，那個怪在腹中的孩子，便是他們的小孩子，那個弟兄，便是我的弟兄，所說的父親，便是我的父親，這許多死的人，便是我家族裏死的人，那麼，替他們報仇雪恥的義務，是落在我的身上。」你們問他，這是不是麼？」

「這是如此的。」段發重又承認着說。

「既然如此，那麼去關照風和火好了，那兒去休止呢？」夫人回答着說：「但是不要告訴，我說休止啊。」聽她說話的兩個人，從她慘惻性質的忿怒中，發生了一種可怖的感想——聽話的人能夠覺得，她胸懷中是怎樣的淒惋，即是不看她的面色——兩個人都讚美她的話，段發心中似有憐惜，插入了少許的話，講到這一個往事，對於公爵溫柔莊恭的妻子，但是祇提出他妻子剛才所說重複的話：「去關照風和火，那兒去休止呢？不要告訴我！」

顧客們進來了，解散了他們的談話。英國人的顧客，付了他所當付的帳目，很紊亂的數他找出的錢，同時，他以一個陌生人的關係，問着如何走到國家宮院的地方。段發夫人領他到了門邊，將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

指點了所問的路徑。這英國人顧客，那時不是沒有知覺的，覺得他的手很是有力的被一擠，舉了起來，重重的把牠一推。

但是，他是走他的路，不久他便浸入牢獄高牆黑影之中了。在約定的時間裏，他重又到羅雷先生的家中，那時他看見這年邁的紳士踱來步去，忐忑不安。他說，他剛才和綠茜在一起，直到現在，與之相別，祇數分鐘以前的事罷了，她是來踐他的約的啊。我們沒有見過他的父親，自從他在四點鐘出了銀行之後，她有迷然的希望，他的見解，或能拯救查理，但是這希望極爲薄弱。他出去了五個小時了，不曉得他到那裏去的呢。

羅雷先生等候到十點鐘，但是，馬奶德醫生卻沒有回來，而他不願意再離開綠茜了，大家預備着，他是會回去看綠茜的。然後他才會在半夜裏再到銀行中去的。同時，卡爾登一個人，只是在火爐旁，等候着羅雷先生。

他等之又等，鐘打十二下了；但是馬奶德先生依舊沒有回來。羅雷先生卻回來了，沒有探聽着他的消息，他到什麼地方去的呢？

他們討論着這個疑問，因爲他的遲遲不返，他們的希望宛如建築在不堅固基礎之上了；不料正當這個時候，他們聽得他在樓梯邊了。他便立刻進了房間，這是很明顯的，一切的計劃都是失敗的啊。

是否他果真的對別人商量過，是否他於這許多時光之內，祇在街道上蹣跚着，是不能曉得的。那時，他立定了身子，凝視了他們，他們也沒有問他一個問題，因爲他面部上都能够足以告訴他們的一切。

「我不能想出一個方法，」他說，「而我必定要有一個方法，但是在什麼地方呢？」

他的頭和他的頸都是露着的，他說話的時候，現着沒有辦法的態度，望着他的四週，他脫卸了他的衣服，讓衣服跌落在地板上。

「我的板凳在何處呢？我曾到處找尋我的板凳，而我不能找到。他們對我的工作，是怎麼了！時期的壓迫，我一定要完結那些靴子呢？」

他們卻面面相覷，他們也都是意懶心恢。

「來，來！」他於嗚咽潑泣，悽然的聲調中說：「讓我去工作，把工作給我呀！」

他得不到甚麼回答，他就散披了頭髮，把他的腳在地上擊着，好似一個發脾氣的小孩子。

「不要使得一個顛沛流離的可憐蟲再受痛苦呀！」他懇求着他們，很可怖的說：「祇給我去做工作！我

們將怎樣呢，倘然這些靴子今夜卻沒有做好！」

失卻了知覺了，極端的失卻了知覺了！

這是很顯明的，沒有希望去和他爭論理由，或去試他回復以前的意旨——那麼——好似都同意的

——他們每人的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撫慰他坐了下來，坐在火爐之前，允許着他，他們將立刻給他工作。他

沉坐在椅子之上了，而友頤沉思，淚如泉湧，好像頂閣中事，祇是瞬息間事，或如夢幻，在段發監視之下，羅雷先

生看見他縮成一團，大有與從前同樣的態度。

他們倆都是給這種毀敗的景象感觸着，和爲恐怖壓迫着，在這許多的情緒中，卻不是一刻兒功夫，就可

以抑制下來的。他孤獨的女兒，最後的希望，和信仰，也剝奪了，她就對他們倆很堅決地訴示了。他們又同樣地

各相觀看，面部上現着一種意思。卡爾登開始發表他的意見了：——

「最後的機會是過去了，機會是不多了。是的，最好將他領去了交與她。但是在你去之前，請你一歇的

辰光跟隨着我好嗎？不要問我何以我有這將着手的盟約，不要強求，我所擬着手的允許，我有一個理由——

一個好的理由。」

「我對牠卻沒有疑心，」羅雷先生回答着說，「請繼續下去說。」

介於他們之中，坐於椅子上面的人，卻不住的搖動着，也是不住地長吁短嘆着。他們談話的聲調，說到這

樣一種程度，好似他們於平常深夜之間，在病人牀邊所說的話。

卡爾登將身俯下去，提起了他的外衣，因爲他的外衣，差不多纏在他的足邊了。他把衣服拿起來了，那知

衣袋中的一隻小小的匣子，輕輕地落在地板上了。這一隻匣子，是醫生出診時所常常帶的。卡爾登拾了起來，裏面有拙疊的紙頭。『我們來看吧！』他說。羅雷先生俯首應允了。他把匣子開了出來，而大聲的說，『感謝蒼天！』

『這是什麼呢？』羅雷先生很急忙的問。

『稍安毋躁！讓我先說明牠的所在。』他將他的手放到他的衣袋中，從袋中另外拿出了一張紙頭，『這是一張通行證，牠是可以使得我出城的。請你看——薛特尼·卡爾登，一個英吉利人。』

羅雷先生拿在手中放開來看了，很誠懇的凝視着了。

『替我保存好呀，保存到明天。我將於明天看他，你記着，最好我不將牠帶到牢獄之中。』

『爲何不帶去呢？』

『我也不曉得，我以爲不帶去的爲妙。現在，保存在馬奶德醫生所帶來的紙頭。這是同樣的證書，可以使他的女兒，與她的小孩子，不論在甚麼時候，可以經過邊關無阻的，你看。』

『是的！』

『他得到了牠，是恐怕在最後而最不易謹慎的，昨天才從困苦中得來的。在上面填明那一天的日子呢？但是沒有關係的，不要看了，因此就耽擱時光，把牠謹慎的放好，放在和我的一起，再有和你自己的。現在，考慮我在這一二個小時之中，沒有疑心他有，或許可以有這樣的書證。等到回想之時，這是很好的。但是這或當於短時間內可以回想的，而我有充分的理由是如此這般地想着。』

『他們是不在危險之中嗎？』

『他們在很大的危險之中。他們的危險，便是將爲段發夫人檢舉而告發，我聽得她親口說的。今天晚上我竊聽得這婦人的說話，這卻顯露他們的危機，使我很爲變色的。我沒有錯過光陰，於此時之後，我也曾會暗過暗探，他也對我證實過，他曉得一個住在牢獄牆壁的邊頭的鋸木匠，也是在段發夫婦二人指揮之下的，至

於他眼見她的情形，且曾爲段發夫人所轉述過的。——他永不說出綠茜的芳名——「對着囚徒演着手勢和暗號。這很容易豫料的，這種假惺惺的態度，也極爲平常的，一個囚犯的計劃，而也是包括她的生命的——或也及於她的小孩子的——或也及於她的父親的——因爲二個人都被看見和她在這個地方。不要這樣的驚惶失色，你都可以拯救他們的。」

「我願上蒼是允許我的，卡爾登！但是怎樣辦呢？」

「我正要告訴你將如何着手，這是全靠你不能靠着別人的。此次新檢舉，須至明天的下午，或竟遲至二三天日子以後，才能實現，或許竟需一星期之久。你曉得這一個大逆不道的死罪，殊足悲慨，也殊足憐惜，那就是斷頭臺上的犧牲者呀。她與她的父親得須獲罪是沒有問題的，而這個婦女（她的拘泥頑固，是不可形述的）更將吹毛求疵，以加重罪刑，使她無疑地得以確定。你領會着我的意思麼？」

「很是注意的，對於你所說的話，也是很有信仰心的，暫時我卻模糊了，」將手按在醫生所坐椅子的靠背上面，「卽是如此的悽惻。」

「你豫備着費用，佈置旅行中所需的東西，到海濱之邊，愈快愈妙。你回到英國去的行裝，數天以前，已豫備好了。明天請豫備着你的馬匹，那麼他們或能於午後二時的辰光，束裝登程。」

「都將遵命而做！」

他的態度是很急切而鼓勵，羅雷先生也很急躁，做事很快，像一個少年之人。

「你有一個忠誠的心。不是我已經說過我們不能依賴別的較爲妥當的人麼？至於你所曉得的對於她，與她的小孩子與父親的一切危險，今天晚上告訴她吧，詳述其理由，她將很快樂的願意犧牲她的首級，放於她丈夫之邊。」他躊躇了一會兒，那又繼續下去，「爲她小孩兒的緣故，和她父親的緣故，必須要強迫她在那個時候，和他們與你離開巴黎，告訴她，這是她丈夫最後的準備了。告訴她，許多的事更須依靠這一層，比她所信仰或希望的。你想，她的父親，卽是在現在的憂慮的狀態之中，對她也將順從；你不是這樣想麼？」

『我想這是當然的。』

『我想如此靜寂的，在這兒的預備着一切，覓定了車子上面的坐位。我來了，讓我也登車，驅車前進。』

『我明白了，我須等候着你，在不論何種環境之下嗎？』

『你手中有我的和別人的通行證，你曉得，你當爲我留一席之地。不要等候別的事，留着我的位置，而往英吉利去。』

『那麼怎樣呢？』羅雷先生說，拿着他熱誠而有堅決意旨的手，大家不能靠一個年邁之人的，但是我將有一個少年有爲的人在�的身旁。』

『你將由蒼天庇佑了！很莊敬地允許着我，那麼沒有一樣事可以改變你的意旨，或變更你的計劃，今天之約，爾我當謹守不違呀。』

『沒有別的事的，卡爾登。』

『明天記牢着這幾句話：改變了計劃，或是延遲了計劃——或爲別的原因——那是沒有命的，許多的

生命，將要犧牲的。』

『我必記牢這幾句話，我希望我能盡心做我應做的事。』

『那麼我希望也做我的呀！現在再會罷！』

雖是他帶着剛毅的而熱誠的笑貌，說着話，雖是他將這老年人的手放到他的脣邊，他卻和羅雷先生沒有分別。他幫助着他，扶起了在椅子中動搖的人，在將熄的爐火之前，拿了一件衣衫和一頂帽子放上，意將找出所藏去的板凳和製造靴子的工作，依舊的哀懇去尋覓。他在另外的一面走着，保護着到了天井之中——在很快樂的殊可回味的時間裏，他顯着他自己悽絕的心——在可憐的夜色之中，他進了天井，一個人獨自的徘徊了片刻，仰首望着上面她房間裏的窗子中的燈光。在他走開之前，他對了這窗內有祝賀之意，而告別了。

第十三章 五十二

在康司求利黑色的牢獄之中，已經判罪的囚犯，等候着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數目好似一年內幾個星期的數目。五十二個將於那天的下午，從城市中之生命的潮汐中，到那無邊際而永久不滅的海洋之中去了。他們在出他們牢獄中暗室之前，新的囚徒卻又指派定當了；在他們的血流去混合在昨天血跡之中的以前，又有血將與明天的血混合了，卻也是確定的了。

五十二個囚徒將執行死刑了。從年已七旬的稅餉官，他的財富卻不能贖他的罪，到二十青春的縫衣女，她的貧窮慘苦，也不能救她的生命。體質上的病態，由於人類的罪惡與疎忽所致。所以此種病態，會遍沾於各種程度不同的犧牲者身上了；而卑劣可怖的行爲，不可明說的痛苦，可駭的壓迫，無良知的傲慢，不分貴賤，均爲沾染。

查理·達南，自從他出了法庭，到此牢獄以後，獨自一個人在獄室之中，沒有免罪的妄想。他所聽得的每行記錄的宣誦，他也聽得對他的裁判。他卻很明瞭，沒有個人的能力，可以拯救他的，實在他爲幾百萬的民衆所裁判，祇有一二人之能力，亦是無濟於事的。

無論如何，他心中很不舒服，愛妻的面貌，宛在目前，他腦海中想，她的受苦，不知將到如何地步。他貪生畏死之念是很強的，很是不易鬆懈；漸漸的覺得顧此失彼，輕於此則重於彼；那時他的毅力偏重於這一面，而這卻是失敗的，這一面卻又不能顧到了，他思想的起伏是很快的，他心亂如麻，他也不顧在生命上的一切了。偶然片刻之間，他覺得心悔意懶，那麼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孩子，他們是藉他以生存的，似乎是他意旨上爭論的一點，又使他的心有所偏私了。

但是，這都是始起時的事。旋即，這個考慮，他所逢的命運，這是沒有慚愧的，另外許多的人，也與他到同一錯誤的路上，每天堅決的經過着，又自勵了他的思想。又有一個繼續的思想，他腦海中和平的思想，由他親愛

的人所享受的，靠他鎮定的毅力。所以，漸漸的，他的思想又略爲平復，那時他的希望更奢，而他的安慰卻低下了。

在他宣判那一天晚上黃昏之前，他依然徘徊他最後的思想，允許着他設備些購買來的筆墨，一盞燈，他坐下來書寫，等到牢獄中一切的燈光熄滅了才停筆。

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綠茜，說明她父親的禁錮，他一點都不曉得，直至他聽她說了以後，而他全然不曉得他父親與他叔父的責任，對於這一件悽慘的事，直至宣佈這文件之時方才得知。他對她所密守的匿名，早已解釋她聽，他已經放棄了，是一種情形——現在完全的可以了解了——他的父親於他們訂婚之時，有一個允許，確定於婚期的早晨。他因爲她父親的緣故，請求她不要根究她的父親是否盡行遺忘這文件的存在，或是她的父親是否會回想到（暫時的，或爲好的緣故）北塔的故事，就是舊時的星期日，在花園中楓楊樹下的故事。倘然他保留了這些準確的記憶，那是將沒有疑心的，他曾推想到和白斯帝兒牢獄一同的毀滅。那時，他卻沒有聽得人們道及罪徒的遺跡，卻爲民衆們所發現的，而也震動全世界的人。他求她——雖是他繼續寫下去，他曉得這是沒有用的，去撫慰她的父親，用了種種所能想到的溫柔的意思，鼓勵着她，和着真實的旨趣，他卻沒有做過別的事情，這是於他自己當沒有責備的，但是他俱體的忘卻他們是有連帶關係的。最後保守着最後感謝的愛和祝頌，制服她的悲切，珍重她自己和他們的小孩兒，他對她宣誓的，他們將於冥中相逢，去安慰她的父親。

對於她的父親，他用同樣的文調寫着；但是，他告訴她的父親，他囑託他的妻子和他的小孩子，由他撫視。他很堅決地，和着希望地告訴他，便是他不要太爲失望，或是有危險的追想，他預料着，他或有這一種傾向的。將他們盡行託付與羅雷先生，說明他未了的世事。寫到了這些，他又寫了些非常感激他的友誼和摯愛的話，一切都寫好了。他卻沒有想到卡爾登。他思想中卻記着別人，他卻沒有一次的憶念着他。

在將燈光熄滅之前，他忽忽忙忙的將書信寫好。當他偃伏在他的草牀上時，他那麼想着了他對於世界

上的一切事都完結了。

但是他在朦朧之中，他回想到，他似在真實的情境之中，自由而快樂，宛在沙河的住宅裏面（雖是他的所處，與沙河地方有天淵之別），不知不覺之間，他心頭很爲安慰，他重又與綠茵在一個地方，而她對他說已往的種種，以爲卻是一夢，她又沒有離開着他的。一陣遺忘的嘆息，想到他所受的痛苦，重與愛妻相逢，他的胸中，是沒有分別的。又是一陣遺忘的吁嘆，他於悲慘的早晨甦醒轉來了，他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現在所遭遇的是什麼，一直等到他腦中又想到：『這是我今天臨刑之期。』

如此的情形，他經過他可憐的時光，到了那一天，那時這五十二個首級將爲斬下。現在，他卻略爲鎮定，他希望着也能够達到他英雄主義的結果，他醒了回來，他的思想中，另有了一種新的工作，這是一種盪魂的思想，真是難以控制的。

他卻從來沒有看見這一種結果，他性命的工具，牠是從地上起有多少高度，牠有多少級數，他將站立於那一部份的上面，他將如何的接觸，那接觸的手是否將染成紅色，他的面部將對那一個方向，是否他將第一個執行，或他將是輪到末一個？這許多和其他相似的問題，非是發生於他的原意，但是牠們在他的心中再三的只是顯現着，不知其次數，牠們並不和他的恐懼是有關係的，他是沒有恐懼的。這是從他好奇心的希望所激發，到了那時他想曉得一切，一個希望在少許有關的迅速時光裏，大大的很是不合比例的一種怪態，較他自己的奇想，更比這種有鬼魅於內的怪態爲怪。

他徘徊斗室之中的時候，時光只是慢慢地過去了，鐘的打擊聲也永不能給他聽得了。九點鐘是永遠的過去了，十點鐘永遠的過去了，十一點鐘永遠的過去了，十二點鐘來了而又永逝了。反乎常理的紊亂思想，只是在他腦海中，作激烈的爭鬥，但是過了一陣，他似覺得較爲好一些。他便踱來步去，聲音低低地念着他們的名字。最惡劣的憂慮，也不顧了。他繼續地踱來步去，拋卻了一切慘苦的幻想，暗暗地爲着他們和他自己，向上蒼禱祝着。

十二點鐘是永遠的過去了。

人家報告他說，那最後的時刻是三點鐘，而他也曉得，他或將於三點鐘之前被傳出監獄，因為犯人的囚車，碌碌格格的在街道上面，慢慢的經過着了。所以他的腦筋之中，決計留心着二點鐘，在這一個人時光，他盡量地鼓勇着自己，以為在這個時光之後，或能鼓勇着別的人。

他袖好了一雙手，很有次序的走來走去，一個很異乎尋常的罪人，在福司獄中走來走去，他卻眼見着一點鐘打過了，他也沒有甚麼駭異。這鐘點的長度那是與平常的鐘點一樣的。很虔敬的感謝上蒼，他能回復他的心志，他想，『現在還有一個鐘點了，』他便又旋轉了身子，重新走來走去。

門外面有了腳步的響聲了。他立定了。

鑰匙於在鑰洞的當中旋轉了。在這門大啓之前，適在慢慢開動之時，一個人發着低聲而說，說的是英國語言：『他卻沒有見我在這兒！我是閃在一旁，不讓他看見。你一個人去；我在靠近的地方等候，不要誤卻時光呀！』

門是很快地一歇開着，一歇關着，立在他的面前，面面相覩，鎮靜而對他是很注意的，面貌上微露着笑容，用警戒似的手指，按着他的脣上，他便是薛特尼·卡爾登啊。

他的狀態是很光明，是很可注意的，在起始的時候，這囚犯卻誤疑他幻象中的鬼出現了。但是他卻說話了，而卻也是他的口音；他握着犯人的手，他也卻是真實地握着他。

『在世界上的切人類之中，你是很出於意料的得以見我，』他說。

『我不能相信是你呀！到現在我還有些不相信呢！你不是一個，』——這個瞭解很快的到他腦筋之中——

『犯人嗎？』

『不是的，我對於這兒守備人中的一個，我是自然的得到一種權力，因此我得與你相見。我從她那兒來——你的夫人，親愛的達南呀！』

這罪犯緊握了他的手。

「從她那邊，我帶給你一個請求。」

「是什麼呢？」

「一個很至誠的，很急迫的，很有力的請求，而以很可憐的音調，對於你的耳中，是很甜美的，這你當記得的呀。」

犯人的面部，略為轉向了一邊。

「你卻沒有時間來問我，爲什麼我帶這個請求來，或者問請求的意義是什麼，我沒有充分的時間，可以來告訴你的，你一定要照着我的話做——把你所穿的靴子脫下，快穿了我的吧。」

在獄室之中，牆壁的旁邊，有一只椅子放在犯人的後面。卡爾登迫促地走到前面，已經很快的如電光一閃，他自己坐了下去，重又立了起來，赤着一雙腳。

「快穿了我的一雙靴子，快些拿手取靴子呀；快些決定呀；趕快些！」

「卡爾登，在這個地方是沒有逃走的机会了，這卻使不得的，你祇能和我白送掉性命。這是瘋狂了。」

「這便是一個瘋狂，倘然我請求你逃遁；但是我如此嗎？那時我請你出牢獄的門，你須告訴我這是發狂，所以留在此處。你的領帶須和我的相掉換，也掉換了我所穿的衣服。你這樣做了，讓我取了你頭上結髮的帶子，把你的頭髮弄得和我的頭髮一樣。」

快得這樣驚人呀，意旨和動作的毅力，顯然是超出一切的，他強迫着他有種種的調換。這一個罪犯卻似他手中的一個小孩子。

「卡爾登！親愛的卡爾登！這是發狂了。這是不能達到目的的，千萬使不得的，我也有這個意思而總是失敗的。我哀求你不要以我的痛苦，而加上了徒然去犧牲你的生命呀。」

「我親愛的達南，我是否請求你去經過這門嗎？那時我懇求你，你可以堅拒的。那邊棹子上面有筆墨紙

張。是否你的手不顫動而可以寫字嗎？」

「你進來之時，牠卻是。」

「不要再顫動，你把我所說的寫下來。快些，朋友，快些！」

把他的手，抓摸他驚惶失措的頭上，達南在棹子邊坐了下來。卡爾登的右手，按放在他的胸前，立在他的旁邊，立得很近。

「準準確確的寫我所說的話呀。」

「寫給誰呢？」

「寫給沒有誰的。」卡爾登的手依舊放在他的胸前。

「我須寫明日子嗎？」

「不要。」

每發一個問題，這犯人向上望着。卡爾登立在他的旁邊，他的手按着胸口，不住的俯視。

「倘然你記得的，」卡爾登說，照着寫，「這是我們二人之間的，許多時以前，你當能曉得這個的，那時你見了牠，我知道你當能記到的，在理你當不能忘卻他們的。」

他將放在胸口前的手移動着，在他寫得奇快的時候，犯人偶然的向上望，他的手便停止了，把寫的東西遮掩了。

「你已經寫了，「忘卻他們嗎？」」卡爾登問。

「我寫好了。這是你手中的武器嗎？」

「不，我卻沒有武裝着呀。」

「你手中有的是什麼呢？」

「你將直接的曉得。你寫吧，祇有幾個字了。」他重新說而達南寫，「我是很感謝的，時期是降臨了，那時，

我能證實他們。那麼我這樣的做，是沒有悲傷和悔恨的。」他說這幾句話時，他的眼光凝視在達南身上，他的手慢慢的也很輕的經過了達南的面部。

這枝筆卻從達南手指之中，跌落到棹子上面，他卻呆呆地望着。

「這是什麼的氣息呢？」他問。（按此指卡爾登從藥店中所購藥的氣味。）

「氣味嗎？」

「好像有些氣兒怪難聞的。」

「我卻一點也不曉得什麼東西；這兒是沒有什麼呀。快拿了筆寫完吧。快些，快些！」

好似他的記憶力破壞了，他的體能越出常軌了，犯人努力地奮發他的精神。他望着了卡爾登，滿腹疑雲，他呼吸的態度也更變了，卡爾登——他的手重又放在他的胸前——呆呆地注視着他。

「快些，快些！」

犯人又仰過去看着他的紙上。

「倘然不是如此的話，」卡爾登的手又是很小心的，輕輕的，偷偷摸摸的放了下來；「我永不會有較長的機會運用了，倘然這不是如此的。」他的手放到犯人的面邊；「我至多祇能去負責回答。倘這不是如此的。」

「卡爾登看見他的筆，在紙上移動而延長着，寫出不可明辨的記號。」

卡爾登的手不再放到他的胸前去了。這個犯人忽然的跳躍起來，似有責備人家的面貌，但是卡爾登的手卻掩住了他的鼻子，而卡爾登的左手將他腰間一抱。於數秒鐘之時，他和這一個人掙扎，那個人是來替代他的生命的；但是他在一二分鐘之內，他直僵僵地躺在地上，人事不知。

很快的，他一雙手的動作與他的心是很符合的，卡爾登服了犯人放在一邊的衣服，將頭髮望着向後梳，將犯人所用的帶子結在頭上。那時，他輕輕的說着，「向那兒進來，進來！」那暗探便進來了。

「你曉得麼？」卡爾登說，看那時他的一隻腳，跪在這失知覺人的身旁，把這紙頭放在他的胸前；「你的

困難很利害的麼？」

「卡爾登先生，」暗探回答着說，很膽小的動着他的手指，「我在這兒的重重事務中，我的困難不是那個呀，對於你全部的事務，倘然是真實的。」

「不要怕我，我寧至死守着真實。」

「你一定要如此的，卡爾登先生，倘然這五十二的數目是不錯的，你這樣的服裝是很好，我將沒有所懼了。」

「不要驚恐！我將不久的不能再有所妨礙你的了，而其餘的人也快將離開此處，當感謝蒼天的！現在，幫助我到車輛裏去。」

「你嗎？」暗探說，神經是很錯亂的。

「當是他，我和他相調的，你去向那扇你所帶我進來的大門出去嗎？」

「那是當然的。」

「當你帶我進來時，我是很柔弱而悲慘，現在你帶我出去，我是更爲慘苦。臨別的慘狀是使我感動，類如這種的事，在此處也極爲平常的。你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快些求救呀！」

「你可宣誓，你不會賣弄我嗎？」暗探發着抖說，那時他也爲嗟嘆。

「人嗎，人！」卡爾登回答着說，頓着他的足，「我不是已經莊重的宣過誓嗎，再要去提起，你將白費現在寶貴的光陰嗎？你自己領他到你所曉得的外面天井裏面，你自己把他放到車輛中，你自己把他送到羅雷先生那邊去，告訴他不要吃別的清醒藥劑，祇給他呼吸新鮮的空氣，牢記了我昨天所說的話，和他昨天晚上的允許，快些去罷！」

暗探是去了，卡爾登坐在棹子旁邊，以手支撐他的前額。暗探就立刻同着二個人回來。

「那麼，現在便怎樣呢？」他們中一個人說，望着跌在地上的人，很麻煩的去曉得呀，他的朋友已經得到

了神聖斷頭臺的彩票裏的獎了嗎？」

「一個愛國志士，不見會更加麻煩的。」另外一個人說，「倘然貴族不能中着彩票。」他們舉起了那失卻知覺的人，放在他們所帶來的擡牀上面，俯下了身子將他擡出去。

「光陰是很短促的，依蘭蒙特。」暗探說，用着警告的聲調。

「我也很曉得。」卡爾登回着說。「我懇求你，好好的愛護着我的朋友，也請你離開我吧。」

「我的孩子們，可以進來了。」白沙說。「舉他起來，來罷。」

門是關上了，卡爾登一個人在裏頭。他很是心切地竊聽，竊聽對他的疑心或驚異的聲音。但是這卻沒有聽得。鑰匙旋轉着，門的響聲，腳步的聲音也漸漸的遠了；也沒有驚呼的聲音，或是很匆促的而是很不平常的聲音。喘息略爲鎮定了些，他坐在棹子的旁邊，又側耳的靜聽，直到鐘鳴二下。

鐘的聲音，他卻不恐懼的，因爲他把鐘聲的意義，認爲神聖的，所以鐘聲又開始地聽得了。幾重的門也繼續的開啓了，後來他的門也開了。一個典獄官帶了一張名單在他的手中，望着裏面，祇說，「隨着我，依蘭蒙特！」他便跟到一間黑暗而大的房裏去，在較遠的地方。這是一個黑暗的冬夜，裏面的暗影和外面的暗影，祇有極小的能力去辨別，別的人也被帶到這兒來，他們的手都被捆綁着。有幾個是立着，有幾個是坐着，有幾個不住的長嘆，或是不停的作着；但是人數是不多的，大多數的人是靜寂無聲的，呆呆地垂下了頭。

那時他立在黑暗牆壁的一角，這五十二個中的有幾個人比他較後的帶了進來，一個人在經過的時候又立停了，擁抱着他，好像是和他熟識的。這是使他很駭異地發覺了；但是這一個人便走了過去。數分鐘之後，有一個青年的婦女，略具少女的風韻，她一種甜蜜的容貌，卻沒有紅潤的痕跡，大而寧靜的眼睛卻是開露着，她望着她，從她的坐位上立了起來，走來對他說了。

「公民依蘭蒙特，」她說，將她冰冷的手摸着他的。「我是一個可憐而貧苦的縫衣女，和你一同在福司牢獄中的。」

他便含糊答應着說：「果然我卻忘卻了，你卻犯的是甚麼罪呢！」

「陰謀。雖是公正的蒼天曉得我是無辜的，真是如此的麼？誰能信得和一個可憐而柔弱的人似我的有陰謀嗎？」

她說話的時候，慘然一笑，使他很感觸了；因此他的熱淚，從他眼睛中直淌了出來。

「我不是怕死的，公民依蘭蒙特，但是我卻沒有犯過罪呢。我不是不願意死，倘然國家將有利於我們的民衆，對於我的死，是有益於國家的，我卻不曉得這是可能的，公民依蘭蒙特，這樣的一個寡苦伶仃的弱女子！」

如果世界上最後的一事，可以把他的心，溫柔了的話，那末這最後的一件事，便要使他的心去溫柔這可憐的少女呀。

「我聽得你是被釋放的了，公民依蘭蒙特！我希望這卻是真的。」

「這卻是的，但是我重又被逮而定罪的呀。」

「倘我能同你上一條路，公民依蘭蒙特，你可否允許我，握着你的手嗎？我是不怕的，但是我纖小而軟弱，那麼這或可以使我有些勇氣。」

那時她靜寂的眼光注視了他的面部，他對於這些問題，便忽然的發生了疑問，而使她大驚失色了。他撫着這勞力過度少婦的手指，觸着他的嘴唇。

「你是替他死嗎？」她輕輕的說。

「爲了他的妻子和小孩子，不要作聲是的。」

「啊，你是允許我握着你勇敢的手麼，客人。」

「不要說是的，我可憐的姊妹，到結底。」

在牢獄中所經過的同樣的影都經過了，在午後同一個的鐘點裏，邊關上有無數人們擁擠着，那時有一

輛馬車，馳出巴黎地方，而受檢查了。

「誰到這兒來，裏面是那幾個人通行證呢？」

通行證拿出來看了。

「亞力山大·馬奶德醫生，法國人，他是那一個呢？」

這個便是他呢，這個沒有幫助的，言語支吾的，漂泊的老年人指着外面。

「很顯明的，這公民醫生不是有清楚的腦筋的嗎？革命的潮流刺覺他很深的嗎？」

對於他是有很深刺覺的。

「嚇！許多人受到刺覺，綠茜，他的女兒，法國人，她是那一個呢？」

「這個人便是她啊。」

「這當然是的。綠茜，便是依蘭蒙特的妻子，是不是嗎？」

「是的。」

「嚇！依蘭蒙特是不論在這什麼地方都曉得的。綠茜，她的小孩子，英國人，這一個是她麼？」

「是她，沒有別個人了。」

「脰着我罷，依蘭蒙特的小孩子。現在你會脰着一個共和國的國民，在你的家族裏是很新穎的，牢記着

罷！薛特尼·卡爾登律師，英國人，他是那一個呢？」

「他臥在這兒，在車中的角裏。」他也是被指出來了。

「很顯見的，這英國的律師，暈沉的睡着嗎？」

希望着他在新鮮的空氣中，回復他的健康。這便是表示着說，他體格很不好，他是和一個知己的朋友，慘

別了他的朋友是為共和國家所厭惡的。

「這是全體的人嗎？這是很多的，許多人為國家所厭惡，需要搜查正法的。傑威斯·羅雷，銀行家，英國人，

他是那一個呢！

「我便是他。當然的，我是最後的一個人。」

這便是傑威斯·羅雷先生，他回答着以前的種種問題。這也是傑威斯·羅雷先生，他下了車子，立在地。上將手按着車門，回答了許多的長官。他們卻很安閒的在車輛的四周察看，也很安閒的登上了車箱，檢着放在車頂上面的小小的行李。鄉間的民衆環繞着了，漸漸的擠得很近，在車門的旁邊望到裏面，一個小孩子抱在母親的手裏，伸出了一隻小手，幾乎碰着貴族的妻子，這貴族已經到了斷頭臺上去了。

「拿好了你的通行證，傑威斯·羅雷，互簽了名字。」

「一個人可以去嗎，公民？」

「一個人可以去的，向前去，我的馭夫！一個安全的行程！」

「我祝賀你，公民們。——第一次的危險過去了！」

這卻又是傑威斯·羅雷先生所說的話，那時他望在上面，拍着他的手掌。在車輛之中發生了恐怖狀況。哭泣的聲音，失卻知覺的旅客，發出了深長的呼吸之聲。

「我們不是去得太遲了麼？他們是不能再行得快些麼？」綠茵倚在老年人的身上問着。

「好像逃難似的，我的乖乖呀，我不能再懇求他們行得再快些；走快了，或許會使得人家起疑的。」

「向後面望望看，望望後面，我們是不是被人追趕呢？」

「路上卻沒有甚麼，我最親愛的乖乖，現在沒有人追趕我們呀。」

二三家人家的村落經過着了，幽靜的田園，已毀的房屋，染坊廠，製革廠，和其餘相類的東西，廣闊無垠的鄉野，樹葉凋零的道路也都經過了。這堅硬而不平的道路，在我們的下面，軟而深的淤沼在兩旁。有的時候，我們經過泥沼的邊緣，以免石子震動我們；有的時候我們在泥濘的軌轍之上。我們的忿感是很大的，在我們的驚恐和敏捷中，我們只是逃亡——藏匿——不論如可都做，祇沒有停止。

出了廣闊無垠的鄉壤，重又經着破毀的房屋，幽靜的田園，染坊，製革廠，和其餘類似建築物，二三家人家的村落，樹葉凋零的道路。這些人們是否欺騙着我們，把我們從別的路上載回去嗎？這是否是同樣的地方，我們經過了二次嗎？感謝蒼天，這卻不是的，一所村落。向後面望望看，望望後面，是否有人追趕我們！不要響，驛站到了。

從容不迫的，我們的四匹馬牽開去了；從容不迫的，車輛停在狹小的街道上面了，離開了馬匹，那是沒有相似的東西可以移動的了；從容不迫的，換來的馬匹牽來了，依次的，從容不迫的，換來的馬匹，執着他的馬鞭子跟了來；從容不迫的，年老的馬夫數着他們的錢，要額外需索，似乎有不滿意的意思。在這幾許的時候，我們提心吊膽的心，其速度跳躍得很快，比跑得最快的馬還快。

到後來，新的馬夫坐上了馬鞍，原有的馬夫坐在後面。我們經過了村莊，上了小山，下了小山，經着低而潮濕的地方。驟然的，馬夫們開始談話，用着很有生氣的手勢，馬匹拉了起來，差不多及於腰部。我們有人追趕麼？

「哈！在這兒車箱裏面，現在說罷！」

「這是什麼呢？」羅雷先生問着，望了窗子的外面。

「他們說了多少呢？」

「我卻不懂你的意思。」

「——在前面的一站。今天斷頭臺上有幾個人呢？」

「五十二個。」

「我說如此！一個可駭的數目！我的同胞在這兒的將有四十二個之數，十個人是有價值的。斷頭臺進行得成績很好。我很愛牠的。唏唏，向前去，呼呼！」

天色昏黑了，他不住的動着，他漸漸的甦醒了，話也說得很清晰了；他想，他們仍舊的在一起；他叫着他的名字而問了，他手中有的是什麼。啊，憐惜我們吧，慈愛的蒼天，幫助我們吧！向外面看看，看外面，我們是否有人

追趕。

風兒卻吹在我們的後面，雲兒卻飛動在我們的後面，一輪皓月，卻照在着我們的後面，我們的後面卻是漫漫的夜色，我們是沒有人追趕了。

第十四章 絨結告竣

介於同一個的時間中，這五十二個人是等候着他們命運的時候，段發夫人和復讎與革命黨中的陪審員傑克第三舉行凶兆的談話會。段發夫人並不是在酒店中和這些人舉行談話的，但是卻在鋸木匠的茅舍之中，這鋸木匠以前是一個修路的人。這鋸木匠卻沒有參加他們的會議，只是等候在稍遠的地方，似一個門客，他是不說話的，如非去問他的時候，他也不發表些意見的，除非去請求他的時候。

『但是我們的段發，傑克第三說，『無疑的是一個很好的共和國民，唔。』』

『那是沒有比他再好的了，』急噪的復讎用她尖銳的聲音證實的說，『在法蘭西國中。』』

『安靜些，小的復讎，』段發夫人說，眉頭皺了一皺，將她的手放到她助手的嘴邊，『聽我說，同胞們，我的丈夫，是一個好的共和國民，且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對於國家很盡力，對於國家也很信仰的。但是我丈夫的弱點，是很柔弱寡斷，去憐恤這醫生呀。』』

『這是很可惜的，』傑克第三帶着沙喉嚨說，不住的搖動他的頭，他殘暴似的手指，放在他的嘴上，『這卻不是一個好的公民所應有的，這當引為惋惜的。』』

『你看，』夫人說，『我不顧這醫生的一切，我，他或是保存着他的腦袋，或失掉牠，我對他的興趣；對於我是沒有區別的。但是，依蘭蒙特族中的人，將滿門殺盡，妻子兒女將與丈夫或父親同罪。』』

『她的思想很好，』傑克第三沙聲的說，『我曾看見碧綠的眼睛，和黃金色的頭髮，他們似乎是很美麗的，那時沙孫卻讚美她們。』他似一個鬼魅，他說此話，似一個沉溺於美色的人。

段發夫人將目光下視，略有沉思。

『這小孩子也是，』傑克第三說，含着樂意的聲調，『有黃金色的頭髮，碧色的眼睛，這樣的孩子我們是罕有的，這是很美麗的。』

『總而言之，』段發夫人忽然從她抽象中說，『對於這一回事，我卻不信任我的丈夫。自從昨天晚上，我不但覺到我不敢對他露佈我的計劃，而且我覺得稍有遲延，很危險的，他或走漏消息而被他們逃遁。』

『決計使不得，』傑克第三說，『不許一個逃走。我們也沒有足滿一半的數目，我們當有一百二十個一天。』

『總而言之，』段發夫人繼續下去說，『我的丈夫卻沒有了解我要把這一個家族剷滅的意旨，我卻也不曉得他去憐恤這醫生的理由，我自己一定要照着我的意旨做。走過來，小的公民。』

這個鋸木匠，很是恭敬她的，他自己是很服從的，很怕她的，走了過來，一隻手按在他紅色小帽子的上面。『至於講到那種種的記號，小的公民，』段發夫人厲色的說，『她對於犯人所做的，你預備去做證人，到了那天。』

『唉，唉，爲何不是呢！』鋸木匠大聲的說，『每天功夫，風雨無阻的，從二點到四點，常常的去做記號，有的時候攜着小孩子，有時沒有帶小孩子，我實在是曉得的，我親眼所看見的。』

他說話之時，他演着種種的手勢，好似他模彷彿着種種不同的記號，除此以外，他所沒有見過的。

『很顯明的是陰謀，』傑克第三說，『顯而易見的。』

『陪審員中是沒有疑問的嗎？』段發夫人問着，她的眼睛轉過來望着了他，慘然的一笑。

『熱心愛國的陪審員是可信仰的，親愛的女公民。我代陪審員中的同志們回答。』

『現在，讓我看，』段發夫人又是沉思默想了說，『但是還有一層對於我的丈夫說，我將不加害這醫生嗎？我卻沒有意見。我能不加害於他嗎？』

『他去加添一個頭的數目罷了，』傑克第三低聲的說。『我們首級的數目尚不够，那不是很可惜的呢，我想。』

『他和她演着手勢，在我見她之時，』段發夫人爭辯着說：『我不能論到了這一個而忽略了那一個，我也不能緘默，而將案情完全相信他，這兒的一個小公民，因為我不是一個不好的證人。』

復讎和傑克第三各相爭論，他們的互辯駁質是很劇烈的，認為她是一個最可敬仰而最奇偉的證人。這小公民，不為越過，宣告她是一個神聖的證人。

『他一定要利用他的機會，』段發夫人說。『不，我不能寬恕他的！你須在三點鐘來，去看今天受刑的一羣人——你！』

這個問題是對着鋸木匠說的，他很急促地肯定的回答着；執此而言，他是一個最愛國的國民，不如此他將為國民所唾棄，倘有別的事將阻止他享受每日午後的抽吸板煙，去看很滑稽的國家的剃頭刀。他是很激昂的，他或許無時無刻被疑為（或許是，從段發夫人黑色的眼睛很輕忽似的望着他）明質保身，遇事畏縮的人了。

『我，』夫人說，『所處的地位相同，事畢以後——約定今晚的八點鐘——到聖安東我的住處來，我們將預備着去報告反對我們的人。』

鋸木匠說我是非常榮耀以追隨女公民之驥尾。女公民望着了他，他心中很不安，避開了她的目光，似一隻小犬的行爲，他便退卻到他的木塊堆中，他怕得躲在一叢的鋸子上面了。

段發夫人招呼着陪審員和復讎走近到門口，對他們表示她進一步的意見，該意見是——

『她現在返家了，以便等他死的消息，她將爲憂愁而亦哀悼，她將有一種懷抱以責詰共和國國法的平允。她將憐恤國家的仇敵，我將到她那裏去。』

『一個多麼可愛慕的女子，一個多麼可敬仰的女子！』傑克第三欣然言之。『啊，我的親愛者！』復讎擁

抱着她，大聲而說。

「拿了我的絨結，」段發夫人說，把牠放在她扞從的手裏頭，「替我預備坐在我常坐的地方，守着我常常坐的椅子，你立刻去，今天當有很大的聚會。」

「我很願意服從我領袖的命令。」復讎說，很快樂的照着她的面頰，「你不要延時呢？」

「我必於開會之前趕到那邊。」

「而在囚車到達之前，你一定要在那邊的，我的靈魂！」復讎說，在她後面叫她，因為她早已到街道上了，「在囚車到達之前！」

段發夫人輕輕地搖動着他的手，表明她已聽清了話，相信她可於相當之時到達，她於是經過了淤泥，延着牢牆的邊角而去了。復讎和陪審員，在她後面望着，她走開之時，很讚美她的體態，和與衆不同的天賦。

在這一時期內，有許多的婦女，受到了時勢上可怖的手段；但是她們中沒有一個人，比之現在街道上而所走動的，再爲可怕而殘忍的呀！大無畏的態度，是很銳敏的，很有準備的，而也很有決斷心的，這樣的女性的心坎中，不但含着牢不可解的切齒之深仇，並且也足以其特質，感動人們稟賦的認識，這混亂的時期，也可將她擡升。但她於孩提之時，心中所深印着的，無非都是錯誤而被壓迫的思想，根深蒂固的痛恨階級思想，種種機緣養之育之，所以她的性情猛如雌虎了。她是沒憐恤之心的，如她內心中果有別的仁慈之意，那卻早已消散的了。

一個無罪的人，含冤就死，對於她是毫無有介於懷的，祇以爲他祖上的罪惡所招致的；她看得，並不是他一人而已，看到的人們正多着呢。對於他是不以爲意的，他的妻子將成嫠婦，而他女孩子成爲孤兒，而祇是很輕的責罰，因爲他們是她天然的仇敵，而爲她的應擡之物，因此之故，他們便沒有權利生存了。對她有所請求呼籲，也是沒有希望的；卽是爲着她，也沒有憐恤之意的。倘然她是在她所對待的不論那一個人的面前，而曝尸街上，她也不要憐恤她自己的，倘然她明天行將處斬，她也不會有任何心腸軟弱的感覺，她心腸之堅，比

了送她身頭異處的兇暴者的怒貌，亦不爲減。

這樣裹在她布衣中的心理，段發夫人是常有的，只要是她的衣服，就得以一種奇炫的方法，便會將計就計地馬馬虎虎穿上去的；她黑色的頭髮，覺更富潤，在她紅色帽子之下，在她的胸前藏有一枝實彈的手鎗。在她的腰際，藏有一把鋒利無比的刺刀，如此的裝束着，便高視闊步地走了，她走起路來，像一個順心自由的婦女，也好像在少女時所常有的一樣，赤着腳，露着腿，於深紅色海灘上一樣，段發夫人一個人便在街道上走着了。

且說，昨天晚上所計劃的，旅行車輛的行程，在這一小時光，將完成牠的行程了，在車輛中帶領普樂絲小姐的困難，卻使得羅雷先生很擔心事。他不僅要想免去車輛裝載的沉重，並且最重要的便是要免避當時搜查旅客易常嚴緊的難關，才可改少行程的困難；在他們逃亡時的危機，是間不容緩的。到後來他曾熟慮到普樂絲小姐和仇黎，他們是可自由進出城關的，將於三點鐘時乘着當時通用的輕便車輛，不要攜帶行李，他們或能追及馬車，很快的趕路，務求行動迅速，在夜中寶貴之光陰中，倘稍遲延，很是危險的。

她知道瞭這樣的安排佈置，在此種危急存亡之秋，有了此種真實事務的希望，普樂絲小姐歡呼稱慶了。她和仇黎候着車輛開動，牠是沙藥門所喚來的，他們很不耐煩的挨過了十餘分鐘，現在卻開始行動而追隨馬車了，此一時間，卽爲段發夫人經過了街道，漸漸地走近到一所人跡罕至之處的荒野居所內，舉行他們的討論會議呀。

「現在你想怎樣呢，葛倫奇先生，」普樂絲小姐說，她的情態，很是不安，連話都說不成，坐立也不安了；「你想怎樣的，倘然我們卻沒有登程，別的車輛，已於今天也從這一條路經過，這或招致可疑的。」
「我的意見，小姐，」葛倫奇先生回答着說，「是和你相同的，對的，無論如何，你說的是的，就是的；你說錯的，就錯的。」

「我很爲驚駭和希望所擾亂，爲了我們寶貴的可愛的人們，」普樂絲小姐說着便放聲大哭，「那是我

卻不能出些計策。你能出些計策嗎？我親愛的好好的葛倫奇先生！」

「關於將來的生命，小姐，葛倫奇回答着說，『我希望如此。關於現在用我的舊腦筋，我想不能。你可允許我二個條件和所宣的誓嗎？我的希望是要把這兒的危險奪圍而出啊！』

「啊，求上蒼之愛悅！」普樂絲小姐仍是號淘大哭，『追趕着他們，救他們出危險，當爲一個見義勇爲的人。』

「第一，葛倫奇先生說，他在顫動，而他說的時候，面目很嚴肅，『他們可憐的事，或可出險，我決不能再起了，我不能再快了。』

「我十分確定，葛倫奇先生，普樂絲小姐回答着說，『你將不能再做的了，這不論是什麼，而我請求你不必明說這是什麼。』

「不是的，小姐，仇黎回答着說，『不必對你說明的。第二：他們出了危境，我將永不干預葛倫奇夫人的詛咒，不再的了！』

「不論家庭中的佈置是如何，普樂絲小姐說，揩乾她的眼淚，鎮靜她自己，『我是沒有疑問的，最好完全在葛倫奇夫人處理之下——啊，我可憐之寶貝！』

「進一層說吧，我必遵照着你所說的話中，小姐，葛倫奇先生繼續着說，似在演講臺上宣講的，有驚異的傾向——『讓我所說的話，由你帶與葛倫奇夫人聽——我對於詛咒的意見是已改變了，我祇希望的，我誠心望那時葛倫奇夫人在這個時候詛咒呢。』

「這兒，這兒！我希望她是的，我親愛的人，驚惶失措的普樂絲小姐大聲的說，『我也希望着她將回答她的期望。』

「禁止牠，葛倫奇先生繼續着說，帶着更莊嚴的態度，而很爲遲慢的，吞吞吐吐的意思，『我對於他們可憐的人，所說的一切，或我所做的一切，可以從我誠摯的希望中看得出來的，禁止我們的詛咒（倘這是偶

然的，去救助他們出此千鈞一髮之時！禁止牠，小姐！我說，禁止牠！這是葛倫奇先生的結論，遲慢是無用的嘗試，去改革他的意旨。

而段發夫人走在路上，走得更为近了。

『倘然我們得歸故土，』普樂絲小姐說，『你可依賴我去告訴葛倫奇夫人，就是把你所說的一切注重的話，同時我也記得而瞭解得很清楚的話，一籠腦兒告訴她聽，你所慎重說過的，無論如何，你或信得，我可出來證明你是的確的在這困苦環境之中，很誠摯的，現在讓我們考慮我可敬的葛倫奇先生，讓我們考慮吧！』依然的，段發夫人在路上行走，走得漸漸的近了。

『倘然你向着前進，』普樂絲小姐說，『將車輛馬匹停止到這兒來，在一個地方等我，那不是最好嗎？』葛倫奇先生想這是最為上策。

『你在什麼地方可以等我呢？』普樂絲小姐問。

葛倫奇先生到是一呆，他卻不能想出別的地方，祇有酒店廟。唉！酒店廟地方相離有數百里之遙，而段發夫人則更為逼近了。

『在教堂的門前，』普樂絲小姐說，『便得距離路上較遠些，把我放在教堂的門前，界於二個尖塔的中間好嗎？』

『不好，小姐。』葛倫奇先生回答着說。

『那麼，像普通的人一樣，』普樂絲小姐說，『一直接到驛站，然後再更改。』

『我很懷疑，』葛倫奇先生很疑慮地搖着他的頭，說，『但是離開了你，我們不曉得所逢何事了！』

『上天曉得，我們沒有意外的，』普樂絲小姐回答着說，『但是不要為我而害怕。在三點鐘時，送我進教堂，或盡你的能力在差不多的時候，送我進去，我相信比我們在這兒走較為得計。我覺得這是當然如此的。那邊祝賀你，葛倫奇先生！不要念着我，但是想得許多人的生命，他們或是倚賴我們二人的。』

這樣的伸說，與普樂絲小姐的二隻手，很熱情的拍着他的手，便使得葛倫奇先生決定了，很有勇氣的二次俯頭示意。他便立刻出去改變佈置，依她所提議的，留下了她自己一個人。

事前的小心謹慎，卻早已實行的了，普樂絲小姐心中很爲安慰。她需要鎮定她自己的態度，不使街上的閒人所注意，便是另外的一種救濟方法。她看着她的錶，已是二點二十分了，她不可錯過時刻，但是她須立刻地預備呢。

在人跡罕至的僻室中，在人影幢幢，側面窺探門戶的幻象中，她是極度的心亂如麻，驚駭萬狀，於是普樂絲小姐便拿到了一盆冷水，洗滌她的眼睛，因爲她眼睛是紅色而腫漲了。她心中的幻想纏繞，她不能在洗滌之時，掩遮她的視線，她只是時常的觀望，但卻沒有人注意她。在她吁嘆之中，她又哭了出來，她看見一個人影立在室中。

一隻盆打在地上擊碎了，水流到段發夫人的腳邊。嚴厲的態度，會染着無數的血跡，這兩隻腳蹴着水了。段發夫人冷淡的望着她，說：『依蘭蒙特的妻子，她到那兒去了！』

這使普樂絲小姐的思想變得很快，那時這許多的門都開着了，想將逃遁，她第一步的工作便去關門，這房間有扇門，她將門都關閉了，她立在綠茜所居的房間的門前。

段發夫人黑色的眼睛，動作很快的看着她，看在她的身上，那時，門戶已都關上了。普樂絲小姐的身上卻沒有美麗可取的地方，但是她，多年來卻沒有和順她急噪的性情，或柔和她的頑固，但是她也是一個有決斷的婦人，祇在不同的方法之中，她也是很注意的注視段發夫人。

『你或是從你的外表看起來，是魔鬼羅斯富的妻子，』普樂絲小姐喘息着說。『無論怎樣你不見得比我高些，我是一個英國的女子。』

段發夫人很諷刺地望着她，但是因由普樂絲小姐自己的注目，她們兩個人各相防禦着，在她的眼光中，她是一個有精神剛烈，而堅忍不拔的婦女，宛似羅雷先生在多年的以前，同樣看見過一個女子，而有這樣潑

辣的手段，她很曉得普樂絲小姐是族中最摯愛的友人，而普樂絲小姐也曉得段發夫人是族中最有惡意的仇敵。

『在我到那邊的路，』段發夫人說，她輕輕地把手移動到藏有兇器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他們保留着我的椅子，和我的絨結，我來對她致意的，我要去看她。』

『我曉得你的傾向，是都含着惡意的，』普樂絲小姐說，『你或許要依賴你的傾向，我卻有我的傾向來反對你。』

各人各說着各人的語言，大家都不懂得別的意思，從狀貌上與態度上看來，大家都很小心防備，很注意地督察着以防有所失錯，對於這種不明不白的語言，也不懂得是什麼意義。

『在現在的時光，她隱藏着不被我曉得，卻是沒有用的，』段發夫人說，『好的愛國之士，會了解這是什麼意思的，讓我去看她，去關照她，我要看她，你聽見嗎？』

『要是你的眼睛錯瞎了，』普樂絲小姐回答着說，『我是一個英吉利人，他們不能損及我分毫的，你這可惡的外國女人，你是我的仇敵。』

段發夫人不願說土語，但是，她也懂得這話的意義的，她曉得這是很污蔑她的。

『膽怯的女子，豬仔似的！』段發夫人皺着眉頭說，『我也不來回答你了，我要求去見她，或去告訴她，是我要看她，或者讓開門口邊的路讓我進去！』說這幾句話時，她用了右手演着憤怒的手勢而解說。

『我很不想，』普樂絲小姐說，『我懂你無意識的言語，我將給你我所有的，除了我所穿的衣服，要曉得，是否你疑心事實的真相，或於其中相關的一部份。』

她們兩人眼光中，大家都不肯放鬆，段發夫人沒有移動她的地位，自從普樂絲小姐第一次看見她之後，但是她現在走近了一步了。

『我是一個不列顛的人，』普樂絲小姐說，『我是很激烈的，我不願英國的二辦士的，我曉得我留住你

在此地的時愈長，我花金龜兒的希望愈大。我不要使你頭上黑色的頭髮保存着，倘然你來碰着我！

這樣，普樂絲小姐在每一句敏捷的言語中，搖着她的頭，閃着她的眼，而很快地又喘着一口氣，而普樂絲小姐生平卻沒有揮過這樣的一拳。

但是，她的勇氣是含有感情作用的性質，她有不相符合的熱淚於她眼睛中流出來。這是一種勇氣，而段發夫人很不能十分了解，而誤以為是柔弱之處。「哈哈！」她笑着，「你是一個可憐的婦人！你有甚麼價值呢？我自己去對醫生說。」那時，她略為提高了聲調說，「公民醫生！依蘭蒙特的妻子！依蘭蒙特的孩兒！不論是誰，除了這可憐的愚人，便可以回答女公民段發的！」

或許在靜寂之後，或許在普樂絲小姐面表上的隱默處，或許由於雙方計議中的誤會，輕輕的對段發夫人說，他們是去的了。她把三扇門很快地開着了，向裏頭望好了。

「那許多房間，都是很紊亂的，包裹橫陳，地面上還留着不少零星物件。在你後面的房間裏，是沒有一個人麼？讓我看看。」

「沒有！」普樂絲小姐說，她很十分明瞭這個請求，好似段發夫人懂得這個回答一樣。

「倘然他們不在這間房間裏面，他們是去的了，可以追趕而帶他們回來。」段發夫人對他自己說。

「至於你不曉得他們是否在這一間房間之中，你是不能確定怎樣去處置的。」普樂絲小姐對他自己說；「而你不曾曉得這個，倘然我能阻止你曉得，你或可曉得這個，或不曉得這個，你不能離開此地，如我能阻止了你。」

「起始我曾在街道上，沒有東西阻止我，我將你撕成片片，但是我將留你於門邊。」段發夫人說。

「我們二人在幽靜的田園之中，立在高的房子頂上，我們是不會被人們聽見的，我請求體格上的健力，阻止你在此處，那時你在這兒一分鐘，對於我的愛物，比十萬傑尼還寶貴。」普樂絲小姐說。

段發夫人趨至門邊，普樂絲小姐於傾刻之間，用她的手將段發夫人攔腰抱住。段發夫人卻不能掙扎脫

身，普樂絲小姐，因有熱烈的摯愛，比之厭惡之心爲強，將她抱得很緊，她們在掙扎之時，幾乎將她從地上舉了起來。段發夫人兩隻手東抓西扳，擊在普樂絲小姐的面部，但是，普樂絲小姐，她的頭俯得很低，圍腰抱住，拚命的抱着，比了將溺的婦人抱得還緊。

不久，段發夫人暫時定了動作，覺得腰間的圍抱了。『那是在我手掌之中，』普樂絲小姐說，喘不回氣來的說，『你不得脫身了。我是比你還利害呢，我將祝告上蒼，我將永久的抱着你，等到我們二人中的一人因疲乏而死呢！』

段發夫人的手放在她的胸前，普樂絲小姐看見了，看見了這是什麼，擊着牠，擊得光亮一閃而一聲爆響，立在後面，見有一陣濃煙。

這是在瞬息間時的事。煙是散了，怪冷靜的，只是在空氣中經過，似這可怕婦女的靈魂一樣，她的身軀卻倒在地上沒有生氣了。

在她情形中的第一次的恐怖，普樂絲小姐只是盡量地遠離地上的體軀，跑下樓梯，呼喊援助，卻是沒有效果。很快樂的，她見到她所得的結果，即刻使她回了轉去，重回到房裏去，又是使她很恐懼的，但是她卻回了進去，跑得更近段發夫人所倒臥的地方，她拿了所需要的帽子和別的東西，她便穿好了，突出了扶梯，她先把門關上，將門鎖好，拿了鑰匙。那麼她坐在梯子上面，不住的哭泣，於是站立了起來，忽忽的跑奔了。

運氣很好，她的帽子之上，有一個面網，否則她不能在街上自由的行走而不爲所阻。也是運氣很好，她的態度很奇特，不顯露他變色的面貌，好像通常的女子一樣。她有了二種的利益，因爲手指的痕跡在他面部上很深的，她的頭髮是散亂着，她的衣服（很快的穿着，那時她的手也顫動着）覺得很是不整齊的。

經過橋上之時，她將門上的鑰匙拋入河中。在她的衛護來的以前，她到了教堂的地方，她就那兒等候了一回，她便想到，倘然鑰匙被人家從網中拿了起來，就要怎樣。倘然鑰匙是有配同的就要怎樣。倘然大門被人家開啓而發現內中的祕密，又將怎樣。倘然她在邊界被勾留而送入獄中，治以殺人之罪，那又將怎樣呢。在這

許多混亂的思想中，保衛的人卻來了，將她送入車內，而同她去了。

『在街道上面有別的消息麼？』她問他。

『平常的聲音罷了！』葛倫奇先生回答着說；因為她的啓問，因為她的態度，他卻現着驚異的狀態了。

『我卻沒有聽得清楚，』普樂絲小姐說，『你說的甚麼呢？』

葛倫奇先生重複地再說一篇，似也覺得徒然的。普樂絲小姐依然不能聽得明白。『所以我顛顛頭，』葛倫奇先生心中想，駭異似的，『無論如何，她將曉得的。』而她曉得了。

『現在街道上面有聲息麼？』普樂絲小姐重又急急的問。

葛倫奇先生仍舊搖動他的頭。

『我卻沒有聽得呢！』

『耳朵聾了一個鐘點嗎？』葛倫奇先生說，有思索的樣子，他的心腸更是不耐煩了；『她現在怎是如此的呢？』

『我覺得，』普樂絲小姐說，『好似光亮一閃，一聲爆響，而這一個巨大的聲音，在我生平沒有聽過的呢。』

『願她不是在奇異狀態之中！』葛倫奇先生說，更爲不耐煩。『她將如何呢，如何可以恢復她的勇氣呢？靜聽！那是可怕的車輛滾動的聲音啊！你聽得嗎？小姐。』

『我可以聽得的，』普樂絲小姐說，她也曉得他是對她說的，『沒有甚麼啊，我親愛的朋友，起始有巨大的聲音，後來卻很靜寂，而這一種靜寂是停止而不可更改的，在我活着的時候，不要再發現出來呀。』

『倘然她沒有聽見這可怖車輛的滾動，到他們行程之終止，』葛倫奇先生回轉頭來望了說，『這是我的意見，她永不能聽到世界上一切之事故了。』

而這是真的，她卻永不聽得的了。

第十五章 足音絕響

沿着巴黎的街道上，死人的車輛馳轆地行動着。六輛的囚車，載着那天的紅酒，到斷頭臺上去了。所能想像的種種貪婪無厭的惡魔的幻想，混爲一個真切的旨意了。這便是斷頭臺呀。這不祇在法蘭西，那肥饒的土壤，和溫和的氣候，一草，一葉，一樹，一根，或一粒椒種，在這種情形之下，將能成熟，比他們所產生的恐怖，更爲確切。將人道主義的真旨，重形改革，於同樣利斧之下，將成爲同一痛苦之狀況。播下任意勒索的種子，又重重的壓迫了，將來，按着牠們的性質，也一定會產生同樣的果實的。

六輛囚車在街道上面行動着。雖是有權力的誣人，「光陰」又迫令退回原狀，人家看見，牠們而爲專制國家的車輛上，有封建貴族們的設備，傑齊勃爾的光芒盪洗之器，這禮拜堂將非我們父老所築的地方，而爲匪人之巢穴，爲百萬饑民之廬舍！不是的，最大的魔術家，他很偉大的造成創造者指定的旨意，永不改更他的變動。「倘然因上帝的聖旨，你將變成這一個形像。」先知先覺的人對着受魔的人說，在聰明的阿拉伯故事之中，「那麼保存着如此，倘然，你有這種形態，祇係暫時的邪術，那麼回復你從前的態度。」沒有變革，沒有希望，這囚車滾動着前進了。

這六輛車子上，重笨的輪盤是很圓的，牠們似將街道上的人們也軋成彎曲形。不同的面貌，從這一邊攔到那一邊，車輛向前進行了。房屋中的居民看到這一種事也是平淡無奇，許多的窗子之中，是沒有人的，有的，也不是延着時期來看，那時他們的目光，集在囚車中人的面上。許多的地方，觀衆們看見了這景象，那麼他用手指着，似有喜悅的形態，經人委託似的，或是代表似的，指了指這輛車子，又指那輛，似乎說明，昨天誰坐在何處，前一天坐在那兒的是誰！

囚車中的人們，有幾個人見了這種情形，有幾個人見了路旁的一切最後情形，他們露着無形色的驚恐，別的人們，於生離死別之時，有依依不捨的態度。有幾個人垂頭喪氣，寂寂無聲，很爲失望，有的卻很注意望到

人叢之中，好似他們是處在劇園之中，或處在畫圖之中。

有幾個人閉着他們的眼睛，想重整他紊亂之思想。祇有一個，他是一個很可憐的人，似瘋癲的狀態，很爲驚駭，而爲恐怖所麻醉，他口中唱着，想揮舞的樣子。在全體觀衆之中，沒有一個的狀態及手勢有一些憐恤之意的。

在囚車的兩旁，有騎馬的衛士，與囚車並駕齊驅，人們有時回轉頭來望着他們，問着幾個問題，這是一個相同的問題，因爲許多的民衆，往往擠到第三輛囚車馬上的。人在這囚車的前面，往往拿了他們的刀指着這一個人，最主要的好奇心，便要曉得他究竟是那一個人；他站在囚車的後部，垂下了頭，握緊着手，他卻沒有奇異之心，或注意他四周的景象，常常對着一個女人說。在聖愛娜的長的街道上，處處都是對着他發出很高的反對呼聲。倘然，他們動着他，他祇輕輕的一笑，他面部前的頭髮也略爲鬆動了。他不能碰到他的面部，因爲他的手是被捆綁着。

那個監獄中的暗探，站在禮拜堂的階上，等候着街上經過的囚車。他望到第一輛囚車內的人，卻不在裏面。他望到第二輛囚車內的人，卻不在裏面。他自己問着自己：『難道他犧牲我嗎？』他便又掙開着他的眼睛，看到第三輛囚車中。

『那一個是依蘭蒙特？』立在他後面的一個人問着。

『那個就是在後面呀。』

『他的手給一個女人所握着的嗎？』

『是的。』

這個人高聲的喊着：『打倒依蘭蒙特！把一切的貴族送到斷頭臺上去！打倒依蘭蒙特！』

『喂，不要響！』這暗探請求着他，很是膽怯的樣子。

『還有什麼呢，公民？』

「他將去受刑，這是在五分鐘後的事，讓他去罷。」

但是這個人繼續地吶喊，「打倒依蘭蒙特！」依蘭蒙特的面貌，一會兒側轉來對着他。那時依蘭蒙特看見了暗探，很注意地望着他，他便走去了。

時鐘將鳴三下，這犁形的囚車在民衆們動着，後來到了刑場，那邊有高低不平的地方，現在囚車搖擺地前進，都是到斷頭臺那邊去的。在斷頭臺的前面，坐在看椅上面的人，好似在花園中公衆遊樂的地方，有許多婦人，很辛勤的在結繩。在椅子中的最前一排，立着一個叫復讎的女子，尋覓她的知己。

「茜蘭！」她喊着，聲音很尖銳。「誰曾看見她嗎？茜蘭·段發！」

「她以前卻沒有誤過時刻。」女人中一個結繩的女子說。

「不，她現在不會有遲誤的。」復讎執拗而高聲的喊着。「茜蘭！」

「喊得更響些。」一個女人說。

唉！喊得更響些，最響，她將仍然的不能聽見你的，更響些，似有罰誓的呼喊，但是也不能使她來。派了別的婦女，到各處去找尋她，到了別的地方去，雖是尋覓的人，經過了許多的困難，這是很疑問的，是出於她們之自願，到很遠的地方去找她！

「運氣壞了！」復讎大聲的說，在椅子上面頓着她的腳。「這兒是囚車來了！而依蘭蒙特將在瞬息之間結局，她卻不在此處。看，她的絨結，還在我的手中，她的椅子空着等她，我很混亂而失望的呼喊！」

當復讎從高處走下了椅子，囚車中就開始把犯人拖了出來。神聖斷頭臺的管理人員，穿好了制服，都是預備好了。一個響聲——一個人頭掛了起來，結繩的婦女們，卻舉起了她們的眼睛來看，那個頭在不多一刻功夫之前，還能有思想而說話的，數，殺了一個了。

第二個囚車空着而去了；第三輛繼續的來，軋軋——結繩的婦女，沒有疎懈她們的工作，數，殺了二個了。假想的依蘭蒙特下了囚車，縫衣女郎隨在他的後面。他出來的時候，還是握住她溫柔的手，並未放去，這

是他所允許過她的。他很溫柔地托住了她的背，到那上下不已的機器上，而她望着他的面上，謝他。

「但是因爲你，親愛的客人，我將不能如此的安定，因爲我是一個小而可憐的人，膽怯得很的，若不是你，我又不能夠提高我的思想，想到上帝當日之死，原爲的使我們今天在這裏可以有希望，可以得安慰。我想，你是天賜給我的。」

「不然，就是天送給我的，」薛特尼·卡爾登說，「你的眼睛，望好了我，親愛的孩子，不要想別的東西。」

「我握着你的手時，我不想別的東西。我必不想別的，我是任其所之，倘然他們是很快的。」

「他們必是很快的，不要怕！」

二個人立在一堆人數越變越少的犯人裏面，但是他們說着話，好似他們祇有二個人。眼睛望着眼睛，聲音和着聲音，手握着手，心心相印，這二個上蒼的孩子，否則是很不相同的，而很隔離的，邂逅於黑暗的路上，同到冥間，在女性的懷抱裏，回去休息了。

「勇敢慷慨的朋友呀，你將允許我問着你一個問題嗎？我很不明瞭，這使我麻煩——簡短的疑問。」

「你告訴我什麼一件事？」

「我有一個表妹，我祇有這一個親戚，她是一個孤女，像我一樣，我最疼愛她的，她比我年齡輕五歲，她住在一個農人的家裏，在南方的鄉間，因爲窮困，使我們分離遠別，我的遭遇，她毫無所聞——因爲我不能寫信，倘然我能寫，我將如何的告訴她呢？還是不寫的爲妙呀。」

「是的，是的，最好讓她去歇。」

「當我們一路來的時候，我會想到，而我現在也是想着的，因爲當我望着你和善而有決斷的面貌，你給我的許多勇氣，我所想的，是這樣的——倘然共和國家的確對於貧苦的人是有利益的，使他們略改少饑饉的痛苦，在種種的地方改少痛苦，她或能活得長久些，她或能到很高的年齡。」

「那麼怎樣呢，我溫柔的妹子？」

『你想嗎？』在沒有怨恨的眼睛中，有不少的痛苦，充滿着滿眶的眼淚，小小的櫻脣也在顫動着；『我以為時期很長的，我在較好的冥間等候着她，在這地方，我深信你和我都可快樂的居住嗎？』

『這是不可能的，我的孩子；那裏是沒有時期的，沒有困苦的。』

『你安慰我許多！我是不知世故的。現在我該脛着你嗎？這時刻到了嗎？』

『是的。』

她脛着他的嘴脣，他也脛着她的；他們很鄭重地各相祝福。當他放了她的手，這放下的手卻不顫動了，祇有甜蜜而不覺得不好，光明的態度，卻露在靜默面貌之上，她便死在他之前了——一命嗚呼了；結繩的婦女，數到二十二個。

『上帝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任我的人，雖是已經死了，但將活着；而不論何人，活着與信任我的，必永久的不死。』

無數的喃喃聲，無數人的仰視，外面地方腳跡的踐踏，使羣衆向前擁着，像一個潮，都衝開去，二十三個。這一夜全城中的人們，紛紛地議論着他，他們見過若干人的臉，而以他的臉，為最鎮靜，許多的人而且說，他看起來是有一種神聖而飄然欲仙的氣概。

在這同一利刃之下的，最著名的忍受痛苦之人——一個婦人——不久以前，在斷頭臺架邊請求，允許把她的思想寫下來，那許多思想，都是使她有感觸的。倘然他說及他的，他們是預言似的，這當將如此：——

『我看見白莎，克蘭，段發，復讎，陪審員，法官，這許多新的壓迫者，打倒了原有壓迫者，而新近才得擡頭，那些被打倒者的死亡，由於這工具的果報，在這工具廢而不用之前。我看見一個美麗的城市，和光明的民衆，都從這暗無天日中生長出來，而以他們的長期奮鬥中，他們的長期勝利與失敗中，以求真正的自由，我見這時期的罪惡，這時期以前的罪惡，這是天然的產物，漸漸的彌補其過，而逐漸的消滅。』

『我看見許多生命，就因了這許多生命，我處置我的生命，和平的，有用的，繁榮的，而快樂的，在英吉利國

中，我卻不能再見了。我看見她胸前，抱着一個小孩子，以我的名爲名。我看見她的父親，年齡已高，老態龍鍾，但是卻恢復了，他對於他治療室中的一般人，很忠心的，他的態度非常閒逸。我看見一個年高德厚之人，永久爲他們的好友，十載的光陰，克勤克儉，以致富，他是很快樂的安享餘年，以爲酬報。

『我看見他們心中，他們兒孫的心中，以爲神聖，此心理是代代相繼的。我看見她，已是年邁的婦女，於過年的此日，爲我憑吊而揮淚。我看見她和她的丈夫，於任務完畢後，偃伏下來，相依偃的，睡在他們墳墓之中。而我曉得，每一個人，在人們的靈魂中，比我在他們二人靈魂間之敬仰，不是更以爲神聖的。』

『我看見在她胸前的那個小孩子，他是取了我的名字的，要成爲一個爲生平事業而奮鬪勝利的男子，而繼續我昔日的生平事業。我看見他的事務日隆，所以我的名字，可因他的名望而極爲顯耀。我看見我所招致的缺點，次第的消失。我看見他，是最爲公允的法官，而亦爲最爲可敬的人，攜着我名字的孩子，這個孩子，有像我所曉得的前額，有我所曉得的黃金色的頭髮，在這一勝境——那時是很美麗的，而無昔日的創痕。』

我聽見他對他的孩子說我的故事，用着溫柔而軟弱的聲音。『我所做的這件事，比了我已經做過的一件事，真是價值之大，無出其右了；我應做的其餘一切事，比了我曾經已屬洞悉的事，也真是價值之大，無與倫比了。』